名著名译

THE WRECK

沉船

〔印度〕泰戈尔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沉 船

〔印度〕泰戈尔 著
黄雨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Wreck

Indian Edi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船/(印)泰戈尔(Tagore, R.)著;黄雨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4378-X

Ⅰ.沉… Ⅱ.①泰…②黄… Ⅲ.长篇小说-印度-现代 Ⅳ.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856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李 博

沉　　船
Chen Chuan
〔印〕泰戈尔 著
黄雨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02-004378-X/I·3320
定价:14.00 元

出 版 说 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后40种，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前　言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和哲学家；而且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他于一八六一年生于孟加拉一婆罗门地主家庭，一八七七年到英国学习法律，但不久弃学归国，经营其父遗产，并开始从事文学和哲学创作活动。他一生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二十多部剧本，十二部中篇和长篇小说，一百余篇短篇小说及其它著作（包括哲学著作和各种论文集）达四十卷。哲学著作以《生之体现》最为重要，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传统的印度哲学思想。诗集最著名的有《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等。泰戈尔曾于一九一三年，主要以其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戏剧较重要的有《邮局》、《红色夹竹桃》等。他的作品主要用孟加拉文写成，其中大部分由他本人译成英文。

泰戈尔在印度享有极高的声誉。

泰戈尔虽自幼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但在宗教、哲学、社会思想等方面仍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他十分崇拜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对古印度梵文文献相当熟悉。对于西方文明，他一方面赞赏其完成实际工作的能力，同时又颇恶其精神空虚。

他显然完全接受性善说观点，视幼小男女天真无邪的心灵至为可爱和可贵，切望人人都保有赤子之心。他主张恬静、淡泊的生活，反对激情；主张人与人和睦相处、彼此相爱相助，树立人类为一整体的观念，反对互相歧视、欺凌和使用暴力。在这样一些思想支配下，他一方面对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等不合理现象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必然反对暴力革命，甚至对印度本身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持否定态度，提出了于人民有实惠的社会改革更重于空洞的政治自由一类口号。泰戈尔本人曾长期致力于和平运动。一九〇一年他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和平之家”（一九二一年易名为“国际大学”），招收世界各

国学生，学习有关社会改革、国际团结及农村建设等方面课程，所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用作学校经费，希望借此实现其世界和平理想。

泰戈尔于一九四一年去世。

《沉船》是泰戈尔较早的一部作品，写于一九〇二年，先于一九〇三年四至六月在孟加拉《班加·达逊日报》上连载发表，至一九〇六年始以单行本出版。

《沉船》的整个故事写了纳里纳克夏和卡玛娜这对无比虔诚、无比善良的年轻夫妻的悲欢离合。从这点看，颇似我国的传奇。但《沉船》决非一个简简单单的、意在劝善儆恶的传奇故事。

《沉船》故事中的偶然际遇，在泰戈尔的笔下显然都表示一切为神的安排，或上帝的意旨。他有意以此来宣扬他的宗教思想。但更重要的，我们必须看到，泰戈尔实际通过这个故事全面地表达了上面所说他本人的那种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们看到《沉船》里所描写的世界真可称之为好人世界。这里每一个人都随时全心全意在为别人着想，都不惜自我牺牲以谋求别人的幸福：安那达先生简直完全以女儿所感受的悲欢代替了自己的感受，纳里纳克夏和克西曼卡瑞母子彼此的关怀和体谅达到了全然忘我的地步；汉娜丽妮在和罗梅西真诚相爱之后，尽管出现了重重难以破除的因误会而产生的障碍，却始终对他一往情深、无法忘怀；罗梅西在发现自己意外得来美丽的新娘并非自己的妻子之后，既不肯苟且从事，以假作真，又决不肯不负责任地把她抛开了事，即使自己因而受尽种种误解和折磨亦在所不惜！更不用说还有那位“印西一带出名的‘卡克拉巴蒂大叔’”，他和罗梅西、卡玛娜真可谓萍水相逢，仅是在一条船上偶然相遇，但他以及他的全家马上把解决他们的困难看做了他们全家的头等大事！甚至连这里仅有的一个坏人阿克谢，读者也会觉得他可怜和可厌更多于可恶和可恨。

很显然，泰戈尔在这里宣扬的是一种以道德救世的思想，仿佛依靠人的善心，世间的种种苦难就可以解除了。

书中还有作者寄予深情的两个人物：幼小的乌梅希和卡玛娜。乌梅希这个从小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为了生存下去不可能不染上许多“不道德的”、“自私的”恶习，但当他一旦被人收留，感受到别人给

予他的温暖的时候，他善良的天性立即充分显露出来，完全恢复了他的纯朴、可爱的本来面目。天真、憨厚、温柔而美丽的卡玛娜，在她认定罗梅西就是自己的丈夫时，她是那样逆来顺受，甘愿忍受一切痛苦以求得罗梅西的幸福。而当她获悉和她结婚的实际并非罗梅西，却另有其人时，她便决不肯再和他相处下去，而是毅然立即出走，到茫茫人海去寻找自己的丈夫。这无疑是泰戈尔心目中贤妻良母的形象。所有这些当然都未免掺杂过多理想成分。但泰戈尔以其善于刻画青年心灵的妙笔终给我们留下了两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青年形象。

这个译本于一九五七年由作家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后于一九六一年经过一次全面修订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泰戈尔作品集》第七卷印行，并于一九八一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再以单行本形式重印。此次重印仍以一九八一年版为据。

译文可能有不少谬误之处，希读者指正。

黄 雨 石

一九九八年十月重订于北京

第 一 章

谁也不怀疑罗梅西是一定能通过法科考试的。职掌各大学的学术女神，一直都从她金色的莲座上，雪片似的向他撒下缤纷的花瓣，赐给他各种奖章，并使他屡次获得奖学金。

大家以为，考试完毕后罗梅西马上就该回家了，但他却似乎并不十分急于收拾行装。他父亲曾来信，吩咐他立刻回去。他回信说，等考试的结果一公布，他马上就动身。

安那达先生的儿子卓健德拉是罗梅西的同学，和他住紧隔壁。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员，他女儿汉娜丽妮最近正准备参加初级文科考试。罗梅西是他们家常来常往的客人。每到吃午茶的时候，他差不多总在座，但很显然，他所感兴趣的还不仅是茶，因为不是吃茶的时候他也常来走动。

汉娜丽妮每在洗完澡后，总喜欢跑到屋顶阳台上去闲步，一边晾干她的头发，一边拿本书边走边看。罗梅西和她一样，也常常独自坐在他的屋顶阳台上的梯棚边看看书。这里的确是一个可以安心读书的好地方，但这里，谁都可以想到，也颇易于使人心事纷扰。

直到目前，两方面都还没提到婚姻问题。安那达先生所以没提起这件事是有原因的：他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到英国学法律去了，老头儿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年轻人正可以做他的乘龙快婿。

有一天午后，大家围在午茶桌边热烈谈笑。年轻的阿克谢虽然在考试方面常落人后，但就茶瘾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嗜好而论，他却比某些在学业上更有成就的青年并无逊色；因此他也常常是汉娜丽妮茶会上的客人。今天，他发挥议论说，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柄巨剑，即使没有尖利的锋刃，仅凭重量也能使它成为一件极有力的武器；但女人的机智却至多不过是一把小巧的折刀——不管你把它磨得多么犀利，也决做不了大用……

听到阿克谢的这种荒唐论调，汉娜丽妮本预备默然忍受；但这时她的哥哥卓健德拉也同样提出了一些菲薄女人才智的议论，这却使得罗梅西不能忍耐了。他一变适间默然沉思的态度，开始滔滔不绝地百般赞扬女性的美德。

在热烈地为女性进行辩护中，罗梅西又喝完了两大杯茶，这时忽有一个仆人送进一封他父亲写来的信。他把信拆开匆匆看了一眼，虽然这时辩论正非常激烈，他却不得不甘认失败，匆忙站起身来预备离去。但因为大家一致向他抗议，他只好解释说，他父亲刚从老家到这里来了。

“你去请罗梅西先生的老太爷进来坐一会儿吧，”汉娜丽妮对卓健德拉说，“咱们也可以请老先生吃杯茶呀。”

“别麻烦啦，”罗梅西连忙拦住说，“还是我马上去见他吧。”

阿克谢这时却不禁心中暗喜。“老先生恐怕决不肯在这儿叨扰什么的，”他说，暗示着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员，而罗梅西的父亲却是正统印度教教徒。

罗梅西的父亲布拉加·莫罕先生一见到他儿子，第一句话就是，“明天你一定得同我一道儿赶早车回去。”

罗梅西抓抓头皮。“有什么事那么急吗？”他问。

“也没什么重要事情，”布拉加·莫罕说。

罗梅西以询问的眼光看着他父亲，奇怪他为什么要这么匆忙，但布拉加·莫罕却无意满足他儿子的好奇心。

晚上，父亲出门去拜访他在加尔各答的一些朋友，罗梅西就坐下来预备给他写一封信；他按照一般对有身份的父亲写信的格式，写下了“父亲大人高贵的莲座下”，可是，写完这一句后，不管他如何一再对自己说，他同汉娜丽妮已经以一种未经明言的誓约彼此以身相许，如果现在再把这个未经公开的婚约对他父亲隐瞒下去，那将是如何无理的事，他的笔却怎么也不肯听他使唤了。他用不同的格式又写了好几张信稿，但结果仍只是一张一张全被他撕毁了。

晚饭后，布拉加·莫罕很快就安静地睡去。罗梅西却像午夜的游魂，爬到阳台上去，烦恼地来回走动，两眼瞪着邻家的房子。九点钟的时候，阿克谢才迟迟离去；九点半，他们的大门关上了；十点的时

候，安那达先生客厅里的灯已经灭掉；到十点半，全院的人都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一清早，罗梅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加尔各答。布拉加·莫罕先生是非常谨慎的，他决不会让他有误车的机会。

第 二 章

罗梅西到家以后，才知道父亲已替他选定一位新娘，并且已定下了举行婚礼的日期。布拉加·莫罕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阵潦倒的日子，他后来的发迹实多亏了幼年的朋友，一位名叫伊向的辩护士的帮助。伊向去世很早，身后除一堆债务外，别无所遗。这样一来，他的寡妻和他的孩子——一个女儿——就立刻陷入了贫苦无依的境地。女儿刻已成年，她便是布拉加·莫罕为罗梅西聘定的新妇。关怀罗梅西的一些朋友曾经反对过这一亲事，他们说，据传闻那姑娘姿色平常。但对这种意见，布拉加·莫罕始终只有一语作答。“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总回答说。“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可你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如果这姑娘将来能和她母亲一样做一个贤良的妻子，那罗梅西就应该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了。”

听到别人在闲谈中提到他为期不远的婚事，罗梅西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他于是成天跑出去信步游荡，希望能想出一个逃避的办法，但结果却似乎任何可行的办法都没有。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对他父亲说：“爸爸，我实在不能跟这个姑娘结婚，我已经和另一个人有过誓约了。”

布拉加·莫罕：“有这种事！你们正式举行过订婚仪式吗？”

罗梅西：“没有，那当然还说不上，不过——”

布拉加·莫罕：“你已经同那女孩子家里的人说过吗？一切都已经谈定了吗？”

罗梅西：“我并没有正式和她谈过这件事，不过——”

布拉加·莫罕:“哦,你并没谈过?那么,以前你既然一直没开过口,以后你当然更可以保持沉默。”

停了一会儿,罗梅西终于拿出了他最后的一件武器。“如果我现在去和另一个姑娘结婚,那我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如果你不肯跟我给你选定的这个姑娘结婚,”布拉加·莫罕回答说,“那你就会是做下了一件更对不起人的事。”

罗梅西再没有什么可说了;他心里想,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等着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来阻止这次婚礼。

据算命先生说,错过了这次选定的吉期,以后整整一年里就再也挑不出一个吉祥的日子,因此罗梅西心里盘算着,只要能躲过这个命定终身的日子,这事就可以再缓限一年了。

新娘子住得很远,从他家去只有水路可通。而即使专取近道儿,尽可能穿行连接大河道的一些小河,也需三四天的行程。布拉加·莫罕为意外的耽搁打出了很宽裕的时间,在吉期前整整一个星期,他便挑定一个黄道吉日,带着全班人马出发了。一路一帆风顺,不到三天,他们就到达了喜马加塔,那就是说,离开婚礼的正期还有四天日子。老头儿所以希望尽早到达,还另有一个理由:新娘子的母亲一直生活很苦,他早就希望她离开老家,搬到他们村子里去住;那样他就可以照顾她舒服地度过晚年,也算报答了他那已故的年轻时候的朋友。过去,因为两家还没有正式结亲,他心中虽有此意,在老太太的面前总觉不便启齿;现在,眼看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他终于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也就立刻得到了她的同意。她家就只有这么个女儿,女婿又已没了亲娘,要她到那边去担当母亲的职务,她当然很乐意。最后,她更毫不犹豫地说,“谁爱议论就让他去议论吧,我本应该和我的女儿女婿住在一块儿。”

于是,布拉加·莫罕利用婚礼前的几天日子,帮老太太收拾清点,以便把她的一点家私搬到她的新居去。他早打算好要她陪同婚礼队一道儿回去的,所以来的时候已特意从家里带来二三女眷,以便一路有个照顾。

婚礼是按期举行了,但是,罗梅西拒绝正确地念诵神圣的誓辞,行“吉瞻礼”(新郎新娘第一次彼此相见的一种仪式)的时候,他闭上



婚礼是按期举行了，但是，罗梅西拒绝正确地念诵神圣的誓辞，行“吉瞻礼”(新郎新娘第一次彼此相见的一种仪式)的时候……

眼睛，明露出一脸沮丧的神色，任大家说笑戏谑闹着新房，他却始终沉默不语，通夜，他一直背向新娘睡着，第二天，他更是一大早就跑出了新房。

一切婚礼仪式结束后，婚礼队便起程了。所有的女眷坐一条船，年纪较大的男人坐一条船，新郎和一些年轻的男客坐在另一条船里；最后的一条船上则载着在举行婚礼时奏乐的乐队，他们不时吹奏一些小调或任意挑选的一些片段的乐曲，供大家消遣。

那一天天气热不可当，高空晴朗无云，只有远处的天边弥漫着浓密的紫雾。河岸边的树木全现出一种离奇的惨淡色调，树上的叶子略无一丝动摇之意。船夫们满身汗如雨下。在太阳落山以前，船老板便向布拉加·莫罕说："我们得在这儿把船弯下了，先生；再过去有好大一段路都没有弯船的地方。"

但布拉加·莫罕却希望越快越好地结束这一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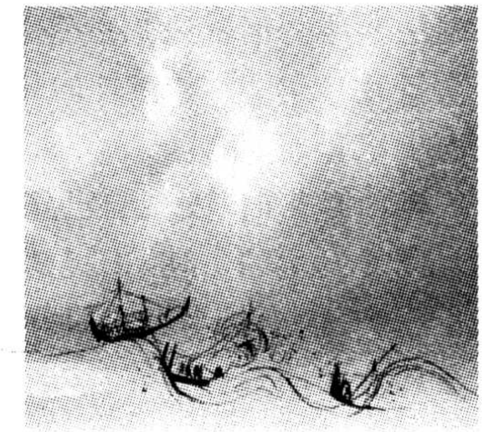
"咱们可不能在这儿停船，"他说，"这天儿上半夜会有月亮的；咱们赶到巴鲁哈达去过夜吧。我决不会亏待你们的。"

船夫们只好再划着船前进。河的一边是在热空气中闪着微光的沙滩，另一边则是陡峻的坎坷不平的河岸。月亮透过紫雾升起来了，它闪射着一种暗红色的微光，那样子颇像醉汉的一只眼睛。天空仍然明净无云，但忽然间，一阵突如其来有似雷鸣的低沉的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间的沉寂。船上的人向后一望，只看到一股如柱的旋风，夹带着一片黑魆魆的尘沙和无数残枝败叶、树皮草根，像被一把巨帚掀起似的，向他们压过来了。

立刻是一片疯狂的喊叫声："不要慌！不要慌！快划呀！快划呀！啊，天哪！救命啊！"

此后的情形便没有人知道了。

一股大旋风，像人们所习见的一样，在它狭窄的毁灭的道路上向前滚去，滚过那些船只，把挡在它道上的一切摧毁无遗；顷刻之间，这个不幸的小船队便已不复存在了。

天空仍然明净无云，但忽然间，一阵突如其来有似雷鸣的低沉的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间的沉寂。

第三章

暮霭消散了，银色的月光好像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妇的丧服，覆盖着广阔的沙滩。河面没有一条船，甚至看不见一丝微波；河心河岸，到处是一片宁静，这宁静有如死亡带给受尽苦难的病患者的一种无休止的安宁。

罗梅西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沙洲的边缘上。最初，他竟没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但接着，那不幸遭遇的记忆像一个噩梦似的泛上了心头，他于是一跳身站了起来。他的第一个思想是要弄清楚他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现在究竟怎样了。四面望去，看不到半个人影。他放开脚步沿水边走了一阵，也仍一无所见。这一片雪白的沙滩，像躺在大人手臂中的孩子，静躺在大帕德玛河——恒河的一条支流——的两个小支流之间。罗梅西走完小岛的这一边，正打算开始搜寻小岛的另一边的时候，却忽然隐约看到远处有一件红色的衣服。他加快脚步走近前去，竟看见一个年轻姑娘，穿着新娘子的红装，好像已经死去的样子，躺卧在浮沙上。

罗梅西曾学过一套办法，能使这个显然是溺死的人复活。他一下又一下坚持不懈地用力把女孩的双臂推向她的头部，然后又扳回来压到她身子的两侧，以使她恢复呼吸，这样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她终于缓过气来，微微睁开了眼睛。

但罗梅西这时却真是疲惫已极，好一会儿，他连问她几句话的气力都没有。同时，那女孩子也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她刚要睁开眼睛，又气力不支地合上了。不过，罗梅西仔细观察了一阵之后，知道她现在呼吸已没有困难。他于是静坐在苍茫的月色下，长时间呆呆地望着她。他们俩第一次真正见面竟想不到会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一片位于水陆之间的荒无人烟的土地，恰像是介于生和死之间。

谁说撒西娜姿色平常呢？皎洁的月光遍洒在空旷的大地上，覆

顶的苍穹是那样辽阔无边,但这大自然的一切壮丽的景色,在罗梅西看来,只不过是用来衬托这合着睡眼的娇小面孔的花饰。

其他的一切已全被遗忘了。"我很高兴,"罗梅西心里暗想,"在婚礼进行时的嘈杂喧闹声中我一直没有看她一眼。要不然,我决不可能有机会以我这时的心情来和她相见了。我现在救活了她的性命,这当然比按照婚礼仪式念诵几句别人编就的誓辞更为有效地使她属我所有了。念诵一段誓辞只不过为了让别人承认我和她的关系,而像现在这样得到她,却等于是从仁慈的上天得到了一件特殊的恩赐!"

慢慢那姑娘完全恢复知觉,坐了起来。她把胡乱裹在身上的衣服理了一理,把面纱拉起来蒙住了头。

"你知不知道船上别的那些人现在怎样了?"罗梅西问。

她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说。

"好不好你一个人在这儿呆一会儿,我去找找他们?"罗梅西接着说。那姑娘仍没有回答,但她身体的瑟缩却比语言更清晰地表明了她心里的意思:"不要离开我!"

罗梅西完全理解她这种无言的恳求。他站起来向四面望去,在闪着微光的荒凉的沙滩上,哪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叫着每一个朋友的名字,尽力提高嗓子喊叫,但始终也得不到任何回答。

叫喊无效,罗梅西只得又坐了下来。这时,那女孩子双手捧着脸,竭力想忍住哭泣,但她却无法抑止住胸脯的抽搐起伏。他本能地感到现在空洞的安慰之辞是没有用的了,于是便紧偎着她,温存地抚摸着她低垂的头颈。她再也不能噙住自己的眼泪了,心深处的悲哀立刻化作有声无言的低诉倾泻出来。罗梅西的眼中也流出了同情的热泪。

他们哭个痛快的时候,月亮已经落了下去。在黑暗中望去,那一片荒凉的土地有如险恶的梦境,没入阴暗中的白色沙滩更显得鬼影幢幢。河面的水波,映着微弱的星光闪闪发亮,看来直像一条巨蛇身上的黝黑光滑的鳞甲。

罗梅西紧握着小姑娘吓得发冷的娇小的双手,把她向自己的身边拉过来。她丝毫没有抗拒,她这时只盼望有人和她相守在一起,恐

惧已使她失去其他一切本能了。在无边的黑暗中,罗梅西的跳动着一颗温暖的心的胸怀,便正是她所渴望的容身之所。现在已不是害羞的时候,她立即舒适地安然依偎在他的怀抱中了。

晨星消失了,在灰暗的河流上空,东方的天边始而露出一线白光,不久更变成一片红色。罗梅西倒在沙土上睡着了,他身旁的年轻的新娘子,也把头依在他的手臂上沉沉睡去。直到晨曦轻抚睡眼的时候,他们俩才从梦中惊醒过来。刚睁开眼,他们都止不住愕然四顾,但很快他们就记起了自己身在难中,记起了这里离开自己的家还非常遥远。

第四章

没有多久,点点渔船的白色轻帆在河面上出现了。罗梅西叫来一只渔船,在渔夫们的帮助下终于雇到一只可以送他们回家去的划子。在离去之前,他把情况告诉了警察局,请他们代为寻找他的不幸的同伴们的下落。

当这只小船到达村边码头的时候,罗梅西知道警察局已找到他父亲、岳母和另外几个本家的尸体;有几个船夫可能幸免于难,但其他的人却完全不知下落了。

罗梅西的祖母原是留在家里的。她大声号哭着来迎接她的孙儿和新妇,此外,所有那些同去参加婚礼的人的家里这时也全是一片哭声。没有人吹一声喇叭,也听不见一声惯常用来迎接新娘子的欢呼。没有人设宴邀请她;事实上,人们是连看也不愿看她一眼。

罗梅西早决定丧事了结后便同他的妻子离开家乡,但走之前,他却不能不把父亲的家事料理出一个头绪来。他本家的一些因这次灾难变成孤寡的太太们,都请求他让她们去进一次香,这件事也须他作一番安排。

他在料理这些悲惨事件的时候,偶有闲暇,也并非完全无心谈情说爱。新娘子并不像传闻所说,只是一个幼小的孩子——实在说,村

子里的妇女们还直嘲笑她，说她已超过了习俗中的结婚年龄——但一接触到爱情问题，这位年轻的学士却苦于书本知识竟不能对他有任何帮助。冷静的理智坚决认为，他现在既不可能，也根本不应该留意于此，然而奇怪的是，尽管他的学识在这方面对他毫无帮助，他仍感到那小姑娘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那学问渊博的头脑竟也无法抗拒。

在他的想象中，她已变成了他未来的贤内助。终日在他迷惘的眼睛前面展现的，是关于她的各种幻景——她作为他的年轻的新妇，作为他所十分敬爱的妻子以及作为他的孩子们的慈母时的情景。画家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景色，诗人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格调供奉在自己的心中，并对它们献出无限的热忱，现在罗梅西则把这个小姑娘在他的想象世界中供奉起来，认为她代表着他的真正的欢乐，她是给他家带来幸福和繁荣的神灵。

第　五　章

罗梅西为料理父亲的事务和给老太太们作好进香的准备，差不多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邻居中已有些人渐渐和年轻的新娘子比较接近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原来松弛地把她和罗梅西连接在一起的情感的锁链，现在已慢慢扣紧了。

这一对青年夫妇常喜欢在屋顶阳台上铺上些草垫子，在空旷的天幕下共同度过黄昏的时刻。罗梅西现在已不再是那么拘谨了；他常会悄悄从那女孩子的背后走过去，双手蒙住她的眼睛，把她的头拉到自己的怀中来。有时，她还没吃晚饭就躺下睡着了，为招她笑骂几句，他会故意大叫一声把她惊醒。有一天晚上，他顽皮地抓着她的拳曲的头发晃摇着说：

“撒西娜，我可真不喜欢你今天梳的这个式样。”

那女孩子却立刻坐直了身子问道，“我问你，你们为什么老叫我撒西娜？”罗梅西惊奇地望着她，完全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改

变我的名字也决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她接着说。"我从小就多灾多难，往后，我这一辈子也绝不会有幸运的日子。"

罗梅西的心惊恐地急跳了几下，脸色立刻变了。骤然间，他明确地感到，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你为什么说你一生都非常不幸？"他问道。

"在我出生以前，我爹就死去了，我还不满六个月，妈妈也死了。我一直在我舅舅家苦不堪言地挨着日子。后来，我忽然听说，你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到我们村里，对我很喜欢。两天之后，咱们就结婚了，以后的事情，你自己是完全知道的！"

罗梅西一仰身在枕头上颓然躺下。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但它似乎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他不敢再问她任何问题，只是想把刚才所听到的一切看成梦中幻境，尽量从脑子里抛开。一股温和的南风拂拂吹来，像刚从梦中醒来的人发出的一声叹息，月光下，一只不寐的杜鹃正单调无味地歌唱着。从停泊在近处码头上的木船边，传来船夫们的歌声。那女孩子看到罗梅西好像完全忘记了她的存在，不禁轻轻推他一下，问道，"要睡了吗？"

"没有，"罗梅西说，但此外也没再讲什么；不久，她也就安静地睡去。这时，罗梅西却坐起身来，静静地凝视着她。在她的前额上，他看不出命运之神私自留下任何暗记的痕迹。而这无比姣美的面容，如何竟可能掩藏着如此可悲的命运？

第　六　章

罗梅西现在已经明白这女孩并不是他的妻子，但要弄清她究竟是谁的妻子，却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一次，他故意绕着弯子问她，"你在行礼的时候第一次看见我，心里怎么想？"

"我没有看你，"她回答说；"我一直都没抬过头。"

罗梅西："你连我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吗？"

那女孩："我只是在咱们结婚的前一天才听到说起你；我舅妈一

心只想赶快把我打发出去,她压根儿没告诉过我你的名字。”

罗梅西:“嗯,可我听说你是识字的;让我看看你会不会写你自己的名字。”他递给她一张纸片和一支铅笔。

“敢情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哩!”她赌气地叫着说。“碰巧儿,我的名字还很容易写,”说着,她大大地写下了“斯瑞马蒂·卡玛娜·德贝”几个字。

罗梅西:“现在你写写你舅父的名字。”

卡玛娜写下“斯瑞久克塔·塔瑞尼·卡润·卡杜瑞亚”。

“我什么地方写错了吗?”她问。

“没有错,”罗梅西说,“现在你把你们村儿的名字写给我看看。”

她写下“都巴拍克尔”。

罗梅西用这种办法慢慢知道了一些这女孩过去的生活情况,但在竭尽一切努力后,他离开他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也仍和从前一样遥远。

罗梅西反复寻思,不知此后究应如何行动。她丈夫十有八九已死于水中。即使能够调查出她丈夫家住的地方,如果把卡玛娜送去,他家是否一定会收留她,也还是一件很可怀疑的事;而如果把她再送回到她舅父家去,那对她又未免太不公平了。这些天来,她一直自居为另一个人的妻子,和他住在一起,这事一传扬开去,社会上的一般人又会对她抱着什么样的看法?她到哪儿去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就算她丈夫还活着,他会愿意或敢于再收留她吗?总之,不管罗梅西对她如何处置,其结果都等于是把她抛进一片茫茫无边的大海,任她去漂泊。他既不能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又不能把她交托给任何其他的人;同时,他又不能真和她在一起过夫妻生活。罗梅西曾用以爱情调制出来的无比鲜艳的色彩,在自己的想象中,把她勾画成自己未来的终身伴侣,而现在,他却不得不匆忙地把这幅可爱的画像涂抹掉了!

他实在不能再在本乡呆下去了。如果跑到人烟稠密的加尔各答去,那里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他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他于是带着卡玛娜来到加尔各答,在离他从前住的那条街相当远的地方租下了几间房。

新的经历使卡玛娜感到非常兴奋。在到达加尔各答的那一天，他们刚一搬进新的住处，她就在窗前的小座上坐了下来。窗外络绎不绝的行人，随时挑动着她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他们雇下的一个单身女仆，对加尔各答街上的情况当然早已毫无新奇之感，她看到那女孩子的惊异的神态，觉得她简直是发疯了。

"你到底在那儿瞅个什么劲儿？你倒是去不去洗澡呀？天已经不早了！"她抱怨地叫喊着。

因为找不到一个愿在他们家住宿的用人，他们现在找到的这个女仆，只是白天在这里工作，晚上仍回到自己家里去。

"我当然不能再和卡玛娜睡在一起了，"罗梅西想道，"但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夜晚叫这孩子一个人怎么过呢？"

晚饭后女仆走了。罗梅西指给卡玛娜睡觉的地方，对她说，"你这会儿就去睡吧；我呆会儿看完了书再来。"

他打开一本书，装出阅读的样子。卡玛娜因为很疲倦，很快就睡着了。

第一夜就这么混过去了。第二天晚上，罗梅西仍准备让卡玛娜照样独自去睡。这一天天气闷热异常。罗梅西在卧室外边的阳台上铺了一条被，决定就这样睡一夜。他手里摇着一把扇子，长时间躺在那里胡思乱想，但到了后半夜他也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两三点钟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醒来，感到自己并非独自躺在那里；有人正轻轻地给他扇着。他这时还没有完全清醒，顺手把那女孩子拉到自己的身边，含含糊糊地说，"快睡吧，撒西娜，别给我扇了。"在黑暗中卡玛娜原感到很害怕，她于是就钻到罗梅西的怀中，安静地睡去。

清早醒来，罗梅西不禁骇然。卡玛娜还睡得很熟，她的右臂正搂着他的脖子。她妩媚地坦然行使着占有他的权利，把头枕在他的胸脯上睡去。他呆呆地望着这个熟睡的姑娘，一时止不住热泪盈眶。这个对他满怀信心的孩子正这样轻轻搂着他，他又如何能残暴地拉开她的温柔的手臂？他现在才记起来，她是在夜半时分偷偷溜到他的身边来给他打扇的。

他深深叹了口气，轻轻脱出她的搂抱，站了起来。

在经过长久不安的思索之后，他决定把卡玛娜送进可以寄宿的女子学校去，以作为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于是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卡玛娜，你愿不愿意念点书？"

她抬起头来望着他，脸上的表情已比语言更清楚地表明了她的意思："你这话怎么讲？"

罗梅西于是长篇大论告诉她受教育如何好，书本中有多少乐趣……其实他满可以不必费这一番唇舌，因为卡玛娜的回答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

"好吧，你教我。"

"你得进学校去学习，"罗梅西说。

"进学校！"卡玛娜不禁大叫着说；"像我这么大的大姑娘，进学校！"

卡玛娜这种毅然以成年人自居的神气使罗梅西不禁微笑了。他告诉她说，"比你大得多的姑娘还上学哩。"

卡玛娜再没有什么可说了，有一天她和罗梅西坐着车到学校里去。那学校规模很大，里面似乎已有无数的女孩子，有比卡玛娜大的，也有比她小的。

罗梅西把她交托给女校长，请她照顾，然后就准备离开，但这时卡玛娜却也走过来好像要陪他一道走的样子。

"你要上哪儿去？"他说。"你得留在这儿。"

"那你不留在这儿吗？"卡玛娜问道，声音颤抖着。

"我不能留在这儿，"罗梅西说。

"那我也不能留在这儿，"卡玛娜说，紧抓着他的一只手。"让我跟你一道儿走。"

"不要胡说了，卡玛娜，"罗梅西说着，挣脱了她的手。

他的责骂使卡玛娜不禁愣住了；她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脸揪成了一团。罗梅西怀着痛苦的心情急急走开，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可爱的、孤苦的小女孩的惊恐神情却深深印入了他的心中。

第七章

罗梅西现在很想正式开业，在加尔各答阿里波法庭做律师，但他又似乎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兴致。他没有足够的决心专心一意去从事律师工作，也没有决心去破除摆在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前面的各种障碍。现在，毫无目的地在呼拉桥上或大学广场一带散散步已成了他每天固定的习惯。而正当他计划着想到西北部去跑一趟的时候，他却忽然收到了安那达先生的一封信。老先生在信上写道：

> 阅报知你已胜利通过法科考试，但迄未能亲聆喜讯，私心终以为憾。与你音问不通为时已久。为免老友悬念，切望示知近况，并将前来加尔各答日期见告是盼。

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安那达先生原想挑做女婿的那个青年，早已开始营律师业，并从英格兰回到印度来了，但他却已和另一位有钱的小姐订了婚。

罗梅西心中颇为怀疑，在经过这样一番波折之后，他是否还可以和汉娜丽妮重建旧日的关系。在目前，无论如何，他和卡玛娜的关系的性质是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因为那无疑将使这个无辜的女孩遭到社会的鄙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决定和汉娜丽妮重叙旧情，他又一定得把这事完全说清楚。

但不管怎样，他现在如果迟迟不给安那达先生回信，那总未免太失礼了；因此他回信说：

> 请原谅我没有来拜望您；但所以如此，实在因为总有些我自己也无法摆脱的事，使我不能分身。

但他并没有写明他的新地址。

在发掉这封信后的第二天，他便戴上传统式样的律师帽，第一次到阿里波法院去出庭了。

有一天，当他从法院出来，走了几步正预备雇一辆马车回家的时

候，他却听到一个很熟的声音叫着说："爹，那不是罗梅西先生！""停住，车夫，停住，"一个男人的声音喊叫着，接着就有一辆马车在罗梅西站立的地方停了下来。安那达先生和他女儿这时正是从阿里波动物园野餐回来，他们和他无意中相遇了。

罗梅西一看到坐在马车中的汉娜丽妮——看到她那恬静秀丽的脸，她那对他极熟悉的、独具风格的服装和发式，她的花式朴实的脚镯和她手腕上的碎面的金镯子——他立刻感到胸怀中感情激荡，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啊，可不是罗梅西！"安那达先生叫喊着。"想不到会这样在街上碰到你，真是幸遇！你现在是不愿意给我们写信了，就是写信，连地址也不肯给一个。你这会儿上哪儿去？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吗？"

"也没什么，我刚刚从法院回来，"罗梅西说。

"那么走吧，上我们家去喝茶。"

罗梅西这时真是满腹心事，但眼下的情况已不容他再多作任何考虑。他在马车里坐下来，竭力向汉娜丽妮问长问短，想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你考试及格后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信儿呢？"她却避开他的问题反问他。

罗梅西一时实在想不出适当的回答，因此他只说，"我在报上看到你也及格了。"

汉娜丽妮不禁大笑起来。"啊，真不错，你算还没完全把我们忘掉，那总是值得高兴的事！"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安那达先生问道。

"住在达依拍拉，"罗梅西说。

"嘿，卡鲁托那的你那老住处并不错啊，"安那达老先生说。

汉娜丽妮圆睁两眼望着罗梅西，迫不及待地要听他怎么回答。罗梅西当然也注意到她的眼神，并且已明白地感觉到她的责难之意。

"是的，我是打算还到那儿去住的！"他含糊地说。罗梅西完全明白，汉娜丽妮现在是在对他进行审判，她心里已认为他改换住址的事是一件重大的罪行。这思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但他一时又实在想

不出一句辩护的言词。幸好,这种反复的盘诘终于暂时停止了,汉娜丽妮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过脸去注视着车窗外面的街道。

长时间的沉默也使罗梅西感到难以忍受,他于是又自动解释说:

"我有一个亲戚住在奇都亚附近,我住在达依拍拉,跟他来往比较方便些。"

这话也并非完全撒谎,但这解释听来实在叫人难以相信;仿佛卡鲁托那和奇都亚之间的那点距离,使他就不可能偶尔去拜会一次他那位远房亲戚了!

汉娜丽妮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可怜的罗梅西只得又刮肚搜肠找出几句话来。他搭讪着问道,"卓健近来有信吗?"

但安那达先生却代为作答了。"他参加法科考试没有及格,为了换换空气,他跑到内地去了。"

他们走下马车后,罗梅西重见到他所极熟悉的那些房舍和家具,不禁心怀怅然。他长叹了一声,这叹息中离奇地交织着欣慰与悔根的感情;他一句话没说便坐下了。

"我想,是因为家里事情太多,你所以在家乡呆了这么久吧?"安那达先生忽然问道。

"我父亲去世了——"罗梅西开始回答说。

"有这种事！天哪！天哪！是怎么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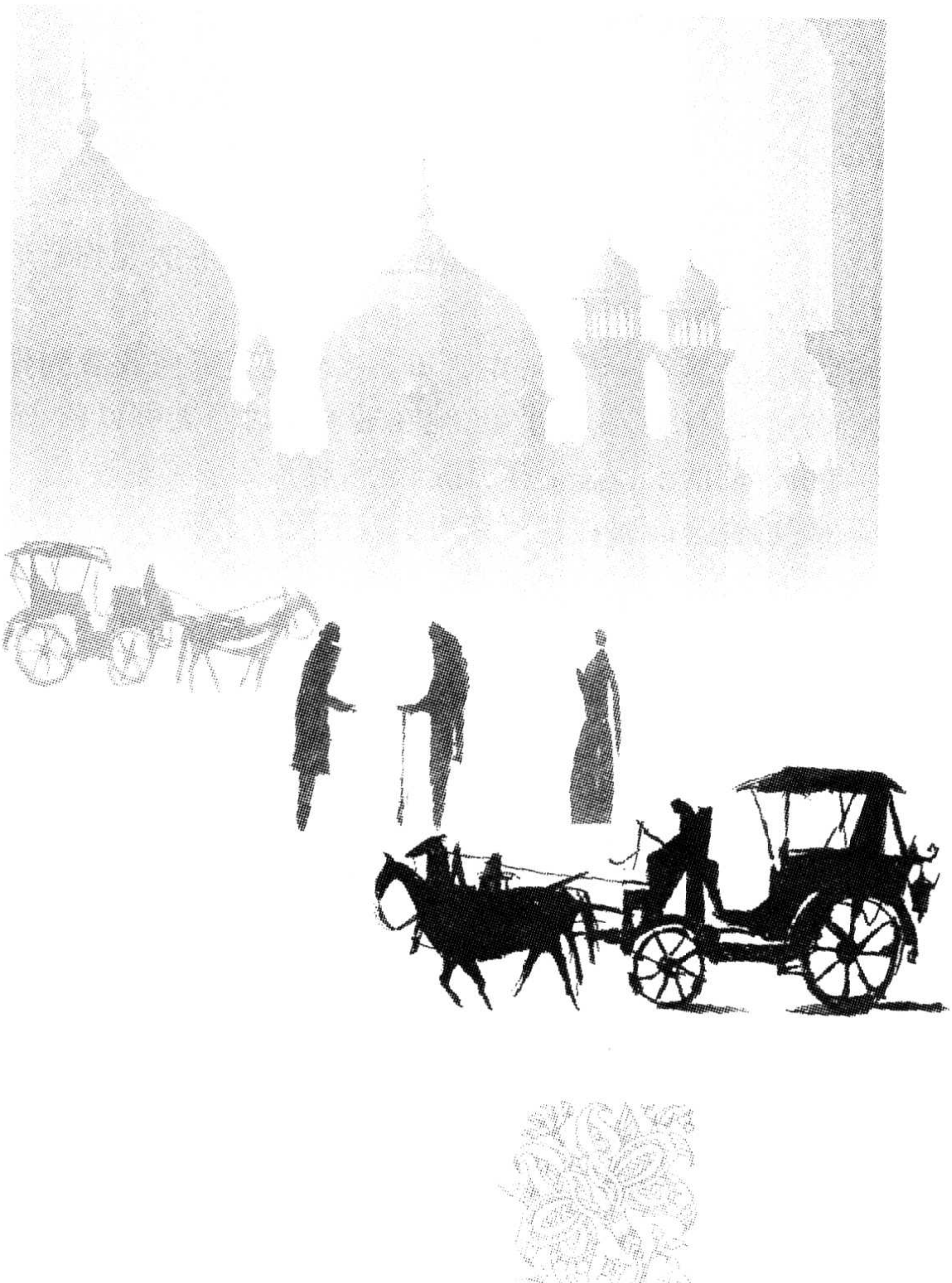
"他从帕德玛坐船回来,半路上忽然遇到风暴,船被风浪打翻,他就遭难了。"

好像一阵忽然刮来的大风会立即吹散密集的乌云,扫清晴朗的天空,这个不幸遭遇的宣布立刻消除了罗梅西和汉娜丽妮之间的误解。

汉娜丽妮不禁愧悔交集地想着:"我太对不起罗梅西先生了,丧父的悲哀和因此而起的许多烦恼,当然已使他心神不安。他现在也许还感到悲伤万分。而我们却认为他太对不起人,根本没想到问问他,是否他家里出了事故或发生了什么难以解决的困难,"她立即对这个失去父亲的青年产生无限同情。

罗梅西的食欲很坏,但汉娜丽妮却一定逼着要他多吃一些。

"你的健康情况好像很不好,"她说,"你一定得好好注意身体才



“啊，可不是罗梅西！”安那达先生叫喊着。“想不到会这样在街上碰到你，真是幸遇！……”

行。"接着她转身对安那达先生说,"爹,罗梅西先生今天一定得在咱们家吃晚饭。"

"当然,"老头说。

正在这个时候,阿克谢来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安那达先生的茶桌边再没有人和他抗衡了,罗梅西的意外出现使他颇为不快地微微一惊。但他终于强打精神,愉快地欢呼说:

"咦,怎么的?罗梅西先生,你来啦!你知道,我一直说你恐怕是早把我们这些人全给忘了。"

罗梅西只轻轻笑了一笑,阿克谢却又接着说:"那回我看到你们老爷子硬逼着把你赶走,我心里想,他在逼着你讨下老婆以前,准是不肯让你自由行动的了。怎么样,你已经逃脱了那场灾难吗?"

汉娜丽妮的愠怒的眼神使阿克谢不得不闭住了嘴。

"罗梅西的父亲去世了,阿克谢,"安那达先生说。

惟恐别人看到自己的脸突然变色,罗梅西立刻低下头去。汉娜丽妮,痛恨阿克谢不该刺痛他的心,连忙岔开了他们的谈话。"我还没让你瞧过我这些新照片哩,罗梅西先生,"她说着,便去拿来一本相册子,放在罗梅西面前的桌上,开始和他谈论那些相片。她借机会低声对罗梅西说:"我想就你自己住在那边新房子里吧,罗梅西先生?"

"是的,"罗梅西回答说,"就我一个人。"

"那,你一定得尽快搬到隔壁你从前住的老地方来。"

"好,下星期一,不管怎样,我一定搬回来。"

"你知道,为了应付学士学位的考试,我极希望你能抽时间帮我解决一些哲学课程里的问题,"她巧妙地解释说。

罗梅西不禁为美妙的前景感到无限欣喜。

第 八 章

不久,罗梅西就搬回到老住处来了。笼罩在他和汉娜丽妮的关系上的误解的乌云,早已消散无遗。他现在几乎已被看作是这家庭

的一个儿子，家人谈笑有他参加，遇有任何宴会，也总少不了有他在场。

长时期专心一志的学习，已使汉娜丽妮瘦弱异常，她纤细的腰肢常使人有弱不禁风之感。她一直都沉默寡言，而因为怕招她不高兴，她的朋友们也不大敢轻易和她谈笑。

现在，几天的时光已使她的外表和举止都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在她的双颊上，一种娇艳的红晕代替了旧日的苍白，一言一笑，眼中都流露出无限的喜悦。过去有一个时候，她认为过分讲究服饰不但无聊，而且是一种罪恶。现在她却显然已改变了这种看法，但究竟为什么，她是秘不告人的，因为她不愿让任何人参与她的心事。

罗梅西的为人本来也差不多和她一样严肃、古板。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似乎永远压抑着他的心灵和肉体。天上的星辰自由自在地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但天文学家的观察台和他的全部仪器却必须牢装在固定的基础上。就这样，不管千变万化的人世生活如何令人目眩神迷，罗梅西却始终是埋身在书本和书中的哲学理论中。但现在，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活泼气质已照亮了他旧日的阴暗神情。对别人的讥诮，他虽仍不善于随口反击，但他已能报以一阵表示胸襟开朗的大笑。他的头发也许仍然和发油无缘，但至少他的穿着已显然不像过去那样寒伧。无论他的思想、举止，都似乎比过去活泼、灵敏得多了。

第　九　章

诗人所想象的最适于青年情侣活动的环境中所需的一切道具，在加尔各答这地方，是出奇的缺乏。繁花满枝的无忧树和醉花树丛、曼陀比的枝叶架起的天幕和棕脖儿杜鹃鸟的歌声在这里都稀少到十分引人注意的程度；然而，神秘的爱神却并没有因此狼狈地逃出这干枯、无趣的现代城市。爱神，这一切神祇中最老也最年轻的神灵，手执弓箭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来穿去，闪躲着装甲的电车，逃避着头缠红巾的警察的注意，谁又能老在他的身后跟踪呢？

罗梅西和汉娜丽妮的住所原只是从卡鲁托那公寓分租出的几间房子，对面住着鞋匠，隔壁是一家油盐店，但他们俩爱情发展的顺利，却似乎使那些住房也并不显得亚于什么充满浪漫气息的园亭；他们相会的地方永远只是安那达先生的那张破旧的、台布上茶迹斑斑的茶桌边，而并非荷花湖畔，但这也并不足以使罗梅西有任何不快之感。古代传说中常讲到村野中的情郎如何爱抚情人的驯良的小鹿，而罗梅西在抚弄汉娜丽妮的心爱小猫时所表现的热情似又非那些田舍郎所能比拟；当那小猫儿刚一醒来，拱拱腰，举爪擦面的时候，这位正在热恋中的青年真感到世上再没有任何一个披毛的畜生能与它媲美。

从前，汉娜丽妮曾经跟一个朋友学过针线，但后来，因为她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考试上，就把它丢下了。罗梅西一向认为缝纫是一件完全无关紧要、不值得学习的工作。他和汉娜丽妮只是在文学上有共同兴趣，碰到针线问题，他就只好退避三舍了。

“你近来为什么对针线这么感兴趣?”他有时会不高兴地问她。“只有没事干的人，才会想到弄那个。”汉娜丽妮听到这话，总只不过微微一笑，仍照常穿她的针。

有一次阿克谢讥讽地说：“世界上一切实用的东西，罗梅西先生都非常厌恶。他老兄可能是个什么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但只是一味厌恶又能成什么大事呢。”

这话使罗梅西颇为愤怒，他准备立即和他进行争辩。

但汉娜丽妮却拦住了他。“罗梅西先生，难道不管别人说句什么，你都必定得回敬一句吗？世上无用的空谈已经够多了！”说完，她低下头去数数针脚，仍接着去在一方丝织品上精心刺绣。

有一天早晨，罗梅西走进书房，却看到桌上有一本日记簿，外面包着绣花的绸面。一个角落里绣着一个“罗”字，另一个角落里是用金线绣出的一朵莲花。罗梅西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谁给他送来的礼物，也明白了送礼者的用意，立即止不住一阵心跳。素日轻视女红的心理，刹那间已完全消失，他并且还准备要站起来做一个女红的坚强的维护者。当他把这日记簿紧抱在胸前的时候，即使阿克谢这时来到他的眼前，他也会甘愿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了。





一个角落里绣着一个“罗”字，另一个角落里是用金线绣出的一朵莲花。

他打开那本子，拿一张纸摊在上面写道：

如果我是一个诗人，我一定会送给你我的诗稿，但我不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答礼。施惠于人的力量我是没有了，但我却总有受惠的能力。这个意外飞来的礼物对我有如何重大的意义，只有无所不知的上天和我自己知道。这礼物本身是一件可见的、有形的东西，但我的感激却是没有形体的，这只能靠我的语言来传达。

永怀着感激之情的罗梅西上

汉娜丽妮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信，但此后她和罗梅西谁也没有再谈起这件事。

雨季开始了。雨，主要是施惠农村，在城市里却不一定被视为可喜的恩泽。住在城市里的人得集中全力来防止潮气，因此，各家都关紧窗子，补好屋顶；行人张起雨伞，电车也挂起了遮雨的帘子，尽管如此，所有的人仍很快就通身潮湿，满衣泥浆了。至于山河、树木、田野却会像老友般对如注的急雨发出欢呼之声；也只有在开阔的大自然中，我们才真正能看到雨的雄伟气势，在那里，天和地毫无保留地同声欢呼，迎接雨云的来临。

年轻的情侣也正和山一样坚强。经久不停的急雨加重了安那达先生消化不良的病症，却丝毫也不能减低罗梅西和汉娜丽妮的雅兴。雨常使罗梅西无法到法院出庭。几天之后，雨下得更大了，汉娜丽妮更常常极不安地对罗梅西说，“罗梅西先生，天气这样坏，你怎么回去呢？”

“那太不成问题了，”罗梅西硬着头皮回答说，“我总有办法回去的。”

“淋一身雨，着了凉有什么好处呢？”汉娜丽妮会劝阻他说，“最好就在这儿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吧。”

罗梅西还从没把自己看得那么娇嫩，他的朋友和亲戚们也从没认为他是一个那么容易着凉的人，但在雨天，他却总以惊人的温驯听从汉娜丽妮的吩咐，并感到他如果一定要走过那么几码远的道路冒雨回家，那简直是一种有罪的无理行为。天色最坏的时候，汉娜丽妮

更会把罗梅西邀到她自己的房里去,和他在一起吃一点烩饭作为早点,或吃一顿菜肴丰盛的晚餐。他的肺部的病痛使人感到的忧虑显然并没有牵涉到他的消化器官。

这对年轻人就这样一天天度过他们的情意缠绵的日子。至于将来怎样,罗梅西从来也没有想过;但安那达先生却不能不想到这个问题,他的亲戚朋友们已把这件事当作了随时谈笑的话题。罗梅西的处世才能和他的书本知识原是极不相称的,再加上他这时的热恋心情,他对人世间许多事情的看法是更显得朦胧一片了。安那达先生常常若有所期地注视着他的脸,但从那里他却始终也得不到任何反应。

第 十 章

阿克谢的嗓音原很平常,但听到他自己以小提琴伴奏着吟唱几句,除了极爱挑剔的批评家,谁也免不了叫几声好。安那达先生是并不怎么喜欢音乐的。这一点他自己可从来也不肯承认,而且他有一个自卫的办法,一到他觉得喜爱音乐的人已听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使出他的办法来。

比如有人要阿克谢再唱一个,安那达先生就会插嘴说:

"你们实在太不对了;这可怜的孩子能唱上几句,你们为什么就这样折磨他呢?"

阿克谢这时却会很高兴地回答说:"没关系,安那达先生,您不用发愁。不过究竟是谁在折磨谁,那倒是一个问题。"

那时,那第一个要他唱的人会说,"你且先给我们唱一个之后,咱们再来决定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回答。"

有一天下午,天色非常阴沉。直到傍晚时分,雨还不住点地下着。阿克谢既被风雨所阻,汉娜丽妮就提议请他唱歌,同时自己立刻坐在一架小风琴(那是我们在孟加拉常见到的一种小型的风琴)前面弹奏起来。

阿克谢调好小提琴的琴弦之后,就开始歌唱一支印度斯坦语的民谣:

> 相思恼人夜,辗转梦难成!
> 安得夜风儿,绣帏暗传情?

听歌的人对这种语言并不熟悉,但歌词懂与不懂,实际并无关系,因为对于正在激荡中的感情,一点轻微的暗示也就很够了。这支歌的总的情调是很明显的——蒙蒙细雨轻轻地飘飞着,远处传来孔雀的鸣叫,一个多情的青年正苦苦思念他的情人。

阿克谢原想借这支民谣来为自己暗通款曲,但结果却只是为在场的另两个人表达了彼此的私衷。那两颗心已发生共鸣,完全浸融在优美的旋律中了。这时,人世的一切似已不复有所谓猥琐、平庸,整个世界已飘浮在一片玫瑰色的云雾中了。这情景,简直仿佛所有曾经使人心激动的热情已全集中在这两个情人身上,在他们的心中震荡着,勾起了无限的欢乐和哀怨、无限的相思和离愁。

雨不停地下着,阿克谢也就唱个不停。汉娜丽妮只要说一声,"别停住,阿克谢先生,再给我们唱一个,"他就会略无难色,又开始唱着另一支歌谣。有时,歌的旋律确像一团团为闪电划破的浓云,但这里面也仍暗藏着一颗怀着无限相思的心。

那天夜晚,阿克谢很晚才回去。罗梅西告别的时候,他好像通过一层由未尽的歌声聚成的密雾,呆呆地对汉娜丽妮望了一眼。汉娜丽妮也以一种迷惘的眼神回看着他,因为那迷人的旋律已同样使她陶醉了。

雨只是暂停了一会儿,罗梅西到家以后,大雨又来了。他一夜都没能入睡。同样,汉娜丽妮也长久默坐在黑暗中,倾听着窗外淅沥不停的梦境般的雨声。那两句歌:

> 相思恼人夜,辗转梦难成!
> 安得夜风儿,绣帏暗传情?

也始终在她的心中萦绕。

第二天早晨,罗梅西心里想道:

"啊呀!我要是能唱歌多好。我真愿意拿别方面的成就来换取

这种技术。”但他知道，不论什么样的训练也决不可能使他变成一个歌唱家。不过，他至少总可以学一种乐器吧。他记得有一次在安那达先生家里，他曾经偷偷拿起小提琴的弓子来在琴弦上拉过一下，但那一下可真是够了！音乐之神对他发出的严厉的斥责已使他完全相信，如果他被判定终身去和小提琴打交道，那对他真是一种不能再残酷的刑罚。因此，他不得不压低自己的野心，只买了一架小风琴。他把这乐器搬到自己的房间里，就关上门开始小心翼翼地学着弹奏。很快他发现，弹风琴究竟比拉小提琴容易多了。

第二天，他到安那达先生家去，汉娜丽妮一见到他就对他说，“昨天我们听到你屋里有人弹小风琴！”

罗梅西原以为，关上房门，就没有人能发现他的秘密了，不料偏有人耳尖，听见了从门缝里传出的琴声。罗梅西只得微红着脸承认了自己想学风琴的事。

“那你想关着门独自勤学苦练是没有用的，”汉娜丽妮说。“你何不到这儿来练，那多好，对这个我也略懂一些，我还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我那么笨手笨脚，”罗梅西说，“你会看着难受的。”

“就算你的手不很灵巧，”汉娜丽妮说，“我总可以尽量把我所知道的全教给你。”

没有多久，罗梅西的话就得到了证实，显然，他说自己笨手笨脚，实在并非过谦。虽然有这么一位女教师耳提面命，也仍然很难让他对什么是音乐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你们总看到过不会水的人掉进水池子里两手两脚乱蹬乱打的情景吧，罗梅西在风琴上的折腾差不多就是那样，不过他脚下的水仿佛只漫过膝盖头罢了。他根本弄不清哪个指头应该按哪个键盘；每一节音乐总要弹错几个音符，而他可全不在意；和音和噪音在他听来都完全一样，他在一种超然的境界中破坏了一切音乐的规律。如果汉娜丽妮叫着说：“你这是弹的什么，全都错了！”他就会连忙重弹一遍，用新的错误去改正旧的错误。而且我们这位态度严肃、坚持不懈的罗梅西还决不肯轻易放手。一台压路机缓慢悠闲地开行着，全然不注意在它的铁磙下被压辗的一切，罗梅西就这样坚决地，同时又漫不经心地在他那倒楣的小风琴的键盘

上滚来滚去。

汉娜丽妮看到他那样乱弹一通不禁大笑起来,他自己却也开心地笑着。他那出奇的犯错误的能耐只使汉娜丽妮感到非常有趣。爱情原可以使人从错误、争吵和无能中发现乐趣。母亲教孩子走路,会因为看到他错乱的步伐笑逐颜开,罗梅西对音乐才能的极端缺乏,也使汉娜丽妮感到开心之至。

罗梅西有时说:“好吧,让你去笑掉牙吧,可你开始学弹琴的时候,难道就从不弹错吗?”

“当然也常弹错,”汉娜丽妮说,“可是,说句老实话,罗梅西先生,我那错误可也实在没法跟你相比!”

罗梅西是决不肯服输的,他听完这话只是大笑几声,立刻又开始从头弹起。安那达先生,前面已经说过,是不懂音乐的,但有时他也会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竖起耳朵听一阵,然后评论几句,“不管你们怎么说,罗梅西现在已经称得上一个专家了。”

汉娜丽妮:“噪音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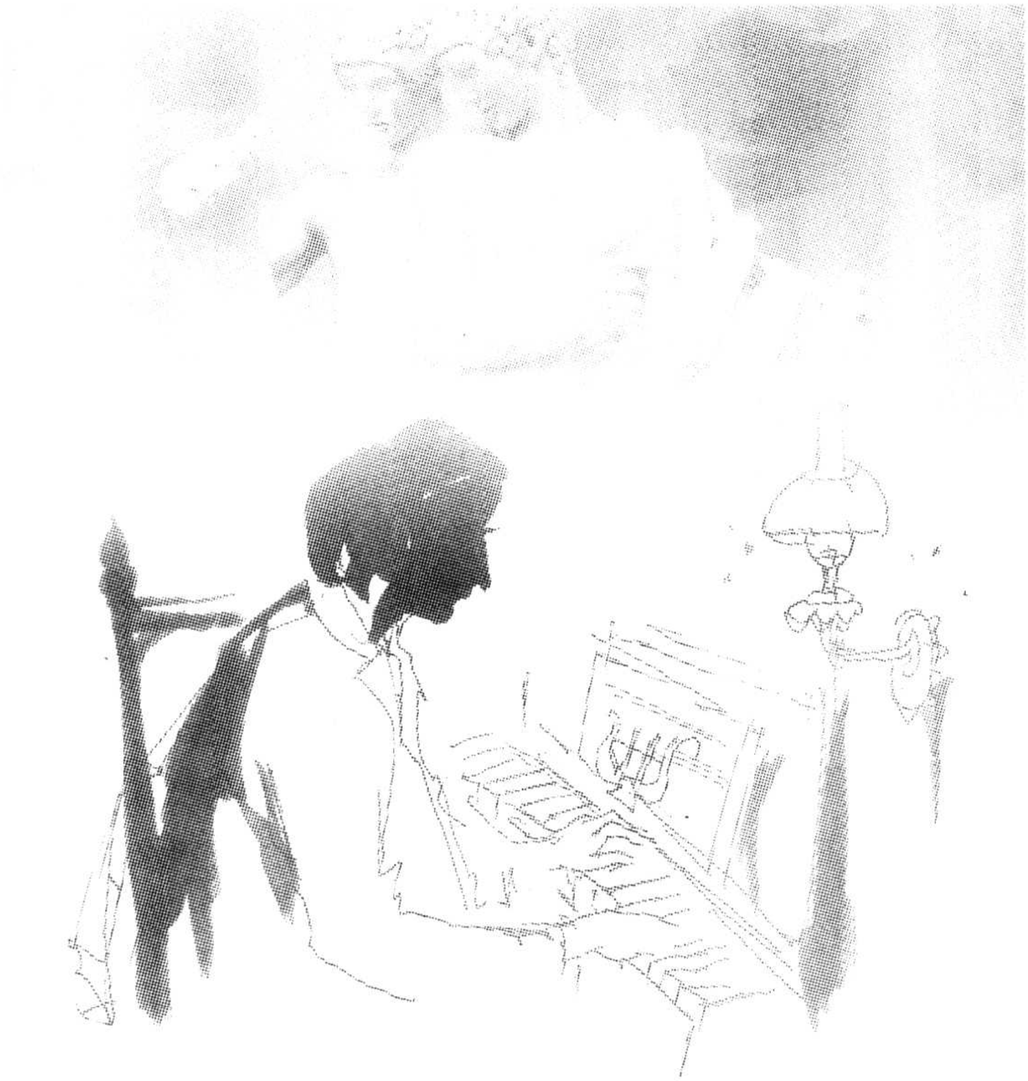
安那达先生:“不,不,不,他已经比最初弹的时候进步多了。你听我说,只要他坚持下去,到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很不错的琴师。学这玩艺儿只有一个窍门儿,那就是经常不断的练习。只要学会了音符,其余的事就不算什么了。”

这番议论是无法辩驳的。老头的话就是法律,他家其他的人只能够恭顺地、一声不响地听着。

第 十 一 章

孟加拉的杜尔伽大祭节差不多等于英国人的圣诞节。足足有十来天的时间,各家家人团聚,一切工作都停了下来。

几乎每年秋天,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总要利用放假期间火车减价的机会,跑到加巴尔波尔去换换空气。安那达先生的妹夫在那里的政府机关里工作,他们去时就住在他家。安那达先生认为每年



他把这乐器搬到自己的房间里，就关上门开始小心翼翼地学着弹奏。

这样出去跑一趟，对他的消化不良症大有好处。

现在是九月初旬，离开杜尔伽大祭节已不多几天了，安那达先生正忙于为旅行作准备。汉娜丽妮一走，风琴的学习就得暂时中止，所以罗梅西这时就尽量利用所剩无多的一点时间来加紧练习。有一天，他们谈话的时候，汉娜丽妮说："罗梅西先生，我想你也该出去换换空气。哪怕离开加尔各答极短一段时间，对你也会有很大的好处的。爹，你觉得怎么样？"

安那达先生认为这个建议很好。罗梅西新遭丧父的不幸，出去换换空气当可以减除他的悲伤。

"当然好，"他说，"出去跑几天换换空气真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你知道，罗梅西，我早看出——不管你到内地去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只有头几天对人大有好处。在开头的七八天里，你会感到胃口特别好，吃什么都觉得特别香，但过了那几天之后，一切又成了老样子，过去感到压在胸中的郁闷依然又回来了，烦心的事也又重新发生，不论你吃什么东西——"

汉娜丽妮："罗梅西先生，你见到过拿巴达河吗？"

罗梅西："没有，我从没到那边去过。"

汉娜丽妮："那你真应该到那边去观光一番。你说不是吗，爹？"

安那达先生："呐，你听我说，罗梅西为什么不可以同咱们一道儿去呢？他可以换换空气，同时还可以去看看大理石山。"

这个具有双重效用的药方已被视为罗梅西恢复身心健康之所必需，他自己当然也没有拒绝采用。

那一天，他好像已完全置身云雾中。为求压抑住自己的激动情绪，他关起门来弹奏风琴，但这时他那飘然飞举的心已完全抛开了尘俗的技巧，他的指头，只是在一阵阵和音与噪音相伴的混乱中，疯狂地在键盘上来回跳跃。最初，因为眼看要和汉娜丽妮离别，他感到无比的悲伤。而现在，在他只感到满怀是关不住的欢乐的时候，他却把费尽心血学来的一点音乐知识全抛在九霄云外了。

忽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弹奏，他听到外面有人喊叫着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住手吧，罗梅西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罗梅西一时感到很难为情，红着脸打开了门。阿克谢一边跨进

门来一边说："罗梅西先生，你这样任性地偷干这种罪恶勾当，不怕有人把你告到你自己的法庭上去吗？"

罗梅西大笑着说："我甘愿服罪。"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谈谈，罗梅西先生，"阿克谢接着说。

罗梅西一时摸不清他的来意，只好一声不响静等他开口。

阿克谢："到今天，你应该已经明白，对汉娜丽妮的幸福我是决不能漠不关心的。"

罗梅西对他的话未加可否，只等待着听他的下文。

阿克谢："我既然是安那达先生的朋友，我有权利问问，你对汉娜丽妮究竟怀着什么主意。"

罗梅西对他的用语和声调都极感厌恶，但他既无兴趣也无能力立即反唇相稽。他只安详地回答说："有什么事情使你觉得，我对她不怀好意吗？"

阿克谢："你听我说，你出身印度教家庭，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印度教徒。就因为恐怕你和一个梵社家庭结亲，他才把你弄回家去，让你到家乡去结婚——这些我是知道的。"——阿克谢当然知道，因为把这种情况暗示给安那达老先生的也就是他。罗梅西这时简直不敢抬头看阿克谢一眼了。

"难道你认为，"阿克谢接着说，"因为你父亲突然死去，你就有自由为所欲为了吗？他的愿望——"

"你听我说，阿克谢先生，"罗梅西忍无可忍，打断了他的话，"要是有别的什么你有权给我一些忠告的问题，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我也会很愿意接受，但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却是跟你完全不相干的。"

"很好，"阿克谢说，"咱们且不谈这个；可我这会儿一定得弄清楚的是——你是不是决定和汉娜丽妮结婚，你目前的处境是不是允许你这样做？"

不管罗梅西的性子如何温和，阿克谢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却使他实在无法忍受了。

"你听我说，阿克谢先生，"他说，"你也许是安那达先生的朋友，可你跟我还没那份交情，可以容许你这样对我讲话。你最好别跟我

谈这些了。"

阿克谢:"要是我不跟你谈,整个问题就会不存在,你就可以不问后果毫无限制地任意去享受生活,那当然也就没什么可说了;可是社会并不是一个猎场,可以任凭像你这种从不考虑后果的人去纵情追欢取乐。你可能有你极高超的动机,你可以把别人对你的议论全不放在心上;可你也应该了解,一个处在汉娜丽妮地位的女孩子,你这样由着性子随便要着玩,可能会有人要跟你算账的。有人得要你好好解释解释;如果你的用意是要使你所尊敬的人遭到社会的鄙视,那你现在所采取的办法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罗梅西:"你对我的忠告,我很感谢。我一定赶快决定我应该采取的步骤,并且照着我的决定做下去。对这个,你不用操心。咱们也用不着再谈下去了。"

阿克谢:"我很高兴能听到你这几句话,罗梅西先生。知道你到底已经打算要作出决定,并且准备坚持自己的决心,对我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你倒是早该拿定主意了。不管怎样吧,我也不打算再和你谈下去了。请原谅我打断了你的音乐练习。还弹你的琴吧;我决不再打扰你了,"阿克谢说完就匆忙地离去。

但罗梅西这时对于音乐,管他噪音也罢,和音也罢,却完全兴趣索然了。

他两手抱着后颈,在床上躺下来,任时光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忽然,时钟敲了五下,他立刻又匆忙地站起身来。只有天知道,他究竟打定了什么主意,但现在他的最迫切的任务是赶到邻家去喝两杯茶,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你不舒服吗,罗梅西先生?"汉娜丽妮一见到他就叫喊着说。

"也没什么,"罗梅西回答说。

"你准是消化不太好,"安那达先生插嘴说,"胆汁太多。你把我吃的丸药吃一粒看——"

汉娜丽妮微笑着打断了他的话:"哎呀,爹,是你的朋友,你都要他们吃你那丸药,可我从没见谁吃了它有过什么好处。"

安那达:"不论怎么说,谁吃了也没有过什么坏处呀。根据我的经验,我所吃过的丸药要算这种最有效了。"

汉娜丽妮:“你每次换一种新丸药的时候,开头几天总认为它是天下最好的万灵丹。”

安那达:“你们这些人总不肯相信我的话。好吧,你们只去问问阿克谢,他吃了我这药到底有好处没有。”

汉娜丽妮惟恐她父亲要把阿克谢叫来作证,没有再谈下去。但证人却正在这个时候自愿出庭了,他一见到安那达先生,第一句话就是:

“我得求您把您那丸药再给我一粒;那药对我真太有效了。我今天感到说不出来地舒服。”

安那达先生带着胜利的神气对女儿望了一眼。

第十二章

安那达先生的好客之心既不容阿克谢吃下丸药就走,阿克谢自己也无意匆匆离去。他一再满脸不以为然地拿眼角看着罗梅西。罗梅西虽不十分敏感,但阿克谢那种鄙夷的神气,他总能觉察到的,这使他颇感不安。

汉娜丽妮好久以来一直心心念念加巴尔波尔的旅行,动身的时间眼看快到了,她早打算好等罗梅西再来的时候,和他商谈度假期的计划;他们要共同商量着挑出一批书来带去以便在空闲的时候阅读。因此她和罗梅西说定今天他得早点来;如果他来得太晚,到了吃茶的时候,阿克谢和别的什么不速之客就可能跑来打扰,使他们不便促膝谈心了。

但不巧罗梅西今天却反比平常来得更晚一些,而且来到这里之后又仿佛满腹心事的样子。汉娜丽妮因此感到非常扫兴。遇上个合适的机会,她低声对他说,“你今天来得非常晚,是不是?”

罗梅西仍似有些心不在焉。

“是的,我想我是来晚了,”他略停了一会儿回答说。

而汉娜丽妮却老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刚过中午她就梳好

头，换好衣服，眼望着时钟，坐在那里等待。

她一直安慰自己说，罗梅西的表可能慢了，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后来，她发现情况好像并非如此，于是就拿起针线活在窗座上坐下来，尽可能压抑着自己心头的烦乱。而最使她难堪的是，罗梅西最后来到的时候，却带着那么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根本无意对她作任何解释。他答应早来的事，似乎已完全忘了。

今天的茶会对汉娜丽妮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最后午茶终于吃完，她于是竭力想打破罗梅西的心不在焉的神态。在墙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堆书，她拿起那些书，做出要把它搬走的样子。她这种动作终使罗梅西从茫然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他立刻跑到她的身边去。"你要把它拿到哪儿去?"他问道。"咱们不是说今天要挑出一批来，准备带走吗?"

汉娜丽妮嘴唇抖动着，竭力忍住了盈眶的眼泪。

"没有关系，"她声音颤抖着说，"这会儿已没法挑了。"她匆匆跑上楼去，把那些书全扔在卧房里的地板上。

她这样走开，只是更增加了罗梅西心中的郁闷。

"你今天精神似乎不很好，罗梅西先生，"阿克谢说，心里不禁暗自好笑。

罗梅西咕噜了一句，谁也没听清他说的什么。但阿克谢提到罗梅西健康情况的几句话，安那达先生却支起耳朵听得很清楚。

"我刚才一看到他，不就这么说吗?"他说。

"像罗梅西先生这样的人，"阿克谢挖苦说，"认为注意身体健康是一种鄙俗的行为。他们是成天生活在精神世界中，如果他们有消化不良的病，他们会认为去检查一下就有失身份。"

安那达先生于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健壮的肠胃对于一个哲学家，是如何跟对其他的人一样重要。罗梅西只好坐在他们两人中间，一言不发地忍受着这难堪的折磨。

"我建议你，罗梅西先生，"阿克谢最后说，"吃一粒安那达先生的丸药，早点儿上床去睡。"

"我有几句话要和安那达先生谈谈，"罗梅西回答说，"我这儿正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

阿克谢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真见鬼，你干嘛不早说？罗梅西先生老是把一件东西压在屁股底下坐上几小时，等到已经太晚的时候才摸出来往别人头上砸过去。”说完，他就向主人告别走了。

罗梅西两眼瞪着自己的鞋尖开始说：

“安那达先生，承您的情允许我常在您家里走动，而且从不拿我当外人看待，我感到自己实在是非常的幸运；我真没法说出我心中的感激之情。”

“这又算什么呢，”安那达先生回答说。“你是我们卓健的朋友，我们拿你当卓健的一个弟兄看待原也是很自然的事。”

罗梅西这时好比一个跳舞的人，已经站起来准备跳了，但下一步该怎么动，他心里却还完全没数儿。

为了替他扫清障碍，安那达先生接着又说，“事实上，应该说是我们很幸运，罗梅西，难得有你这样一个青年，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常来常往。”

但这话他仍未能挑起罗梅西的话头。

“你知道，”于是安那达先生又接着说，“人们在闲言闲语中，常谈起你和汉娜丽妮的事。他们说，一个女孩子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就应该十分注意挑选交往的朋友。我可对他们说，‘我对罗梅西绝对信任；像他那样的人是绝不会对我们负心的。’”

罗梅西：“安那达先生，我的情况您是完全知道的；如果您认为我适合做汉娜丽妮的丈夫，那么——”

安那达：“不用再说了。实在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只因为你一直还在为父亲的死悲伤，我也就没有对你明提起你们的婚事。现在，孩子，可再没有理由拖延了。别人的闲话很多，咱们总应该尽快止住他们才好。你说不是吗？”

罗梅西：“我心里想的和您完全一样。但自然这件事首先得听听您小姐的意见。”

安那达：“那当然；不过我想她的心事我是知道的。不管怎样，咱们明天早上再谈谈，那时就可以作最后决定了。”

罗梅西：“我恐怕已经呆得太晚，耽误您睡觉了。我现在最好

走吧。”

安那达：“等一等。你说怎么样，我想，在咱们到加巴尔波尔去以前，先把婚礼举行了也好。”

罗梅西：“那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安那达：“是的，总共只有十天工夫。你们在星期天结婚；那咱们就可以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准备旅行的事。你明白，罗梅西，并不是我故意要催逼你，我实在是不能不顾到我的健康。”

罗梅西完全同意了。他咽下了一粒安那达先生的丸药才起身告辞走了。

第 十 三 章

卡玛娜的学校在节日前几天就要放假，但罗梅西已和学校的女校长商定，让她在假期中仍留在学校里。

在和安那达先生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起来到户外去散散步，并且特别挑选了加尔各答最大的一个空旷地区——梅登广场附近的一些行人稀少的道路。他决定在结婚前把关于卡玛娜的事全向汉娜丽妮讲清楚。然后，他便向卡玛娜说明她目前的真实处境。这样也就可以免除了一切误解。卡玛娜一定可以和汉娜丽妮结成很好的朋友，那她也就一定会很乐意和他们小两口儿在一起过日子，但那时如果还和亲戚朋友们住在一个地方，也许就不免有人会说短论长，所以他决定搬到海沙瑞巴去，到那里去做律师。

散步回来，罗梅西路过安那达先生家向里张望，却在楼梯边看见了汉娜丽妮。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会见当是他们亲密交谈的好机会，但这一回汉娜丽妮却不禁脸一红——一丝微笑像一线淡淡的曙光掠过她的脸——低下头匆忙地走开了。

罗梅西回到自己的住处，开始在小风琴上胡乱弹奏着汉娜丽妮教给他的一支曲子——但一个人总不能整天老弹着一个曲调，所以过了一会儿之后，他打开了一部诗集；可是他感觉到没有任何一首诗



……梅登广场附近的一些行人稀少的道路。他决定在结婚前把关于卡玛娜的事全向汉娜丽妮讲清楚。

所表现的热情能和他这时的爱情相比。

这天早晨，汉娜丽妮也同样神魂颠倒。正午以前家事便都忙完了，她于是关上自己的房门，坐下来做些针线。她的宁静的面容闪着无限幸福的光彩，生活已有归宿的欣慰之感，似乎渗透了她的全身。

还没到吃茶的时候，罗梅西就丢下诗集和小风琴，匆忙跑过安那达先生这边来。平常，汉娜丽妮总很早就在这里，但今天下午他却看到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而且楼上的起坐间也是空的。汉娜丽妮一直还躲在房里没有出来。安那达先生仍照平常的时刻走出来在茶桌边坐下了，罗梅西一个劲儿拿眼睛瞟着门口。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但进来的却是阿克谢。他非常亲热地和罗梅西打招呼。"啊，罗梅西先生，我刚到你住的地方去找过你。"听到这话，罗梅西立刻显出颇有些不安的样子。

阿克谢大笑着说，"没什么可怕的，罗梅西先生；我去找你完全是一片好意。朋友们听到你的好消息，当然应该来向你道贺；那也就是我去拜访的目的。"

这话使安那达先生忽然想起汉娜丽妮还没有出来。他叫了几声，没有听到回答，于是就自己上楼去找她。"这是怎么着，汉娜？"他叫喊着说。"还在这儿做针线？茶已经预备好，罗梅西和阿克谢都已经来了。"

"请你把我的茶拿到这儿来吧，爹，"汉娜丽妮微红着脸说，"我真得赶着把这点活做完。"

"这真是你的老脾气，汉娜。一时的心性儿要干点什么，就把别的事全忘了。要准备考试，你就一天到晚埋在书本里。这会儿一心一意在针线上，什么其他的事你都不管了。不行，我决不能让你这样。来吧，你一定得跟我下楼去喝茶，"说着，他简直是硬拖着他女儿，把她拉下楼来了。她一进屋子，就直冲着茶盘跑去，好像全神贯注在倒茶一事上，根本没法抬起头来和客人打招呼了。

"你这是怎么啦，汉娜？"安那达先生叫着说。"你干嘛给我放糖？你知道我从来不要糖的。"

阿克谢于是大笑着说，"今天她禁不住要表示出无限的慷慨。她要让任何人都分尝到她的甜蜜！"

阿克谢这样拿汉娜丽妮开心，罗梅西简直不能忍耐，他当时心里想，他们一结婚之后，一定把阿克谢的名字从他们的朋友的名单上勾去……

两三天后，这几个人又这么聚在茶桌边的时候，阿克谢却说，"罗梅西先生，你最好换一个名字吧。"阿克谢这种强作风趣的谈话，只使罗梅西对他更加厌恶。

"我为什么要改名字？"他问。

"你来看，"阿克谢说，打开一张报纸。"一个名叫罗梅西的学生请别人冒名代考，并且通过了那次考试，但最后这件事却被揭穿了。"

汉娜丽妮知道罗梅西从不善于和人顶嘴，所以每当阿克谢攻击他的时候，她总会挺身而出替他反击。现在正是需要她出面的时候了。压制住心中的愤怒，她大笑着说，"要那么说，监牢里怕不知坐着多少阿克谢哩。"

"你们听听！"阿克谢大声喊叫着。"我好意给你们一个警告，你倒怪我不对；我不妨把这个故事全告诉你们吧。你们知道我的小妹沙拉，不是在上女中吗？她昨天晚上回来说，'你可知道，你们那位罗梅西先生的太太在我们学校里念书。'我就说，'傻丫头！你以为我们那位罗梅西先生是天下惟一的一位罗梅西先生吗？''不管他是谁吧，'沙拉说，'他对他太太可真太无礼了。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都回家去过节，可他却打算要让他太太还留在学校里。多可怜，她眼睛都快哭瞎了。'那会儿我心里想，'这可不行；别的人也很可能会和沙拉一样有这种糊涂想法的。'"

安那达先生禁不住大笑了。"阿克谢，你真是疯了！就有那么个罗梅西把他太太留在学校里，让她整天哭泣，咱们的罗梅西为什么一定得改名字呢？"但这时罗梅西却忽然脸色铁青，站起身走了出去。

"怎么啦，罗梅西先生？"阿克谢喊叫着说。"你到哪儿去？你真生我的气了吗？你当然知道我并没有真怀疑你，"说着，他跟在罗梅西后面赶了出去。

"这是在闹些什么名堂？"安那达先生大声叨唠着。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时汉娜丽妮却哭了起来。"这是怎么说，汉娜？你哭些什么？"

"阿克谢先生太不像话了，爹！"她哭着说；"他凭什么这样儿在咱

们家侮辱咱们的客人?”

“阿克谢不过是开玩笑;干嘛要拿这些事当真呢?”

“这种玩笑我可受不了,”汉娜丽妮跑上楼去了。

自罗梅西重回到加尔各答以后,为要找到卡玛娜的丈夫的消息,他简直是把所有的石头都翻遍了。经过一番极大的努力,他终于弄清了都巴拍克尔的所在地,并且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卡玛娜的舅父塔瑞尼·卡润。

在上面讲的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罗梅西总算得到了回信。塔瑞尼·卡润在信上说,自从那次灾难发生后,他一直也没听到过关于他外甥女婿纳里纳克夏半个字的消息。纳里纳克夏过去在涧波耳行医。塔瑞尼·卡润也曾到那里去打听过,但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纳里纳克夏的老家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

到这时候,罗梅西肯定地相信,卡玛娜的丈夫是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同时还收到许多别的信。有些和他熟悉的人,听说他马上要结婚了,写信来向他道贺。他们有的要他请吃酒,有的玩笑地责骂他不该一直瞒着他们。他正一封封读着的时候,安那达先生的一个仆人也给他送了一封信来。一看到封套上的笔迹,他的心不禁扑腾地跳起来。那是汉娜丽妮写给他的。“在听到阿克谢的那些话以后,”罗梅西心里想,“她不可能不对我发生怀疑,现在她写这封信来,一定是要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了。”

他拆开了那封信。信很短。“阿克谢先生昨天真对你太无礼了,”她写道。“你今天早晨为什么不过来?我一直在等着你。阿克谢先生讲的那些话,你理它干什么呢?你知道,他那些胡言乱语我连听都不要听。今天下午你一定得早点过来。我也不准备做针线活。”从这短短的几行里,罗梅西完全体会到汉娜丽妮的温柔多情的心所感到的痛苦,他止不住流泪了。自昨晚以来,她就急切地希望设法安抚他的被刺伤的心,而这种热望,经过昨天一夜和今天一早,始终也未稍减,她现在终于忍受不住,在这封短短的信里表达出来。这一切他是完全理解的。

自从那天晚上以后,他一直觉得实有必要立即把自己目前的处

境对汉娜丽妮解说清楚，但昨天发生的事却又使他为难起来。这不仅使他显得像是一个被人当场捉获的罪犯，事后不得不竭力洗刷自己的罪名，而且还不免会使阿克谢自以为胜利而有得意之感；那实在太丢人了，他连想都不愿意想。

他仔细思量，断定阿克谢一定认为卡玛娜的丈夫真是另一个罗梅西，要不然，他早会把他的新发现满街去大喊大叫，绝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只那么遮遮掩掩地作几句暗示。想到这些以后，罗梅西决定且不急于去求得解决，暂把这个难题推延一个时期再说。

在这个时候，邮差又给他送来一封信。罗梅西打开一看，知道是那个女学校的校长写来的。她在信里告诉他说，卡玛娜感到在学校里度过假期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因此学校当局不能负责看顾她；学校星期六放假，罗梅西必须在那一天准备接她回家。

他准备星期天结婚，而卡玛娜却要在星期六回来！

“罗梅西先生，我一定得求你原谅！”在这个情况至为紧急的时候，阿克谢却闯了进来。“我要早想到你会对我随便说的一句玩笑话那么生气，我也决不敢随便开口了。只有暗含真情的玩笑才会使人感到气恼，可我讲的全是毫无根据的呀，所以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会大家伙儿全都那么生气哩。安那达先生一见我就骂，汉娜丽妮连理都不理我了。我今天早晨去看他们，她一见我就走了出去。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恨我呢？”

“我这会儿没办法跟你谈这些问题。我得请你原谅；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啊！得准备婚礼！也许是乐队要先支一点钱吧，你不愿意浪费时间。好吧，我不打扰你了。再见。”

阿克谢一走，罗梅西就匆忙地赶到安那达先生那边去。汉娜丽妮预计他会早来，这时已在起坐间里等待着；她把她的针线活包在一面头巾里放在桌上，身边是一架小风琴。毫无问题，她也希望听到平常的音乐，但她却更希望听到另一种只能靠心灵体会的乐曲。

罗梅西走进屋里来的时候，汉娜丽妮的唇边立刻闪现出一丝微笑，但因为罗梅西一开口就只问了一声：“你爹在哪儿？”那微笑立即就消失了。

“在他自己屋里。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他一会儿就会下来吃茶的。”

罗梅西：“我得马上见到他：我有一件很紧急的事。”

汉娜丽妮：“那好吧；你到他房里去找他吧。”

罗梅西走了出去。

紧急的事，那可不！任什么其他的事都得先搁在一边！甚至爱情都得先在门外等着！明朗的秋天看到自己欢乐之库的金门掩上了，似乎也不禁发出一声叹息。汉娜丽妮把她的座位从小风琴边挪开，坐到桌边去做她的针线，但当她这样一针一针扎着的时候，一根看不见的针却慢慢扎进了她的心里。罗梅西的紧急事情似乎一时还办不完；爱神在哀号了。

第 十 四 章

罗梅西走进安那达先生的房间，看到这位家主人正拿一张报纸遮着脸，坐在椅子上打盹儿。罗梅西咳嗽了一声，他立刻惊醒过来，摊开报纸让他的客人看，正在本市流行的霍乱已经使很多人丧失了性命。

但罗梅西却单刀直入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我得请求您把婚礼延迟几天，”他说，“我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这一惊人的消息立刻使安那达先生把加尔各答有人死于霍乱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眼瞪瞪望着罗梅西。

“你这是什么话，罗梅西？请帖都已经全发出去了。”

“您可以今天写出信去，告诉他们婚礼延迟到下星期天举行。”

“你简直叫我没法跟你说了，罗梅西！你知道，这不像你在法庭上审案子，你可以申请延期，然后，等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再开庭。你说的那件重要事究竟是什么呢？”

罗梅西：“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我得马上去办。”

安那达先生像一株被风暴吹折的大树，软瘫在椅子上了。

安那达："我们不能延期。你想得真好，你这主意真不错！好吧，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可你得自己去向咱们邀请的客人作解释。如果有人问我，我只能说，'这事儿我全不知道。新郎对他自己的事情心里自然有数儿；他会告诉你，他认为什么时候结婚合适。'"

罗梅西只是低着头，两眼望着地。

"这事你已经跟汉娜丽妮谈过吗？"安那达先生接着说。

罗梅西："没有，她现在还完全不知道。"

安那达："你一定得马上告诉她。这是你的婚礼，同时也是她的婚礼。"

罗梅西："我觉着我应当先跟您谈一下。"

"汉娜！汉娜！"安那达先生叫喊着。汉娜丽妮走了进来。"你叫我吗，爹？"

安那达："罗梅西说他有一件紧急的事；他这会儿没工夫结婚。"汉娜丽妮的脸立刻变了颜色，她转过头来望着罗梅西。一个当场被捉获的杀人犯也不会显出比他更为颓丧的神情。

他没有料到，他竟会这样粗率地向汉娜丽妮宣布这个消息，他自己的感觉已使他完全理解，这种赤裸裸的毫无顾忌的宣告，会使她感到如何震惊；但离弦的箭是绝不会再飞回来的，罗梅西知道这支箭已深深地刺进了汉娜丽妮的心。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遮掩住这可怕的真实了，事情是没法改变的——婚礼必须延期，罗梅西有紧急的事要办，但他又不愿说出究竟是什么事。他还能用什么言辞来加以掩饰呢？

"呐，这是你自己的事，"安那达先生转身对汉娜丽妮说。"该怎么办，你们两人去决定吧。"

"我完全莫名其妙，爹。"汉娜丽妮抬头看他一眼就走了出去，那眼神恰像是投在一团乌云上的落日的残晖。

安那达先生拿起报纸来，假装阅读，但他实际是在那里苦苦寻思。罗梅西痴呆地坐了一两分钟，就猛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走进宽敞的起坐间，看到汉娜丽妮正站在窗口，默然凝望着窗外的街道。在每一条大街和每一个小胡同里都有无数的人群像泛滥

的河水一样流过去，即将来临的节日使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闪着喜悦的光辉。

罗梅西不敢立即走近她的身边去，他停留在门口，两眼注视着她那静立不动的形体。敞开的窗子浸浴在秋日的柔光中，那嵌镶其间的身影，变成了他永远也不能忘却的记忆。每一个细节——她的面颊的柔和的线条，她的梳理精巧的发辫，她那披着细发的后颈和发下闪着金光的项链，她那从左肩倾斜下垂呈现出优美波纹的衣服——都在他痛苦难堪的头脑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慢慢向她走过去。她完全不理睬她的情人，只是更痴呆地凝望着街头的景象。他声音颤抖着打破沉寂说，“我一定要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汉娜丽妮从他的语音里觉察到他的悲痛的心情，不禁向他转过身来。

“不要不信任我！”他大声说；“告诉我你永远也不会对我失去信心。上天作证，我决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他这样毫不拘礼地对汉娜丽妮讲话，这还是第一次。

两眼中泪光闪闪，他已经不能再说下去了。

汉娜丽妮抬起头来怜惜地静望着他的脸；刹那间她已化作万种柔情，晶莹的泪珠滚下了她的面颊。这一对情人就这样并立在窗后的角落里，他们的眼光相遇了。虽然彼此未交一语，他们俩却同时感到一种幸福的无间的融洽，这种融洽所带来的欢乐，使他们已有置身天堂之感。

罗梅西不禁松口气深深叹息一声，打破了沉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婚礼延迟一个星期吗？”他问。汉娜丽妮摇了摇头。她并不希望知道。

“咱们结婚以后，我一定把一切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你，”罗梅西说。一听他提到他们的婚礼，姑娘的两颊又不禁微红了。

在那天刚过正午不久，汉娜丽妮准备好一切等待着罗梅西来临的时候，她只是愉快地在想望着他们将如何纵情谈笑，如何密商有关未来的一切，她并且为他们俩的幸福前景轻轻勾画出了一幅鲜明的图画。可决没想到，就在几分钟之后，他们却会在这里重订山盟海



汉娜丽妮的脸立刻变了颜色，她转过头来望着罗梅西。

誓，相对啜泣，默然并立，彼此不发一语；她更不能想象，在这一切之后，却又会得到了心境的无比安宁和彼此的绝对信任。

"你得马上跟我爹谈谈去，"汉娜丽妮说；"他一定烦恼极了。"

罗梅西高兴地走了出去，这时不管有人用什么样可怕的利剑向他刺来，他也准备袒开胸膛去承受。

第 十 五 章

罗梅西一走进房门，安那达先生就极不安地抬起头来。

"如果您把请客的单子给我，"罗梅西说，"我今天一定写信把改期的事通知所有的客人。"

"那你们是决定延期了？"

"是的，没有别的办法。"

"呐，孩子，你听我说，"安那达先生说，"告诉你，这事儿我从今以后决不再过问了。什么事都由你们自己去安排吧；我不能叫人拿我当笑话看。你们是把婚姻大事当儿戏，我这么大年岁，可不能跟你们伙在一起闹着玩儿。客人名单在这儿，你拿去吧。我已经花了好多钱了，这钱大部分都会白费。我可没那么多钱拿来这么糟蹋。"

罗梅西表示，他一定承担一切花销，并措办婚礼中必需的一切。

他正想起身走的时候，安那达先生又接着说，"罗梅西，你有没有打定主意结婚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做律师？我想你不打算呆在加尔各答吧？"

"是的，我想到内地去找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安那达先生："内地？这主意不错。耶塔瓦就很不坏。那地方的气候对肠胃不好的人再合适不过了。我在那边呆过一个月，饭量就比在家里增加了一倍。你知道，孩子，她是我的独生女儿，不跟我住在一起我们是怎么也不能心安的。我所以要你挑选一个气候较好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原因。"

罗梅西既然开罪于他，安那达先生就利用这个机会，迫使他答应

他的一些多少有点苛刻的要求。以罗梅西这时的心情，如果安那达先生提出的不是耶塔瓦，而是契拉·庞基山、是加罗山区，甚至是一个终年处在云雾中的山岭，他也会立刻同意的。

“很好，”他说，“我一定去参加耶塔瓦的律师公会，”接着，在说定由他去通知客人婚礼改期的事以后，他就告辞出来。

他刚一走，阿克谢就来了，安那达先生告诉他罗梅西要把婚礼推迟一个星期。

阿克谢：“真的吗？这怎么可以呢！原定的日子就在后天呀。”

安那达：“当然不应该。谁都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可如今你们这些年轻人什么事干不出来！”

阿克谢摆出一副异常严肃的样子坐在那里，脑子里却急急在那儿盘算。最后，他开口说：“在您认为您已经给汉娜丽妮找到一位好丈夫的时候，他是否也还有些什么短处，您可就完全不过问了。既然要把自己的女儿交托给一个人，对他的一切情况咱们就应该完全弄个清楚明白。即使他是天神下凡，也不能不对他存着几分戒心。”

安那达：“要是对罗梅西这孩子都要加以怀疑，那世界上也就再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阿克谢：“他说了为什么要延期吗？”

“没有，他没有说任何理由，”安那达先生抓抓头皮说。“我问他的时候，他只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

阿克谢转过脸去暗暗冷笑。“我想他对您的小姐总说清了理由的吧？”

安那达：“我想他对她说过。”

阿克谢：“这会儿叫她来问个清楚，不也很好吗？”

“好吧，”安那达先生喊叫汉娜丽妮。她一走进来看见阿克谢在这里，就站到她父亲背后去，不让阿克谢看到她的脸。

“罗梅西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延迟婚期？”安那达先生问道。

“没有，”汉娜丽妮摇摇头说。

安那达先生：“你没有问他吗？”

汉娜丽妮：“我没问。”

安那达先生:“这也真是怪事！你们俩倒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他跑到你面前来对你说,‘我这会儿没工夫结婚了,’你就回答说,‘那好吧,咱们改天再结吧,’说到这儿,你们也就不再朝下谈了。”

这时,阿克谢已站在汉娜丽妮的身旁了。“说实在的,”他说,“要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某种行为明表示不肯说明理由,别人也就很难再追问下去。如果那是可以告人的事,罗梅西自己早就会告诉你们了。”

汉娜丽妮气得脸都红了。“关于这件事,我不要听任何第三者的意见。说到我自己,我对目前的情况完全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说着,她匆忙地走了出去。

阿克谢觉得十分难堪,但他却勉强笑了一笑。“如今的世界作兴这样——好意去帮助一个朋友,你得到的报酬却是一顿臭骂。这进一步说明了,真正的友情是如何难得。我所以说出我对罗梅西的怀疑,只不过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做朋友的应尽的责任,也就顾不得你们会怎么讨厌我、责骂我。看到您有可能遭到任何不幸,我就一刻也不能安心。我得承认,这的确是我的一种毛病。可是,不管怎样,卓健德拉明天就要回来了,要是他听到了那些情况,不为他妹妹的事担忧,那我就从此决不再多一句嘴了。”

安那达先生完全明白,要从阿克谢嘴里打探出罗梅西何以如此作为的真实原因,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但一个人为了探寻奥秘,说不定会引出一阵风暴,而狂风暴雨却是这位老先生天性反对的。

他忿忿地对他的客人说,“你太喜欢怀疑人了,阿克谢！你没有任何证据,为什么要——”

阿克谢的自制能力原本是非常强的,但因为一再受到责难,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您听我说,安那达先生,”他气恼地说,“您总以为我不管说什么话都动机不良！您的意思仿佛是说,我对您那位未来的女婿心怀仇恨,我是在怀疑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我没什么聪明,不会教小姐们哲学。我也不能胡吹说我能和她们谈论什么诗歌;我只是一个极平庸的人。可是,我对您和您家里的人却是始终如一地怀着热爱和尊敬。虽说在别的方面,我比不过罗梅西先生,但有一件事总使我感到非常骄傲,那就是,我从没对您隐瞒过任何事情。我不怕

在您面前露出寒伧相，我可以伸手向您讨一个铜子儿，可我决不能到您家来偷点什么。到明儿您就会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了。”

第十六章

所有的信都发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罗梅西脱衣上床，却始终也不能入睡。他的思想化作了两条不同方向的激流，一条清晰，一条模糊，恰似即将汇合的恒河和朱木拿河的河水。这两条河流的彼此冲击搅得他不得安宁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一阵，最后忽然又掀开被走下床来。

他走到窗前去向窗外凝望。胡同里，一边的房舍是黑森森的一片，另一边却在如水的月光下呈现出鲜明的轮廓。罗梅西站在那里默然沉思。他浑然的心灵，抛开现实环境中的种种纠葛、斗争和无常的变迁，仿佛已飞进了另一个遥远的、辽阔无边的天地，在那里，一切都是永恒的，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调和。

在一种幻境中，他看到生与死、劳与逸、始与终，配合着一种非人间所有的音乐的旋律，不停地从幕后安静的无极之中来到这有限的人生舞台；他更看到从那既没有光亮也没有黑暗的无极中，一对作为爱情化身的男女出现在世界的星光之下了。

罗梅西慢慢爬到屋顶的阳台上去。他把眼睛转向安那达先生的屋子。四处没有一点声响打破这夜的宁静。那屋子的墙壁上、屋檐下、门窗的缝隙中以及铺砌得很粗陋的屋顶上，到处是由月光和暗影交织成的斑斑花纹。这一切是多么神妙！就在这间简陋的房子中，在这熙熙攘攘的城市的中心，却住着一位降格以一个女学生身份出现的天人。

这个都市里挤满了无数像罗梅西这样的人——律师、大学毕业生、外国人、本国人。但为什么别人所不能得到的神恩，偏会落在他的头上？为什么正好是他，而不是任何别的人，能和这女孩子并立在充满深秋的和暖阳光的窗前，在一种幻境中看到天地万物在一片神

秘的、汪洋无边的欢乐之海上浮动？这真是一个奇迹啊！这奇迹改变了他的心灵，改变了他周围的世界！

直到夜深时分，他还一直在屋顶的阳台上来回走动。行将坠落的秋月已隐藏到对面的屋后去，黑暗已淹没大地，但天空却还闪耀着月亮在亲切地向世界告别时撒下的余晖。

夜寒使罗梅西疲惫的身子不禁微微发抖，这时，一阵恐惧忽然向他袭来，占据了他的心。明天，他还得走上生活的猎场去进行战斗。苍天的光滑的面容上，没有留下一丝烦恼的痕迹，月光的宁静没有受到任何骚乱活动的搅扰；夜是那样悄然无声的沉寂，整个宇宙，尽管布满了亿万颗永远在运行中的星辰，却也仍然能得到永恒的安宁；只有人世的喧嚷的斗争是永无底止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人生就是一场对种种困难的无尽无休的斗争，一场以寡敌众的战斗。

这里，一边是无极世界的永恒的安宁，一边却是人世的永恒的斗争！这两者又如何竟可能同时存在？个人的困难已够使罗梅西心烦意乱了，而现在他却更苦苦寻思要想打破这不解之谜。

在化育万物的无极的永恒无边的宁静中，他已经看到了爱的形象。现在，他更看到了这和动乱不安的人生相关连的现实世界的爱情。其间又究竟何者是真实的形象，何者是空虚的幻境？

第十七章

第二天，卓健德拉搭早车从内地赶回来了。那一天是星期六，星期天便将是汉娜丽妮举行婚礼的日子；但他走近家门口的时候，他竟看不出任何意想中的办喜事的景象。阳台上没有用蝶布达树叶结扎的灯彩。事实上，他们家就没有什么地方和简陋破旧的左右邻舍有任何不同。

他担心一定会听到有谁暴病的消息，但他匆忙地跑进屋里去，却又看不出发生什么事情的迹象。给他预备的饭已经摆好，安那达先生面前放着已喝过的半杯茶，正坐在桌边阅读报纸。



一对作为爱情化身的男女出现在世界的星光之下了。

“汉娜很好吗?”卓健德拉一进门就大声问道。

安那达先生:“她很好。”

卓健德拉:“婚礼怎么样?”

安那达先生:“已改在下一个星期天举行。”

卓健德拉:“为什么要改期?”

安那达先生:“你最好问你的朋友去。罗梅西只告诉我们他有要紧的事,不可能在这个星期天举行婚礼。”

卓健德拉心里深怪他父亲不该那么软弱。“我一不在家,爹,你们会把什么事都弄得个乱七八糟,”他说。“他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他的事全由他自己做主。他又没什么很近的亲戚朋友。要说是业务上出了乱子,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不跟你们讲清楚。你们为什么就依他这样胡闹?”

“他这会儿也并没逃掉啊!你自己去问他好啦。”

卓健德拉匆匆喝了一杯茶就跑了出去。“等一等,卓健,”安那达先生朝着他的背影喊叫着,“你干嘛这么急?你什么东西都还没吃哩,”但卓健德拉已经听不见他的叫声了。他一冲进隔壁的屋子就噔噔跑上楼去,一边喊着,“罗梅西!罗梅西!”但他找遍了卧室、起坐间、阳台和楼下的房间,也没找到罗梅西的影子。上上下下找了好一阵之后,他看到了罗梅西的用人;问他主人哪儿去了,他只是回答说,“一早就出门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用人告诉他,罗梅西走的时候带上了出门的衣服,只留下话说他可能得过四五天才回来;但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不知道。

卓健德拉又回到早餐桌边坐了下来,满脸是烦恼的神情。

“怎么样?有什么结果吗?”安那达先生问道。

“还能有什么结果?”他儿子忿然回答说。“人家马上要跟你闺女结婚了,可你对他的行动完全不放在心上;他还是就住在紧隔壁哩!”

“可他昨儿晚上还在这儿哩!”安那达先生说。

“你压根儿不知道他要出门,”卓健德拉嚷嚷说,“他的用人也不知道他到底上哪儿去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鬼花头。这事儿我可真看不上眼,爹。你怎么好像满不在乎?”

看到他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安那达先生也不得不应付应付局面了。

“我真不知道，他这到底是在搞些什么名堂?”他问道，因为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也摆出了一副极严肃的样子。

昨天晚上，安那达先生确实轻轻易易就放过了罗梅西，这个不明世事的青年人当然根本没想到还会有此一变。他以为，他既告诉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办，那就是把一切都说明白了;他现在就这样出去办他急于要办的事，也是因为他相信他那番解释已使他完全有自由任意行动了。

卓健德拉:“汉娜丽妮哪儿去了?”

安那达先生:“她今天早晨比平日下来得早一些，吃完茶就上楼去了。”

“可怜的孩子!”卓健德拉大声叫着说。“我想罗梅西的这种反常的举动一定使她感到丢人透了，她所以也就不愿意见到我。”说完，他便走上楼去安慰他的又羞又恼的妹妹。汉娜丽妮这时原独自躲在宽敞的起坐间里，一听到卓健德拉的脚步声，她就急忙拿起一本书装着阅读的样子。他进来的时候，她便搁下书，很高兴地对他招呼说:

“嗨，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好像精神不太好似的。”

“怎么能好呢?”卓健德拉一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一边大声说。“情况我全都知道了，汉娜。不管怎样，你也用不着发愁;都因为我没在家，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自有办法来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汉娜，我倒要问问，罗梅西对你也没说明理由吗?”

汉娜丽妮感到自己的处境很困难。对阿克谢和卓健德拉的这种怀疑态度，她极为反感，因此也就很不愿意对卓健德拉承认，罗梅西没有对她说明他所以要延迟婚期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她又决不愿意胡乱撒谎。

“他本来打算告诉我的，可我觉得没有知道的必要，”她回答说。

“完全是一种虚骄，”卓健德拉心里暗想，“她就是这么个性子!”接着她大声说，“得啦吧，你也不用害怕;我今天就一定得让他说个明白。”

“可我并没什么害怕的呀，”汉娜丽妮说，随便翻着摊在膝头的

书,“还有,我可不愿意你去逼着追问他。”

“还是那种虚骄的感情在作祟!”卓健德拉想道。“得了,”他说,“这个你不必担心,”说着,他站起身来好像要走的样子。

汉娜丽妮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听着,我决不许你去对他提这件事。不管你们这些人怎么想,我对他可并没什么怀疑。”

这话,卓健德拉听来又似乎不完全像是一种出自虚骄的感情了。由于这时他心里充满了对妹妹的爱和同情,他不禁暗自微笑着想道:“这些念书的小姐们对于世事是全然无知的;书本上的知识,她们是知道不少;但一遇到某种可疑的事情,那就简直是和初生的婴儿一样胡涂!”接着,卓健德拉感到妹妹的这种纯真的信任更显出了对方的欺诈。一时怒火中烧,他更加觉得必须强迫罗梅西说出他的“理由”来。他又一次站起来打算走,但汉娜丽妮连忙拉住了他的一只胳膊。

“答应我,关于这件事,你决不对罗梅西提一个字,”她说。

“且看吧,”卓健德拉回答说。

“没有什么‘且看’的,你得先答应我再走。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什么事需要你担心的。只求你帮我这一点忙吧。”

汉娜丽妮这种一再坚持的态度,使卓健德拉相信她一定从罗梅西嘴里听到过一大篇解释。但这可并不一定说明,他对她所作的解释就真实可信;胡乱编一套话来欺骗她,显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因此他说:“你听我说,汉娜,这并不是什么对谁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一个姑娘要结婚,她的保护人是要负责任的。他也许对你作过某种解释,你现在不愿意说出来,但仅仅那样是还不够的;他还一定得对我们作一番说明。说实在话,汉娜,在目前,我们比你更应该听到他的解释。等到你们结婚之后,我们也就无权过问你们的事了,”卓健德拉说着就匆匆走了出去。

情人们希望用来遮掩他们的爱情之路的帷幕,现在是被撕扯得一丝无存了!罗梅西和汉娜丽妮的关系,按他们两人的痴想,应该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越变越亲密,直到它为他们俩另造出一个世界来,而现在却不料竟变成了一些毫无同情心的局外人攻击的目标。

这一阵风暴的袭击完全扰乱了汉娜丽妮的宁静的心,她连任何亲戚朋友都不愿见面了。卓健德拉走后,她便跑到自己的房里去,在

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孤独地度过了这一天。

卓健德拉刚走出门，就遇见了阿克谢。阿克谢一见面就对他说："好啊，卓健，你已经回来了！那事儿你听说了吗？你是怎么个想法？"

卓健德拉："对这件事，我已经想得够多了；我没有意思再去谈论它，平空作一番毫无意义的胡猜乱想。这会儿已不是坐在茶桌边细细琢磨别人的心理问题的时候。"

阿克谢："我对细琢细磨之不感兴趣，你知道，是和我对心理学、哲学或者对诗歌差不多的。我是个只讲行动的人——我要来和你谈的也正是这个。"

"很好，我也认为需要行动，"性情急躁的卓健德拉回答说。"你能告诉我罗梅西上什么地方去了吗？"

"我能。"

"他在哪儿？"

"这会儿还不能告诉你，"阿克谢说。"今天下午三点钟，我可以让你跟他见面。"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儿？"卓健德拉大声叫着说；"你们这些人全都这么鬼鬼祟祟的。我出去度几天假期，刚一转身，一个个好像都变出了一副可怕的神秘的嘴脸。得啦，阿克谢，别跟我要那一套了！快讲出来吧，伙计！"

阿克谢："听你这样讲，我很高兴。我就因为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已经惹下了许多麻烦。你妹妹不愿再看我一眼，你爹一见我就骂，说我天性多疑，罗梅西先生要见到了我也决不会是因为高兴直跳起来。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了，可我很怕你。你不是个惯于细致地分析问题的人。你的脾气是说干就干。我天生的体质就软弱可怜，可没法跟你比！"

卓健德拉："你听我说，阿克谢，我实在不耐烦听这一套拐弯抹角的话。我知道你心里有话。干嘛不直说出来，偏要这么吞吞吐吐的？快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快说吧！"

阿克谢："好吧，让我把这件事从头讲给你听；这里面大部分对你还都是新闻哩。"

第十八章

罗梅西在达依拍拉租下的房子还没有满期，他一直也没想到把它转租出去。在他近几个月来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中，经济问题根本就无足重轻。何况，不管怎样，卡玛娜离开学校的时候，也总还得有个住处。因此，那天他一清早就跑到这边房子里来，把屋里打扫一通，补充了一点必需的褥子和被盖，并把那早已空着的橱柜又装满了食品。

在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之后，还得几个小时卡玛娜才会来到。为了打发掉这一段时间，罗梅西于是躺在一条木凳上冥想着未来的生活。他从来也没到过耶塔瓦，但西北部的自然景象各地都非常近似，所以，他也并不难于在自己的心目中为他未来的家描绘出一幅轮廓清晰的图画——城郊附近的一所平房，前面是一条两旁栽有树木的宽阔的大道；大路那边是一片广阔的田野，到处点缀着水井和守望台，在庄稼快成熟的时候，农人们就坐在上面守望着雀鸟和野兽；耐心的牛整天忙着从水井里把水绞起来灌溉土地，水车上的轮子永远不停地发出悲惨的叫声；有时一辆马车从大道上驶过，掀起一片尘土，马身上的铃铛搅破了灼热的旷野中的沉寂。可是，一想到汉娜丽妮可能要孤独地在那所平房里，在那所为防止暑热侵袭而将门窗紧闭的平房里，度过许多无聊的午后的时刻、痛苦地思念着自己的家乡，他立刻感到非常不安起来。除非卡玛娜能经常在他妻子身边，他决不能把她放到那样一个可怕的环境中去！

罗梅西拿定主意在他结婚之前，决不对卡玛娜提及此事。将来汉娜丽妮一定能伺机以无限的柔情推心置腹地慢慢对她说明她目前的真实处境——尽可能毫无痛苦地为她打开命运之神套在她身上的错综复杂的罗网。到那时，卡玛娜就已远离家乡，并已和自己的戚友断绝关系，她一定会毫无痛苦、毫不勉强地安然在他们的那个小家庭里生活下去了。

到正午时候，胡同里已是一片宁静。工人们已经上班去了，闲暇无事的人都准备去睡午觉。即将来临的冬日的寒气似乎已经杀减了暑热的炎威，眼看就要来到的节日使得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欢欣的气息。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来搅扰罗梅西在冥想中勾画自己的幸福的远景，他更是毫不吝惜地尽量使上了各种鲜艳的颜色。

他的梦终于被一阵车轮的隆隆声打断了；一辆敞篷车开到他的门口停了下来。罗梅西知道这是学校送回卡玛娜的校车，他的心立刻急急跳动起来。他应该怎样接待卡玛娜呢？他们两人有什么共同的谈话资料？她对他的态度又会怎样呢？这都是些使他非常不安的问题，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的两个用人是早在楼下等待着的。现在他们抬着卡玛娜的一口大箱子先走上来，把箱子放在阳台上。卡玛娜跟在他们后面，但她一走到门口就停住了。

"快进来呀，卡玛娜，"罗梅西说。卡玛娜虽然颇为踌躇了一阵，最后也终于走进屋里来。罗梅西原计划让她在学校里度过假日，这种显然对她冷淡的态度已使她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有这件事耿耿于怀，再加上长时间的分离，她对他自不免有一种疏远的感觉。因此卡玛娜进屋以后，始终也不肯抬头看罗梅西一眼，只一味呆呆地望着门外。

但卡玛娜的面容却使他感到非常吃惊；他简直觉得眼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她的改变真是惊人。她像一株幼小的嫩苗，很快就已完全成长起来。现在这个农村姑娘的滚圆的四肢上已失去了原有的壮健的色泽。在她的脸上已再看不到那种浑然一团的稚气，却只显得眉目清秀、轮廓分明。她面颊上原有的如漆的光彩已被一种憔悴的神色所代替，在她的步态和举止中更增添了一种悠闲大雅的气派。

进来以后，微偏着头站立在一面敞开着的窗子前面，让秋日午后的清光在她的脸上闪耀。她没有戴帽子，用红缎带扎结的发辫垂肩搭背，一件番红花色的美里诺呢的长袍紧裹着她的尚未充分发育的身体。

罗梅西静静地注视着她，默然无语。

几个月来，卡玛娜的美对他原只剩下一星淡淡的记忆了，现在再加上这新增的秀丽，在无限惊异之余，他真感到自己已无力抗拒她那

美的诱惑。

“坐下吧，卡玛娜，”他吩咐她说。卡玛娜一句话没说就坐下了。

“学校里怎么样？”他接着说。

“很好，”她冷冷地回答。

罗梅西在极力思索着寻找话题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想，”他说，“你一定还是很早吃过东西吧。这里已经给你预备好饭了。要不要我叫他们给你送到这儿来？”

“不用，谢谢你，”卡玛娜说。“我动身之前已经吃过东西。”

“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吃吗？”罗梅西问道；“要是你不愿意吃甜食，这儿有水果——苹果、石榴、番荔枝全有。”

但卡玛娜只是摇摇头。

罗梅西又一次注视着这女孩子的脸。她那时正微低着头在看她的英语读本上的图片。美丽的面容正好像是风水先生手中的藤杖，它能使四周潜伏着的美立即显露出来。柔和的阳光在那一刹那间似乎已变成了有知觉的生物；秋天也似乎忽然具有了一定的形象。像太阳约束着一切行星一样，这女孩儿使得天空、大气、光线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她活动，而她自己却颟顸地、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一本教科书上的图片。

罗梅西匆忙地跑出去拿来一满盘苹果、梨和石榴。

“你好像是什么都不要吃了，卡玛娜，”他说，“我可饿得很，我实在等不及了。”卡玛娜不禁笑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微笑的光辉立刻冲散了漂浮在他们两人之间的迷雾。罗梅西拿起一把小刀开始削苹果，但他的手原是干任何事都极不灵巧的，他在削切水果时所表现的贪馋的匆忙和笨拙的姿态，叫卡玛娜实在看不上眼，她禁不住噗嗤地笑了。

听到她纵情欢笑，罗梅西自然颇为高兴。“我想你是笑我削不来苹果吧，”他说。“好吧，你且让我看看你倒是削得怎么个好法。”

“要是有一把水果刀，我一定能削，”卡玛娜说。“这么个小刀子，我可使不来。”

“我想你是以为咱们这儿没有水果刀吧，”罗梅西说，一边喊进一个仆人来问他有没有。“哦有的，先生，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厨房里

的用具全都搬过来了，"他回答说。罗梅西立刻吩咐他，"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拿来。"

水果刀拿来以后，卡玛娜就脱掉鞋坐下来，打开刀，很快把那个苹果削好；接着又开始把它一片片切开。罗梅西面对她坐着，从盘子里拈起一片一片的苹果来往嘴里送。"你自己也该吃一点啦，"他说。

"不，谢谢你，"卡玛娜说。

"那我也不吃了。"

卡玛娜抬头看看他。"得啦；你先吃，你吃完了我再吃。"

"可决不许说假话，你不是在骗我吧？"罗梅西说。

"不，我不说假话，"卡玛娜回答说，使劲摇着头。

罗梅西听她这样说，感到很满意，他于是又从盘里拈起一片苹果来放进嘴里去。

但就在这时，他偶一抬头，却马上呆住了。他看到卓健德拉和阿克谢正面向着他站在门外。

阿克谢首先开口了，"请原谅，罗梅西先生。我们原以为你是一个人在这儿。卓健，咱们很不该不先通知一声就这么跑进来了。走吧，咱们先到楼下去等一会儿。"

卡玛娜一惊之下，丢掉手里的刀子，立即站起身来。那两个人正挡住了门口的去路。卓健德拉略一闪身，让开了一条道儿；但他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卡玛娜的脸，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卡玛娜慌张地逃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第 十 九 章

"罗梅西，那女孩子是谁？"卓健德拉问道。

"我的一个亲戚，"罗梅西回答说。

"什么亲戚？"卓健德拉又问；"她不像是你家的长辈，我想你们俩的关系总不是完全以彼此的感情为基础的吧。所有你的亲戚，你都跟我谈起过，可我从没听说你还有这么个亲戚。"

“别那么说，卓健，”阿克谢插嘴说。“当然有些事情，就是对自己的朋友，也得要保守秘密的。”

“呐，罗梅西，”卓健德拉说，“这真是一个重要的秘密吗?”

罗梅西的脸立刻红了。“是的，这是一个秘密，”他说。“我希望你不要跟我谈论这个女孩子的事。”

“可是不幸得很，”卓健德拉回答说，“我恰好只希望跟你谈谈关于她的事。如果你没有和汉娜丽妮订婚，那我既没有必要调查你的家谱，你也可以随意去保守你的秘密。”

“我现在只能这样对你说，”罗梅西说;“世界上决没有任何人和我的关系能妨碍我完全无愧于心去跟汉娜丽妮结婚。”

卓健德拉:“从你那方面看，也许没妨碍，可是从汉娜丽妮的家人的角度来看，很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只要问你一句话——你究竟同她有没有亲戚关系，你为什么要把她藏在这么个地方?”

罗梅西:“如果我告诉你为什么，那也就依然是说出了那个秘密。求你相信我的话，暂时别再问什么理由，不成吗?”

卓健德拉:“这女孩子的名字是不是叫卡玛娜?”

罗梅西:“是的。”

卓健德拉:“你有没有对人说她是你太太?”

罗梅西:“我对人说过。”

卓健德拉:“那么，你还能希望我相信你的话吗?你对许多人说过她是你的太太，这会儿你却又对我们说她不是。在教人说老实话方面，你这可真算不得一个好榜样。”

阿克谢:“那你是说，在大学里作演讲的时候，咱们不便拿他讲的这些话当做诚实的例证加以引用罢啦。可不管怎么说，我亲爱的卓健，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情势所迫，对不同的人讲完全不同的两套话，也许是有必要的。这两套话中总有一套是真实的。所以，也许罗梅西先生刚才对你讲的确是真话。”

罗梅西:“关于这件事，我不准备对你们再讲什么。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我如果和汉娜丽妮结婚，决没有任何地方对不起她。我有很充足的理由拒绝讨论关于卡玛娜的事。不管你们对我的行为如何

怀疑,我要那样做总是不对的。要是这件事只关系到我个人的幸福和名誉,那我一定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们。可现在,我要那样做就会危害到另一个人的前途,所以我只能拒绝作任何回答。”

卓健德拉:“这些事情你全都对汉娜丽妮说过吗?”

罗梅西:“没有,在我们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告诉她。如果她愿意的话,这会儿要我去对她讲也行。”

卓健德拉:“那么,我现在可以问卡玛娜几个问题吗?”

罗梅西:“那可绝对不行!如果你认定我犯罪了,你可以判我任何你认为合适的罪名。卡玛娜是完全无辜的,我不能让她到这儿来受你审讯。”

卓健德拉:“现在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讯问任何人。全部事实我已经完全明白。你自己的证词就已经够了。我现在明白地告诉你,你要再敢走进我家门口一步,可别怪我对你太不客气!”

罗梅西的脸色立刻变得一片铁青,但他一个字也没有讲。卓健德拉却又接着说了:“我还有几句话告诉你。你决不许给汉娜丽妮写信或和她有任何来往——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你要是写一封信给她,我就把你现在想要保守的秘密全部公开,证据我是全有的。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你和汉娜丽妮的婚约为什么解除了,我可以回答说,因为我不同意你们的婚姻;我可以不说出真实的原因来。可你要是不当心点儿,整个这件事马上就会嚷嚷得什么人都知道!你也许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宽容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作为。不要以为我对你还有什么同情;我所以这样轻轻放过你,只是因为这件事关系着我的妹妹汉娜丽妮。我对你最后的一句话是,你在谈话中和行动中,永远不许表示你和汉娜丽妮曾经有过朋友关系。我现在也没有意思要你对我保证,那是没有用的;在看到你的这种欺骗行为之后,我也决不会再希望从你嘴里听到一句诚实话。不过,要是你还存有一分羞耻之心或被人揭发的恐惧,那我想你也不会有意或无意漠视我的警告的。”

阿克谢:“得啦,卓健,得啦!你一点都不为罗梅西先生难过吗?你瞧你讲了半天,他一句话也没说呀!咱们最好走吧。别在意,罗梅西先生,我们这就走了。”

卓健德拉和阿克谢走了出去，留下罗梅西独自痴呆地站在那里。当他的被惊呆的神思慢慢恢复正常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出去好好散散步，到旷野中去仔细思考一下眼下的局势；但一转念他又想到他不能让卡玛娜一个人呆在这么个极生疏的地方。

他走到隔壁房间里去，看到那女孩子坐在窗前，一手拉开一面百叶窗，正在观望着大街上的景象。一听到罗梅西的脚步声，她就把窗子关上，转过头来；罗梅西在地板上蹲坐下来。

"那两个人是谁？"卡玛娜问；"他们今天早晨还上我们学校去来着。"

"上你们学校里去过，真的吗？"罗梅西大声叫着说。

"真的，"卡玛娜说。"他们刚才在跟你谈些什么？"

"他们问我，你跟我是什么关系。"

卡玛娜从来也没有机会坐在自己的婆婆面前，听她告诉她一个年轻的妻子在什么样场合应该表示羞怯。但尽管如此，她的本能仍使她一听到罗梅西的话就不禁脸红了。

"我告诉他们，"他接着说，"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卡玛娜认为这种玩笑实在没有意义。她转过脸去生气地大声说，"别胡说了！"

罗梅西心里盘算着，他这会儿究竟能不能把全部情况告诉卡玛娜。

但就在这时，她却突然站起身来叫喊着说，"你瞧，老鸹子要把你的水果叼走了！"她匆忙地跑到外屋去，赶走了老鸹子，把水果盘端进来。"你不再吃一点儿吗？"她问道，一边把水果盘放在他的面前。

罗梅西这时已完全没口味了，但她对他所表示的这种关怀，也使他不禁有感于心。"你不吃一点吗，卡玛娜？"他问。

"你先吃，"她回答说，完全遵守着做妻子的规矩：决不在丈夫吃完之前先吃一口。这原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因为罗梅西神情紧张，他看到这天真的女孩子现在还如此痴心，几乎难过得流下泪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得竭力控制住自己，又开始吃了一些。吃完后，他说，"咱们今天夜晚，卡玛娜，一定得离开这儿回到家乡去。"

一听这话，卡玛娜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我不愿意到那边去，"

她说。

罗梅西："你愿意呆在学校里吗？"

卡玛娜："不，千万别再送我回学校去；那些姑娘们老要问我关于你的许多问题，弄得我难为情死了。"

罗梅西："你对她们讲了些什么？"

卡玛娜："我什么也没讲。她们老问我你为什么要让我留在学校里过假期。我……"卡玛娜没法再说下去了。一回想起这件事，她受伤的心又开始发痛了。

罗梅西："你为什么不告诉她们，我并不是你的什么人？"

卡玛娜不耐烦地拿眼角看了他一眼。"别胡说了！"她又一次叫着说。

"天哪，我该怎么办呢？"罗梅西在心里诘问自己。藏在他心中的话语像躲在肠胃中的一条虫子，现在正想咬开一条道儿钻出来；这过程是痛苦的。一大堆烦恼的问题实在弄得他神思迷乱了。这会儿卓健德拉已对汉娜丽妮讲了些什么呢？汉娜丽妮听到那些消息，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能有什么办法把事情的真相对她解释清楚？他自己又如何能忍受长时期和汉娜丽妮分离的生活？他烦乱的心是根本想不出任何答案来了。

他现在只肯定知道，他和卡玛娜的关系已变成了在加尔各答的朋友和敌人们的百谈不厌的话题。他自己告诉人卡玛娜是他的妻子，这种错误的作法当然使那早已流行的谣言更增加了惑人的力量。他一天也不能再和她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

他这种心不在焉的神情，卡玛娜当然不会不注意到，她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

"你到底因什么事情心里不安呢？"她问。"你要是一定要回到家乡去住，我也愿意跟你去。"

这姑娘甘心放弃自己的愿望以服从他的意旨，使罗梅西更感到一阵心痛。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又使他嘀咕起来。他于是又心不在焉呆呆地望着卡玛娜，根本没有回答她刚才的问话。卡玛娜感到她必须严肃地来对待目前的情况了。"我说，你所以烦恼，总不是因为我不愿意留在学校里过假期吧？"她问道。"求你告诉我实话！"

“告诉你实话，”罗梅西回答说，“我只是因为自己的事烦恼，并不是因为你什么。”

罗梅西以极大的努力使自己脱出那些混乱思想的羁绊，开始专意去和卡玛娜谈讲。“现在我问你，卡玛娜，”他轻快地说，“告诉我这些天来你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

卡玛娜马上就开始卖弄自己的学问了。她当做一件大新闻对罗梅西炫耀说，她现在已经知道了地球是圆的！罗梅西立即对这个问题表示怀疑，并且问她那怎么可能。卡玛娜于是圆睁着两眼说：“嗐，我们书本上这么说的；那课书我们已经全学完了。”

“真有这种事！”罗梅西装出很吃惊的样子。“书上这么讲的，是吗？那本书有多大？”

这问题可使卡玛娜颇为生气了。“那本书不很大，可那是正式印好的书，上面还画得有图！”这显然是一个无容争辩的明证，罗梅西只得认输了。

卡玛娜在详细地讲完了她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之后，接着就谈到女同学和教师们的一些事情，谈到学校里的一般生活情况。罗梅西这时已又堕入心不在焉的状态中，但他也偶尔哼哼两声表示他还在听着；有时，他凭模糊听到的一句半句，也随便提出一两个简单的问题。但最后，卡玛娜终于忽然大叫着说，“你压根儿没心思听我讲话，”她生气地站了起来。

“呐，呐，卡玛娜，”罗梅西连忙说，“不要生气；我今天不知怎么总不对劲儿。”

“你不舒服么？什么地方不好受？”卡玛娜问道，又向他转过身来。

“也不真是怎么不舒服；说不上真有什么病；有时候觉得好像有些不舒服似的。你再讲下去吧。”

“你愿不愿意看看我的地理课本上的图画？”卡玛娜问道，一心想拿她新学来的一点知识供他消遣。

罗梅西显出很热心的样子要她赶快去拿。

卡玛娜马上去拿来她的书，把它打开来放在他的面前。“你现在看到的这两个球体，”她开始讲述说，“实际上就是一个。你知道，一

个人没法同时看到一个圆形物体的两面。”

罗梅西摆出一副深思的样子。“平面的东西也是一样，”他说。

“所以，东西两半球在这个图片上就只好分成两个来画，”卡玛娜接着说；他们就这样度过了假日中的第一个黄昏。

第二十章

安那达先生虔诚祷告，希望卓健德拉能带回一个好消息，让一切误解立即消除。卓健德拉和阿克谢一走进屋子，他马上神经紧张地抬起头来望着他们。

“你听哪，爹，”他儿子开口说，“我真想不到你竟会让罗梅西胡闹到这种地步。要是我能早料到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当时根本就不会介绍你认识他。”

安那达先生：“你自己一直老对我说，要是汉娜丽妮能和罗梅西结婚，你一定会多么高兴。你要是阻止这件事，为什么——？”

卓健德拉：“自然我从来也没想到要阻止这件事，可是——”

安那达先生：“我看不出这里还有什么‘可是’不‘可是’的！咱们只能要么让这件事发展下去，要么立刻阻止它；决没一条什么中间的道儿呀。”

卓健德拉：“可是，让这件事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

阿克谢忽然带笑地插嘴说，“有些事情是会自己向前发展的；用不着别人去推动它。它会像一个球一样越鼓越大，一直到随时都会爆炸的程度。可不管怎么说，‘打翻牛奶锅，痛哭也无益，’咱们现在最好还是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你们到底见到了罗梅西没有？”安那达先生着急地问。

卓健德拉：“怎么没有！我们看到他舒舒服服呆在自己家里，并且还跟他的太太见面了。”

安那达先生完全惊呆了。“跟他太太见面了？”他缓过气来的时候，重复着他儿子的话。

卓健德拉："是的，罗梅西的太太。"

安那达先生："我真不明白，哪个罗梅西的太太？"

卓健德拉："咱们的那位罗梅西！他前次回家，就是去结婚的。"

安那达先生："我以为他父亲一死，那件事就算完结了呀。"

卓健德拉："他在他父亲死去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安那达先生坐在那里，摸摸头，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既然那样，那他就不能跟咱们的汉娜结婚！"他略停了一会儿之后说。

卓健德拉："所以我们要说——"

安那达先生："不管你们怎么说，事实总是事实：为这个婚礼，差不多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写信通知所有的人，这个星期天不能举行，改在下星期天。难道这会儿又写信去告诉人家说压根儿不举行了吗？"

"咱们用不着再推延下去了，只要作一个小小的改变，咱们的一切安排在其他方面仍可以完全照旧，"卓健德拉说。

"你能怎么改变？"安那达先生惊奇地问。

卓健德拉："这当然是明摆着的事。咱们必须得另找一个新郎来代替罗梅西，然后，在下星期天，完全按照原计划举行婚礼。要不然，咱们以后真没法抬起头来见人了。"说到这里，卓健德拉抬头看了阿克谢一眼。

阿克谢这时却显得非常彬彬有礼的样子，两眼望着地上。

安那达先生："时间这么急促，你哪儿去另找到一个新郎呢？"

卓健德拉："那个你用不着担心。"

安那达先生："可你一定得得到汉娜的同意才行啦。"

卓健德拉："在听到罗梅西的那些事情以后，她当然会同意的。"

安那达先生："好吧，你认为怎么最好就怎么办吧，可不管怎样，这终归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罗梅西很有钱，他头脑聪明，又受过很好的教育。就在昨天，我们还说定，在他们结婚之后，要他到耶塔瓦去做律师，瞧瞧这一夜之间，事情有多大的变化！"

卓健德拉："得啦，爹，你可以不必再为这种事情伤脑筋了。如果罗梅西愿意，让他到耶塔瓦当他的律师去吧。我最好马上把汉娜叫来。咱们不能再耽误了。"

他走了出去。一两分钟后，他同汉娜丽妮一道儿走了进来。阿克谢躲在一个角落里，借书架掩住自己。

“坐下来，汉娜，”卓健德拉说，“我们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

汉娜一句话没说，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准备静听他们审讯。

“你有没有注意到，罗梅西的行为实在有些很可疑的地方？”卓健德拉开始说，他想尽量和缓地把那个消息慢慢告诉她。

汉娜丽妮摇了摇头。

“他要把婚礼延迟一个星期；他这样做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他为什么竟不能告诉咱们？”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的，”汉娜丽妮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你说得完全对；他确有他的理由，可这不更使人觉得可疑吗？”

汉娜丽妮摇摇头，表示她并不那样想。

卓健德拉看到自己家里的人竟会如此盲目地信任罗梅西，心里实在非常生气。他不预备再吞吞吐吐地谈下去了，于是就单刀直入地对她说：“你还记得，那一回罗梅西跟他爹一道儿回家乡去的事吧？从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咱们自然不能不觉得他的态度有些奇怪。同时，你也知道，从前他住在咱们隔壁，每天准要到咱们家走两趟，可后来他又回到加尔各答来的时候，却在离咱们好几英里远的地方住下，总也不肯上门了。在那种情况下，你和爹可还照样信任他，还跟过去一样邀请他搬回老地方来住。要是我在家，这种事情就决不可能发生。”

但汉娜丽妮仍然一句话也不讲。

卓健德拉：“你们有没有谁想到过要打听打听他那种反常行为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对他的行为有过一丝一毫奇怪的感觉！你们对他可真叫信得过啊。”

但汉娜丽妮仍然沉默着。

卓健德拉：“那么好，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生来的天性压根儿不知道对任何人发生怀疑。现在我只希望你完全相信我要告诉你的话。我亲自到那个女子学校去过了，已经弄清楚罗梅西的太太是在那儿寄宿的一个学生，他早已和学校商量好，要让她在假期中也留在学校里。可是两三天以前，他忽然收到女校长的一封信，告诉他，她

不能让卡玛娜——也就是罗梅西的太太——留在学校里过假期。这对他真叫是一声闷雷吧;学校今天已经放假了,一辆校车把卡玛娜送到了他们在达依拍拉租下的宅子。我到那儿的时候,正赶上卡玛娜拿刀削着苹果,罗梅西却坐在她前面的地板上从她手里把一片一片的苹果接过来往嘴里送。我要罗梅西把这件事对我解释解释,可他说他根本不能同我们谈这个问题。要是他有丝毫的意思否认卡玛娜是他的太太,咱们也还可以权且相信他的话,设法消除我们对他的怀疑,可他实际是既不肯承认也不肯否认。在看到这些情况之后,你还能够照旧对他表示信任吗?”

卓健德拉瞪着两眼看着他妹妹的脸,等待回答。她的脸色已变得可怕的苍白,她使尽全身的力气,用两手紧抓着椅子的扶手。不一会儿工夫,头往前一栽,她就昏倒在地上了。

安那达先生这时真是肝肠寸断。他把女儿的头扶起来搂在自己的怀里,一边大声叫喊着,“这是怎么啦,亲爱的,这是怎么啦? 你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那完全是瞎胡扯。”

卓健德拉把他父亲推到一边去,连忙把汉娜丽妮扶到沙发上坐下。他拿过一罐清水来,洒在她的脸上,阿克谢则拿着一把扇子使劲给她扇着。

汉娜丽妮很快就睁开眼睛,抬起头来惊惶地望着他们。她忽然转向她父亲喊叫着说,“爹,爹,求你叫阿克谢先生走开吧。”

阿克谢立刻放下扇子,走到外面过道里去。

安那达先生紧偎着汉娜丽妮在沙发上坐下来,轻轻抚摸着她的头颈。“哦,亲爱的,哦,亲爱的!”他这时只剩下唉声叹气的份儿了。

忽然间,她两眼噙满眼泪,胸部一起一伏地抽噎起来。她伏身在父亲的膝上,希望借此压抑住心中无法倾泻的悲哀。

“别难过了,亲爱的,别难过了,”安那达先生语不成声地说。“我对罗梅西知道得很清楚,他决不会欺骗咱们的。卓健准定是弄错了。”

卓健德拉实在忍耐不住了。“不要再拿这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去骗她了,爹,”他叫喊着说。“你这会儿还怕刺伤了她的感情,结果只会对她更坏。让她去对这件事好好想一想吧。”

汉娜丽妮从她父亲的膝上抬起头，坐起身来看着卓健德拉的脸。“我老实告诉你，在我听到他自己亲口对我讲说这些事以前，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的，”说着她就歪歪斜斜地站了起来。安那达先生惊叫一声，立刻赶过去扶住她，才使她没有摔倒下去。

汉娜丽妮扶着他的一只胳膊，让他搀着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

“请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爹，我也许能睡一觉，”她说着便在床上躺了下来。

“要不要叫你老保姆来给你扇扇？”她父亲问她。

“不用了，谢谢你，我愿意一个人呆一会儿。”

安那达先生于是退到她隔壁的一间房里去。他想起了汉娜的母亲，她在这孩子才只三岁的时候便死去了；他更回忆起她在世时的那种热忱、耐性和永不衰竭的兴致。这些年来，他一直为这个女儿尽心竭力担任着母亲的职务，眼看她一天天已长得和她死去的妈妈一个模样，而由于为她的前途忧虑，他的心都已经碎了。这时，他的思想冲破了隔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墙壁，他觉着自己已站在受尽折磨的女儿的面前，对她讲着话。“亲爱的，我祈求上天消除你一生的魔障，愿你永远都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我祈求上天，让我在和你的妈妈见面以前，能看到你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安家立业！”他止不住扯起衣襟来擦抹着自己的潮润的眼睛。

卓健德拉是一向看不起女人的才智的，这一天发生的事只使他更坚信他的想法正确。女人对如此明显的证据都可以全不相信，你还能拿她有什么办法？如果碰上了和个人幸福有关的事，一个女人甚至会连二加二等于四都加以否认。要是理智告诉她黑的是黑的，而爱情告诉她黑的是白的，那可怜的理智就会立即遭到唾弃。至于为什么尽管世界上有那么多女人，而一切事情却还能照样进行，卓健德拉就完全没法理解了！

他向阿克谢招了招手。

阿克谢侧着身子走进屋里来。“所有的话你都听到了。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卓健德拉问道。

“你为什么把我扯在里面，老兄？这事儿跟我有什么相干。这些天来，我一直都没肯多一句嘴。这会儿可把我也弄得搅在里面，这实

在太没道理了!”

卓健德拉:“得啦,你有什么要抱怨的,以后再说吧。这会儿,我真没法想象,除了说服罗梅西,让他亲自去对汉娜丽妮说个清楚明白,咱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阿克谢:“你疯了吗?你怎么能希望一个人——?”

卓健德拉:“要是咱们能让他写封信告诉她,那就更好了。这件事必得你去办。可你得马上着手进行。”

阿克谢:“我尽量想办法吧。”

第二十一章

那天夜晚九点钟的时候,罗梅西带着卡玛娜坐车向西耳达车站赶去。他特别告诉司机绕行卡鲁托那那边的几条胡同,在车子开过某一幢房子的时候,他急切地把头伸出窗外去看了一眼。他看到那里他所熟悉的一切并没有任何改变。

罗梅西深深地叹息一声,竟惊醒了朦胧睡去的卡玛娜,她立刻问他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罗梅西回答说,一边坐正了身子,直到车子到达目的地以前,他就这样坐着一动也没动。卡玛娜躺在另一个角落里,很快又睡着了。罗梅西这时不禁对她的存在颇有厌恶之感。

他们及时到达车站,马上就在罗梅西预先订下的一个二等车单间里安顿下来。罗梅西把下铺给卡玛娜铺好,把灯弄暗一些,然后关上窗子说,“这会儿早过了你该睡觉的时候了;你最好赶快睡吧。”

“我先坐在这儿看看好不好?等车开了我再睡。”在罗梅西表示同意之后,卡玛娜就扯下面纱来遮住脸,靠近窗户坐在床边上观望着外面来往的人群,罗梅西这时也坐在中间的一个铺位上,心不在焉地向外张望。火车已经开动了,这时他却看到一个刚赶到的乘客急急从月台上跑了过来,他那神态,他仿佛颇为熟悉。

不一会儿,卡玛娜忽然咯咯地大笑起来。罗梅西把头伸出去一

望，只见刚来的那个人挣扎着要爬上已开动的火车，却被站上的一个管理员阻挡住了。最后，他终于爬上车来，而那个管理员却把他的围巾还抓在手里。那晚来的人只得又把身子探出车窗外去接那条围巾，罗梅西这时才认出了他就是——阿克谢。

而卡玛娜却因为刚看到的那场热闹好久还在那里吃吃笑个不住。

"现在已经十点半，车子也已经开动了；你最好赶快睡吧，"罗梅西说。

那女孩子顺从地在床上躺下了，但直到她入睡以前，她还禁不住时而咯咯地笑几声。

至于罗梅西，他可实在看不出这事有什么可笑之处。他知道阿克谢在乡间并没有家；他家的人好几代来都一直住在加尔各答。那么，他究竟为什么那样奋不顾身一定要赶上这趟车呢？惟一可能的解释就只有：他是专门跟踪他和卡玛娜来了。

想到阿克谢可能会跑到他的本村去到处打听，罗梅西心里深感不安；这样一来，他的为人行事无疑将变成那里许多人争辩讨论的话题，整个这件事一定会被说得非常不堪。

他完全可以想象在他那个村子里马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在像加尔各答这样的城市里，一个人总还有办法，像深潜水底的鱼一样躲藏起来，但在只不过像一片浅滩的农村，略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长时期的激荡不安。这情景，他真是越想越觉得可怕。

火车在巴拉克波车站停下的时候，罗梅西把头伸出去望望，他没看见阿克谢下车。在莱哈蒂车站，上车下车的客人都很多，那里面也没有阿克谢。到了波古拉，罗梅西又探出头去，但结果只是又一次感到失望而已。看样子，阿克谢大概不可能在沿途任何其他的车站下车了。

罗梅西虽然很疲倦，但他仍直到很晚才慢慢入睡。第二天一清早，火车到达了哥兰多终点站——坐船到东孟加拉去的客人都得在这里下车——罗梅西下车时却看到阿克谢，头和脸都用围巾包着，提着一个手提包，匆匆忙忙向停在江边的轮船走去。开往罗梅西的村子去的船还得几个钟头才开，但趸船边却另停着一只船，机器已经发动，正一阵一阵地拉着汽笛。"这条船开到什么地方去？"罗梅西

问道。

“向西边去，”是他所得到的回答。

“最远到什么地方？”

“要是河水没问题，一直要开到贝拿勒斯。”

罗梅西立刻上船找了个舱位让卡玛娜呆下来，然后他又匆匆赶到岸上去买来一些准备路上吃的大米和蚕豆、牛奶和香蕉之类的东西。这时，阿克谢已尽力抢先爬到另一条轮船上去，找到一个可以俯瞰来往人群的地方呆了下来。这条船上的其他乘客，知道船一时还不会开行，都还没有意思急急向船上跑；他们呆在河岸上，洗洗东西或洗洗澡来消磨开船前的这段时间，有些人甚至在河岸上支起锅来煮些吃的东西。

阿克谢以为罗梅西一定把卡玛娜带到附近饭店里吃早饭去了，而他自己由于对哥兰多的道路极不熟悉，觉得还是呆在船上比较稳妥。最后船上的汽笛响了，可他仍然连罗梅西的影子也看不见。旅客们开始从木板搭成的活动跳板上源源不断地爬上船来。汽笛越响越急，晚来的旅客都急忙赶着向船上跑，但不管在新来的旅客或已上船的客人中都仍然找不到罗梅西的踪迹。

所有的人都上船了，跳板已被拆掉，船长已发出了启碇的命令，而这时阿克谢却大声叫喊，“我要下船！”船上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理他，幸好这时那船离河岸还很近，他终于一纵身，跳上了河岸。

在河岸上他也仍然找不见罗梅西的影子。到加尔各答去的早车刚刚开出去，阿克谢最后相信，在他挣扎着要上车的时候罗梅西一定看到了他，而他认定他来意不善，于是放弃回乡的念头，又搭早车折回加尔各答去了。要在像加尔各答那样的大城市里去寻找一个人的下落，那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第二十二章

阿克谢极为无聊地在哥兰多呆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搭上了开

往加尔各答的邮车。第二天一早下得车来，他首先就跑向达依拍拉罗梅西的住处，但到了那里他却只看到大门紧闭。打听了一下，别人都告诉他，里面什么人都没有。

接着他又跑到卡鲁托那来，而这边的房子里也空无一人，他于是立刻赶到隔壁安那达先生的家里去，一进门他就对卓健德拉说，“溜掉啦！我没能钉住他。”

“这话怎么讲？”卓健德拉惊奇地问。

阿克谢把经过情形详细地讲了一遍。卓健德拉听说罗梅西就因为看到了阿克谢于是竟同卡玛娜仓惶逃遁，他原来对罗梅西的怀疑，现在更变成了证据确凿的真情。“可不管怎样，”他说，“虽说咱们已有了这样一个证据，可这还是不能解决咱们的问题。这会儿不仅汉娜丽妮，连爹也和她一样满口胡说些什么，除非听到他亲口把那些事讲出来，他决不能放弃对罗梅西的信任。照眼下事情发展的情况看，要是罗梅西今天跑来说，‘我现在还不能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们，’我肯定爹还会毫不犹疑地允许他和汉娜丽妮结婚的。遇上这样一些人，你实在拿他们没有办法！爹不忍心看到汉娜丽妮因为任何事情感到痛苦。要是她这会儿跑去哭着对他说，就算罗梅西已经有太太了，她也一定要嫁给他，我想他也会同意的。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咱们必定得叫罗梅西把他自己的事全部招认出来，而且要越快越好。咱们现在决不能放弃希望。我本来可以自己去进行这件事，可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着手，我很可能只会和罗梅西动起武来打一架了事！得啦，我想你也该先洗一洗，吃点茶去了。”

阿克谢沐浴了一番之后，就坐下来喝茶，脑子里还不停地在思量这件事。但忽然安那达先生引着他女儿走进来，打断了他的思想。汉娜丽妮一看到阿克谢，立刻又转身退了出去。

“汉娜真是太不像话了！”卓健德拉极生气地叫着说。“爹，你实在不能再鼓励她这种无礼的举动了。你一定得叫她留下，”说完，他就叫着，“汉娜！汉娜！”但汉娜丽妮已经走上楼去了。

阿克谢这时却插嘴说：“我认为你只是在给我增添麻烦，卓健。要是你从今以后别再当着她提到我，我想情况会更好得多。一切让时间来慢慢替咱们安排吧。要是你老这么威吓她，结果只会造成一

种无法挽回的局面。”

阿克谢吃完茶，就告辞走了。这个青年人的耐性真是没有底止的。他看到风向不利，就知道瞎忙也是白搭，惟一的办法是坐下来等待时机。他的性子更是异乎寻常的平和。受到别人的侮弄，他既不会怒目相向，也不会愤然走开。他的得天独厚的脸皮使他对别人的责骂和冷淡完全无动于衷。朋友们即使以最不客气的态度对待他，他也仍然能面不改色。

阿克谢刚一走，安那达先生就把汉娜丽妮叫下来吃茶。她两眼深陷，面颊已完全失去了旧日的光彩。走进屋里来的时候，因为她实在不愿看到卓健德拉的脸色，始终也没有抬头。她知道，他对她和罗梅西都非常怨恨，而且已对他们两人作下了毫不留情的断语，因此她总极力避开他的眼睛。

爱情虽然一直支持着汉娜丽妮对罗梅西的信任，却也未能完全压抑下理智的呼号。两天前，她愤然离开卓健德拉的时候，曾对他再度申说了她对罗梅西的信赖，但几个辗转反侧的不眠的黑夜却已使她的信心慢慢在减弱了。

说实在话，对于罗梅西的离奇行为，她自己也想不出可以信服的解释。她只竭力想不让怀疑冲进她的坚强信念的堡垒，但怀疑却又始终不停地攻打着这堡垒的大门。在极不利于罗梅西的毁灭性的证据攻来的时候，她只能像母亲保护孩子一样把她对他的信任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中。但是天哪！她是否能够长时期坚持下去呢？

安那达先生这天夜晚又睡在和汉娜丽妮的卧房相连的一个房间里，他知道她是如何梦寐不安地度过了那个夜晚。他好几次走进她的房里去，都看到她仍然睁着两眼。他不安地问她几句话的时候，她却总回答说，“你为什么还不睡呢，爹？我已经觉得困极了；刚才我就差点儿要睡着了。”

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起来跑到屋顶阳台上去散步。罗梅西的住房的门窗都紧紧关闭着。太阳慢慢爬上了附近屋宇的东檐，但对于汉娜丽妮，这新生的一天仿佛是那么无聊、无趣、甚至令人厌烦，她不禁在阳台上一个角落里坐下来，双手掩面，泪流不止。这一天，她的爱人是决不可能来看望她了。甚至在节日的黄昏她也不能想望他的



阿克谢把经过情形详细地讲了一遍。

来临；过去她还可以感觉到，他是近在身边，就在隔壁的屋子里，而现在，连这种空虚的安慰也完全被剥夺掉了。

“汉娜！汉娜！”父亲的叫喊声使她不禁一惊。她连忙擦去了悲伤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回答说，“我在这儿，爹。”

“我今天起来晚了，”安那达先生说着，爬上阳台，走过去轻抚着她的肩背。

女儿的事使他彻夜忧虑不安，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朦胧睡去。不久太阳照在他的脸上又把他惊醒了，于是他匆忙地洗过脸之后，就马上去看望他的女儿。他先到她房里去，房里是空的；看到她仍这样追求着孤寂的生活，他不禁又感到一种新增的痛苦。

“下去喝茶吧，亲爱的，”他说。

汉娜丽妮实在不愿和卓健德拉面对面坐在一张茶桌上，但她知道，她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反常表现都会使她的老父痛苦不安，同时，每天由她给父亲倒茶差不多已成了习惯，现在她更不愿对他有失敬意。

他们走近客厅门口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屋子里跟卓健德拉讲话，她心里不禁忽然一动，想到很可能是罗梅西来了，因为别的人似乎不可能来得这么早。她浑身颤动着，走进了那间屋子，但抬头一看——阿克谢！这使她再也忍受不住了，一转身就跑了出去。后来，她父亲又把她拉了回来，她也就只好始终紧贴他的椅子站着，全神贯注地给他弄茶。

她这种作为使卓健德拉气恼万分。汉娜竟会因为罗梅西的那种绝情绝义的行为如此悲伤，这真是一件令人不能容忍的事。而使他更感厌烦的，是他觉察到安那达先生竟也和她同具悲肠，使她更利用他的这种感情作为挡箭牌，拒世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全都是罪犯！”他想道。“只是因为爱她，我们才不得不尽我们的一份责任，想努力为她求得真正的幸福，而结果我们不但得不到半个字的感激之辞，她心里却反把我们都看成了专门生事惹非的恶徒。爹对目前的情况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事情既闹到这个地步，就应该大刀阔斧地做去，决不应一味安慰她。他因为怕她感到痛苦，结果却只是竭力对她隐瞒住丑恶的真实。”

“爹，你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吗？”他大声说。

“不知道，是怎么啦？”安那达先生急切地问。

“前天晚上，罗梅西带着他太太，搭上开往哥兰多的邮车预备回到家乡去。可就因为看到阿克谢也上了那列车，他于是改变计划，又折回加尔各答来了。”

汉娜丽妮这时正倒着茶，她的手忽然颤抖起来，把茶撒了一桌子。她急忙退到一张椅子边坐了下来。

卓健德拉从眼角望了她一眼。“我实在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要逃跑，他的一切情况，阿克谢早就都非常清楚了。他过去的行为已经就够下流了，可是那仿佛还不够，现在他还要像贼似的东躲西藏！在我看，这真是一种狗彘不如的行为。我不知道汉娜对这件事如何想法，我认为他这种逃跑行为就是极充分的罪证。”

汉娜丽妮浑身颤抖着站了起来。“谢谢你，我不需要你这些证据，”她对她哥哥说；“你要判他什么罪名，随你的便吧，我不能对他下任何判语。”

卓健德拉：“一个人眼看要跟你结婚了，难道对他的事我们就完全不能过问吗？”

汉娜丽妮：“我并没有提到结婚的事。婚约要不要解除可以完全听你的意思；可你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动摇我的决心。”

一阵痛苦的啜泣使她没法再说下去了；安那达先生连忙站起身来，把她的泪痕狼籍的脸紧紧抱在自己的怀中。

“走，亲爱的，咱们上楼去，”他此外什么也没有讲。

第二十三章

罗梅西和卡玛娜乘坐的那条轮船，准时离开了哥兰多。因为头等和二等舱里根本再没有其他的乘客，罗梅西就另外占据了近旁的一个舱房，把东西全放在里面。

一清早，卡玛娜吃了点牛奶之后，就静坐在舱房门里，观赏着门

外随时变换的河上风光。

“你知道咱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吗，卡玛娜？”罗梅西问道。

“家乡去，”卡玛娜说。

罗梅西：“你说不愿意到那边去，咱们就不去了。”

卡玛娜：“就因为我不愿意，你就变了主意吗？”

罗梅西：“是的，就因为你不愿意。”

“为什么要那样呢？”卡玛娜嘟着嘴说。“我随便说一句话，你也拿它当真。你太容易动气了。”

罗梅西笑了一笑。“我一点也没有生气；我自己也不愿意回家乡去了。”

“那咱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呢？”卡玛娜急切地问。

罗梅西：“到西部去。”

卡玛娜一听这话，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西部”这两个字，在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人的心中，会立刻唤起多少奇妙的想象！——神圣的庙宇，令人精神焕发的新鲜空气，新的地区，新的景致，古代帝王留下的巍峨的遗迹，庄严宏伟的神庙，一直到许多古老的寓言以及英雄时代的各种传说！

“咱们要到哪些地方去呢？”卡玛娜问道，满心是关不住的喜悦。

“我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这一去要经过孟格尔、柏特纳、第纳波尔、巴克撒、加希波尔，一直到贝拿勒斯，咱们得在这些地方里面挑一个地方下船。”这些地名有些卡玛娜是很熟悉的，有些她从来也没听说过，但听到他一口气说出那么一大串地名来，她脑子里立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

“那该多有趣啊！”她拍着手说。

“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哩，”罗梅西说，“眼下，咱们先得想想怎么弄点东西吃吃才好。我想你不会愿意跑到水手们的厨房里去吃饭吧！”

“天哪！那我可真不愿意！”卡玛娜紧皱着眉头大声说。

罗梅西：“那咱们怎么办呢？”

卡玛娜：“我自己来做饭。”

罗梅西：“你会做饭吗？”

卡玛娜不禁大笑了:“我真不知道你把我看成个什么人了? 我敢情连饭都不会做呢? 你真把我看成个小傻子了吧! 怎么着,我在我舅父家的时候,全家人的饭食都是我做。”

罗梅西只得连声道歉:“对,我实在不该这样问你。咱们这会儿最好赶紧来准备做饭,你说好不好?”说着,他马上跑出去弄来一个做饭的铁炉;而且还不止这个。船上有一个卡亚沙种姓或者说录事种姓的孩子(这一种姓在孟加拉是仅低于婆罗门的),他的名字叫乌梅希,罗梅西答应每天给他一点工钱并替他承担到贝拿勒斯去的路费,把他雇下来在厨房里给卡玛娜帮忙。

“咱们今天早饭吃点什么呢,卡玛娜?”他接着问道。

“你上船的时候就只买了一点大米和蚕豆,你还能想吃什么呢? 咱们今天就吃豆饭吧。”

因为卡玛娜说起,罗梅西就跑去找船上的人买来了一些香料。“这会儿你弄来这个,你说我能拿它有什么办法?”看到他对厨房里的事如此一窍不通,她禁不住要笑了。“没有舂筒,怎么把它砸碎! 你可真算傻到家了!”

罗梅西任她责骂了几句,马上一言不发跑去寻找她所要的那种工具。恰好合乎需要的东西没法找到,但他终究从水手们那里借来一个铁锤和一个石钵。这些东西卡玛娜虽从没使过,这会儿也只好拿它来勉强对付。罗梅西的意思要去找个人来帮忙砸香料,但她完全不考虑他的意见,立刻就自己动起手来。别别扭扭地和那不服手的工具较劲儿,倒使她感到有趣极了,香料从石钵里跳出来撒得满地都是,却只引得她一阵阵大笑不止;罗梅西越看越有趣,于是也插进手来和她一起砸。

舂香料这一插曲结束以后,卡玛娜立刻挽起裙子,在舱房的一角拦开一块地方专为做饭之用。他们从加尔各答带来一个装糖果用的大瓦罐,现在正好拿来当作烧锅。把东西放在锅里煮上以后,卡玛娜就叫罗梅西赶快去洗个澡,等他洗完澡回来,早饭也就该做得了。他听从她的意思去了一趟,回来时果然看到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拿什么东西来盛饭吃呢?

罗梅西吞吞吐吐地说,他想他可以找船上的那些穆斯林水手借

一个盘子来;而且还含含糊糊地向她表明,他过去已经不止一次像这样违反过印度教的清规,但卡玛娜却仍觉得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

“已做过的事,是没法挽回了,”她回答说,“以后你可千万别再那样。这种事我可是不能忍受的,”她于是拿起烧锅上的瓦盖,把它擦得非常干净,放在他的面前。“你今天只好使这个了;等方便的时候,咱们再去找个更好的盘子。”

罗梅西弄点水来,洗净了一方船板,就坐下来吃饭;因为自己顺从她的意思遵守了本教的教规,心里倒很感高兴。

他刚刚吃下一两口,就大叫着说,“啊呀,你这饭可真做得太棒了!”

“别跟我耍贫嘴了!”卡玛娜摸不清头脑地反驳说。

“真不是开玩笑;呆会儿你自己尝尝,你就会知道了,”他很快吃完了那一盘饭,还要再添一些。这一次卡玛娜给他盛得更多。

“你这是干嘛?”他叫着说,“剩下的还够你吃的吗?”

“哦,没问题! 锅里还多着哩。”看到罗梅西如此欣赏她做出的饭,她心里高兴极了。

“你呆会儿使什么东西吃呢?”他接着问她。

“嗨,自然还使这个盖子,”她安详地回答说,完全相信她既是他的妻子,就可以用他用过的盘子。

“啊不,你可不能使这个,”罗梅西惊慌地说。

“为什么不能?”卡玛娜惊奇地问。

“那可绝对不行。”

“当然行;该怎么做,我自己知道。乌梅希,你使什么东西吃呢?”

“下面舱里有卖糖果的;我去找他弄点娑罗叶子来当盘子使好了,”乌梅希说。

“如果你一定要使那个盖子,”罗梅西接着说,“先给我拿去好好洗洗干净。”

“你这完全是无事找事!”是她对他喜欢多事的行为所作的评论。

几分钟之后,她又忽然高声说,“你从来都没有买回来一点蒟酱,我也没法先给你准备下,好让你嚼。”

“底下舱里有人卖蒟酱,”罗梅西说;因此他们的这种算不得奢侈

的要求很快也就得到了满足。但这时,罗梅西的思想却真是混乱极了。“她总认为咱们是夫妻,我可有什么办法从她的脑子里打消这个念头呢?”他心里暗自寻思。

因为卡玛娜在她舅父家的时候,全部生活就只是整天不停颠来倒去地做饭、看孩子、做家务,现在无需等待别人的指点或教导,她已准备立即担任起主妇的职责来。她在做家务时所表现的那种利落、熟练和愉快的神情都使罗梅西神魂迷醉,但同时,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又搅扰得他心神不宁:他们两人将来的关系究竟会怎样呢?不论是把她留在身边或把她抛开,他都同样觉得不可想象。在目前和她共同的生活中,他们又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呢?如果现在有汉娜丽妮和他们在一起,一切也就非常简单了!但那已是决无可能的事,而他又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突破眼下的难关。最后他打定主意,决不再把事情隐瞒下去,卡玛娜必须明白事实的真相。

第二十四章

那天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轮船忽然搁浅了。船上的人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使它离开沙洲,直到黄昏时候,船还一直搁在那里。一片满布着水禽脚印的宽阔的沙滩从水边一直延伸到防止河水泛滥的极高的堤岸边去。

在天黑以前,赶着来到河边打水的三三两两的村姑都以惊奇的眼光望着那条轮船,她们中生性羞怯的还戴着面纱,但比较大方一些的,都除去了这种遮掩。

一群顽皮的孩子在高岸上跳着、叫着,他们讥笑这个一向鼻子朝天、骄傲地从他们身边轰隆轰隆游过的大水怪,今天也竟落到这个地步了。

太阳在沙滩后面落了下去。罗梅西站在栏杆边,凝望着河西边闪耀着落日余晖的天空,这时,卡玛娜却走出了她那临时拦出的小厨房;她停留在舱门边,轻轻咳嗽一声,想借以引起罗梅西的注意。他

没有理会，她于是拿出一串钥匙来在门上当啷当啷敲着。但一直到最后，她止不住使劲磕了几下，他才转过头来。看见她以后，他就踱过甲板向她身边走去。

"这就是你叫唤我的办法，是吗？"他说。

"我想不出别的办法。"

"真奇怪，如果名字不是取来让人叫唤的，那你说我爹妈偏给我取个名字干嘛？你要有什么事找我，为什么不好叫喊一声'罗梅西先生！'"

但她又把这看成是一种没有意思的玩话。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妻子如何可以叫丈夫的名字哩。卡玛娜的脸马上变得简直可以和血红的落日媲美了。"我真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她掉过脸去大声回答说。"呐，你的晚饭已经预备好了；你早饭既没吃好，最好这会儿就去吃吧。"

河上的晚风早已使罗梅西胃口大开，但因为看到目前一切都极为不便，惟恐卡玛娜过于费事，他也就没有开口。现在，没等他提醒她就已经给他把晚饭预备好了，这使他除了喜悦之外，更有一种极复杂的感情。当然，这种感情的一部分也就是立即可以安抚饥肠的欣慰；但除此之外，另一个更使他感到愉快的思想是：这里有一个人随时在关心着他，有一个人恩爱备至，处处在为他着想，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自使他不能不有所感触，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完全忘怀这使人苦恼的真实情况——他现在所享受的一切，实际是非分之福，而且这种福分，虽然他极为珍视，却是建筑在一种欺骗行为上。因此他走进舱房的时候，不禁长叹一声，脸色也忽然阴沉下来。

他这种表情当然不可能逃过卡玛娜的眼睛。"看你样子好像并不想吃饭，"她颇为惊奇地说。"我以为你一定很饿了。要是你并不想吃，是我硬把你拖来了，那可太对不起啦。"

罗梅西立刻装出极高兴的样子。"拖我进来的不是你，是我的饿得直叫的肚子。你以后要再那样儿丁零丁零摇着钥匙叫我，你会看到我，像一只饿鹰似的一翅扑到桌边来的。"

"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呀，"他向四面望望又接着说；"我肚子虽是真饿了，可我想这些东西我可没法消化，"他指着床铺和

舱房里的家具说;“我一向可不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

卡玛娜不禁仰面大笑了;笑过一阵之后,她说,“真可笑,你一会儿也等不得了吗?刚才你在外面痴愣着看落日的时候,我看你压根儿没想到要吃喝哩。倒好像我一喊你进来,你的肚子就忽然饿起来了。得啦,你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给你把饭拿来。”

“你可最好快一点;要是你还没来得及端茶,我把床上的铺盖给吃掉了,那你就只能怪你自己不好了。”

这只不过是再次重复的笑话,卡玛娜仿佛仍觉得非常新鲜,她又止不住捧腹大笑了。当她走去拿菜饭的时候,整个舱房里还回荡着她的清脆的笑声。但罗梅西强装出来的喜悦,等她一掉过头去,立刻就变成了烦闷和苦恼。

卡玛娜很快就端来一个盖着几片娑罗树叶的盘子。她把它放在床上,扯起自己的衣服来擦地板。

“你这是干什么?”罗梅西叫着说。

“没有关系:我反正马上要换衣服了,”说着,她揭开盘子上的叶子,送上来一盘精美的用青菜垫底儿的煎饼。

“我的天哪!”罗梅西叫喊着,“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煎饼呢?”

卡玛娜不愿让他一下完全知道其中的秘密。“你猜猜看,”她显得极为神秘的样子回答说。

罗梅西一面吃着,一面对煎饼的来历胡乱作了许多不着边际的猜测,已使卡玛娜颇为生气。最后他更说到,一定是“得到神灯的亚兰丁——《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个家伙——派遣一个精灵从什么洞天福地把这热腾腾的煎饼给咱们搬运来了”,这一来,她可实在忍耐不住了;她痛苦地转过脸去说,他要是一味这样胡说,她就永远也不告诉他了。

“我承认猜不着,”罗梅西请求说,“求你告诉我吧。我真没法想象,在这么个大河中间,你怎么能弄出一盘煎饼来的,再说,这饼的味道可真是太美了,”接着,他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强烈的食欲已如何压倒了他的求知的热望。

事实是这样的:在轮船搁浅的时候,卡玛娜已派遣乌梅希到附近村子里去买来一些东西充实她的空虚的食柜。她上学的时候,罗梅

西给她的零用钱还剩下几个卢比，她就拿它去买了些面粉和清油。

“你自己愿意吃点什么呢？”她问乌梅希。

“告诉你，妈妈，我在村子里一家牛奶房门前看到有很好的奶酪。我们舱房里不是有很多香蕉吗，我要是能够去买一分钱的米面来，就可以做出一块非常好吃的布丁。”

孩子爱吃甜食，卡玛娜是很能同情的。“你身边还有钱吗，乌梅希？”她问。

“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妈妈。”

这可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卡玛娜实在不愿意开口去向罗梅西要钱。她想了想说：“算了吧，要是你今天没法做布丁吃，这里还有煎饼，你吃点那个也行了。现在来帮我揉面吧。”

“奶酪能不能买呢，妈妈？”

“你听我说，乌梅希，呆会儿等先生吃饭的时候，你告诉他要点钱去买东西。”

罗梅西还正吃着的时候，乌梅希就跑进来站在他身边，不知如何是好地抓着头。直到罗梅西偶然抬头望望他，他才吞吞吐吐地说：

“那个……上市场买东西的钱，妈妈——”

罗梅西这才如梦初醒似的想到谁也不能吃饭不花钱，想到他并不真有一个亚兰丁神灯供他役使。

“哦，卡玛娜，你哪儿有钱哩！”

卡玛娜默然承认是自己不对，晚饭后罗梅西交给她一个小钱匣子，对她说，“你最好暂时把你自己的钱和贵重东西也都放在这里面。”

他明白，目前的情况已使卡玛娜必然得承担起有关起居饮食的一切杂务，他于是索性又回到栏杆边去，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即将没入黑暗的西方的天空。

乌梅希终于用米面、奶酪和香蕉做成布丁，痛痛快快地吃起来，卡玛娜站在他身边，询问了许多关于他过去的生活情况。

在一个由继母当家的家庭里，他已变成了无人照管的孩子，他现在从家里逃跑出来预备到贝拿勒斯去，因为他生母的一家亲戚现在还住在那边。

“你要是愿意让我老跟着你，妈妈，那我什么地方也不要去了，”他最后告诉她说。

他这样天真地叫她“妈妈”，不禁触动了这女孩子内心深处的母性的本能。

“好吧，乌梅希，你就同我们一道去吧，”她表示赞同地说。

第二十五章

黄昏时的天空好像穿上了一件红袍，那沿河丛生的小树，看起来更像是镶在红袍上的黑色花边。在越聚越浓的暮色中，整天在外觅食的鸭子成群结队地回到沙滩上去，准备到一些冷清的水池里去度过黑夜的时光。成阵的乌鸦也停止鸣叫，飞回到自己的窝巢里去了。船只已全都靠岸，只有一条大船头向上游静静地停在河心，仿佛是那静止的绿色水面上的一个黑色的污点。

罗梅西把藤椅搬到船头，在新月的微光中坐了下来。西方的天边，黑夜的暗影已吞没了最后的一线晚霞的金光，在使人迷醉的月光下，坚实的土地似乎已溶成了一片浮动的云烟。罗梅西在心里低唤着，“汉娜，汉娜；”这个可爱的名字萦回在他的心中，使他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感觉。同时，仅仅这么一声召唤，他仿佛立即就看到他已失去的情人的双眸，满含着无比柔情化作的热泪，隔着一片迷雾向他凝望，倾泻出了再也关不住的无限悲愁。他不禁浑身抖了几下，眼睛里立刻充满了眼泪。

过去两年的全部生活现在又在他的眼前重现了。他想起了第一次和汉娜丽妮见面时的情景；那时候，他可完全没有想到那一天对他以后的生活竟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有一天，卓健德拉忽然把他带到他家里去了，因为自己一向非常羞怯，看到汉娜丽妮坐在茶桌上招待他，他简直有些手足无措。后来，羞涩的感觉渐渐消失了，他开始感到自己极愿常和她亲近。随着他们的友谊的增长，他心里日益诗意盎然，而且在汉娜丽妮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他所读过的一切爱情诗

的主题。那时，他开始骄傲地私心庆幸自己已尝到了恋爱情趣；他可怜他那些同学们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研究爱情诗，而爱情对他却已经变成了生活现实。

但现在回想起来，他才认识到在那些日子里，他实际还只不过是站在爱情的重门之外。而直到卡玛娜的突然出现，使生命对他变成了不解之谜，直到自己置身在两股相反的洪流激起的巨浪中的时候，他对汉娜丽妮的爱才真正成形，真正具有生命。

想到这里，罗梅西不禁低下头去，用双手掩住了脸。摆在他面前的，将只是永远为无法满足的相思所折磨的生活，他将像一只陷身罗网的小鸟，永远为了自由进行徒劳的挣扎！可是，他现在如果能下定决心作一番努力，难道他就一定不能撕碎那片罗网吗？

在这种决心的鼓舞下，他忽然坚毅地抬起头来，但一抬头他却看到卡玛娜，两肘搁在另一把藤椅的靠背上，静立在他的身边。他的动作使她吃了一惊。"你刚才一定已经睡着，叫我给吵醒了！"她说着，颇为不安地预备转身走开，但他却叫住了她。"没什么，卡玛娜；我没有睡着。你过来坐下，我给你讲个故事。"

一听说讲故事，卡玛娜立即感到万分高兴；她把另一把椅子拖到他的椅子边欣然坐了下来。罗梅西决心要把全部事实真相都告诉她了，但他感觉到如果不让她事先有一点心理上的准备，他的话可能会对她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打击；因此他请她坐下来，听他讲一个故事。

"从前，"他开始说，"有一个拉其普特部落民族，他们——"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卡玛娜问道，"是很久很久以前吗？"

"是的，很久很久以前；那时你还没有生哩！"

卡玛娜："当然你已经生了！瞧你不是满脸胡子吗！得了，讲下去吧。"

罗梅西："这些拉其普特人有一种很特别的习惯。不论谁要结婚的时候，都从不亲自到新娘家去，却只派人送去他的宝剑。新娘和那把宝剑举行了结婚仪式，然后就被送到那个拉其普特人的家里去，这样他们就算是正式夫妻了。"

卡玛娜："啊，天哪！这种结婚的方式够多奇怪！"



在越聚越浓的暮色中，整天在外觅食的鸭子成群结队地回到沙滩上去，准备到一些冷清的水池里去度过黑夜的时光。

罗梅西："我自己也不喜欢这种方式，但那也没有办法。那个故事就是这么说的。你得明白，这些拉其普特人认为如果亲自跑到新娘家去结婚，就未免有失身份。这故事里讲的是那个部落民族的一个皇帝。有一天，他——"

卡玛娜："你还没告诉我他是什么地方的皇帝哩。"

罗梅西："他是马杜拉的皇帝；有一天，他——"

"你得先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卡玛娜说，她坚持要他把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决不能有任何含糊其辞的地方。如果罗梅西早知道这一点，他一定会在讲之前作下更充分的准备了。他现在看出，尽管她是那样急于要听故事，可她决不让他省略掉任何一点细节。

"他的名字叫阮依特·辛，"他犹豫了一下说。

"阮依特·辛，马杜拉的皇帝，"卡玛娜记诵着；"那么，讲下去吧。"

罗梅西："有一天，这皇帝听到一个流浪的卖唱人说，他们同族中的另一个皇帝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公主。"

卡玛娜："他又是哪一国的皇帝呢？"

罗梅西："咱们假定他是康基费兰的皇帝吧。"

卡玛娜："为什么要咱们假定？他不真的是康基费兰的皇帝吗？"

罗梅西："当然真的是！你还要知道他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叫亚马尔·辛。"

卡玛娜："你还没告诉我那女孩儿的名字哩——那个非常漂亮的公主。"

罗梅西："哦，真对不起，我把这个都给忘了。她的名字是——她的名字是——哦是了，她的名字叫章德娜——"

卡玛娜："你的记性真叫坏得特别。你不是连我的名字都给忘了吗？"

罗梅西："嗯，当那个俄得的皇帝听到那个卖唱人说——"

卡玛娜："怎么又来了一个俄得的皇帝？你说他是马杜拉的皇帝呀！"

罗梅西："哦，你当然不能断定说他只是一个国家的皇帝！他是俄得的皇帝，同时也是马杜拉的皇帝。"

卡玛娜："这两个国家一定是邻国吧？"

罗梅西:“这两个国家门儿对门儿。”

他就这样讲下去,一刻不放松的卡玛娜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矛盾的地方,但他也总能设法把一些前后不符的地方敷衍过去,慢慢讲到了下面的这段故事:

“马杜拉的皇帝阮依特·辛派遣了一位大臣前去朝见康基费兰的皇帝,向他的公主求婚。康基费兰的皇帝亚马尔·辛马上同意了这件婚事。

“于是阮依特·辛的弟弟英直拉依特·辛,带领着一支军队,旗帜飘扬,锣鼓喧天,前往亚马尔·辛的王国去求亲;到那里后,就在皇家公园驻扎下来。整个康基费兰的首都,为庆祝这个喜庆大典,立刻出现了一片狂欢的气象。

“御用星相学家们推算一番之后,挑定了举行婚礼的吉日良辰。他们挑定的是望日后的第十二天,时间是午夜后两小时。那天夜晚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为庆祝公主章德娜的婚礼,整个城市到处都灯火辉煌,照得一片通明。

“但直到现在,公主却还不知道她将视为终身依靠的那个丈夫究竟是谁。因为在她刚刚出生的时候,大智人巴拉曼兰达·斯瓦米曾对她父亲说,‘公主出生时星相不利,恐对她大有妨碍,将来公主结婚之时,陛下千万不可事先对她泄露了将要和她结婚的人的姓名。’

“吉辰到了,公主和那宝剑一起如仪行过了婚礼。英直拉依特·辛按照一般习俗代新郎给公主送了许多礼物,他自己也向他未来的皇嫂行过了礼。英直拉依特是像拉克希曼忠于罗摩一样忠于他哥哥的,对那在面纱后面暗自含羞的高贵的脸他始终也没有抬头望过一眼,他所看到的仅只是那双戴着叮当的脚镯、涂着虫漆的娇小的玉足。①

“在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英直拉依特让公主坐上一乘张着帷幕、饰着珠宝的肩舆起程回到本国去。康基费兰的皇帝,因为对女儿

① 《罗摩衍那》中的主人公曾带着自己的妻子悉多和弟弟拉克希曼在森林中居住了十四年,据说在这十四年中,拉克希曼从来没有抬头看过悉多一眼。

出生时星辰不利的事始终未能忘怀，临别为女儿祝福时还满心怀着恐惧。皇后和她女儿告别，更是止不住泪流满面。那时在各个庙宇中，更有成千上万的僧人在诵经念咒，为公主禳除灾星。

“康基费兰离马杜拉是非常远的——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路程。第二天晚上，这一群拉其普特人在费夏河边安下营帐，准备在那里过夜，却忽然看到近处的树林中露出一片火光。英直拉依特立刻派遣一个士兵前去打探，他回来报告说：‘千岁，那边的火光是和咱们一样迎亲回来的婚礼队。他们是和咱们同族的拉其普特人，也有一支武装队伍护送新娘子到她丈夫家去。这一带道路上不很平静，所以他们希望千岁爷施恩，保护他们，并想求千岁送他们一程。’

“千岁回答说，‘别人既来求告，咱们当然义不容辞；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保护他们吧，’于是这两队人马就聚合在一起了。

“第三天晚上是那一月最后的一个无月的夜晚。他们的宿营处，前临高山，后面是一片浓密的树林。疲倦的士兵在虫声唧唧、溪流潺潺的催眠声中很快就都入睡了。

“不料忽然一阵巨大的喧闹声，把他们全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有人砍断了圈马的绳索，马杜拉帐篷中的马匹东奔西跑，乱成了一团。有些地方的帐篷已经起火，火光把无月的天空照得一片通红。

“士兵们很快就看出他们是受到了一群土匪的攻击。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在一片黑暗中，要想分辨出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是非常困难的，其结果只是无可如何地一阵乱打。土匪乘这阵混乱，慌忙抢走了帐篷中的东西，带着他们的掳获品藏到深山里去了。

“混战过去后，公主却无影无踪了。她在万分惊恐中逃出自己的帐篷，看到一群人四处逃跑，就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事实上，这些人原是另一个婚礼队里的。土匪在混乱中抢走了他们护送的那个新娘子，他们于是误以为章德娜公主是她，竟带着她以最快的速度向本国赶去。

“他们原是卡纳堤克海岸边很小的一个拉其普特族部落。公主很快就和那里的酋长见面了——他的名字叫茄特·辛，他就是另外那

个新娘子所嫁的丈夫。

“茄特·辛的母亲迎接着这个姑娘，把她送进新房里去，满屋的亲戚朋友们一个个都不禁失声大叫着说，‘我们真还从没见过这样漂亮的姑娘！’

“茄特·辛除暗自庆幸外，对她十分崇敬，并为她的动人的美色倾倒。至于公主，她也深懂一个贤妻应尽的职责。既认为茄特·辛是她正式婚配的丈夫，她也就决心终身为他服役。

“几天之后，他们俩再见面的时候，彼此已不觉得那么生疏了；在他们的交谈中，茄特·辛很快就发现了他当做自己的新妇迎回家来的这个姑娘不是别人，却是章德娜公主！”

第二十六章

“后来怎样呢？”卡玛娜急切地问；她一直是屏气凝神地在听他讲着。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此外我也完全不知道了。你且告诉我，在你看，这事结果会怎么样？”

卡玛娜：“不，不，你太没道理了。你一定得给我讲完这个故事。”

“一点儿也不假，卡玛娜，我对你讲的的确是真话！写这个故事的那本书到现在还只出了第一卷，至于下一卷什么时候出版我也不知道。”

“总而言之，你不是个好人；你真坏透了！”卡玛娜苦恼地叫着说。

罗梅西：“你只应该对那个写书的人生气……我现在只要问你一个问题：茄特·辛应该拿章德娜怎么办？”

卡玛娜两眼望着河面沉思了好一阵。

“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办；我想不出来，”她终于回答说。

罗梅西略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茄特·辛应该把实际情况完全向章德娜说明白吗？”

“这话多可笑！他要是不告诉她，往后准只会闹个一团糟；那简

直是太可怕了！最好是他马上把真情全告诉她。”

“最好是，”罗梅西机械地跟随她念叨着；他略为踌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可是，卡玛娜，假定——”

卡玛娜：“假定什么？”

罗梅西：“假定我是茄特·辛，而你是章德娜。”

卡玛娜：“请你不要再对我讲这些了！我实在不愿意听！”

罗梅西：“可是，我必须这样讲。要真是那种情况，我到底该怎么办，你又该怎么办？”

卡玛娜根本不愿意回答他这个问题。她一言不发就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开了。一走过去，她却看到乌梅希坐在他们的舱房门边，静静地望着河水出神。

“乌梅希，你看见过鬼吗？”她问道。

“看见过，妈妈。”

“你见到过什么样的鬼？来讲给我听听，”说着，她挪过一把藤椅，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独自留在船头的罗梅西，看到卡玛娜无疑感到非常烦恼，也就没打算再把她叫回去。这时，淡如一线的新月已落入一片竹林后面。甲板上的电灯已完全熄灭，水手们现在都跑到底舱吃饭和休息去了。船上原没有其他住房舱的客人，三等舱的乘客这会儿大部分都从船边溜下去，涉水到河岸上去做他们的晚餐。向岸边望去，在一簇簇丛林之间，还可以看到村子里街灯的光亮。河心的急流紧绷着入水的锚链，整个轮船的船身不时会因为这巨大河流的脉搏的震动，抖颤不已。

在这离奇的环境中，在这由夜空幔成的巨大的天幕下，罗梅西费尽神思要想解决良心对他提出的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很显然，在卡玛娜和汉娜丽妮之间，他必须有所选择，要想找出一个妥协的办法，让她们两人共同伴随着他度过一生是决不可能的事。从责任方面讲，他究竟应该怎么做，是无容怀疑的。汉娜丽妮还能有别的路可走；她可以完全忘掉他，去和另一个追求她的人结成夫妇；但如果抛弃卡玛娜那就等于是把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抛向一片茫茫的大海。然而——人就是这么一种自私的动物——想到汉娜丽妮可能会忘记

他，想到她还能有别的办法，并非少了他就无法生活下去，罗梅西可并不因此感到安慰。相反地，这种思想倒更加深了他对她的思恋。她现在就仿佛正浮动在他的想象的边缘，相距咫尺，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捉到。

他这样沉思着，慢慢又低下头去，双手捧住了脸。远处一阵狼嗥引得附近村子里的狗都狂叫起来。他偶一抬头，却看到卡玛娜在黑暗中，站立在离他不远的栏杆边。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还没睡吗，卡玛娜？这会儿已经很晚了。”

“你还不去睡吗？”

“我这就去了；我已经在右边船舱里把我的床铺好。你不要等着我了。”

卡玛娜默默无言地向指定给她的那个舱房走去。她不愿意对罗梅西说，她刚听到一个鬼故事，一个人呆着很害怕。但她那显然不愿独自去睡的迟缓的脚步已使罗梅西不禁感到一阵心酸。

“不要害怕，卡玛娜，”他叫喊着对她说，“我的舱房跟你的紧挨着，咱们可以把中间的门敞开。”

卡玛娜倨傲地一扬头说，“有什么可怕的？”

罗梅西灭掉自己舱房里的灯，在床上躺了下来。

“我永远也不能抛弃卡玛娜的，”他对他自己说，“再见吧，汉娜丽妮！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我不能再犹豫下去了。”可是，当他在黑暗中静躺着的时候，他的心却始终想着抛开汉娜丽妮对他将是如何可怕的一种损失，直到后来，这思想使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他终于跳下床来，走出了舱房。看到那覆顶的晦暗的苍穹，他立刻毫不怀疑地感觉到，不管怎么说，他目前所感到的委屈和痛苦绝不会在整个时空中永存下去。只有在头顶上发光的星星才是永恒的，罗梅西和汉娜丽妮之间的这一段可怜可悯的爱情故事永远也和它们全然无关。这一条伟大的河流，将在未来无数的秋夜，泛着星光，流过这静静的沙洲和随风飘荡的芦苇，流过这沉睡的绿树环绕的村庄，而那时罗梅西的这臭皮囊却早已在火葬场上烧成灰烬，早已和这包容一切的大地融为一体，他的这颗烦恼的心也永远停止跳动了！

第二十七章

天还黑着，卡玛娜就醒来了，她四面看看，发现自己就一个人呆在那儿；略为定了定神，她才弄清楚自己这会儿是在什么地方。她勉强从床上爬下来，打开舱房的门，向外面张望。安静的水面上轻铺着一层白色的烟雾，黑暗中已透出一线惨淡的微光，在河东岸的一排树林后面，曙光已在天边露面了。她这样呆呆地望了一阵，便看到铁色的水面上现出了一点一点张着白帆的渔舟。

卡玛娜感到自己的心隐隐作痛，但究竟是何原因她自己也百思不解。这为迷雾笼罩的秋晨为什么显得如此阴森？这填满胸臆、使她禁不住簌簌泪下而又无法倾吐的悲愁，究竟来自何所？她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又忽然念念不忘于自己的悲惨处境？仅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她就完全忘记了她和她丈夫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任何亲人或戚友。可究竟为什么她这时又忽然这样痛心于自己孤苦的身世？难道罗梅西一个人还不足作为她的依靠吗？为什么看到天地的浩瀚和自己的渺小，她一时竟会如此沮丧？

她就这样伫立在敞开的舱门边，渐渐，宽广的河面已泛出一派金光。船上的水手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底舱的机器又发出了隆隆的响声。锚链的叮当和绞盘的嘎嘎声吵醒了村子里的孩子们，他们都纷纷跑下了河滩。

这嘈杂声也使罗梅西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立即走到舱门边去寻找卡玛娜。但她看到他走过来却不禁一惊，虽然她已经戴着面纱，现在却更用力地扯着它，想把自己的脸完全掩盖起来。

“你洗过脸了吗，卡玛娜？”罗梅西问。

这似乎算得是一个毫无恶意的问题，不应该引起任何人的气恼；但显然她却生气了，她一听这话，就摇摇头转身走开。

“一会儿这儿就会有很多人了，”他接着说；“你顶好马上就去梳洗吧。”

卡玛娜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她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就走过他的身边,到浴室去了。

罗梅西这么早跑来过问她的梳洗的事,这在卡玛娜看来,不仅不必要,而且近于无礼。她十分明白,他在和她接触的时候始终坚守着一定的限度,他决不会越过那个限度去和她亲近。她从来没有机会坐在自己婆婆的脚边,听过有关待人接物的教训——何时何地须用面纱来遮掩自己的羞怯。但今天早晨,她却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地羞于和罗梅西相见。

卡玛娜从洗澡间回到舱房来了,那一天的许多工作都正等着她去动手。她从撩在肩上的衣襟边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了她的衣箱,而在箱子里,她却无意中看到了罗梅西交给她的那个小钱匣子。昨天,这匣子似乎曾带给她一种新的欢乐,有了它,她仿佛感到自己就有了力量,有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因此她把它看做无价宝似的小心收藏着;但今天,她最初拿着它时所感到的那种欢欣已完全不复存在。这匣子究竟是罗梅西的财产,不是她自己的;她并不是它的真正的所有者,也没有任意处理它的权利;她现在只能认为它不过给她增添了一重责任。

“你为什么这样沉静,”罗梅西说着,走进舱房里来;“你打开那匣子,发现里面有个鬼吗?”

“这是你的匣子,”卡玛娜说,把那个小钱匣子递了过去。

“你给我干什么?”他问。

“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只要告诉我一声,我马上把它拿给你。”

“可你自己有时候就不需要用点钱吗?”

“我一个钱也不需要,”卡玛娜把头轻轻一扬回答说。

罗梅西微笑了。“世界上能说这句话的人可真不多! 不管怎样吧,你要是认为这东西毫无价值,你何不拿它去随便送给一个人? 为什么单单要给我呢?”

卡玛娜一句话没说,把那个钱匣子放在舱板上了。

“呐,告诉我真话,卡玛娜,”罗梅西接着说,“是因为我没给你讲完那个故事,你生气了吗?”

“我没生气,”卡玛娜回答说,眼睛望着地上。

罗梅西:“那么好了,你还把这匣子收起来吧。要那样,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话。”

卡玛娜:“我不明白这和那个有什么关系。这是你的财产,应该你自己收着。”

罗梅西:“可这不是我的呀!收回已经送人的东西,死了就会变成野鬼。你想我愿意变野鬼吗?”

把罗梅西和野鬼联想在一起未免很滑稽,她禁不住大笑了。

“当然不会!收回礼物的人真会变成野鬼吗?我可从没听说过。”就这样,卡玛娜的不由自主的欢笑终使他们的争吵告一结束。

“要弄清这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办法,”罗梅西说,“那就是等你哪天遇到鬼的时候,亲自去问问他。”

这话倒真引起了卡玛娜的好奇心。“说真话,你见到过一个真正的鬼吗?”她问。

“没见过真玩艺儿;装出来的鬼我倒见过不少;现如今真货色可是不多见的!”

卡玛娜:“可是,乌梅希说——”

罗梅西:“乌梅希;谁是乌梅希?”

卡玛娜:“嗨,就是跟着咱们的那个孩子。他看见过鬼。”

罗梅西:“啊,那我就只能承认在这一点上他比我强!”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水手们经过一番极大的努力终于使轮船离开了浅滩。船刚刚开出去没有多远,岸上有一个孩子从老远向这边赶了过来。他头上顶着一只篮子,一边尽快地向船边跑,一边挥手要叫船停住。船长对他的困难处境当然连理也不理。那孩子忽然看到了罗梅西,于是他就对他大声叫着,“先生!先生!”

“他以为我是卖票的先生哩,”罗梅西说,一边用手势告诉他,他并不能控制船的行动。

“嗨,那是乌梅希!”卡玛娜大叫着说;“咱们决不能把他丢在这个地方呀。你一定得想法把他弄上船来。”

“我要他们停船他们也不会停的,”罗梅西说。

“啊,你一定得叫他们停住!”卡玛娜痛苦万分地说。“快去告诉他们吧。船这会儿离河岸还很近哩。”

于是，罗梅西只得去找船长，请求他把船停一下。

"这是违反规章的，先生，"是他所得到的全部回答。

卡玛娜原跟在罗梅西后面，她也跟着他向船长求情。"你决不能把他丢在这里呀！不论怎样也求你把船停一下吧！啊，可怜的乌梅希！"

罗梅西现在只好采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打动船长的心了，船长在得到一定数目的酬金之后，便命令驾驶员把船停住，让那个孩子上船来了。罗梅西立刻就开始对这个小罪犯进行一番教训。可是，乌梅希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把篮子放在卡玛娜的脚边，若无其事地微笑着。

"这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卡玛娜说，她这时心里还没有完全恢复平静。"如果船不肯停，那你可怎么办？"

乌梅希根本没有回答她的话，他只顾把篮子往船板上一倒，倒出了许多香蕉，各色各样的菠菜，一大堆南瓜和茄子。

"这些东西，你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卡玛娜问。

乌梅希所讲的话要叫警察听着，可绝不会认作是"令人满意的"。先一天，他到村里市集上去买乳酪和一些别的东西，就注意到哪里的菜园里、谁家的屋顶上有什么样的菜，今天一早，看到船还搁着浅，他就跑去问也没问一声，随便拣些来了。

"你这是什么话，怎么跑到人家菜园子里偷东西去了？"罗梅西怒吼着说。

"这哪儿是偷呢；我从每一个菜园子里拿那么一点点儿。谁也不会在意啊。"

"拿一点点儿就不算是作贼吗？你这混账东西！你快给我滚开，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拿走！"

乌梅希不安地望着卡玛娜。"妈妈，在我们家乡，我们把这种菠菜叫做'皮兰'；这个烧肉最好了；这一种我们叫'被头'，这种——"

"滚开！"罗梅西狂叫着，他真是怒不可遏了，"你把你这些个菠菜拿着给我滚开，要不我把它连你一起全给踢到河里去。"

乌梅希直拿眼睛瞅卡玛娜，不知道怎么办好，她使个眼色叫他快把那些东西拿走。她的态度使他感到她对他并非毫无同情，于是，他

从甲板上把那些蔬菜拾起来放在篮子里，提起来搭讪着走开了。

“他这是非常不对的；你决不能纵容他的这种行为，”罗梅西这样讲了几句，就回到他的舱房里写信去了。

卡玛娜四处望望，看到乌梅希已跑到船尾上的二等舱房那边，在她的临时厨房附近坐着。

船上原没有二等舱乘客，卡玛娜拿头巾遮着脸就向他坐的地方走去。“你把那些东西扔掉了吗？”她问。

“哦，没有；我全放在舱房里了。”

“你真是太胡闹了，听见没有，”卡玛娜尽力板着面孔说。“以后可决不许再这样。想一想要是给丢在这儿了，那你可怎么办！”说完她就走进那间舱房里去，大声叫喊着，“给我把刀子拿来！”

乌梅希立刻把刀送去，卡玛娜就开始切着那些来路不明的蔬菜。

“这种菠菜拿芥末一拌可真是好极了，”乌梅希说。

“好吧，你去预备一点芥末吧，”卡玛娜说。

为要表示她并没有纵容乌梅希的错误行为，她摆出一副非常严厉的神色切着那些菠菜、南瓜和茄子。

啊！她怎么能够不纵容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呢？在她看来，到菜园里偷点蔬菜，和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急于求人庇护的苦痛心情比较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这件事在她心里所引起的，只有一种怜悯之情；这顽皮的孩子只是为了讨得她的欢心才想到上菜园去偷窃，而因为这个他差点儿把船都误了。

“昨天的乳酪还剩下一些，乌梅希，”她说，“你可以去把它吃了，可记着你以后千万别再干这种事了。”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把乳酪吃掉，妈妈？”他问，脸上带着愧悔的神色。

“我不像你那么喜欢吃它。你看，现在咱们什么都有了，就只没有鱼。咱们可有什么办法弄点鱼来，好让先生早饭的时候吃？”

“我有法弄到，妈妈，不过，这回可一定得给人钱。”

卡玛娜这时不得不又骂了他一顿。“真没见过你这种傻东西，乌梅希，”她说，尽力把她的美丽的眉毛蹙在一块儿。“倒像我什么时候叫你去拿人家东西，不给人钱啦！”

前一天的经验已使乌梅希感觉到，卡玛娜要向罗梅西要钱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为这个，更因为一些别的原因，他对他的男主人实在很有些看不上眼。所以，他现在想尽办法以求一饱，全只是为他和卡玛娜这两个寄人篱下的人着想。罗梅西是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中的。

弄来一点蔬菜，还不是太难的事，但鱼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这个没有钱就不可能弄到一点点鱼和乳酪去供奉自己所崇拜的人的世界，在卡玛娜的这位幼小的崇拜者看来，实在是一个残酷的、不通人情的地方。

"你要是能够从先生那里要到五个安那，"他神情极不愉快地说，"我就可以给你弄到一头大鲤鱼，妈妈。"

"那可不能，"卡玛娜带着责备的神气说。"我决不能让你再跑下船去。你要是再来晚了，他们可决不会再把船停下接你上来了。"

"我不要上岸去；今天早晨船上的水手拿网打到好些大鱼，他们准可以卖给咱们一条半条。"

卡玛娜立刻拿来一个卢比交给他。

"拿这个去买，剩下的钱拿回来。"

乌梅希去了不久就弄来一条鱼，但他并没有找回钱来。"他们一定要一个卢比，"他说。

卡玛娜知道这决不是真话，因此她微微笑了笑说：

"下次船靠岸的时候，咱们一定得换几个卢比的零钱来。"

"是的，一定得，"乌梅希说，样子颇为严肃；"你把一个整卢比一交到他们手里，再想要他们找出几文，可难啦。"

"啊呀！太妙了，"过了一会儿，罗梅西开始吃早饭的时候不禁叫着说，"你们倒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个呢？这不是一个鲤鱼头吗？"他郑重其事地举着那个鱼头说。"这不是做梦，也不是眼睛看花了，也不是无稽的幻想，而是一条真正的鲤鱼的头！"

那顿早饭真可算得一次丰盛的筵席。罗梅西吃完，跑到船头在一张长椅上躺下消食的时候，该轮到乌梅希吃饭了。他吃着那红烧鱼，简直是越吃越香，卡玛娜原先看着还觉得好玩，到后来可止不住有些吃惊了。"现在可别再吃了，乌梅希，"她不安地大声说，"我已经

给你留下一些让你晚饭时候吃。”

繁杂的事务和乐观的天性已使卡玛娜不知不觉完全忘记了晨间的烦恼。一天就这样慢慢过去了，西沉的夕阳已钻到船篷下在甲板上缓缓爬行。在颤动着的轮船的上边，太空在午后的暑热中闪着青光。在纵横穿过青绿色的秋禾的小径上，一群群农妇，背着水罐，正预备去进行一次晚浴。卡玛娜整个下午都在忙着弄蒟酱、辫头发、洗澡和换衣服，在太阳已经落到村落近旁的竹林后去的时候，她还没去准备晚饭。

和头一天晚上一样，轮船按照预定的行程在一个码头上停下来过夜。卡玛娜正在想着早上剩下的菜饭已足够晚上一顿，晚饭可以不必太费事了，不料罗梅西却跑来对她说，中午那餐饭吃得太饱，他晚上什么也不要吃了。

“你真的一点东西也不吃了吗？”卡玛娜略感不安地问，“你吃点烧鱼，好不好？”

“不吃啦，谢谢你，”他简单地回答了一句，马上就走开了，因此卡玛娜就把所有那些味道鲜美的食物全倒在乌梅希的盘子里。

“不留一点你自己吃吗？”他问。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她回答说。为料理船上的这个小家务，这一天的操劳算是结束了。

一弯新月在河心、河岸遍撒下清澄的光辉。这轮船码头附近杳无村落、宁静而沉寂的夜晚，好像等待着失约情郎的姑娘，守望着长满水稻的辽阔而葱翠的田野。

岸边一间铁皮屋顶的房子里，有一个瘦弱矮小的公务员，正在一盏煤油灯下计算账目。从敞开的小门里，罗梅西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真希望命运之神，”他叹息着说，“让我过着和这个公务员近似的、虽然狭窄但极有规则的生活！一天算算账，犯了什么错误，不过叫老板骂一顿，做完一天工作，晚上就回到家一呆——像他这样还会有什么心烦的事呢？”

不久，那屋子里的灯灭掉了。为抵御夜寒，公务员拿一条围巾包着头，离开那间屋子，慢慢消失在荒凉的田野中了。

这时，卡玛娜早已站立在他身后的栏杆边，而他竟完全没有注

意。晚饭后，她以为他一定会叫她的。可现在一天的工作已经全部做完，她也没有听到他的叫喊，于是她只好自己静悄悄地走到甲板上来了。

然而，一看到罗梅西，她又忽然停住了，她的两腿已不愿再前进一步。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面部表情已充分表示出他的心已飞向远方——飞到了离她极其遥远的地方；在他的思想中，根本没有她的地位。在沉浸于梦想中的罗梅西和她自己之间，她似乎看到夜之神，像一个巨大的看守，从头到脚穿着一件用月光织成的长袍，用一个指头按着自己的嘴唇站在那里。

罗梅西忽然双手掩面，把头伏在桌子上，卡玛娜于是立即又偷偷溜回到她自己的舱房门边去。惟恐他发觉她曾来找过他，她始终没露一点声息。

舱房里一片漆黑，阴森可怖。她跨过门槛的时候不禁一阵寒战，而同时，此身伶仃孤苦、处境凄凉的深切体会像一阵巨浪涌上了她的心头。在黑暗中，那摇晃着的小舱房简直像一个对她张开巨口的怪兽；但是，她又能到哪里去另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天地间就没有一寸土真正属她所有，使她可以在那里安适地闭上眼睛，躺下她这娇小可怜的身躯。

她向舱房里望了一眼，只吓得不禁又缩回身来。而当她再次跨进门槛的时候，罗梅西的雨伞被碰倒在她的铁皮箱上，发出了一阵声响。

在这声音的惊动下，罗梅西抬头望了一眼，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是你呀，卡玛娜！”他看到她站在她的舱房门口，于是叫喊着说。“我以为你早已进屋睡下了。你好像很有些紧张不安似的。不要那样，我也不预备再呆在外边了。我马上就到你对面那间舱房里去睡，中间的门我一定仍让它开着。”

“我并没有害怕，”卡玛娜傲慢地说。她匆忙地再次走进她的舱房，并关上了罗梅西刚打开的舱门；然后，她拿一面头巾蒙着脸就在床上躺了下来。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孤苦身世，想到在这茫茫的人世中自己是全然孤独。她的整个心灵不得不起而反抗了。如果她既不能有一个保护者，又不能毅然自立，那她此后的生活真将不堪

设想！

时间慢慢过去，罗梅西在隔壁舱房里已经入睡了。但卡玛娜却怎么也不得安宁；她从床上爬下来，慢慢走出去，站立在栏杆边凝望着远处的河岸。

四周没有任何生物活动的形迹。月亮已快落下去，长满庄稼的田野间的小径现在已看不清了，但卡玛娜却仍然圆睁两眼站在那里凝望。她不禁想到，"有多少女人曾经提着水罐从这些小路上走去啊！她们每一个人都是走向自己的家！"家！这个思想立刻震荡着她的心弦。要是她在什么地方能有一个自己的家该多好啊！但是，家在什么地方呢？

河岸仿佛永无止境地向远处伸去。头顶上是从一极延展到另一极的广阔的天空；但这浩瀚无边的天和地对她都同样毫无意义！对她这样一个微如尘点的人来说，这无极的宇宙实际是一无用处，因为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家。

卡玛娜忽然发现有人站在她的身边，不禁吃了一惊。"没什么，妈妈，是我，"这是乌梅希的声音。

"这会儿已经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觉？"

这时候她终于止不住泪如泉涌了；噙不住的泪水，一大滴一大滴从她脸上滚了下来。而因为不愿叫乌梅希看到，她立刻转过脸去。

一团满含雨滴的云彩从天空飘过，一遇到和它一样在天空流浪的一阵微风，它就会再也承担不住雨滴加在它身上的重负。卡玛娜现在的情形也正是如此；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对她所表示的一点同情马上就使她无法再抑止住激荡胸中的一腔热泪。她几次想开口讲点什么，但忍不住的悲痛却使她泣不成声了。

乌梅希只感到满心痛苦，可不知道如何才能给她一点安慰。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突然说道，"告诉你，妈妈，你早上给我的那个卢比还剩下七个安那在我这儿。"

卡玛娜立刻止住了眼泪，这孩子的天真可笑的谈话立刻引起了她的无限爱怜，她不禁微笑了。"那钱你先留着吧，"她说。"现在你快睡觉去吧。"

月亮已在丛林后面降落下去。这一次卡玛娜一倒在枕上，便合

上了她的疲乏的眼睛。第二天早晨，太阳对所有的人发出起床信号的时候，却发现她还沉沉睡着。

第二十八章

面对着新生的一天，卡玛娜只感到意懒心灰；太阳似乎已失去了平时的光彩，河水懒洋洋地流着，河岸边的树木也仿佛都是些疲惫不堪的垂头丧气的行人。

当乌梅希跑来帮她干活儿的时候，她有气无力地对他说，“你走开吧，乌梅希；今天你可别再给我找麻烦了；”但乌梅希却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打发走的。

“我不是来给你找麻烦的，妈妈；我是帮你砸香料来啦。”

后来，罗梅西也注意到她的憔悴的神色。“你身体不很舒服吗，卡玛娜?”他问她，但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卡玛娜只重重地摇了摇头，表示他这种询问完全多余，实在毫无意义，接着她就离开他，到厨房里去了。

罗梅西立刻感觉到，这样下去，问题只会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复杂，立求解决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他最后想到，他如果能够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汉娜丽妮，那他也许就可以不难确定自己究应如何行动。因此，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索之后，他就坐下来给汉娜写信。

他写了一阵，接着又把已写下的全给涂掉，这时他却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可以请问你贵姓吗，先生?”他惊异地抬起头来，却看到一个已过中年的绅士模样的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须发灰白，前顶已显得有些光秃了。

罗梅西这时正集中全部思想于写信一事，一时竟不知应如何作答。

“你是一个婆罗门，对吗?”陌生人又接着说。“祝你早安。你的名字是罗梅西先生；这些我是知道的。在我们国家里，你当然也知道，请问一个人的名字原是要和他结识的第一步，这实在是一种极有

礼貌的举动，可是如今，却有人常会因此大不高兴。你现在要是感到气恼，那你可以把我对你的侮辱加倍奉还我！你只要提一声，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我的名字，并且把我父亲的名字也告诉你。说实在话，你要我告诉你我祖父的名字，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罗梅西不禁大笑了。“我倒还没有像您说的气得那么厉害！您只要告诉我您自己的名字，我就很满意了。”

“我的名字叫特莱拉基亚·卡克拉巴蒂，上江一带，大家都叫我‘大叔’。我想，你总读过历史吧？罗婆多被人称为‘卡克拉巴蒂王’——那意思就是印度斯坦的‘皇帝’，和他一样，我就是全部西印度的‘卡克拉巴蒂大叔’。你要是到西部去，一定会听到许多人谈起我。可我倒要问问，先生，你现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我还没有决定在什么地方下船。”

特莱拉基亚：“你对于该在什么地方下船的问题倒真是一点儿也不发急。可一遇到是不是该上船的问题，一个人总得要尽快决定的！”

“我在哥兰多一走下火车，就听到这只轮船正鸣着汽笛。眼看它显然不会等着我，容我去仔细考虑上什么地方好，所以，在那势须匆忙的情况下，我就只得匆忙行动了。”

特莱拉基亚：“我这儿向你致敬，先生；你正是我十分敬佩的那种人。我和你恰恰相反。我在爬上一只轮船以前一定得先想定了我究竟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我是一个最没决断的人。对于一个还没确定去处先就能决心上路的人，我一向总是钦佩的。你太太在船上吗，先生？”

罗梅西迟疑了一下，感到不便对这个问题给以肯定的回答。

卡克拉巴蒂看到他有些犹豫，就又接着说：“我一定得请你原谅，根据可靠的证明，我知道她是在船上。刚才我的饥肠领着我向你们的厨房边走去的时候，碰巧尊夫人正在做菜。我对她说，‘太太，你对我可用不着回避。我是印西一带有名的“卡克拉巴蒂大叔。”’她真是多么难得的一位年轻的家庭主妇啊！我接着又说，‘这厨房不用说就是你的啰；在这儿没有任何人来照顾我，所以我得求你把你那些好吃的东西也分我一份吧。’她微笑了，笑得那么甜蜜，我马上觉得她一定

不会讨厌我，这么一来，我的一天烦恼也就马上烟消云散了。你知道，我每逢出门总要翻翻历书，挑一个黄道吉日才动身，可我也并不能每次都遇到这种好运！你这会儿看来很忙，我不打搅你了。你要答应的话，我愿意给你那位年轻的太太帮帮忙去。既有我在这儿，就不应该让火钳弄脏了她的娇嫩的小手儿。不，请不要站起来。你照旧写你的吧。我会自己去对她作一番自我介绍；"说着，"卡克拉巴蒂大叔"就向罗梅西告别，走到厨房里去了。

"这地方老是散出一阵阵叫人闻着流馋涎的香味，"他一走进厨房就大声叫着说。"不用尝就知道，这是做得极到家的鱼羹饭。不过我还想帮你做一点酪浆。的确，只有在极热的西北部生长的人才能做得出好酪浆来。啊，我知道你这会儿心里在想些什么——你奇怪这个老头子在胡说些什么，这儿又找不到酸荚，他能做什么酪浆！可是，你听我说，有我在这儿，你就不用担心没酸荚。你先等一等，瞧我做出来你看；"说着他就拿出来一个用纸包着的装着酸荚的小罐子。"等我做出酪浆来，你今天要使多少先使着，剩下的你留下还可以够你使个三四天的。呆会你尝尝，看看卡克拉巴蒂大叔说他会做酪浆，是不是瞎胡吹。你快洗手去吧；也该是吃早饭的时候了。灶上没完的活儿有我来做。你别不放心；做饭我可是老行家。我老伴儿常常七病八灾的，就为了给她开胃，我才学会了做酪浆的办法。你别望着我老头子打哈哈，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我说的全是真话！"

"您一定得教我怎么个做法，"卡玛娜微笑着说。

"先别急！不能这么容易就把这门学问传授给你！要是在咱们刚这么认识的头一天，我就不顾学术的尊严随便传授，那智慧的女神一定要对我翻白眼了。你得先花上三四天的工夫对老头儿多奉承奉承。你不必发愁怎么才能在我面前讨好，这个我自己可以先告诉你。第一条原则是：我非常喜欢蒟酱，不过我可不愿整咽带壳儿的槟榔。要讨我欢喜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不过，亲爱的，你那张美丽动人的脸已经替你把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嗨，你这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但乌梅希没有回答；这老人的出现，丝毫也不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可不愿意有人和他争夺卡玛娜的感情。

"好样儿的孩子！"老头儿接着说，"他不肯马上让你知道，他脑子

里在想些什么,可是我敢断定,他和我一定会非常合得来。好,咱们不能再这么白磨时间了,我得赶快来做饭。”

老人的来临填补了卡玛娜生活上的空白,同时有他常和她在一起,也减轻了罗梅西心理上的负担。最初几个月,在罗梅西还以为自己和卡玛娜真是夫妻的时候,他们俩的关系实在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亲密;那情形和他现在的态度显然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姑娘又如何能不感到满怀悲伤。所以现在有任何能使她分心的东西,他总是欢迎的,同时,那也可以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医治自己内心的创伤。

罗梅西正独自沉思的时候,卡玛娜在她自己的舱房门口出现了。她的意思想找卡克拉巴蒂和他一起度过午后这一段漫长的无事可做的时光,但老人一看到她却立刻大叫着说,“这就太不对了,亲爱的!不,这可不行。”这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卡玛娜完全不解;她除了惊诧之外,还不免动了好奇心。

“呐,我说的当然是那双鞋,”老人看到她那探询的眼神就又接着说。“罗梅西先生,这一定是你干的事。不管你怎么说,这实在是一种亵渎神灵的举动。只有鄙视自己国土的人才会拿任何东西把自己的脚和祖国的神圣土地隔开。要是罗摩·犍陀罗也让悉多穿上‘道逊的’长靴,你想拉克希曼会一直跟随他们在森林里度过十四个年头吗?要笑你就笑吧,罗梅西先生!你不肯相信我的话,我也并不觉得奇怪。一个人既然会还没弄清楚船要往哪儿开,只听到汽笛声就马上往船上跑,那他自然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好啦,大叔,”罗梅西说,“您最好给我们决定一下吧,您说我们在什么地方下船好。您的建议一定会比轮船的汽笛声更有力多了。”

“天哪,你倒很快就学会了一个打定主意的办法。可是咱们相识才不过几个钟头哩。嗯,你们最好在加希波尔下船吧。你愿意到加希波尔去吗,亲爱的?那儿许多人家都种有极漂亮的玫瑰,我这个对你十分崇拜的老头子也正是住在那里。”

罗梅西拿眼睛看着卡玛娜,她立即点点头,表示很赞成这个建议。

那天下午,卡克拉巴蒂和乌梅希就一直都坐在卡玛娜的舱房里,

这样让罗梅西独自孤孤单单地呆在外面，卡玛娜心里倒多少有些不安。轮船平稳地行驶着，在秋天的色彩鲜明的阳光下，不停向后退去的河岸呈现出一幅宁静安谧而又时刻变幻的景色——它像一幅长条图画，上面是无数稻田、码头、沙滩、农舍和盖着铁皮屋顶的市场，其间还时而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赶路人，聚集在高大古老的榕树阴下，等待着渡口的船只。卡玛娜的爽朗的笑声时而打破秋日午后的恬静，从邻舱传到罗梅西的耳边。“这一切是多么美妙，可又多么遥远！”因她的笑声引起的这一思想一直在他的心中萦绕。

第二十九章

在卡玛娜这个年岁，疑虑、恐惧和烦恼是不可能在心中长久存在的。她现在已不再感到时间难以消磨，罗梅西对她的态度她也不放在心上了。

秋天的太阳使广阔的田野上的景象瞬息万变，衬着那金色的河流，一切更显得绚烂无比。卡玛娜很高兴自己已做了一个小家庭的女主人，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而每一天都像是一部朴实无华的诗集中的一个新页。

每天早晨，她都以新增的热情来对待这一天的工作。乌梅希自那次后再没发生过误船的事，他每出去掳掠一次，总能满载而归，而且每次弄来的东西总要在他们这个小集团中引起无限惊讶。

“天哪！瞅瞅这些葫芦！还有这黄豆，你倒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大叔，你瞧，他还弄来了这些酸甜菜！我真从没想到在这一带地方还可以弄到这个。”这是在乌梅希的菜篮边，每天早晨都可能听到的一些谈话。

只有罗梅西在场的时候，谈话的调子就不那么响亮了，因为他始终怀疑这些东西来路不明。卡玛娜也许会说，“嗨，钱是我自己算好了交给他的！”但罗梅西却会回答说，“那只让他更多了一个捣鬼的机会；他可以把钱赚下来然后再去偷菜！”这时他就会把乌梅希叫过来，

要他把买东西花的钱作一番交代。

那孩子背出的账目当然对不上数儿。如果按他自己说的来计算，他所花的钱总永远超过了卡玛娜给他的数目，但乌梅希却并不因此有丝毫不安的感觉。正如他自己说的，“要是我能算账算得那么清楚，我也不会在这儿呆着了，我不会到政府去作一个征收员吗？您说对不对，爷爷？”

这时卡克拉巴蒂就会说，“这桩公案且等早饭后再办吧，罗梅西先生；到那时候你可以作一次恰切的宣判。就眼下说，我可不能不站在这孩子的一边。乌梅希，我的孩子，要什么就能弄到什么，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学到的本领，会这一套的人实在不多。不少的人都试过，可是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得到成功。碰到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我总知道应该怎么去对他表示尊敬，罗梅西先生。目前不是种豆子的季节，我真不相信有多少孩子能在这样一个生地方一大清早给你弄来这许多黄豆。怀疑人人都会，先生；可是要什么就能弄来什么，可是一千个人里头也难找出一个的！”

罗梅西：“你这样是不对的，大叔！你不应该这样护着他。”

卡克拉巴蒂：“他并没有很多才能，咱们要是不给他点儿鼓励，让他这点儿才能也慢慢荒废掉，那不等咱们走下这条轮船，咱们就会后悔的。你听我说，乌梅希，明天早晨我需要用一点楝树叶子——要越是长在最高的树顶上的越好。我需要那么一点东西，亲爱的。他们都管我叫大夫——得啦，别管他大夫不大夫吧，我这全是在白费时间！好好注意把那些青菜洗干净，乌梅希。”

罗梅西越是怀疑和责骂乌梅希，这孩子就越是和卡玛娜更为亲近。加上卡克拉巴蒂也始终追随着她，卡玛娜的这个小宗派已逐渐脱离罗梅西的约束完全自立了。当卡克拉巴蒂、乌梅希和卡玛娜在互相同情的基础上团结在一起，一同干活儿，一同谈笑的时候，谁也不再把罗梅西和他的那一套教条放在眼下。卡克拉巴蒂来到后对卡玛娜所表现的那股热情，也使罗梅西颇有所感，但他却仍不能毫无顾忌地前去和他们一起追随在她的周围。他好比一条吃水很深的大船，只能在河心抛锚，从远处观望岸边的陆地，却不可能靠岸停泊，而那些小船和小划子却很容易就渡过浅滩划过去了。



卡玛娜很高兴自己已做了一个小家庭的女主人，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而每一天都像是一部朴实无华的诗集中的一个新页。

现在,眼看已快到月圆时候。有一天早晨,旅客们一起来,就发现满天乌云,风无一定方向地乱吹;时而一阵疾雨,时而又是明朗的晴天。河中心再没有任何其他船只。岸边虽有几只小船在望,但它们的活动情况也显然透露出船夫们心情的不安。拿着水罐走下河滩来打水的妇女们都不敢在河边停留,有时整个河面,从此岸到彼岸,似乎忽然抖作一团了。

轮船照常向前开行着,卡玛娜也没有让天气的变化影响她的烹饪工作。

"晚上你也许就没法做饭了,"卡克拉巴蒂对天空望了一眼说,"你最好把晚上吃的也先给预备出来。你这会儿要能把豆饭做出来,我就来和点面回头好做面包。"

他们全吃完早饭的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风慢慢越刮越紧,河面翻起了一层层的白浪。早在天晚以前,太阳便已藏入浓密的乌云,不知什么时候已偷偷沉落下去。船很早就抛锚了。

入夜以后,月亮透过翻滚的团团乌云,时而露出一丝惨淡的恍惚的微笑。一阵狂风吹来,接着开始了倾盆大雨。

卡玛娜曾有过一次翻船的经验,这凶猛的狂风自然使她深感惊惧。"没有什么可怕的,卡玛娜,"罗梅西安慰她说;"轮船上是很安全的。你去睡觉吧,别把它放在心上。我就呆在隔壁的舱房里,我这会儿还不睡哩。"

接着卡克拉巴蒂又走到她的门口来。"不要害怕,亲爱的;我叫这该死的风暴决不敢碰你一碰!"这风暴尽管该死,但毫无疑问它确已弄得卡玛娜心神不宁了。她几步跑到门口大声恳求说,"求你进来陪我坐一会儿吧,大叔!"

卡克拉巴蒂犹豫了一下。"时候不早,你们也该上床睡觉了。我最好还是——"他一边走进去一边说,但他立刻看到罗梅西并不在那间舱房里。"哎,罗梅西先生哪儿去了?"他惊奇地大声叫着说;"在这么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他总不会跑出去偷菜去了吧!"

"啊,是你吗,大叔?我在这儿,隔壁屋子里。"

卡克拉巴蒂向旁边的一个舱房里望去,只看到罗梅西斜依床头,在灯光下看书。

"你夫人一个人呆在那边屋子里害怕得很，"他说，"你最好把你的书放下吧，靠那玩艺儿是吓不退风暴的！快过这边来吧。"

一种无法控制的本能的冲动使卡玛娜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不，不，大叔！"她抓住他的胳膊压低嗓子叫喊着。在那雷雨交加的风暴中，她的声音并没能传入罗梅西的耳朵，但卡克拉巴蒂可是听见了，他非常惊愕地转过脸来望着她。

罗梅西放下手里的书走进这边舱房里来。"什么事情，卡克拉巴蒂大叔？"他问；"卡玛娜和你好像是——"

"不，不！"卡玛娜急急插嘴说，根本没抬头看罗梅西一眼；"我刚才只是请他进来陪我闲聊一会儿。"她一再连声说，"不，不！"可究竟"不"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而实际隐藏在这字后的意思是，"如果你以为我需要谁来安抚我的受惊的心，那你是错了；我不需要！如果你以为我想要什么人来陪伴我，那是没有的事；我没那个意思！"

"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叔，"她接着说，"你还是快去睡吧；你最好去看看乌梅希这会儿怎么样。我担心这风暴一定把他吓坏了。"

"什么东西也吓不了我，妈妈，"从外面的黑暗中传来了他的说话声；很显然，乌梅希正哆嗦着坐在他女主人的舱房门外。

激于他这种至诚的热情，卡玛娜急忙跑出去大声嚷道，"乌梅希，你这样全身都会叫雨浇透的！快走开，你这个讨厌的孩子，你到大叔的舱里去睡吧。"

乌梅希顺从地跟着卡克拉巴蒂大叔走了。尽管她的声调里充满了热爱，但因她曾骂他讨厌，孩子的心里总有些不快。

"要不要我先陪你谈谈，等你睡着了我再走？"罗梅西问卡玛娜。

"不，谢谢你。我这会儿就已经困极了。"

罗梅西完全理解卡玛娜的心思，但他现在实在不愿意跟她争辩。他一举眼看到她满脸倔强的表情，就轻轻溜回到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卡玛娜的过于激动的心情，显然不容她安稳睡去，但她仍强迫自己在床上躺了下来。风暴越来越急，浪涛也越来越猛。船上的水手已开始忙乱起来，船长给机器房里传达命令，时而传来一阵叮当的铃声。完全靠锚链，这轮船显然已不可能抗拒风暴的利齿，于是底舱的

机器也开始慢慢转动起来。

卡玛娜掀开身上的被走到外面甲板上来。这时雨已经暂时停住，但狂风却像一只被打伤的野兽高声怒吼着，四处乱窜。

夜空中浓云密布，借圆月的微光，可以看到一团团的乌云，像一群专事毁灭的精怪，趁着风势在混乱一团的天空驰骤。河岸差不多被黑暗淹没了，河面上的情景也已模糊不清，但天空和大地、远处和近处的景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一切，却在这昏天黑地的一团混乱中完全交融在一起，那形象颇似神话中的那个可怕的怪物——死神的黑牛——正发着狂怒高举起它的带角的头摇晃不已。

卡玛娜凝望着这混乱的天空和动乱不安的黑夜，说不出自己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那仿佛是恐惧，又仿佛是欢乐。

天地的震怒拨动了她的一向沉寂的心弦，这里是一种无法驯服的力量，一种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大自然的这种勇猛的反抗使她感到无限兴奋。大自然究竟是在反抗什么呢？从风暴的怒吼声中，卡玛娜听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答案，正和在她心中汹涌着的风暴一样，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但毫无疑问，它正企图在这风暴惨厉的吼叫声中，撕碎并抛开某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由欺骗、幻想和心灵的隔膜织成的罗网，而它这种努力却同时要从根动摇世界的基础了。

狂风吼叫着从无迹可寻的太空的尽头横扫过幽暗的黑夜，“不，不！”它只是表明一种没有明确意义的拒绝。但它究竟要拒绝什么呢？谁也不知道肯定的答案，它就只是声色俱厉地在喊着“不，不，决不；不，不，不！”

第三十章

第二天早晨，风势虽略减一些，但风力仍然很猛。船长时刻不安地仰望着天空，拿不定主意究竟能不能启航。

卡克拉巴蒂一大早就到卡玛娜隔壁的舱房里来看罗梅西。他本

来还躺在床上，但一看到卡克拉巴蒂就立刻坐了起来。老头儿看出来夜来他一定就睡在这里，同时记起了昨晚发生的事，他不免立即想到了这二者的关系。“我想你昨天夜晚就一直睡在这儿，是吗？”他以一种探询的口气问道。

罗梅西却避开了这个问题。“今儿早晨的天气多坏！”他说。“你昨天夜晚睡得怎么样，大叔？”

“罗梅西先生，”卡克拉巴蒂立即回答说，“你一定以为我是个大傻瓜，听我这个唠叨劲儿的确也像是那么回事，不过，我既活了这么大年岁，总也免不了碰到过不少问题。大多数的问题我倒也都能解决了，而你倒真是我一生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

罗梅西的脸不禁立刻绯红了，但他很快就使自己镇定下来，微微笑了一笑。“难以理解并不能算是一种罪恶呀，大叔。比方说，泰卢固的那种希奇古怪的语言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感到要了解它的基本语法都很困难，可是对一个泰林加的孩子来说，这种语言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咱们不应该急于加以鄙视。好比一个人偶然看见一些奇怪的符号，就不应该马上对它表示绝望，他应该存个希望，在将来慢慢设法去理解它。”

“对不起，罗梅西先生，”老人说。“我要说我能有办法了解一个根本不愿跟我共心事的人，那我也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有时候，也确有可能两个从不相识的人一见相投，很快就结为知己。我可以拿那个大胡子——我们的船长——来作证。他不能不承认，他已把你的年轻太太看作他的一个很亲近的朋友。你去问问他，他要是否认这一点，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遇上这样的事情，你要人拿那无法了解的泰卢固语言来作比，那可真叫是不相干。你要是肯对这件事多想一想，罗梅西先生，你也就一定不会生气了。”

“正因为我已经想过了，所以我也根本没有生气。可是，不管我生气不生气，不管我的话你听了高兴不高兴，泰卢固语终归是泰卢固语。这是自然界的一种无情的法则。”罗梅西说完长叹了一口气。

现在，罗梅西开始怀疑，住到加希波尔去究竟是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他最初想到，他们既已和这个老人混得很熟，乍到一个新地方

去安家，能有他帮帮忙总是好的，但现在他却感到和熟人住在一起实在有许多不便。如果他和卡玛娜的关系变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彼此都争来探询，那结果一定会弄得她非常狼狈。所以，最安全的办法还是躲到一个完全没有熟人的地方去住，那也就不会有人来打探他们的私事了。

因此，在轮船要在加希波尔靠岸的前一天，他就对卡克拉巴蒂说，"大叔，从我的职业方面来考虑，我觉得加希波尔对我不很合适，因此，我决定到贝拿勒斯去。"

罗梅西的十分坚决的声调使老头感到很好笑。"随时改变自己的决定就根本算不得什么决定，那只好叫做毫无定见！可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的确打定主意要上贝拿勒斯吗？"

"打定主意了，"罗梅西极干脆地说。

老头儿一句话没说就走开了，他开始去捆他的行李。

"你因什么事对我不高兴吗，大叔？"卡玛娜搭讪着问。

"我们一直从早吵到晚，你还能希望我怎么着呢？"他回答说。"你也知道，我始终也没能得到你的欢心！"

卡玛娜："今天一早你都一直躲着我。"

卡克拉巴蒂："你敢说我躲着你？别说啦，是你正在想完全丢开我哩。"

卡玛娜莫名其妙地瞪着两眼望着他。"罗梅西先生没跟你说吗？"老头儿又接着说。"你们已经决定到贝拿勒斯去了。"

卡玛娜对这话既没表示承认，也没否认。"你这样儿弄可不成的，大叔，"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她说。"让我来替你收拾箱子吧。"

罗梅西已放弃了上加希波尔去的计划，而卡玛娜竟如此毫不在意，这使得卡克拉巴蒂感到颇为伤心。"也许这样也好，"他心里想。"到了我这般年岁的人，平白又去结识一些新朋友干什么？"

这时，罗梅西自己走来向卡玛娜说明改变计划的事。"我正到处找你呐，"他说，但她仍旧帮卡克拉巴蒂收拾着衣服。

"咱们不上加希波尔去了，卡玛娜，"罗梅西接着说。"我已经决定到贝拿勒斯去做律师。你同意吗？"

"不成，我决定到加希波尔去，"卡玛娜仍一边给卡克拉巴蒂收拾

箱子,头也不抬地回答说。“我把东西都完全收拾好了。”

“那么,你要单独一个人去吗?”罗梅西问道,卡玛娜的坚决反对的态度使他不禁一惊。

“哦不;有大叔跟我在一起——”说这话的时候,她亲昵地看了那老人一眼。

这情况可并不使卡克拉巴蒂感到十分高兴。“亲爱的,”他说,“你这样儿偏向我,罗梅西先生可要吃醋了。”但卡玛娜仍只是说,“我决定到加希波尔去。”她的声调明显地表示出,她认为自己完全有权自由行动。

“行啦,大叔,”罗梅西说,“加希波尔就加希波尔吧。”

临晚的时候,雨过天晴,罗梅西独自静坐在月光下默默沉思。“我们决不能长期这样拖下去了,”他心里想。“如果卡玛娜公开反抗起来,那情况真会不堪设想。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和她在一起生活,而又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局面我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何况卡玛娜的确是我的妻子。从一开头我就拿她当我的妻子看待,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念诵过那一套誓词,我心里就应该感到不安。那天夜晚,在那沙滩上,死神已把她交托给我,让我们合为一体了;毫无疑问,他的权威超过了尘世间任何一个证婚的祭司!”

再说,在他和汉娜丽妮之间却埋伏着许多全副甲胄的敌兵。他必须战斗着,突破许多障碍、疑惧和羞辱才能扬起头走近她的身边,而这一连串的战斗,他连想都不敢想。他如何能希望得到胜利呢?他怎么能让人相信他安全无罪呢?况且就是他能够证明自己无罪,社会也会,比方这么说,扯起她的裙子来不让他和它接触,更不用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使卡玛娜遭到多么惨痛的结局。这条道儿显然也是不能想象的。坚强起来,别再犹豫了!除了让卡玛娜真作自己的妻子也实在再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了。汉娜丽妮现在一定对他怀着怨恨之心——这种怨恨无疑会使她更易于接受另一个求婚者的请求。罗梅西不禁长叹一声,把他对汉娜丽妮的一切希望完全抛撇干净了。

第三十一章

“喂!”罗梅西叫着说,“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呢,乌梅希?”

“我跟着妈妈去。”

罗梅西:“我给你买的船票是到贝拿勒斯的,现在才只到加希波尔。我们不打算到贝拿勒斯去了。”

乌梅希:“那我也不到贝拿勒斯去了。”

罗梅西并没想到让乌梅希经常呆在他们家里,因此那孩子的毫不犹豫的神情倒使他颇为惊奇。

“那么,咱们就让乌梅希老跟着咱们吗?”他向卡玛娜问道。

“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罗梅西:“在贝拿勒斯,他有个什么亲戚。”

卡玛娜:“可他愿意跟着咱们去。你可得记住,乌梅希,咱们要到一个从没到过的生地方去,你一定得紧跟着大叔,要不然,街上人多一挤,我们就没法找到你了。”

很显然,这一群人现在已完全得听命于卡玛娜,他们的行止和生活上的安排都得由她负责决定了。过去她总是顺从地接受罗梅西的命令,但现在那个阶段已骤然告一结束。因此,并没有更多的争论,乌梅希挟着一个包袱跟在他们后面,就这样同他们一道下了船。

大叔住在市区和欧洲人居住区之间的一所小平房里。房子前面有一口石砌的水井,后面是一个芒果园。房子和大路之间隔着一堵矮墙,墙里一片小菜园子,就靠这井里的水灌溉。罗梅西和卡玛娜在自己找到住房之前将一直在这里做客。

大叔的太太哈瑞巴比尼,尽管她丈夫常说她弱不禁风,看外表实在没有任何不健康的样子。她虽已过中年,从面容上看仍显得颇为精明强干,只有太阳穴边的头发略露出一点灰白的颜色。我们或许可以说,年岁已经接到了对她下手的命令,但一直还没有执行。

事实是,她刚和卡克拉巴蒂结婚的时节,常常犯疟疾,她丈夫认

为治疗这种病最有效的办法是改换环境，因此他就在加希波尔谋到一个小学校长的职位，一家人一起搬到这里来了。

哈瑞巴比尼的健康老早就已经恢复了，但她丈夫却一直没放松对她的经心照顾。

卡克拉巴蒂把客人们请在外屋坐定以后，就到里屋去找他太太；他看到她正在后院的太阳地里，捣腾着一大堆坛坛罐罐，拿簸箕簸着麦子。

“你在这儿！”卡克拉巴蒂叫着说。“今天天气很冷。你不该戴上头巾吗？”

哈瑞巴比尼：“你是怎么啦？冷！我的背都快叫太阳烤焦了。”

卡克拉巴蒂：“那可不行。咱们总还不至于买不起一把洋伞啊。”

哈瑞巴比尼：“得啦，我回头找一把伞来吧。你且告诉我，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卡克拉巴蒂：“说来话长。我带了几个客人回来啦，咱们这会儿得去招待招待他们，别的事儿暂且先搁一搁吧，”接着他简单地对她把客人描述了一番。

在卡克拉巴蒂家款待陌生的客人，这原已不是第一次，但现在要款待一对夫妇，哈瑞巴比尼却颇感为难。“天哪，咱们没地方安顿他们呀！”她叫着说。

“你最好先去跟他们见见面，”她丈夫说，“呆会儿咱们再商量，看怎么安置他们。我的赛娜佳哪儿去了？”

“她在给孩子洗澡。”

于是卡克拉巴蒂就把卡玛娜领来见他太太。

卡玛娜按照一般的礼节向哈瑞巴比尼行过了礼。老太太摸摸卡玛娜的下巴，接着一边吻着自己的手指，一边对她丈夫说：“你不觉得她很像咱们的碧都么？”——碧都是他们的大女儿，现在和她丈夫一起住在阿拉哈巴德。

她这话使卡克拉巴蒂心里觉得很有趣。事实上，碧都和卡玛娜并无任何相似之处，但哈瑞巴比尼从来也不肯承认，有任何一个女孩子比她自己的女儿更美或更有才能。他们的另一个女儿赛娜佳现在跟她父母一起住在这里，要比起美来显然很容易被卡玛娜比下去，老

妈妈不肯示弱，因此就只好拿那个现在不在这儿的女儿来蒙混。

“你们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哈瑞巴比尼说，“但我只怕你们不免要受些委屈。我们的新房子现在正在修理，只好让你们跟我们一起挤着住了。”这话倒也不假，卡克拉巴蒂在市场那边确有一所小房子，现在也的确正在修整；但那地方根本不可能作为住宅之用，他们也从来没那么想过。

卡克拉巴蒂听到太太的这番面子话，不禁暗暗好笑，但他自然也不便泄她的底。“要是你们怕受委屈，那我就根本不该把你们接来了，”他对卡玛娜说，接着他又转身对他太太说道：“不过，你最好别老站在这儿吧。秋天的太阳对你的身体可不相宜，”说着，他就走出去陪罗梅西去了。

现在就只剩下卡玛娜和哈瑞巴比尼在一起了，她于是开始问这姑娘关于她的许多事。

“你丈夫是个律师，对么？他做律师做了多久了？做律师很赚钱吗？啊，他还没有正式开业？那你们现在靠什么生活呢？你公公留给他很多钱吗？你不知道？这姑娘真奇怪！你丈夫家的事你全都不知道吗？你丈夫每月给你多少钱家用？像你这么大年岁的姑娘，又没个婆婆，就应该自己当家做主！我女儿碧都她丈夫就把自己的收入全部都交她经管。”

老太太的这一串连珠炮似的问题和议论立即使卡玛娜看出了自己的无能；这女孩子也极清楚地感觉到，她对自己丈夫的地位和家世如此隔膜，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同时也颇为丢人的事。她现在才意识到，她一直还没有机会和罗梅西尽情谈过关于他的一切，对于作为她丈夫的这个人的情况，她几乎是一无所知。她现在才第一次体会到自己目前的这种奇特的处境，一种自愧不如人的哀痛感觉顿时使她心烦意乱起来。

“让我看看你的脚镯好吗，亲爱的？”哈瑞巴比尼又接着说开了；“这金子不很好，你说是不是？你出嫁的时候，你爹没给你些首饰吗？唔，你没有爹？那你总也该得到一些东西呀。你丈夫也没给你什么吗？碧都的丈夫仨月俩月就总要给她买一对耳环啦什么的。”

最后赛娜佳领着她的刚两岁的女儿乌米进来，才算打断了她对

卡玛娜的盘问。赛娜佳脸皮很黑,鼻子眼睛也都很小,可因为她额头饱满,神采动人,谁一见到她,就马上会觉得她心地明白,生性柔顺。

赛娜佳的小女儿看了看卡玛娜马上就扯着她叫“姨”——这倒不真是因为她看到她和碧都有什么相像的地方,而是因为凡她喜欢的成年女人她都毫不犹豫地认作是“姨”。卡玛娜立刻把那个小女孩儿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头上。

哈瑞巴比尼向赛娜佳介绍卡玛娜说:“这位太太她先生是一位律师;他是到西部来做律师工作的。他们在路上遇见了你爹,他就把他们接到这儿来了。”

两个姑娘只彼此对看了一眼,立刻就变成了极要好的朋友。

哈瑞巴比尼得去给客人安排饭食和住处去了,赛娜佳于是拉住卡玛娜的手,把她请到她自己房里去。

没有好久她们彼此就谈得非常投机。两人在年岁上的差异几乎已完全被忘却了。

卡玛娜识见之广和见事之明都远远超出了她的年岁的限制。这也许是因为她一向没受过婆婆的严格管束,自己的个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像“不要胡说!”“我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年轻姑娘不作兴老说‘不’的!”这一类的话,她从来也没听到过。因此她始终是直着身子、扬着头面对世界的一切,恰像是一株异常娇艳而又枝干强劲的鲜花。

尽管小乌米一再嚷嚷着要她们陪着她玩,这两个新结识的朋友仍热烈地谈讲不休。卡玛娜不能不感觉到在谈话方面她是远不及赛娜佳的。赛娜佳有很多话要说,而她自己却几乎什么话都没有。卡玛娜对自己婚后生活所作的一番描写只好算是用铅笔勾出的一个轮廓,既不全面,也毫无色彩。

在这以前,她还从没有如此明确地体会到自己婚后生活的贫乏。她也曾本能地感到似乎缺少点儿什么,有时甚至觉得忍不住要起而反抗,但她却始终也没有完全弄清她生活里所缺乏的究竟是什么。

她们俩纵情的谈笑刚开始不久,赛娜佳马上就谈到了她自己的丈夫;这是她的生活的主弦,谁只要碰它一下,马上就会五音齐发;但卡玛娜却知道她的那根弦是根本不堪一弹的;关于她的丈夫她什么

也谈不出；因此对这类的谈话，她是既无材料也无兴趣。

赛娜佳的船是满载幸福欣然顺流而下，而卡玛娜的空虚的船只却可怜地搁在浅滩上。

赛娜佳的丈夫比宾在加希波尔一家鸦片厂工作。卡克拉巴蒂就只两个女儿，大女儿已是和她丈夫家的人住在一起。老头儿不愿意又和小女儿分开，因此特意挑选一个家境清寒的年轻人和她结了婚；这二女婿也很乐意接受了卡克拉巴蒂用适当的方法为他钻营到的一个职位，和岳父岳母在一起生活。

谈话中间赛娜佳忽然站起身来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去一会儿就来。"接着她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丈夫已洗完澡回来，她得去给他预备早饭，让他好吃了上班去。

"你怎么知道他洗完澡回来了？"卡玛娜完全出于天真地问道。

"别逗我了，"赛娜佳回答说。"谁又会不知道呢？你自己丈夫的脚步声，你会听不出吗？"

她大笑着，在卡玛娜的脸上拧了一把，然后把拴着一串钥匙的长服的下摆撩在肩上，抱起乌米就走了出去。

卡玛娜过去还从没想到人的脚步声是那么容易学会的一种语言。她不禁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

窗户外面有一棵番石榴；在那缀满花朵的树枝中，有许多采花贼——蜜蜂——在那里飞来飞去。

第三十二章

在靠近恒河岸边，有一所独门独院儿的住房，罗梅西已决定把它租下来。他还势必得亲自去一趟加尔各答，搬来自己的东西，并办妥为参加加希波尔律师公会所必需的一些手续；但他又实在不愿重临那个城市。那里的某些街道给他留下的印象始终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现在在思想上虽然仍苦于左右为难，但事情既已如此，目前情势已不容迟延，不管后果如何，他也只得正式接受卡玛娜之夫这一头

衔了。

事情是无法逃避的，由于怯于面对现实，他竟一再延迟着动身的日期。

卡克拉巴蒂的那所小平房，地方有限，卡玛娜被安顿在内室里，罗梅西却只能住在外屋，因而两人见面的机会都很少。赛娜佳常私自对卡玛娜说，不得已让他们两人分开，她心里真是不安极了。

“这也值得老当回事去谈它吗?”卡玛娜说。“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赛娜佳大笑着说，“你是多么狠心的小媳妇儿！别在我面前装正经啦，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我倒要你老实告诉我，”卡玛娜说，“要是比宾先生有两三天不和你在一起，那你会——?”

“可是，他决不可能两三天不和我在一起!”赛娜佳极自信地说，接着更以事实为证，说明比宾先生对她是如何昵爱。她告诉她，在他们结婚以后，那个年轻人如何千方百计逃过他们的敌人——家里的老人们——的监视，去和他的年轻的新娘子会面；告诉她，他有时如何遭到失败，如何被老人捉获；并且说后来老人绝对禁止他们相会的时候，他们如何乘比宾吃午饭的机会，背着老人们，在一面镜子里眉目送情以求得暂时的安慰。赛娜佳回忆着那些充满情趣的往事，满脸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有一个时期，比宾必须整天上班；赛娜佳又详细地对她描述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彼此是如何思念不已，比宾又如何常常旷职，偷偷溜回家里来。

有一次，比宾为父亲的事必须去一趟巴特纳。赛娜佳对他说，“你想你能够在巴特纳呆得住吗?”他却夸嘴说，“当然能够。”他答话的那种声调深深刺伤了赛娜佳的自尊心，她于是暗自发誓，在临别前夕决不露出一丝依恋不舍的情意；而不料她的这种决心却终于被一腔热泪溶化得干干净净了，第二天虽然为比宾出门的事一切都安排停当，他却忽然害上了头疼和另一些疑难杂症，到巴特纳的计划只得被迫打消了。后来，家里请医生来看他，还给他开下了药方，而结果他和赛娜佳偷偷把药倒在阴沟里，病人也就那么莫名其妙地好了!

看样子赛娜佳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把时间都忘却了；然而，一听到前门一声轻微的脚步响，她却立刻就站起身来。这是比宾先生下班回来了。她虽然仿佛正全神贯注于对赏心乐事的追述，实际却无时不在倾听着远在花园门外大路边的脚步声。

我们还不能说，赛娜佳对夫妻生活的醉心，在卡玛娜看来，不过是庸人自扰；因为她自己也曾依稀有过和她类似的感情。在她和罗梅西相处的最初几个月里，有时某根心弦的一阵震荡似乎也曾约略透露出婚姻生活的神秘。后来，她逃脱学校的羁绊回到罗梅西的身边，也时或感到某种神秘舞蹈的离奇节奏震动着自己的心灵。这时倾听着赛娜佳的讲述，她对自己偶或感情激动的意义也已渐有所悟。然而在她自己的经验中，她却找不到任何东西具有深刻的、长远的意义，它们在她心中留下的印象总只是一闪即逝。热爱贯穿着赛娜佳和比宾的全部关系，而在她自己和罗梅西之间，却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他们相比。和罗梅西的暂时分离并没有使她私心痛苦不安，同时她也不能想象罗梅西坐在外面屋子里，会绞尽脑汁寻求借口以求和她一见。

星期天即将来临的时候，赛娜佳更感到十分为难了。一方面她极不愿意让她的新交遭到冷落，另一方面她又没有那种舍己为人的精神，甘愿牺牲掉一星期中惟一可以和比宾相聚的一天。同时，她既知道罗梅西和卡玛娜虽然同处一室，而彼此却难交一语，她自己也很难安心去充分享受假日的乐趣。啊！如果能让他们俩相会一次那该多好啊！

她并没有把她的计划事先向老人们透露，但卡克拉巴蒂这个人却绝非事事都得等别人提醒的。他向家里的人宣告，他有很紧急的事要出城一趟，并且对罗梅西暗示，那一天绝不会有客人来临，他走后，他可以把大门锁起来。他还特意让他女儿也听到他的话，明知道她决不会不了解他的用意。

“来吧，亲爱的，让我先帮你把头发晾干了，”当她们从河里洗完澡回来的时候，赛娜佳对卡玛娜说。

“今天有什么特别事情，咱们一定得赶忙吗？”

“呆会儿再告诉你；让我先给你把头发梳起来吧，”赛娜佳回答

说，她立刻就动手给她梳头。她辫来辫去辫了很久，结果一个花样非常复杂的发式总算梳成了。接着，卡玛娜究竟应该穿什么衣服的问题又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赛娜佳一定要她穿一件颜色鲜嫩的衣服，而卡玛娜根本不了解她是什么意思。最后，因为不愿让赛娜佳不高兴，她终于同意了。

午饭后，赛娜佳在她丈夫的耳边咕哝了几句，说她有事情要暂时离开一会儿。于是她就去邀卡玛娜，要她和她一道到男人们的住房去坐一坐。

在过去，卡玛娜自己前往寻找罗梅西，从未显得面有难色，因为从没有人告诉过她，这种行为为礼俗所不许。罗梅西从一开始就打破了那种礼法的障碍，而她又并无一个知心的同性朋友来对她这种不当的举动加以劝止。但现在，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赛娜佳的请求。她已明白赛娜佳为什么有权去和她丈夫接近，而她又并不觉得自己也同样具有那种权利，她不能祈恩似的自去和罗梅西亲近。

赛娜佳对卡玛娜一再劝说，终归无效，于是她不禁暗想，这姑娘的一股傲气竟使她一丝也不肯迁就；当然是那股傲气在作怪！他们俩已经分居了好几天了，而罗梅西却从没找个借口进来看看他太太。

老太太已关上房门睡午觉去了，赛娜佳马上就去找比宾。“你去代卡玛娜给罗梅西先生送个信，”她说，“就说她请他到她房里去。爹对这种事决不介意，妈妈是不会知道的。”

比宾原是一个比较沉静的、老成持重的青年，对这种差事实在没有兴趣；但他却也不愿意因为拒绝太太的请求弄得整个星期天不得安宁。

罗梅西屈架着两腿躺在外屋的地毯上，正在那里阅读《先锋报》。他已经看完了当天报纸上的重要消息，但因为实在无事可做，他就随便浏览着报纸上的广告；这时比宾却进来了。罗梅西立刻极高兴地站了起来。“请进来坐一坐，比宾先生，来，来！”虽然比宾并不是一个富于情趣的良伴，但在这么个陌生地方，能有人来陪伴他共同消磨这无聊的下午，那也应算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但比宾却并没有坐下，他只站在那里搔着头发。“她请你进去，”他说。

"谁？卡玛娜？"

"是的。"

罗梅西不禁一惊。他虽已决定将来一定让卡玛娜名符其实地成为他的妻子，但目前这被迫分居的局面既使他能暂缓一口气，他竟又欣然恢复了过去那种摇摆不定的心情。不错，有时候他也曾以无比兴奋冥想着在卡玛娜真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时他将享受到的幸福，但此刻他却又如何去打破这个僵局？最近以来，他和卡玛娜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别扭，要一下改变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一时还想不出应该如何着手。这也正是对于租房子的事他所以并不那么热心的原因。

听到比宾的话，他心里也认为卡玛娜不过有什么正经事要和他谈谈，可是，尽管冷静的理智作如是想，这召唤仍使他的感情颇为激动。他放下《先锋报》，就跟在比宾的后面走了出去，在那宁静的令人昏昏欲睡的秋日的下午，耳边只有催眠曲般的蜜蜂的嗡嗡声，他这时心情的激动确也像一个前往参加幽会的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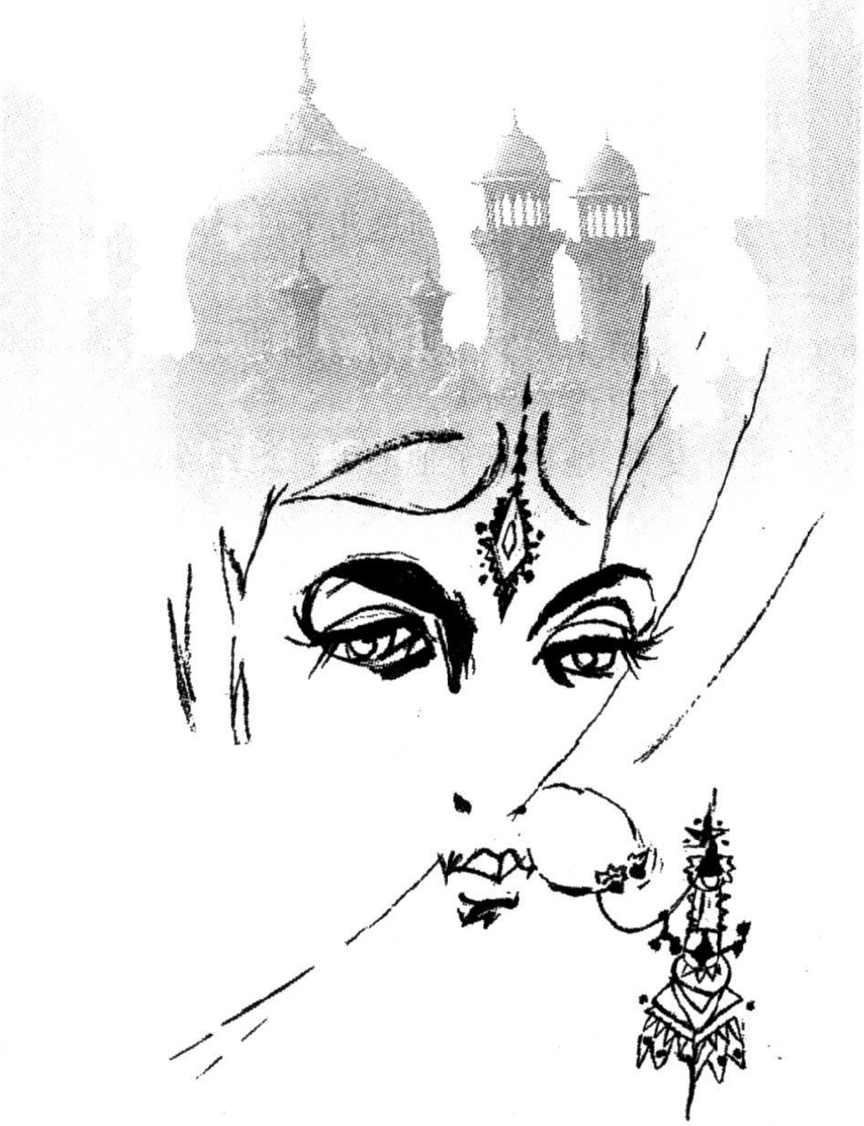
比宾把他领到一个房间的门口，就转身走开了。

在赛娜佳走后，卡玛娜以为她已经放弃原来的打算自去陪伴她的丈夫，她于是就坐在外屋的门坎上，面对着外面的花园出神。赛娜佳在无意之中已逗起了卡玛娜的情思。正如花园里一阵和风吹过即能使花叶微抖，发出一阵切切私语，卡玛娜心中的一声叹息也时而使她的心弦离奇地频频跳动，无端勾起难以述说的愁思。

突然间，罗梅西走进房来站在她的身后了，听到他低唤一声"卡玛娜！"她不禁惊愕地站起身来。她顿时感到周身血液沸腾，虽然过去在他的面前她从未有过羞怯之感，现在她却低着头，满脸通红，简直不能抬头看他一眼了。

她这时正穿着节日服装，再加上那新增的娇羞神态，在罗梅西的眼中，她仿佛已变成另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和她乍然相见，他不禁目眩神摇，完全为她的美色倾倒。他慢慢向她走过去，嗫嚅地犹豫了一阵，接着极温和地对她说："是你叫人找我的吗，卡玛娜？"

不料这话使卡玛娜立即倒退了几步。"绝对没有的事！我可没叫人找你。我找你来干什么？"她以一种不必要的坚决的神情回



她这时正穿着节日服装，再加上那新增的娇羞神态，在罗梅西的眼中，她仿佛已变成另一个人。

答说。

"可是,就算你叫人去找过我,这也并不是什么罪过呀,卡玛娜。"

"我根本没有叫人去找你!"卡玛娜更加坚决地重复着说。

"那么好啦,我是未奉邀请自己跑来的。你总不会因为那样就完全不留情面把我赶走吧?"

"他们一会儿一定会知道你到这儿来过,那他们会生气的。求你赶快走吧。我并没有叫人找你。"

"那个我已经知道了,"罗梅西拉着她的一只手说,"那么你到我房间里去吧;我那儿再没有别人。"

卡玛娜浑身发抖,她挣脱了他的手就跑到隔壁房里去,把房门关上了。

罗梅西完全明白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毫无问题,一定是这屋里的哪位太太想出的这么个主意。他满心别扭地回到自己房里,依然躺下来,拿起那份《先锋报》,瞪着报上的广告栏。但实际他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各种混乱的思想,像被狂风吹动的团团乌云,接连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浮过。

卡玛娜已把房门牢牢关住,赛娜佳敲了好一阵也毫无反响。最后她只得从窗格里伸进手去拉开了门栓。但一进门却只见卡玛娜两手蒙着脸正躺在地板上哭泣,她一时真感到万分惊异,完全不能理解究竟为什么卡玛娜会忽然如此悲伤,赛娜佳只得一伏身在她身边坐下,低声喃喃着,"这是怎么啦,亲爱的?这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哭呀?"

"啊,你干嘛要叫人去找他呢?你这真是太不对了!"

卡玛娜自己,几乎也和任何一个局外人一样,完全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忽然那么伤心。许多日子来隐藏在她心深处的悲哀,是没有人理解的。

刚才,罗梅西走来的时候,她正为自己盖造一片空中楼阁,而且恰恰已粉刷停当。如果他能够更和缓一些进入她心中的幻境,一切也许都会很好,但因为他突然表明他是奉邀而来,那空中楼阁立刻就全部倒塌下来。而放假期间要把她幽禁在学校中的企图,轮船上她所受到的冷遇以及其他种种回忆,却立刻全涌上了她的心头。自愿

来和她亲近是一回事，仅因为听从召唤而来，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只是自她来到加希波尔之后，她才了解到这二者之间有天渊之别。

但这个赛娜佳可绝对无法理解。在罗梅西和卡玛娜之间竟会真有一道不可超越的鸿沟，那实在是她完全无法想象的事。

她好不容易才把卡玛娜的头抱起来枕在自己的膝上，急切地对她说，"告诉我，亲爱的，是罗梅西先生骂你了么？也许因为我丈夫去叫他，他生气了。你应该告诉他，那全是我的主意。"

"不，不，他根本没有谈那些！可你为什么要叫他来呢？"

"这全是我不对，"赛娜佳愧悔地说，"你一定得原谅我。"

卡玛娜立刻坐起来，两手抱住了赛娜佳的脖子。"你得赶快去了，亲爱的，"她说，"比宾先生也许早等急了。"

在这个时候，罗梅西正无聊地拿着《先锋报》任意翻阅着，最后，他终于丢下报纸站了起来。"算了吧，"他对自己说；"我明天就上加尔各答去办理那些事情。我愈这样迟迟不肯正式承认我和卡玛娜的夫妻关系，就愈感到自己变得不成人了！"

第三十三章

罗梅西集中全力要尽快解决他在加尔各答的事务，并打定主意决不走近卡鲁托那一步。

他仍在达依拍拉的旧居住了下来。因为每天办理正事需要时间有限，二十四小时中所余大部空闲真使他感到无比冗长。过去的老朋友们，他不但不敢去见，甚至还得随时注意惟恐在街头和他们偶然相遇了。

同时，他发现不知为什么旧地重游竟使自己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又发生了变化。不久前，在恬静村野的辽阔的天地中，卡玛娜有如含苞初放的少女的美也曾使他不禁魂销，但现在来到这大城市以后，那种魔力几乎已完全消失了。在达依拍拉的住宅里，罗梅西曾极力想在自己的心中唤起那女孩子的形象来借以自娱，但他的想象却始

终不服从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他一再发誓要从此弃绝对汉娜丽妮的怀念,但她的形容笑貌却日日夜夜始终鲜明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必欲忘掉她的坚定决心竟和他对她的思念之情结成了坚固的同盟。

如果罗梅西真能够迅速行动,他早就可以了结这里的事务,回到加希波尔去了;但由于他一向遇事因循,常常一点极小的事他也看得万分严重。最后,就连这些小事也总算办完了,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动身到阿拉哈巴德去,然后从那里再转回加希波尔。一直来他在感情方面坚持不懈的自我克制,结果似乎对他也并无任何好处。他禁不住暗自寻思,在离开加尔各答之前,私自去卡鲁托那探望一番,当也不至有任何妨害。

这样决定之后,他就坐下来写一封信给汉娜丽妮。他向她详细说明了他和卡玛娜的全部关系,甚至明确地告诉她,他已打算在回到加希波尔以后,立即正式承认他和那个不幸的无依靠的姑娘的夫妻关系。这实际是一封诀别书,在他和他从前的情人最后完全断绝关系之前,他要把自己心里的一切尽情吐露出来。

他把信装在一个信封里,但在信里和封皮上,都没有写下收信人的名字。因为过去罗梅西对汉娜丽妮身边的人总另眼看待,只要有机会他总尽量赏给安那达先生家的仆人们一些东西或钱,他相信他们现在一定仍愿意为他尽力。因此他计划在天刚黑的时候到那边去,伺机在远处偷看她一眼;然后他就把信交给她家的一个仆人,嘱托他暗地交给汉娜丽妮,这样一来,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也就算最后结束了。

黄昏以后,他拿着那封信兢兢业业地慢慢向那已对他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的街头走去。可是到那里后,他却看到安那达先生家大门紧闭,抬头向上看,所有的窗子也都严密关锁。屋子里一片漆黑,似乎一个人也没有。

他开始敲门。敲了三四遍以后,才有一个仆人拉开门杠,把门打开了。

"你是撒克汉,是吗?"罗梅西说。

"是的,先生,我正是撒克汉。"

罗梅西:“你家主人上什么地方去了?”

仆人:“因为要换换空气,他和我们小姐一块儿到西部去了。”

罗梅西:“西部什么地方?”

仆人:“我不知道。”

罗梅西:“还有别人跟他们一道儿吗?”

仆人:“还有纳里纳先生。”

罗梅西:“纳里纳先生是谁?”

仆人:“我也不知道。”

结果罗梅西从撒克汉嘴里知道,纳里纳先生是一位年轻少爷,最近以来,常在安那达先生家做客。尽管罗梅西自己对汉娜丽妮已放弃一切希望,但对这位纳里纳先生他却仍颇为厌恶。

“小姐走的时候,身体还好吗?”他问。

“啊,没说的,她身体好极了。”——仆人回答的语气非常肯定;他的意思原为使罗梅西高兴,但天知道撒克汉的算计是多么错误!

“我很想上楼去看看,”罗梅西说。

仆人举着一盏冒着烟的煤油灯领他上楼去。

罗梅西像一个游魂似的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有时停下来在一张他过去常坐的椅子或沙发上坐一会。屋子里的家具、陈设,一切都和过去一样,所不同的,就只多了一个不知忽然从什么地方钻来的纳里纳先生!自然忌真空,它不能允许真空状态长期存在!那一扇大窗还依然如旧,在一个秋天的落日余晖下,罗梅西曾和汉娜丽妮在那里并肩站立,让两颗心彼此合拍跳动。每一天,太阳落下的时候,它的光线还一定会照样照亮这个房间。难道现在却会另有一个人来代替罗梅西的位置,重新安排那窗前的两人并头的形象?过去的一切会不会像一个幽灵一样,站在他们中间,向他们举起指责的手,迫使他们彼此分开?尊严被损伤的感觉搅得罗梅西的心片刻也不得安宁了。

第二天,他放弃了先去阿拉哈巴德的计划,直接坐车回到加希波尔去了。

第三十四章

罗梅西在加尔各答呆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月，对卡玛娜这样一个正在发育中的女孩子来说，一个月确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正像黎明的曙光一转眼就会化作耀眼的旭日，她的少女的情怀，刚一觉醒便像一朵鲜花一样突然开放。如果她不曾和赛娜佳如此亲密，由于发自赛娜佳心中的爱情的光和热烘暖了她的心，加速了这变化过程，那她这少女的情思也许还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觉醒。

这期间，因为罗梅西迟迟不归，再加上赛娜佳一再催促，大叔只得自己去加紧给他们找房子，而且终于为这对年轻夫妻在恒河岸边离城不远的地方租到了一所小平房。他经过多方努力给他们找到一部分必要的家具，并给他们雇下了几个仆人，这样他们就完全可以单独成家了。

在罗梅西长期在外滞留重回加希波尔的时候，卡玛娜已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这对青年夫妇无需再依靠大叔的照顾，寄人篱下了。

这所平房的四周，还有足够的空地可以辟作花园。两排高大的西粟树夹着一条浓荫密蔽的小道。冬寒以后，河水清浅，在房子与河流之间躺着一片麦地与瓜畦交错的沙滩。房子的南头，靠河那边，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楝树，沿根四周的地面都铺上了石块。

这所房子久经荒废，屋里屋外都因为长期无人收拾凌乱已极。花园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屋子里更是尘土堆积；但这些却并没有使卡玛娜蹙一下眉头。因为她只想到自己立将荣登一家女主人的职位而欣喜异常，这里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无比美好。她很快就决定了哪一房间应作何用，花园里什么地方应栽什么花，并且经和大叔商量，已对开发全部荒地的工作做下了具体安排。她亲自监督工人修建厨房里的炉灶，并按实际需要改建了厨房近旁的什物间。她整天打扫、擦洗、收拾，似乎总有新的工作可以消耗掉她的充沛的精力。

家事操作能使女性的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动人的丰姿，而卡玛娜对工作的热情更使罗梅西只想到一只忽然逃出樊笼的飞鸟，在高空自由翱翔。她的光彩焕发的面容，她工作时的利落熟练，都使他心中充满了惊奇和欢欣。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以一个女主人的姿态出现；她现在真仿佛是走进了自己的王国，使她的美更增加了一种庄严气象。

“你这是干什么，卡玛娜？”他问道；“照这么干，你会要累坏的！”

卡玛娜暂放下手里的工作，怡然微笑，望着罗梅西说，“不用你担心，我一点儿也不累，”说完她仍接着去干她的，私心窃喜罗梅西对她的工作并未完全漠视。

热恋的感情使罗梅西想到另一个借口，他一会儿又转回来了。“你吃过早饭了吗，卡玛娜？”他问道。

“当然吃过了！吃了几个钟头了！”她回答说。

这件事罗梅西本来和她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但他仍禁不住这样问她，以表示对她的一点关怀；同时，虽然这个问题实际毫无意义，卡玛娜听来也仍不无欣喜之感。

只为使谈话不致中断，罗梅西又接着问道：“这么多活儿，你为什么老是一个人干呢，卡玛娜？你最好分一些事情让我做做。”

手艺高的工人通常总有一个缺点，他们不大相信别人的能力，所以卡玛娜也只是微笑着回答说，“算了吧，这不是你们男人干的事。”

“我们男人倒是极有耐性的，”罗梅西说；“听到别人侮辱男性我们也无所谓。我要是个女人，现在咱们可就该大吵一架了！还有，你不是也总要大叔帮你的忙吗？为什么偏把我看得那么不中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我要看到你去打扫厨房里的煤烟，我一定会禁不住要大笑的！你最好离开这儿吧。我马上要弄得满屋子都是土了！”

但罗梅西仍无话找话地接着说：“尘土是不认人的；它对你和对我可不会有什么两样。”

“我是没办法，不得不忍受点儿，”卡玛娜说；“你很可以躲开，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在这儿受罪呢？”

罗梅西怕叫外面的仆人们听到，压低嗓子说："我要分担你所承受的一切，工作也好，别的事情也好。"

这话使卡玛娜的脸上不禁泛起了一片红晕，她没有作答，却走出去对乌梅希大声喊叫着说：

"乌梅希，你最好再去打桶水来把这儿浇一浇；你看这儿的土够多厚。来，把扫把给我，"说完她就开始使劲地扫着。

"你这是干什么，卡玛娜？"罗梅西叫着说，看到她做这种低下的工作，心里很不安。

"得啦，罗梅西先生，"他身后忽然传来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正当的操劳有什么害处呢？亏得你们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人一天到晚还在那儿讲平等。你要认为扫地是下贱工作，那你们又为什么让你们的仆人干呢？我没受过你们那份教育，可你要问我的意见，我告诉你：我要看到一个品德高尚的女人挥动着一把扫帚，我觉得那扫帚的每一部分都在我眼前闪着像太阳一样的光芒！(对卡玛娜)我已经替你把外面的一片荒地差不多全收拾干净了，亲爱的；现在你得告诉我花坛到底砌在哪儿呀？"

"稍微等一会儿，大叔；这间屋子还没打扫干净哩，"说完，卡玛娜仍接着去干她的活儿。

这间房完全扫干净以后，她就把系在腰里的面纱扯起来蒙住自己的头，跑出去和大叔仔细研究修建花坛的地点。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但房子的洁净程度还不能满足卡玛娜的严格要求。长期荒废所留下的脏污决不是一下子可以清除干净的；有些房间如果不再经过一次打扫，让它敞开透透风，显然还不能居住，因此罗梅西和卡玛娜还必须在大叔家里再住上一夜，而这实在是使罗梅西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整个那一天，他一直都在盼望着在他们自己的这所小房子里度过第一个黄昏；他曾经一再想象着，当他在一盏油灯下对她吐露真情的时候，她不知将发出如何羞怯的微笑。现在如再一延误，又将是三四天；他实在不能不赶快到省律师公会报到去，因而第二天他只得动身到阿拉哈巴德去了。

第三十五章

一两天后，大叔因为要去看望他的大女儿碧都，也前往阿拉哈巴德去。

在他走后的那天早晨，卡玛娜邀请赛娜佳到她的新居去吃一次野餐，赛娜佳侍候比宾吃完早饭送他出门后，就到卡玛娜这边来了。

她们姐儿俩立刻就开始准备，加上有乌梅希的帮助，很快就在那株楝树下把饭做好。早饭吃过之后，她们就在楝树下坐下来准备作竟日谈。清凉的树荫、柔和的阳光和河上的景色，在卡玛娜看来，正是可以让她们开怀畅谈的奇妙的环境，她心中的没来由的思念之情已变得像飘摇在她们头顶上的风筝一样遥远，那些风筝在蓝色的天空中已只余几星黑点了。

才不过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赛娜佳就起身要走了；她丈夫很快就要下班回来，所以她必须回去。

"你这套老习惯一天也不能改变吗？"卡玛娜问；但赛娜佳只是摸摸卡玛娜的脸，微笑着摇了摇头。走的时候她告诉卡玛娜在天黑以前一定回去。

卡玛娜做完家里的活儿以后，太阳还很高。她拿一条头巾连头带肩包起来，又在那株大楝树下坐定，观望着慢慢向对岸堤坝后面隐去的太阳，那边，燃着晚霞的天空明晰地衬映着靠在河对岸的几条渔船的船桅。

乌梅希为要找一个和她谈谈话的借口，跑来对她说，"你很久没吃蒟酱了，妈妈，我在那边屋里剥了一些带过来了，"说着，递给她一包蒟酱。

卡玛娜这时才忽然注意到黑夜已经来临，她立即站起身来。

"'卡克拉巴蒂大叔'派车子来接你了，"乌梅希又说。

卡玛娜又走进屋里去，打算在离开之前，各处巡视一番。正房里已砌上一个英国式的、供冬天取暖的火炉，炉台上面这时放着一盏已

点着的煤油灯。卡玛娜走到炉台边放下了那包蒟酱,而当她正预备转身再去各处察看的时候,她忽然看到那张包蒟酱的纸上写有她的名字,而且是罗梅西的笔迹。

“这纸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她问乌梅希。

“在先生的卧房的角落里,我扫地的时候拾起来的。”

卡玛娜打开那张纸来细看。这就是罗梅西向汉娜丽妮倾诉胸怀的那封信,他一向对什么都漫不经心,大概就这么随便把它扔掉了。

她读完了那封信。

“你为什么站在那儿发楞?”乌梅希问道;“天已经黑了。”

屋子里安静得可以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卡玛娜的表情使乌梅希感到非常惊恐。“你听见了吗,妈妈。天已经很晚,咱们得赶快走了,”他请求说;但她却仍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后来,大叔的一个仆人进来大声嚷嚷说,车已经在外面等得很久了,他们才离开。

第三十六章

“你身体不舒服吗,亲爱的,”卡玛娜回到大叔家的时候,赛娜佳问她说;“你头疼吗?”

“不,我没什么不舒服;大叔为什么没在?”

“妈妈要他上阿拉哈巴德看我姐姐去了;她已经病了好几天啦。”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说,他大概至少得一个星期才能回来。这两天你太累了,要收拾你那所房子,你一刻也不肯停。你简直像有点儿累坏了。晚上早点儿吃点儿东西就去睡吧。”

在目前情况下,卡玛娜惟一自救的办法应该是和赛娜佳共同商量商量,但她却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告诉赛娜佳或任何其他的人,她一直认为是她丈夫的那个人,根本不是她的丈夫。

卡玛娜关起自己的房门来,在灯光下又把罗梅西的信重读了一

遍。

信上既没有收信人的名字，也没有收信人的地址，但信的内容清楚地表明这是写给一个女人的，这女人已经和罗梅西订过婚，而由于他和卡玛娜的关系，他们不得不解除婚约了。同时，罗梅西在信里毫不隐讳地表示，他是始终一心一意热爱着那个女人的，而只是由于那个不幸的卡玛娜，由于卡玛娜的命运如此离奇地和他自己的命运纠结在一起，他才不得不和她断绝关系。

卡玛娜开始慢慢回忆自从第一次和罗梅西在沙滩上相遇，直到后来他们来到加希波尔整个这段时间的经过情形，过去她所感到不可理解的事，现在可完全了如指掌了。罗梅西很早就已明白她不是他的妻子，但因为她始终毫不犹豫地认为他是她的丈夫，并且全无腼腆之色，一意打算和他终身相守，于是弄得他苦恼万状，不知应如何对待她才好。

羞耻的感觉像一把刀子刺着她的心，回想起过去的某些情景，她真恨不能有地缝可钻。这是她一生也不能忘记的羞辱，是她永远也无法洗去的一个污点。

她使劲一下拉开房门，走到屋后的花园里去。展开在她头顶上的冬夜的天空，像一座黑色的大理石拱门，冷漠得令人不敢逼视。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地面看不见半点烟雾，只有无数寒星在太空中闪闪发光。花园前面挡着一排矮小的芒果树，使眼前的景象更显得一派阴森。在她的想象中，她看不出任何地方有一条可以让她逃出苦难的途径。她屈身在清冷的草地上坐了下来，痴呆得像一座石像，没有洒一滴眼泪，也没有发出一声叹息。

她完全忘怀了时光的流逝，慢慢，刺骨的寒冷侵入她的心，她不禁浑身战抖起来。最后，一弯冷月划破了棕榈树那边的沉寂的黑暗，卡玛娜才慢慢站起身来，走回自己的房里去关上了房门。

第二天早晨，她一睁眼就看到赛娜佳站在她的床边。卡玛娜立刻坐起来了，因自己起身过晚，颇感不安。

“不要起来，亲爱的，”赛娜佳说，“你最好再睡一会儿；我想你准是有些不舒服。你的脸色很不好，眼睛上都现出黑圈来了。亲爱的，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赛娜佳说着就在她的床边坐下来，把卡

玛娜的头抱在自己的怀里。

卡玛娜浑身抽搐着，忍不住涕泪交流了。她把脸依在赛娜佳的肩上纵情地哭着，赛娜佳则只是紧紧地搂抱着她，也无意去搜寻空洞的安慰的言词。

最后，卡玛娜拉开赛娜佳的手臂，擦了擦眼泪，忽然开始大笑起来。

"得，得，你也该哭够了，"赛娜佳说；"我也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姑娘，什么事都不肯对人说；你不要以为我完全不知道你的心事；别把我看得那么傻！要不要我说出来，你为什么这么伤心？自从罗梅西先生到阿拉哈巴德去了以后，他一直一封信也没给你，尽管你这人心高气傲，对谁也不肯谈这件事，可你心里却照样非常难过。不过你应该明白，他在那边事情很忙，再说不要两三天也就该回来了。出门的日子并不长，他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给你写信，你也不应该多心。傻丫头！可是你也知道，亲爱的，别瞧我这会儿这么劝你，这事要落在我头上，我也会和你一样难过！作了女人，总免不了有时会傻哭傻闹。哭够了，自己再笑一笑，你也就忘掉了那些苦恼。"

过了一会儿，她又把卡玛娜抱在怀里接着说："你这会儿一定觉得，你一辈子也不会原谅罗梅西先生了，对不对？你告诉我实话。"

"是的，真是那样儿，"卡玛娜说。

赛娜佳轻轻在她脸上拍了一下。"我猜也是；当然你会那样想的！好吧，咱们等着瞧吧。只是这会儿别再为那事儿伤心了。"

就在那天早晨，赛娜佳给她父亲写封信，寄到阿拉哈巴德去。"因为一直没收到罗梅西先生的信，"她写道，"卡玛娜实在悲伤极了。他这样把她送到一个生地方来，让她独自留在这儿自己却到处去跑，甚至连信都不给她写一封，谁也可以想到，这可怜的孩子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他不能快点儿了结阿拉哈巴德那边的事情吗？许多人都有很多事要办，可别人并没说连写信的时间都没有。"

大叔找到罗梅西，把女儿的信念一段给他听，并严厉地责备了他几句。事实上，问题的症结，并非罗梅西已对卡玛娜忘情，而是他对这件事越加思索越不得要领。他所以迟迟未能离开阿拉哈巴德，并非由于他冷淡无情，实在是因为他五心不定。现在，正在他感到不知

所措的时候，却又来了赛娜佳的这封信。

信里的词句已清楚表明，虽然卡玛娜由于羞怯不肯自己写信给他，但她对他确系万分思念。罗梅西这时已面临三岔路口，何去何从他必须立即决定了。现在，给他指引方向的不应该只是他自己的快乐，同时还应该是卡玛娜对他的爱情。在那遥远的河岸边，上天不仅使他们两人的命运纠结起来，同时也把他们两人的心连结在一起了。

他于是立刻拿起笔来，给卡玛娜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的最亲爱的——

你不要以为我这样称呼你，不过是为了遵照一般写信的格式，卡玛娜。你如果不真正是这个世界上我所最爱的人，我决不会用这几个字来称呼你。如果你心里还有任何怀疑——如果我曾经刺伤过你的感情，那就让我这出自衷心的"我的最亲爱的"这个称呼打破你心中的疑团，永远消除你感情上的伤痛吧！

这些话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过去的许多作为当然一定使你感到万分苦痛。如果你的心要就那些事件来控诉我，我实在永远也无法洗脱自己的罪名。现在，我只能一再重复地对你说，你是我的最亲爱的，我对任何人也没有像对你一样热爱。这几句话也许并不能解脱我过去行为中的种种过失，但这实在是我现在所能提出的惟一的辩解。所以，卡玛娜，我这样称你为"我的最亲爱的"，是为了完全涂抹掉我们的充满怀疑的过去，同时也是为我们未来的爱情奠定基础。请你相信我，我所日思夜梦的只有你，没有任何别的人，你的确是"我的最亲爱的"。如果你能够坚信这一点，一切疑惧不安也就会立即消除了。

说到这里，我倒真想问问你是不是也真的爱我，但这个问题我不敢提出。我自己的爱使我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丝毫也不怀疑有一天我一定会得到解答的。到那时，无须用有声的言词，自会有两心的默契；我对你的爱已使我敢于这样相信了。我并非在这里大言不惭，自以为堪与你为偶，但我感觉到我对你的崇拜总不致全然落空。

我自己也充分感到，这封信显得非常矫揉造作，因为这个缘故，我真想立刻把它扯掉；然而，现在要我另写一封真正能表示

我的感情的信，似乎还不可能。信原是一种必须两人互相交换的东西。在一连串通信中写第一封信的人总难于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咱们两心完全相通的时候，我一定能够写给你一些信，真正具有信的意味。一间房子的前后两门必须同时打开，风才可以自由地从那里吹过。

卡玛娜，我的最亲爱的，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找到进入你的心扉的道路？

一切自会慢慢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过于匆忙只会发生相反的作用。在你收到这封信后的第一个早晨，我就会回到加希波尔来了。我请求你，当我到达的时候，让我在咱们的新居见到你。很久以来，咱们一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家，这种生活我已经不能再忍耐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希望跨进咱们自己家的大门，在那里看到我的心国中的皇后，看到我自己家的主妇了。而那将等于是咱们的第二次“吉瞻礼”。

你还记得咱们在孤寂的沙滩上，在月夜之中第一次相见的情景吗？——那时覆盖在咱们头顶上的没有一椽片瓦，而只是辽阔的天空，那时也并没有咱们自己的父母或亲戚在一旁监礼。

那情景我现在回想起来已是缥缈如梦。因此我现在真急切地盼望，咱们能够在清新而宁静的早晨的阳光下，在有四壁环绕的现实环境中，再行一次“吉瞻礼”。以咱们自己的家门为背景的你那温柔的笑脸，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那是我现在急欲见到的一幅图景。我的最亲爱的，我现在是正乞怜于你的心扉之外；只求你千万不要空着手把我赶开！你的亲爱的

罗梅西

第三十七章

“你今天不上新房子那边去吗？”第二天赛娜佳问卡玛娜，一心想打破她的忧郁的心境。

“不去啦，那边再没什么事情要做的了。”

赛娜佳：“所有的房间都安置好了吗？”

卡玛娜：“是的，那边已没有我什么事了。”

赛娜佳出去了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了。“我要是给你一样东西，你拿什么谢我？”她问。

“我没什么东西可以谢你，大姐，”卡玛娜说。

赛娜佳：“什么东西都没有吗？”

卡玛娜：“什么东西都没有。”

赛娜佳在她脸上拧了一下。“是的，我明白！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送给另一个人，你说是不是？你瞧瞧这是什么？”她从衣兜里掏出来一封信。

一看到信皮上的罗梅西的笔迹，卡玛娜立刻脸色大变，几乎要转身走开了。

“得啦，”赛娜佳说，“你那股傲劲儿，也该有个头儿了。别再来那一套了吧。我知道你是想把这封信一把夺过去，可你要不对我讲几句好话，我就决不给你。我倒看看你到底能憋多久。”

正在这时，乌米嘴里大叫着“姨！姨！”冲进屋里来了，她拿绳子拖着一个胰子盒。

卡玛娜一把抱起她来就朝外走，一边使劲在她脸上狂吻。乌米因为没来得及拿起她的玩具车，立刻大声号叫起来，但卡玛娜仍完全不理。她把孩子抱到自己房里去，尽量用一些哄孩子的话去安慰她。

赛娜佳跟在后面叫着说，“我算闹不过你；这回算是你赢了！我实在不忍心再和你闹了。来，卡玛娜！把信拿去吧。我以后再也不敢对你这么残忍了！”

她把信丢在床上，从卡玛娜手里夺过乌米，就抱着她走了。

卡玛娜拿起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一阵，最后才拆开它预备阅读，但她刚看了开头的几行，立刻就气得满脸通红把它丢下。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抑止住满心厌恶的感情，重又拿起来把它读完了。

信里的内容很难说她是不是完全理解，但她只感到自己手里仿佛拿着一件极脏的东西，很快又把它抛开了。这等于是向她建议，要她为一个并不是她的丈夫的人安置下一个家！一切情况罗梅西是完

全知道的，而直到现在他才写给她这样一封迹近侮辱的书信。如果在他们来到加希波尔之后，她曾对他不无情意，难道他以为那不是因为她相信他是她的丈夫，而是就因为他是罗梅西吗？罗梅西作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未免为时过早。现在他由于怜悯一个无家可归的不幸的人，于是就给她写了这么一封情书。但是，现在——或将来任何时候——她对他依据她的行为所作出的错误推断又如何能释然于怀？虽然自出世以来，她从未有过任何损人的举动，而现在她却不能不忍辱含垢、抱恨终身了。忽然间，“家”这个概念对她变成了一个张口要吞噬她的可怕的怪物，她竟不知如何才能逃避！仅在两天以前，她还绝想不到罗梅西竟会变成如此可怕的恶魔。

她的沉思终于被乌梅希的一声咳嗽打断了。他站在她的房门外，因为仍没听到卡玛娜的动静，又低低叫了一声，“妈妈！”

卡玛娜走到门口来，乌梅希抓抓自己的头皮说，“妈妈，赛都先生家嫁闺女，从加尔各答请了个戏班子来了。”

“那好吧，乌梅希，你也去瞧瞧热闹吧。”

乌梅希：“明儿早晨我给你掐点儿什么花儿送来？”

卡玛娜：“先别管掐花的事儿吧。”

他转身正要走开的时候，卡玛娜又叫住了他。“等一会儿，乌梅希，你既要去看戏，这儿有五个卢比你拿去带在身边吧。”

乌梅希不免感到奇怪；看那种戏是不需要花钱买门票的。

“你要我在城里替你买什么东西吗，妈妈？”他问。

卡玛娜：“不，我什么都不要。你手头有这点儿钱，碰上什么东西想买总方便多了。”

乌梅希糊里糊涂地又预备走开，但卡玛娜又叫住了他。“你穿着这么一身衣服去看戏，叫别人看着成什么样子？”她问。

乌梅希还从没想到，在穿着问题上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挑剔，也更不会想到，他在这方面有什么欠缺，还会引起别人的议论。虽然胸衣之外，别无任何衣服，确显得不甚雅相，他自己却从来也不以为意，因此听到卡玛娜的询问，他只是咧着嘴笑了。

“来，把这个拿去穿上吧。”

卡玛娜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扯下两件来扔给乌梅希。这种衣服只



她终于抑止住满心厌恶的感情，重又拿起来把它读完了。

是长条的布料，男女都可以穿，只在折叠的方法上有些不同。那衣服上有很宽的花边，乌梅希拿在手里真感到高兴极了。他伏在卡玛娜的脚边笨拙地行了个礼，然后就拿起衣服来走了，这时他百般努力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笑声。

他走后，卡玛娜擦去眼泪，静静地临窗站立。

"你不能把你的信给我看看吗，亲爱的卡玛娜？"赛娜佳一边走进屋子里来一边说。因为自己一向什么体己话都对卡玛娜说，所以她敢于向她提出这样一个请求。

"信在那儿，大姐，你去看吧，"卡玛娜指着放在地板上的那封信说。

"她的气儿还没消哩，"赛娜佳心中暗想，多少有些感到惊奇。她终于拾起那封信来看了一遍；这的确也是一封充满热情的信，但一个人会给自己的妻子写这样的信，也真够奇怪了！这倒是一篇写得很不错的作文！"你丈夫平日写小说吗，亲爱的？"她问道。

尽管卡玛娜这时头脑昏昏，她仍觉"丈夫"两字实在非常刺耳。"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可是，你今天还到新房子那边去吗？"

卡玛娜点了点头。

"我原可以跟你一道儿上那边去呆一天的，可你知道，亲爱的，纳尔辛先生家今天迎亲，我一定得去做客；我看最好让妈妈陪你一道去吧。"

"哦不，用不着麻烦大娘跑过去啦！"卡玛娜大声说；"那边有用人哩。"

赛娜佳笑了。"啊，也许你有了乌梅希那么一个得力的随员，你什么都不怕了。"

这时乌米拿到一支铅笔，正忙着到处乱画，满口呜呜呀呀地叫着，表示她正在"高声念书"。赛娜佳一把抱起她来，打断了她的学习，她立刻大哭大叫起来，直到卡玛娜对她说："跟我来吧，我给你一件非常好的玩艺儿，"乌米才略为安静了一些。

卡玛娜把她抱进自己的房间，让她坐在床上，自己陪着她玩儿，才使她慢慢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事。她后来问起她刚说的那件玩艺

儿，卡玛娜于是从箱子里拿出一对小金镯子来。这是乌米从来也没见到过的最漂亮的玩艺儿，她一时真是高兴极了。当“姨”把手镯给她戴上后，她高兴得举起两只小胳膊乱晃，接着又跳跳蹦蹦地跑出去要让她妈妈看。

赛娜佳立刻从孩子的手上取下手镯来，要还给卡玛娜。“你这是叫干什么，卡玛娜？”她大声叫喊着。“你把它戴在她手上干嘛呀？”

“我把那副镯子送给乌米了，”卡玛娜说，一面走到她身边来；乌米这时因为妈妈夺去了她的东西，大声哭叫着，把房子都要震塌了。

“你疯了吗？”赛娜佳嚷嚷着说。

“大姐，我看你敢把它退还给我！你可以把它毁了替她打一只项圈。”

“我实在是从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赛娜佳说着就举起两臂来拥抱着卡玛娜。

“我今天得要跟你告别了，大姐，”卡玛娜接着说，“我在这儿一直都过得非常快活，我一生也没有这样快活过，”她说着，眼泪止不住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

赛娜佳也觉得忍不住要哭了。“别那么说，卡玛娜，好像你一去就不再来了似的。我不相信你在这儿真感到快乐。这会儿你有了自己的住处，情况当然就不同了，只有在自己家里你才会真正感到快乐。往后我们短不了常来看你，就怕到那会儿等我们一转身你就该说，‘谢天谢地，他们到底走了！’”

在卡玛娜向赛娜佳告别要走的时候，赛娜佳说：“我明天中午过来看你，”但卡玛娜既没表示赞同，也没表示反对。

她走到那边平房里去，看到乌梅希还在那里。“怎么，你还在这儿！”她叫着说。“我以为你已经看戏去了。”

“我是打算要走了，可这会儿你既过这边来——”

卡玛娜：“你不用管我；你去看你的戏吧。这儿还有彼襄哩。你快去吧，要不就太晚了。”

乌梅希：“戏还得一会儿才开演哩。”

卡玛娜：“那也没关系呀。办喜事的人家总有很多好玩的玩艺儿；你快赶去都见识见识吧。”

对这种事，乌梅希当然并不需要太多的鼓励，他马上就准备走了，但这时卡玛娜却又叫住他说："你听着，等大叔回来了，你一定——"说到这里，她竟不知如何说下去好。乌梅希只是张大着嘴望着她。半晌后，她又接着说，"记住，大叔永远是你最好的朋友。要是你缺少什么东西，你提着我的名字去向他要，他一定会给你的。可你千万记住别忘了替我向他问好。"

"好，"乌梅希答应了一声就走开了，完全不明白她吩咐他这么一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上哪儿去，太太？"那天午后，彼襄看到卡玛娜走出去的时候问她说。

"我到恒河边上去洗个澡。"

"要我陪你一道儿去吗？"

"不用哪，你就在家看房子吧，"她给了他一个卢比，也没说出为什么，就朝着河那边走去。

第三十八章

有一天中午，安那达先生到楼上去找汉娜丽妮，预备和她一起吃午茶。他在楼上的起坐室和她的卧房里都没有找到她，问看门的人，又说她并没有出去。

略带着几分不安的心情，他爬上了屋顶的阳台。放眼望去，只见一排接一排望不断的屋顶在不甚鲜明的冬天的阳光下闪着光。微风无一定方向一阵一阵吹着。汉娜丽妮这时却在梯棚边的阴影下独自坐在那里出神。

安那达先生爬上阳台后，就在她的身后站立下来，但她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来临。最后，他轻轻走到她的身边去把手扶在她的肩上，而她却不禁一惊，脸色也不知为什么忽然变红了。他不等她站起身就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他一语不发呆了半晌，接着深深叹了一口气。"啊，汉娜，要是你妈这会儿还活着，那也就好多了！爹对你是没

有什么作用的!"

老人的悲惨的呼号使汉娜丽妮立即从痴呆状态中惊醒过来,她抬起头来观望着她父亲的脸。啊,在那里,她看到的是热爱,是同情,是悲怆!几天来,他的脸色已完全改变了。一直来就是她的老父首当其冲承当着向她头上袭来的风暴;他一时也没忘掉如何设法减轻他女儿的痛苦;而当他发现各种安慰的办法都完全无效的时候,他于是就想到了她的母亲,从他那充满热爱的心的深处发出了这无可奈何的呼号——这一切汉娜丽妮在一刹那间已完全体会。良心的严厉谴责使她不得不立即跳出自己一直陷身其间的苦恼坑了。许久以来恍若梦境的世界现在已忽然变作真实,一时间她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了。对往事的回忆一直像一个纠结不清的罗网裹住了她,而现在她坚决要撕开那个罗网,把它抛到一边去了。

"你今天觉得怎么样,爹?"她问道。

她又开始关心他的健康了!在过去的几天中,安那达先生已完全忘记了一个人的健康情况还可以作为谈话的资料。

"我怎么样?我的身体没什么不好啊,亲爱的!只是看到你的脸色近来很不好,我实在不安得很。像我这么个壮健的老头子什么事也都经受得起,可我真担心你这年轻轻的孩子如何经得住这样可怕的事情!"说着,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说,爹,"汉娜丽妮说,"妈妈死的时候我已经有多大了?"

"你那会儿才不过三岁,刚刚学着说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你问我,'妈妈上哪儿去了?'我就对你说,'她上她爹那儿去了,'——你外祖父死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你自然从来也没见到过他。你根本不懂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可你也没再说什么,只是站在那里睁着眼望着我。接着,你又牵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你妈的房间里去。虽说房里是空的,你以为从那里我总可以对她的去向找到一点线索。你只想到你父亲什么事都能干,可你还不明白,碰到生和死的问题,你老爹却是完全和一个初生婴儿一样无知,一样无能为力。现在你已经看出我是如何毫无能耐了!上天只给了你父亲一颗爱你的心,却并没有同时让他有解除你的苦痛的能力,"说完,他举起手来抚摸着女儿的头顶。

汉娜丽妮拉过父亲的颤动着的满是皱纹的手，轻轻抚摸着。“妈妈的样子，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她说。“我只记得，她常常在中午的时候拿一本书躺在床上读着；我不喜欢她看书，所以总想从她手里把书夺过来，”就这样，他们又一次谈起了过去的一切。汉娜一再问她父亲关于她母亲的外表和习惯，也问到那时他们家的生活情形；他尽可能细致地一一回答。在他们这样谈着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了下去，天空变成了一片古铜色。这个大城市到处是一片嘈杂喧嚣之声，而在这屋顶上一小时的安静的谈话却更进一步加深了父亲和女儿，这个老人和这个少女彼此之间的热爱。渐渐，日光完全消失，柔和的露滴已像泪水一样洒到他们身上了，他们还迟迟不肯离去。

忽然间，楼梯边传来卓健德拉的脚步声。切切私语的谈话声立即终止，两人都站起来了。

“近来汉娜好像决心只在屋顶上见客了，”卓健德拉说，目光游移不定地望着他们两人的脸。

目前的事态发展使卓健德拉深为苦恼。家里，白天黑夜只是一片忧郁气象，他简直感到无法忍耐；而另一方面他又极不愿意出门去散散心，因为不论他跑到任何一个朋友或熟人家里去坐一会儿，他都得向人解释一通汉娜丽妮婚事中变的原因。

“汉娜丽妮实在做得太过了一些，”遇到那种场合，他只得向人解释说，“这都是让女孩子们读英国小说读出来的。按照汉娜丽妮的想法，既然罗梅西抛弃了她，她就一定得痛苦得心都碎了才对；所以她现在是拿出全副力量在到处炫耀她的破碎的心。其实，对一个爱读小说的年轻姑娘来说，这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表现一下哪怕在失恋的时候自己仍是多么坚强！”

“是我特意挑了这么个地方，来和汉娜安静地谈谈。”安那达先生连忙解释说。他的意思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不让她受到卓健德拉的无情的嘲弄，但他没想到他的话也可以被解释为是他为要和汉娜谈话特别把她拖到阳台上来了。

“在茶桌边不是照样可以谈话吗？”卓健德拉大声嚷嚷说。“你完全是在鼓励汉娜要她的那一套傻把戏，爹。照这样下去，你们是打算把我赶出这间屋子了事。”

“你还没有吃过茶吗，爹？”汉娜丽妮愧悔不安地问。

卓健德拉：“茶并不像诗人的灵感；它不会自己从夕阳闪耀的天空流下来的。你们要老坐在屋顶上这个角落里，茶杯里绝不会自己长出茶来！这难道还用我说吗！”

为了安抚汉娜丽妮，安那达先生急忙插嘴说，“我已经决定今天不吃茶了。”

卓健德拉：“怎么啦，爹，你打算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苦行僧吗？那我可怎么办呢？我可不能靠吃空气过活。”

安那达：“哦不，这也说不上什么苦行主义。我昨天夜里睡得很不好，所以我想试试看略为禁禁口是否会好些。”

说实在的，往常和汉娜丽妮谈话的时候，他脑子里总会浮现出一满杯热茶的形象，但今天的确并没有这种情况。汉娜丽妮好容易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心情，父女俩能够在这僻静的屋顶上真正亲密地交谈，而且彼此情意无间，更甚往昔，那么，如果他们再移坐到别的地方去就很可能会产生极可悲的后果，很可能会像吓跑受惊的鹿一样，惊散了正待露头的内心深处的思想；因此，今天安那达先生一直都竭力抗拒了茶壶的召唤。

汉娜丽妮并不相信父亲真要改变自己素常的习惯，用节饮来医治失眠症。“走吧，爹，你一定得吃茶去，”她大声说，安那达先生立刻完全忘记了对失眠症的恐惧，匆忙地跟在她后面走了。

一走进屋子，他却不禁一惊，原来阿克谢早已在屋里坐着；汉娜不过才刚刚恢复常态，她这会儿一看到阿克谢很可能又会故态复萌。然而，这时汉娜丽妮已跟在他身后走了进来，这局面已是无法挽回了。阿克谢立即站起身来。

“我说，卓健，我最好还是走吧，”他说；而这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汉娜丽妮却接口说：“那是为什么，阿克谢先生？什么事那么忙呢？先喝一杯茶再走吧。”

阿克谢于是又坐下了。“你们没来的时候我已经喝了两三杯了。要是你一定逼着我喝，我倒也还可以再喝上两杯。”

汉娜丽妮笑了一笑。“还得我们逼着，这倒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事。”

“真是的，”阿克谢说，“我还没那么傻，有人肯好意给我一样好东西，我可是从来不会拒绝的。”

“更重要的是，在你自己提出要求的时候，希望好东西不要拒绝你！要有个牧师为你祝福，恐怕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了吧？”卓健德拉说。

安那达先生茶桌边的谈话，经过长时期的间歇后，现在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汉娜丽妮的笑声一向是很文静的，但今天却有时竟压下了别人的谈话声。她对她父亲开玩笑说，“阿克谢先生已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爹。他好些天没吃你的丸药，身体却仍然好得很。要是那丸药真有什么效验，他这几天至少也该有点头痛吧。”

卓健德拉：“人们常说一个人对不起自己所吃的盐。他真是对不起他的丸药！”

安那达极开心地笑了。家里的人现在又开始拿他和他的丸药来开玩笑，这在他看来正是和睦融洽的气象又将出现的象征，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立刻完全落下了。

“我明白你们是安着什么心，”他说，“你们是要动摇他的信念。他是我的丸药服食队里仅剩的一个人了，而你们现在却又想改变他对我的忠心了。”

“那个您不用担心，安那达先生，”阿克谢说，“他们永远也改变不了阿克谢的忠心的。”

卓健德拉：“怎么，难道阿克谢是一张假卢比票吗？谁要想去变换它，结果就只会是自找麻烦！”接着是一阵纵情的欢笑，冲散了一直笼罩在安那达先生的茶桌上的乌云。

要不是汉娜丽妮说她要去梳头，这茶话会一定还会延长下去。她走后，阿克谢想起自己还有个约会，也就站起身走了。

“爹，这事决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卓健德拉说，这时屋子里只剩下他们父子俩了；“咱们一定得让汉娜尽快结婚。”

安那达先生惊愕地望着他。

“关于她和罗梅西解除婚约的事，”卓健德拉接着说，“外面闲话很多。我不能老这么匹马单枪地战斗下去了。我要是可以把事情的全部真相都讲出来，动手的事我才不在乎哩，可因为汉娜的关系，我

一句话也不能随便说，弄到现在我只好闭上嘴去跟别人干。你知道，前不几天，我还和阿克希尔大闹了一回。他有很多话实在讲得太岂有此理了。咱们要能够让她赶快结婚，那些闲言闲语自然就会平息，我也就不必再像天下无敌的勇士，卷起袖子来到处去向人挑战了。我千万请求你不要让这件事再拖延下去了。”

安那达：“可你要她跟谁结婚啦，卓健？”

卓健德拉：“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在事情发生之后，外面已有那么多闲话，要想再另找一个人是很困难的。这会儿咱们能找到的就只有阿克谢；而且他这个人咱们要想把他抛开还不很容易。告诉他吃一颗丸药，他就会吃一颗丸药。吩咐他马上结婚，他也就会马上结婚。”

安那达：“你疯了吗，卓健？你想汉娜会同意跟阿克谢结婚吗？”

卓健德拉：“只要你不从中作梗，我有办法得到她的同意。”

“不行，卓健，不行，”他父亲大声叫着说，“我不能听你去逼迫汉娜；你只会吓住她，逼得她发疯的。先让她安静几天吧。可怜的孩子，刚经过那样一番波折，没有必要马上要她结婚。”

“我并没打算逼迫她；我一定尽可能对她温和，好好跟她讲道理。难道你认为我只会吵架，就不会安静地跟她谈谈吗？”

卓健德拉这个人是从来不会坐失良机的。汉娜丽妮刚一梳完头走出自己的卧室，他就迎上去对她说，“汉娜，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谈谈。”

一听到他这话，汉娜的心就扑腾地跳了几下。她慢慢跟在他后面走进起坐间去，静立着等待他开口。

“你有没有注意到爹的脸色近来变得多么难看？”他问她。

汉娜丽妮没有回答，但她面部的表情已透露出了她心中的不安。

卓健德拉：“你听我说，如果咱们不想出个办法来，他真会要病倒的。”

他的声调已明白表示，他认为父亲的健康应该完全由她负责。汉娜丽妮只是低着头，用手揉搓着自己的衣襟。

“过去的事是已经过去了，”卓健德拉接着说；“你越是为过去的事悔恨，我们就越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现在，要想使爹的心真正

得到安宁，你就一定得完全抹去那件不幸的事，不让它留下一丝的痕迹，"他两眼望着他妹妹的脸静等回答。

"你不用担心我会再跟爹谈起那件事，让他心里不安，"汉娜丽妮回答说，完全误解了他的意思。

卓健德拉："我知道你不会，可是光是那样，还决不能压住众人的嘴。"

"那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汉娜丽妮问道。

卓健："要平息那些闲言闲语只有一个办法。"

汉娜丽妮马上完全明白了卓健德拉的用意，她因此连忙回答说，"要是我跟爹一块儿到内地去旅行一趟，换换空气，那不是很好吗?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住上三四个月，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些闲言闲语也自然就平息了。"

"那还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你一定得让爹相信你心里再没有任何烦恼了。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心上的创伤就仍然会发痛，他也就决不可能恢复他从前的心境。"

汉娜丽妮的眼中立刻噙满了眼泪，她匆忙地用手把它擦去。

"那你究竟要我怎么办呢?"她问道。

"我知道我的话你很不爱听，可要是你真愿意叫大家都能过安静日子，你一定得马上结婚。"

汉娜丽妮简直是惊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卓健德拉极不耐烦地接着说："你们这些姑娘们就专门爱小题大做。这种事过去不知已经有多少人遇到过。许多女人都在婚姻问题上遭到过困难，而结果她们安安静静地另找个人一结婚，也就什么事都完了。不然的话，像小说里写的那些玩艺儿要真是经常在人家里发生，那大家也就都不用活着了。你也许可以毫不害羞地像演戏一样，在人前说上一通什么：'我要永远和所有的人断绝关系，永远居住在屋顶上以星辰为伴；我要用我的心作为一个神坛去供奉那个下流的骗子'；但我们这些人可真要羞死了。找上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结个婚，赶快结束你这套可笑的戏文吧。"

汉娜丽妮完全明白，自己的行为要真像是在人前扮演戏文，那该是多么荒唐可笑，所以卓健德拉的讥刺真像一把刀子似的扎进了她

的心。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弃绝人世，永远也不再结婚了吗?”

“要是你并没那个意思，那你就赶快结婚吧。当然你要是说除非有一个近似神灵的人，你就决不能爱他，那你自然还是只好去谨守你的独身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尽如人意的事是并不多的。咱们既活着做人就只能迁就咱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凡事忍耐些。”

“你凭什么要跟我讲这些?”汉娜丽妮一时颇觉难堪，不禁大声嚷嚷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谈过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卓健德拉:“我承认你从没谈过，不过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凭眼睛看得出来的。你不知为了什么毫不相干或者极不公正的理由对某些好心肠的朋友不高兴，常常就毫不犹豫地在脸上明摆出一副厌恶的神情。你不能不承认，在你所有的朋友中，只有一个人，不管你的处境顺也罢不顺也罢，不管别人说你好还是说你坏，他始终是一个心待你;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也一直都对他怀着敬意。如果你真需要找一个丈夫，你当然知道什么人才真会为了你的幸福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可要是你一定要演你的那一套戏文——”

汉娜丽妮立刻站起身来。“请你不要再对我讲这些了。要是爹命令我嫁给谁，我一定遵从他的意思。等我不肯听他吩咐的时候，你再来谈什么戏文不戏文吧!”

卓健德拉立刻把声调缓和下来。“汉娜，亲爱的，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你知道我心里一烦，说话就常常不防头，一想到什么顺口就说出来了。我们兄妹俩原是从小儿在一块儿长大的，我知道你素来深明大义，也很爱爹的。”说完他就跑出去找他父亲。

安那达这时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想到卓健德拉可能正在威逼他的妹妹，心里感到很不安，而在他正准备前去打断他们的谈话的时候，卓健德拉却进来了。他静等着看他儿子怎么讲。

“爹，汉娜已经同意结婚了，”卓健德拉开口说。“你也许以为我一定一再逼迫她才得到她的同意，可事实上我并没有那样做。你这会儿只要肯明确地告诉她，一定要她和阿克谢结婚，她决不会反对了。”

“还得我去告诉她?”

“对啦;你总不能希望她自己忽然跑来问你,‘我可以嫁给阿克谢吗?’你要是觉得不好当面跟她讲,你可以派我去转达你的意思。”

“那可决不可以!”安那达先生立刻大叫着说。“有什么话要说,我自己自会对她说去;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忙呢?我认为咱们应该稍微等几天再看情况。”

“不行,爹;如果再等待下去,一定又会出麻烦的。咱们实在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

卓健德拉如果打定了主意,家里任何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他能说什么都死揪着不放手,因此,连安那达心里也惧他三分。

“好吧,我回头去对她说吧,”他说,意思想把这个问题暂且搁一搁。

“这会儿就去,那是最好不过了,爹,”卓健德拉说;“她正坐在那儿等你。咱们想法儿今天就把这件事说定了。”

“嗯,你就在这儿等我,卓健,我一个人跟她谈去。”

“那也好吧,你回头还到这儿来找我好了。”

安那达先生只看到起坐间里一片漆黑。他听到有人匆忙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又过了半晌才听到一个带哭的声音说,“灯灭了,爹。要不要我去叫用人来点上?”但安那达完全明白,那灯决不是无缘无故灭掉的。

“没关系,亲爱的,”他说,“咱们不需要灯;”他慢慢摸索过去,在他女儿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太不当心自己的身体了,爹,”汉娜丽妮说。

“那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亲爱的。再说我的身体很好,实在也用不着照顾。倒是你,真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们全都这样说,爹,”汉娜丽妮暴躁地说。“这实在太没道理了。我在家可也真算是百依百顺了!爹凭什么说我不注意自己的健康呢?如果你要我吃什么药,那你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在你面前,我可还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爹,你说不是吗?”接着是比刚才更响的一阵嘤嘤啜泣。

“从来没有过,亲爱的,从来没有过,”安那达连声叫喊着,他现在只求能让她安心。“无论什么事,你从来不等我吩咐就自己做了。我

心里想的事你全都知道，好像妈妈熟悉孩子的心思一样；你做的好多事常常都是我想要你做可还没说出口来的。要是一个做父亲的衷心祝福真会有什么用处的话，那你一定会一生都过得非常幸福。”

“你不愿意让我老跟你在一块儿吗，爹？”

安那达：“当然愿意。”

汉娜：“至少在卓健结婚以前，让我一直跟着你好不好？我要不在这儿，让谁来服侍你呢？”

“服侍我？那个你倒不用管，亲爱的。我也不配老让你服侍。”

“这儿太黑了，爹；我得去拿个灯来，”说着，她就到隔壁屋里拿来一盏油灯。“这几天大家心里都乱得很，好几个晚上我都没给你读报了，我这会儿来给你念一点，好吗？”

安那达站了起来。“好，亲爱的；不过你先等一等；我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你再念吧。”说完，他就又回到卓健德拉那边去。他原打算对他说：“那事儿今天没法提；咱们最好等过天再说吧”；但听到卓健德拉一叫喊，“怎么样，爹？结婚的事你跟她谈过了吗？”他却连忙回答说，“对，我已经跟她谈过了”；他怕不这么说卓健德拉又会要责骂汉娜丽妮一顿。

“她当然同意了？”

“是的，你也可以那么说。”

“好，我去告诉阿克谢，”卓健德拉大声说。

“不，不，现在还千万别对阿克谢提这件事！”他父亲连忙拦住说。“你知道，卓健，你要这么急躁，一定会把事情弄糟的。你这会儿最好对任何人都还不要讲；一切事等咱们从内地回来之后再作最后决定。”

卓健德拉一句话没说就走开了。他拿起围巾往脖子上一绕，就一溜烟向阿克谢的家里跑去。到那里以后，他看到他的朋友正埋头读着一本用英文写的簿记学。卓健德拉一伸手把那本书推到一边去。“这会儿先别看那个；咱们且来商量一下你结婚的日期。”

“啊，天哪！”阿克谢大叫了一声。

第三十九章

第二天早晨，汉娜丽妮很早就起身去看她父亲。她在卧室里找到了安那达先生；他那时正坐在窗子后面的一把躺椅上静静地沉思。

这间房里家具很少，只有一张床和一口衣橱。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精巧的镜框，里面嵌着汉娜丽妮已去世的母亲的一张褪色的照片，对面墙上挂着她织下的一件羊毛衣。衣橱里装着她的装饰品和她生前用过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自她死后就一直放在那里。

汉娜丽妮站在她父亲的身后，仿佛是要给他剔去灰色的头发，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

"爹，"她说，"要是今天早晨咱们能早一点儿吃茶，我就到你的房里来坐坐，你再给我讲讲咱们家从前的那些老古话。你不知道我多么爱听那些故事。"

安那达先生近来对女儿的心思已非常敏感，他立刻就猜想到她所以希望尽快吃完早茶的真正原因。阿克谢一会儿就会在茶桌边露面，汉娜打算赶早躲到她父亲的卧房里来，免得和他相见。

看到女儿的这种精神状态，他实在悲痛万分：她真是变成惊弓之鸟了。

他匆匆走下楼来，发现水还没开，于是就认为这是仆人的过失，对那个倒楣的仆人大发脾气。仆人分辩说，他根本没想到今天他会这么早就要吃茶，也完全白费。安那达先生对用人们本早有成见，这时更借机会大肆嚷嚷，说如今用人们都不肯安分了，说他的仆人都还得要人侍候，每天得有人把他们从甜睡中叫醒才行。

开水终于很快就送来了。安那达先生向来喝茶原总是慢条斯理的，喝一口要咂咂嘴唇细细品尝一番，还要和他女儿闲谈几句，但今天他却显得十分匆忙的样子大口大口往喉咙里灌。

"你有什么事急着要出去吗，爹？"汉娜丽妮奇怪地问。

"哦没有！天气这么冷，我愿意一气把这茶喝完了；热茶能够发

汗,对身体很有好处,”她父亲回答说;可不料汗还没发出来,卓健德拉却早进来了,阿克谢紧跟在他的身后。

阿克谢今天还特别打扮了一番;右手挥动着一根银柄手杖,胸前挂着一条漂亮的表链;左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纸包。他不在他平日坐的老地方坐下,却拖过一张椅子来坐在汉娜丽妮的身边,同时咧开嘴笑了笑说,“今天你们的钟太快了一点儿吧?”

汉娜丽妮既没有对他转过脸去,也没有意思回答他的话。

“汉娜,亲爱的,咱们上楼去吧,”安那达先生说,“咱们得去把我冬天的衣服搬出来放在太阳里晒晒了。”

“你没必要这么匆忙,爹,”卓健德拉生气地说,“太阳不会马上跑掉的。汉娜,你不给阿克谢倒一杯茶吗?我也要一杯,可你也知道,咱们总得先敬客人!”

阿克谢大笑着转过脸来望着汉娜丽妮。“你多咱见到过如此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吗?他真称得上是菲利浦·锡德尼爵士[①]了!”

对于阿克谢的这些玩笑话,汉娜丽妮连理也没理,她倒出两杯茶来,递一杯给卓健德拉,把另一杯推到阿克谢的面前,然后就抬起头来望着她父亲。

“要再等一会儿,屋顶上就会热得没法上去了,”安那达先生说。“走吧,汉娜,咱们最好这会儿就上去吧。”

“啊,先别管晒衣服吧!”卓健德拉大叫着说,“阿克谢是来——”

安那达先生这时真是怒不可遏了。“你们俩简直是有意在欺负我们!别人精神上正非常痛苦,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威逼她,要她听从你们的意思。一连好几天我都忍着没说什么,这可真叫人实在没法再忍耐下去了。汉娜,亲爱的,以后咱们俩就在楼上吃茶。”

他伸手要把汉娜拉出去,不料她却打断他的话安详地说,“先别忙,爹。你还没喝完茶哩。阿克谢先生,我可以问问你那个神秘的小包里面包的什么东西吗?”

---

① 菲利浦·锡德尼爵士(Philip Sidney):英国十六世纪作家。据说他曾有一次在战场受伤,渴极思饮,后有人送少量水来,锡德尼见身旁有一受伤士兵,当即以水相让,并对他说:“你对水的需要比我更大。”后世因以其名为慷慨之代称。

“你不仅可以问问，而且还可以自己去揭开这个秘密，”阿克谢递给她那个纸包。

汉娜拆开封皮，看到了一本羊皮封面的田尼生诗集。她忽然一惊似的望着它，脸色都变了。不久以前，她曾经收到过和这完全相同的一份礼物。现在在楼上一个屉子里她还珍藏着一本连装订都和这一模一样的田尼生诗集，这事是谁都不知道的。

卓健德拉微微笑了一笑。“秘密还没有完全揭开哩，”他打开书的内封，让他妹妹看；那里写着：“赠给斯瑞玛蒂·汉娜丽妮，以略表阿克谢的一点敬意”几个字。

汉娜丽妮把脸一沉立刻丢下书转过身去。“走吧，爹，”她说，父亲和女儿立刻就走出了那个房间。

卓健德拉气得两眼里火星直冒。“这屋子里我是一分钟也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大嚷大叫着说。“我马上离开这儿，不论到哪儿去找个小学教员的位置，自己去混我的生活！”

“你用不着为这事儿这么生气，伙计，”阿克谢说。“我早跟你说过，我想你一定弄错了。可你一再坚持，我也只好顺从了你的意思，这会儿我可完全相信汉娜丽妮是永远也不会对我有好感的了。你从此断了这个念头吧。咱们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办好，首先得想法儿让她把罗梅西完全忘掉。”

“这话倒是不假，可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呐，咱们不必假定世界上就我这么一个年轻的男人可以跟她结婚。当然，你要是你妹妹，那情况也就完全两样，我的祖先也就不必日夜忧心地计算着，看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要光棍了。目前的情况既然是这样，咱们这会儿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适合她的口味的求婚的人——这个人决不能叫她一看到就要跑开去晾衣服！”

卓健德拉：“咱们不能到店铺里去定下一个新郎啊。”

阿克谢：“你真是太沉不住气了。尽管咱们的主要目的不外是给汉娜丽妮找上个丈夫，可你要是过于急躁，事情就只会弄得毫无结果。在时机还没成熟以前，你千万不能提出婚姻问题，要不然，两方面都会给吓跑了。你得让他们的友情慢慢成熟，然后再顺水推舟提出结婚的事。”

卓健德拉:"这主意不错,我承认,你且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阿克谢:"你跟他很不熟,可你一定见到过他——纳里纳克夏大夫。"

卓健德拉:"纳里纳克夏!"

阿克谢:"你好像很吃惊似的!是的,梵社里有些人对他很有闲话,可你用不着管那个。我敢说,你也决不会因为这点事儿,就让这么合适的一个人从你手里滑过去的。"

卓健德拉:"只要能把一个合适的人抓到手,其余的事我也就全不愁了!可你认为纳里纳克夏准会同意吗?"

阿克谢:"我可没说你要是今天忽然跑去向他提亲,他就会同意;不过时间自然会创造奇迹!你完全听我的吧,卓健。纳里纳克夏明天要作一次演讲。你带汉娜丽妮去听。那家伙可真算得上一个演说家。没有什么比能说会道更能打动女人的心了。可怜的女人,她们完全不明白一个能听话的丈夫,比一个能说话的丈夫,不知要强多少倍!"

卓健德拉:"可你听我说,你得把纳里纳克夏的历史先给我讲一讲;我得把他的情况弄得更清楚一些。"

阿克谢:"好吧,卓健,我可以把他的历史告诉你,可你要听到他有些什么缺点,千万别过分在意。在我看来,一点儿小缺点倒是一件可喜的事;它可以让你买下一件你可能根本买不起的东西。"

纳里纳克夏的历史,照阿克谢所讲,可以简单地归纳成下面的几段话:

他父亲拉依巴拉布是法瑞德波的一个小地主。三十岁的时候,拉依巴拉布就参加了梵社。但他的妻子却拒绝接受丈夫的这种新的宗教信仰,坚决独自行动,严格遵守自己的那一套宗教仪式。拉依巴拉布自然对太太的这种态度极为反感。他们的儿子纳里纳克夏,因具有很高的宗教热忱和出色的辩才,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被拉进了梵社的圈子。他参加了本省的医疗工作队,经常在孟加拉各地过着政府职员的那种四处巡行的生活。凡他到过的地方,他总留下极好的声誉,大家都认为他行为端正、医理高明、笃信宗教。

不料后来,却忽然来了个晴天霹雳。拉依巴拉布那时年纪已很

老了，但他忽然决心要和一个他认识的寡妇结婚，而且主意已定不容动摇。有人反对这件事，他总回答说："我现时的这个太太，跟我宗教信仰不同，根本就不能算我的真正配偶；这儿既有一个女人，在素日的言行和宗教信仰方面，在思想情感方面，都和我完全一致，我要是不肯跟她结婚，那实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结果，不顾许多人一致反对，拉依巴拉布仍坚决按照印度教的仪式和那个寡妇结了婚。

纳里纳克夏的母亲于是决定离开她丈夫，独自迁居到贝拿勒斯去。那时，纳里纳克夏已在润波耳行医。他立即放下自己的营业，对他妈妈说，他要陪她一块儿到那圣城去住。

"我的孩子，"老太太含泪说道，"咱们俩的宗教信仰不同。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去自寻苦恼呢？"

"往后决不会有任何不同的地方，"纳里纳克夏回答说，父亲的不义在妈妈心上留下的创痛始终使他深感不安，他决心要尽全力求得她的幸福。因此他就伴随着她搬到贝拿勒斯去了。到那边后不久，她曾经问过他是否准备结婚。

纳里纳克夏当时颇感为难。"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妈妈？"他问。"我现在这样就很好。"

妈妈凭自己的直觉猜测到他所以犹豫的原因。脱离开他原来所属的那个宗教团体对他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现在决不准备更进一步去娶一个在梵社圈子以外的女人为妻。

惟恐自己阻碍了儿子的婚姻，她立即回答说，"我的亲爱的孩子，你决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就终身不娶。你现在愿意和什么人结婚都可以；决不要担心我会有什么反对。"

纳里纳克夏对这事想了一两天之后，就明白表示了他的意见。

"妈妈，"他说，"我一定要给你找一个完全合你心意的儿媳妇，她得是一个极孝顺的小姑娘，和你相处决不能让你有什么不快意的地方，在为人行事方面更不能给你招来任何苦恼；"于是他就跑到孟加拉去寻找机缘。

至于以后的情形，各方面的传闻不尽一致。有人说他曾私自到农村去和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结过婚，但那女孩子婚后马上就死去

了；而另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又对这种说法深为怀疑。至于阿克谢自己，他相信他只是准备要跟那女孩子结婚，但事到临头又改变了主意。

不管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吧，阿克谢认为，他们现在计划的这头亲事，纳里纳克夏的母亲是决不会反对的，事实上，如果他真能和一个他自己感到称心如意的姑娘结婚，她也一定只会感到高兴，而何况像汉娜丽妮这样美丽动人的姑娘，究竟也不是很容易找到的。再说，以汉娜丽妮的温柔的天性，她定会对婆婆怀着应有的尊敬并尽可能避免对她有任何冒犯。只要和汉娜相处短短一个时期，纳里纳克夏就一定会发现她具有他所要求的一切条件。

因此，阿克谢的建议是尽快让这两个年轻人认识。

第四十章

阿克谢一走，卓健德拉马上就跑上楼去。他在起坐间里看到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正坐在一起闲谈。安那达见到他儿子，多少显得有些不安。他很后悔刚才在茶桌边一时控制不住，对他发了一阵脾气；因此他这时反以异乎寻常的亲切态度向卓健德拉招呼。

"来吧，卓健德拉，来坐下，孩子！"

"你听我说，爹，"卓健德拉说，"如今你和汉娜丽妮好像总也不打算出门去走走了。成天呆在家里对你们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是啊，是啊，"安那达回答说，"我们本来一向就只会呆在家里。再说，要找个什么理由把汉娜带出去也不是件容易事。"

"得啦，爹，"汉娜丽妮插嘴说，"你可不能尽怪我。你知道，不论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总愿意奉陪的。"

他们的主意其实很不合她的口味，但这女孩子现在只急于向他们表示，她决不会因为内心的悲伤就准备长此使自己在家里幽禁起来。她要让他们相信，外界发生的一切她都极感兴趣。

"呐，爹，"卓健德拉说，"明天有一个演讲会；你最好带汉娜去

听听。”

安那达知道汉娜丽妮天性讨厌热闹的群众集会，他因此暂不作答，却转过头去看女儿的脸色。

“演讲会！”她强作高兴地大声说。“主讲的人是谁？”

卓健德拉：“纳里纳克夏大夫。”

安那达：“纳里纳克夏！”

卓健德拉：“他是一位了不得的出色的演说家，而且不仅这个，他还有一段非常令人敬佩的历史。那种克己的态度！那种持久不变的热忱！这种人真是在一百万人中也难挑出一个来的，”而其实仅在两个钟头以前，卓健德拉除开听到一些模糊的传闻之外，对纳里纳克夏的事根本一无所知！

“好啊，爹，”汉娜丽妮装出极为兴奋的样子说，“咱们一定得去听听这位大贤人的演说。”

汉娜丽妮的外表的热情，安那达根本没有信以为真；但他也仍然感到某种安慰。即令完全出于勉强，只要汉娜丽妮肯于常出去和外界接触，多跟别的一些女孩子来往，那也一定能使她尽快恢复常态。多和朋辈交游无疑是医治心病的良方。

“好吧，”他对卓健德拉说，“你明天领我们到会场上去，还别让我们去晚了；这会儿你且就你知道的说说纳里纳克夏的情况。讲到他的事，许多人的说法很不一样。”

于是，卓健德拉立即对一般造谣生事之徒发出了长篇大论的攻击。

“那些过激的宗教家，”他说，“相信在他们出生的时候上天就已赋给他们一种权利，让他们可以随便诽谤和污蔑同教的人。没有谁比这些吃教饭的人更为残酷无情，更为恶毒的了！”卓健德拉简直是越说越气了。

“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安那达连连点头说。“经常谈论别人的短处只会使自己心胸狭窄，使自己变得非常多疑、非常无聊。”

“嗨，爹！”卓健德拉叫喊着说，“你这话是说我吗？你知道我可不像那些虔信宗教的人；我说人坏话，同时也能说人好话。不管对谁有意见，我随时都准备当面跟他讲，必要时，拿拳头做后盾！”

“别胡说了，卓健，”安那达连忙回答说；“我当然不是说你。到这会儿我对你自然已完全了解了！”

卓健德拉接着就开始讲述纳里纳克夏的情况，谈话中尽可能利用他可能想到的一些好听的词句对他加以装点。

“完全是为了他妈妈的幸福，”他最后结论说，“纳里纳克夏才牺牲了自己本能上的要求跑到贝拿勒斯去住；而你的那些朋友，爹，却不放松一切机会编出了许多污蔑他的流言蜚语。我个人，的确对他的那种行为感到无限钦佩。你觉得怎么样，汉娜？”

“我同意你的意见，”汉娜丽妮说。

“我知道汉娜对他的举动一定会表示赞同，”卓健德拉又接着说。“我完全相信，在情况必要的时候，为了使爹快乐，她也一定能够这样自我牺牲的。”

安那达带着无限的爱怜看了他女儿一眼。汉娜立刻满脸绯红，不知如何是好地低下头去。

第四十一章

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听完演讲回来，已经是傍晚时候了。

“啊，这演讲听得真过瘾，”老先生在茶桌边坐下的时候说。

此外，他再没有作进一步的评论；他这时正满腹心事，连汉娜丽妮在吃完茶后是什么时候溜上楼去的，他都完全没有注意。

演讲的人——就是那个纳里纳克夏——简直是出人意外的年轻，站在讲台上完全像一个孩子。他虽然已达到成熟的年龄，却仍保持着娇嫩的面容，眉宇间更透出一种仿佛发自心灵深处的神秘的庄严气象。

他讲演的题目是一个“失”字。主要的意思是，人若无所失，便不能真有所得。不劳而获之物决非真正的获得；必须付出牺牲取得的东西才真正属自己所有。一个人眼看着失去有形的财产固然很不幸；但事实上人的灵魂，在失去某种东西的同时，便已取得了把失去

的东西，外加上利息，一并收回的权利。

如果我们遭受到某种损失的时候，能够合掌当胸大声宣告说，“这是上天的恩赐——这恩赐就是弃绝的能力、是悲愁、是我的眼泪，”那么，一件细微的事物立刻就有了深刻的意义，暂时的现象立即变成了永恒的存在，原来只不过是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件东西，现在却变成了我们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永远被贮藏在我们的心灵神庙的宝库中了。

他的那些话使汉娜丽妮极为感动。这时，她神思恍惚地静坐在屋顶上星光闪烁的天幕下，心情非常激动，大地和天空似乎都不像她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空虚了。

卓健德拉在听完演讲回来的路上，对阿克谢说：

“没错儿，你想到的这个人真是再合适没有了！可他真是一个道地的神秘主义者！他讲的那些话有一大半我全莫名其妙。”

“一定得先诊断出病源来，然后才能按病人的情况对症下药，”阿克谢回答说。“汉娜丽妮因为受到罗梅西的欺骗感到痛苦，那就得用一个神秘主义者把她唤醒过来。这个，要靠你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是办不到的。那家伙正混吹的时候，你注意到她的脸色吗？”

卓健德拉：“我当然注意到了。不用说，她对他那一套非常欣赏；可是咱们还不能说，因为她欣赏那个演讲，她就一定会愿意嫁给那个演讲的人啦。”

阿克谢：“要是那演讲由你我来作，她就一定不会那么感动。苦行主义对女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你知道。迦梨陀娑的诗里就描写过，乌摩怎样为一个苦行主义者损伤自己的身体。我告诉你，卓健，你要是找任何一个别的人来，汉娜丽妮就一定会拿他去跟罗梅西相比，比的结果总会是罗梅西占上风。现在，这个纳里纳克夏根本不同于一般常人——所以谁也不会想到拿他去跟别人比较。再说，要是你领她去见别的一个什么年轻男人，她会马上猜出你的动机，心里先就有了反感。可要是你这会儿能找个借口把纳里纳克夏弄到这儿来介绍给她认识，她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然后从尊敬和钦佩慢慢转到订婚上去，那就是顺水推舟的事了。”

卓健德拉：“耍手腕儿的事我可弄不来；我只懂得直来直去；再

说，我也不必隐讳，我对那家伙的印象可不怎么好。”

阿克谢：“你又来了，卓健，你要让这件事搀杂上你自己的成见，那就什么都完了。你不能希望什么事都完全合你的口味。除非咱们能够想法儿让汉娜丽妮把罗梅西完全忘掉，咱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得到成功。你切不要以为，你可以使用武力达到那个目的。你如要想达到你所希望的结果，就得完完全全听我的主意。”

卓健德拉：“主要的问题是，我觉得纳里纳克夏那家伙实在有点过于神秘了。我就是怕跟这种人打交道。这情况可能等于是‘逃脱油锅炸，遭到炉火烧’。”

阿克谢：“可是，老朋友，你要真挨了烧，那可只能怪你自己不好。你近来真好像有点儿草木皆兵了。对罗梅西的事，你们从一开头就只是一味盲目地信任。你们把罗梅西想得可好了——他决不会骗人的，他是商迦罗遮耶以后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他是近百年来最有天才的作家，这个那个的。至于我个人，我可从来都不喜欢罗梅西；活了这么大，像他那种满脑子崇高理想的人，我可见多了。可是，我从来也不敢多讲一句：我怕你们准会觉得，像我这么个毫无能耐的平庸的人，要去批评像他那样的天才，那除了是出于嫉妒心理还会有什么别的理由哩。我敢说你这会儿大概也完全明白了，这些超人你只能站在老远的地方来崇拜；要让自己的姊妹跟他们订婚那可是不十分妥当的。不过，且让咱们言归正传吧。你一定得记住印度的一句古老的格言，‘一根针顶出一根针’，我这会儿的这个建议实在是咱们目前可能采取的惟一的办法，你用不着再挑剔了。”

卓健德拉：“你听我说，阿克谢，就让你说破嘴唇皮，我也不相信，是你第一个看透了罗梅西的为人。事实上，你对他有成见，他的一切行为在你看来全都不对劲儿，所以你也不用想让我相信你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现在，我可告诉你，你要打算搞什么阴谋，那你就自己单枪匹马去干吧。别希望我给你什么帮助。对纳里纳克夏这个人我不感兴趣，这件事说到这儿就算完了。”

卓健德拉跟阿克谢一块儿来到安那达的屋子里的时候，汉娜丽妮已从另一个门里溜出去了。

“我们从街上走过来的时候，她一定在窗口先看见了，”阿克谢想

道。他微笑着在安那达先生的身边坐下来，一边拿起茶壶来自己倒茶，一边说，“纳里纳克夏的话句句都能打动人心，原因是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他的心里说出来的。”

“他的确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安那达先生说。

“才能！”阿克谢大声叫道，“岂止是有才能！说实在的，他是世间少有的一位最大的圣哲！”

卓健德拉尽管和他同谋，可仍禁不住喊叫着说，“我求你别谈什么圣人哲人了吧！但愿上天永远也别让我见到你的那些圣哲！”然而，只在昨天卓健德拉还把纳里纳克夏的高贵性格捧得比天还高，并且认为凡诽谤他的都是些心地恶毒、专门造谣生事的人！

“得啦，卓健德拉，”他父亲说，“你可不能这样说。以我而论，我倒愿意相信外表看来很规矩的人，心地也一定很纯正。在见事明白方面，我可能已有一点声誉，但我的判断也可能会错误，可我总不能为了保持住自己的那点儿声誉就常常去对那些贤哲的人表示怀疑。

“纳里纳克夏所讲的那一番意思完全脱出了人云亦云的旧套。他那些材料全都是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实际体验，我听来觉得很新鲜，而且很有启发。一个伪善者决拿不出真货色来。正像任何化学家决不可能拿别的原料制作出一块真金来一样，靠偷袭来的材料，你也决没办法拼凑成像纳里纳克夏那样的一篇演说。我倒很想自己去见见他，向他表示一点敬意。”

“我惟一担心的，是他的健康情况经受不起这种长期耗竭神思的生活，”阿克谢叹息着说。

“怎么，他的体质很不好吗？”安那达先生惊奇地问。

“他在这方面实在太不注意了。整天祷告，研究经文，对自己的身体他简直完全不在意。”

“要那样，那他可是太不对了，”安那达说；“咱们实在没有权利轻视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并不是咱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要有适当的机会，一定能让他的身体马上恢复健康。一个人要保持身体健康，其实只要遵守几条简单的规则就行了，其中第一条是——”

这时，卓健德拉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这全是些不相干的话，爹！纳里纳克夏先生的身体已好得不能再好了。今天下午见到他的

时候，我还在想圣洁的生活一定很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我还很想学学他的榜样哩！”

“我也不知道，卓健德拉，”安那达接着说；“我想阿克谢说的也可能是真的。咱们的那些伟大的人物多半都死得很年轻。他们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在这方面实在对不起自己的祖国。这种情况的确是不应该的。你知道，卓健德拉，我认为你对纳里纳克夏先生的看法很不正确。他确有一套真玩艺儿。咱们应该劝告他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才对。”

“您听啦，”阿克谢说，“我一定想法儿把他领到这儿来让他跟您见面；我想您要是跟他严肃地谈谈这个问题，那对他一定会很有好处。我现在还想起来了，那会儿我考试的时候，您让我吃的那种青菜汁，可真是一种具有惊人效用的补品。对于一个脑力劳动者，它有出人意外的提神壮气的作用。您只要能让纳里纳克夏先生多听听您的话，那——”

卓健德拉一跳脚站了起来。“阿克谢，你简直要把我气疯了！你这些话全叫作胡说八道。我实在不要听了，”说完，他就跑到外面屋子里去。

第四十二章

在汉娜丽妮的婚事中变以前，安那达先生的身体实际很好，但他却经常要服食西医以及土法儿的医生给他开下的许多莫名其妙的骗人的药方。而现在，他对吃药却完全没有兴趣了。那时，他所谓的肉体上的病痛实际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他觉得那正是极好的一种家常话的资料；而目前他的健康情况真正受到了影响，他反倒从来也不提起此事了。

由于心神劳瘁，安那达就那么躺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而这时，汉娜丽妮忽然听到卓健德拉上楼的脚步声，她于是立即放下手中的针线，急急跑到门口去，预备告诉她哥哥不要打扰了父亲的睡眠。可

是，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却看到他把纳里纳克夏领到家里来了！她本想赶紧躲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却被卓健德拉拦住了。

"汉娜！"他叫住她说，"我把纳里纳克夏先生请到咱们家来了。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

纳里纳克夏走近她的身边向她深深鞠了一躬，他虽然并没抬头看她一眼，她却痴痴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安那达先生正好已经醒来，在叫唤他的女儿。汉娜于是又回到屋里去低声告诉他"纳里纳克夏先生"来了。

卓健德拉把客人一领进屋里来，安那达先生立刻就忙着站起身来迎接。

"蒙你大驾光临，"他大声叫着说，"我们真感到万分荣幸。汉娜，亲爱的，不要走开；就在这儿坐坐吧。纳里纳克夏先生，这是我的女儿汉娜。她跟我前天还去听你的演讲来着，我们觉得你讲得实在太好了。在你讲的那些话里，有一点——就是关于真得决不致复失，而非真得即系实有所失的那一番道理——在我听来真觉得是非常深刻的至理名言。你说不是吗，汉娜？只有在咱们的确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才算受到了真正的考验。那时候，咱们才知道那东西是否真正属咱们所有。我现在对你有一个请求，纳里纳先生。你要是能够常上我们家来谈谈，我们一定认为那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恩惠。平常日子我们是很少出门的。你不论什么时候来，都一定可以在这间屋子里找到我和我的女儿。"

纳里纳克夏在回答之前，先抬头对汉娜丽妮的神情紧张的脸看了一眼：

"在讲台上我用了许多生僻的字眼，我想您也许会觉得我是在那儿装模作样、冒充学者。其实，只是因为那些学生一定逼着我去作一次演讲——我一向遇到这种事又总觉得情面难却——我想这样一来，他们以后大概决不会再上这个当了！那些青年人已经毫不隐讳地表示，我讲的话，十之八九他们都完全不懂。你也在那里的，卓健先生，你不要以为，看到你不时向你的表祈救，我会完全无动于衷！"

"你用不着拿我当回事，"卓健德拉说；"如果我不能理解你的演说，那是我自己的智力有问题。"

安那达:“而且事实上,卓健,有许多问题是只有达到某种年岁的人才能理解的。”

纳里纳克夏:“是的,还有某种年岁的人,他根本不需要什么事情都了解。”

安那达:“说到这里,纳里纳先生,有一个问题我倒想跟你提一提。造物主把像你们这样的人派遣到人世间来,是为要你们担负一定的责任,所以你决不应该轻视自己的身体。凡有能力对人世有所贡献的人就必须经常记住,决不能胡乱浪费掉自己的资本,不然的话,他就会慢慢失去济世助人的能力了。”

纳里纳克夏:“我想等您和我相处得更久一些之后,您就会看出我对世上的任何东西都决没有丝毫轻视的意思。我自出生以来,一直就是依靠别人对我的恩惠和施舍生活。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劳力来养育我、照顾我,我的身心才慢慢趋于成熟。如果我还会对任何东西表示轻视,那我实在也未免太狂妄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破坏他自己没有能力建造的东西。”

安那达:“对极了,对极了。在你的演说里你也讲过意思和这近似的话。”

卓健德拉:“对不起,我得出去一下;我和一个朋友有个约会,不过请你们照样谈下去吧。”

纳里纳克夏:“在你走以前,卓健先生,我一定得请你原谅。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决不是一个专喜欢故弄玄虚的人。我最好也走吧;咱们俩还可以同一段路。”

卓健德拉:“不,请你千万别走。你不用拿我当回事。我就没法儿老在一个地方安静地坐着。”

安那达:“不用管卓健吧,纳里纳克夏先生。他要去听他自便,要让他老坐在这儿不动窝儿,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卓健德拉走了以后,安那达先生问起纳里纳克夏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纳里纳克夏笑了。

“目前我还没法说我算是住在哪儿。这边我有许多朋友,他们一天把我东拉西拽。这当然也让我很高兴,不过一个人有时候也总希望能够清静几天,因此卓健先生已替我把您隔壁的房子租下了。这

条胡同可真是很安静。”

听到这话安那达先生真是高兴极了，但如果他这时抬头看看他的女儿，他就会看到一阵痛苦的表情掠过了她的脸。隔壁那所房子正是从前罗梅西住过的啊。

正在这个时候，仆人来说茶已经预备好了，于是他们就移座到楼下去。

“汉娜，亲爱的，快给纳里纳先生倒一杯茶，”是安那达先生下楼后的第一句话。

但客人却极为谦和地辞谢了主人特别为他预备的茶点。

安那达：“这是怎么说，纳里纳先生？你真的连茶都不喝吗？至少吃一点饼干？”

纳里纳克夏：“我真只能请您原谅。”

安那达：“你是一位大夫，我当然没办法跟你讲什么养生的大道理。就我来说，我这儿名为吃茶，其实也不过是借此为名，在吃完午饭三四个钟头后，喝一点热开水，我觉得这对我的消化器官颇有好处。你要是一向不习惯喝茶，咱们可以把茶尽量冲得淡一些。”

纳里纳克夏不安地看了汉娜丽妮一眼，从她的面部表情，他看出她对他的这种态度颇为不解，并且正在猜想他究竟为什么拒绝喝茶。于是他一边拿眼睛看着她的脸，一边接着说：“我怕我一定让您对我有些误会了。您千万不要以为我对您家的这种习惯有什么反感。过去，我每天到一定的时候也总要喝点茶的，直到现在我也仍然非常欣赏茶的香味，所以别人喜欢它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您也许不知道，家母对于一切教规奉行极严；而要不是因为有我，她就可以说是完全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凡是能损害我和她的亲密关系的行为，我一定尽量避免，这就是我这会儿戒掉茶的原因。只要您二位能享受喝茶的乐趣，我也就可以分尝那种趣味，至于我的这些忌讳，可丝毫也不会妨害我欣然领受您二位殷勤招待的盛意。”

纳里纳克夏最初讲的那番话是使汉娜丽妮颇为吃惊的。在她看来，他是不愿对人推心置腹，因而有意一直喋喋不休，借以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她可没有想到由于天性如此，他根本不能毫无拘束地和生人交谈，每当他第一次和任何人接触的时候，羞怯的感觉总会使

他表现出一种实际和他的本性不相符的自负的神情。即使他自己极力想和人肝胆相见，他的谈话中也总不免夹杂一些他自己也能听得出来的不协调的成分。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刚才性情急躁的卓健德拉站起来要走，纳里纳克夏却认为是自己不够诚恳，受到良心的责备，他竟也想赶快逃开。及至纳里纳克夏提到了自己的母亲，汉娜丽妮止不住怀着无限钦佩和景仰注视着他，而因为看到他在提到他母亲时，一种严肃、真挚的热情立即照亮了他的脸，她于是更不禁对他有了一种敬爱之心。她这时很想问问他母亲的情况，但又终觉羞于开口。

"你的态度是很对的，"在纳里纳克夏讲完上面的一段话之后，安那达先生回答说。"我要是知道这些情况，也就决不会请你吃茶了。请原谅我的冒失吧。"

"尽管我并不吃茶，难道我不是照样领受承情邀请的美意吗？"纳里纳克夏微笑着回答说。

客人走了以后，汉娜丽妮就把父亲搀上楼去，给他念诵一本孟加拉文杂志中的几篇文章，直到他慢慢睡去。易于向疲劳屈服，近来已变成老先生的习惯了。

第四十三章

纳里纳克夏和安那达父女结识不久，彼此就已引为知己。汉娜丽妮在没有和纳里纳克夏熟悉以前，总以为和他谈话一定只能限于宗教方面的问题，决没想到他也可以跟一个普通人一样随便和人谈论一些家常生活琐事。她很快发现他实际非常健谈，只不过，即使在他谈笑风生的时候，他也总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情态。

有一次，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正陪着纳里纳克夏闲谈，卓健德拉忽然跑进来找他父亲讲话。"我告诉你，爹，"他大声嚷嚷着说，"梵社的那些人都说咱们是纳里纳克夏先生的'门徒'，我刚才就为这个跟巴瑞西大闹了一场！"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生气的，”安那达先生微笑着说；“要是在我所属的那个社会里人人都是老师，没有一个门徒的话，我才觉得可耻哩。那你就会听到所有的人都喊破嗓子在那里讲经说法，可谁也没有机会学到任何东西。”

纳里纳克夏：“我决定遵从您的意旨，安那达先生。让咱们都好好来做个门徒吧。咱们来组织一次巡回旅行，遇上咱们能学到点什么的地方，咱们就在那儿停留一阵。”

卓健德拉却并不肯就此罢休。“说说当然很好，”他说，“可这实在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你要知道，纳里纳先生，你的任何亲戚朋友，凡是到你那儿去拜望过的，都被加上了你的‘门徒’的头衔。这种侮辱，咱们决不能一笑置之。再说，你的确也应该放弃你的那一套作为了。”

纳里纳克夏：“什么作为？”

卓健德拉：“我听说你老是像一个瑜伽信徒一样用鼻孔出气，对着初升的太阳默想，无论是吃点什么或喝口水都得先来一大套仪式。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使你自己脱离了一般的社会常轨——或者如俗话所说的，‘脱出了剑鞘’。”

看到卓健德拉这样毫无礼貌地乱讲，汉娜丽妮不禁厌恶地低下头去，但纳里纳克夏却只笑了一笑。

“是呀，卓健先生，”他回答说，“我承认一个人脱离一般社会常轨，是很不对的，可是，不论怎么说，一个人，正和一把剑一样，总不能永远呆在剑鞘里。剑鞘所隐藏的只是这一武器的主要部分，这一部分所有的剑全都是一样的。铸剑的人可就只能在剑柄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才能，在上面刻上适合他的口味的花纹。同样的，一个人也应该可以在社会这个剑鞘之外找一个地方去表现他自己的独特的个性，你当然总不会想到连他的这点儿自由也要剥夺掉吧！可现在最使我吃惊的是，我躲开一般人的眼目，关在自己屋子里做的事，他们又如何会看到，甚而至于要加以讨论呢？”

卓健德拉：“你也许还不知道哩，就有那么一些人，自己强负起改造世界的使命，总认为随时探听隔壁人家的私事是他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时候，实在找不到真实的材料，他们甚至还会运用自己的

才能来设法补充。事情就必须这么办，要不然，改造世界的工作就会中断了。而且，纳里纳先生，他们最感兴趣的正是别人的某些不合习俗的行为，即便是躲在屋子里干的也好。一个人要是完全依照习俗行事，他们也就连看都不要看他一眼了。呐，我们的汉娜就曾注意到你在屋顶上的一些活动，她还和爹谈讲过，可当然她并没有自认为负有改造你的使命！”

汉娜丽妮的脸色明显地表露了心中的忿怒。她正要开口的时候，纳里纳克夏却转过脸来对她说：

“这没有什么难为情的！赶上我做早祷或晚祷的时候，你碰巧到屋顶上去走了一走，那你有什么过错呢？你决没有理由因为自己长着一双眼睛感到可耻啊；要说那是罪过，那大家谁都有罪！”

安那达：“何况汉娜在我面前，从来也没有对你每天祷告表示过反对。她只是怀着无限敬意向我打听过你那些虔敬的宗教活动的意义。”

卓健德拉：“实在说，我真不懂你是什么主意。按照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我就不明白这有什么叫人不舒服的地方，我更看不出私下进行一些奇怪的活动又究竟有什么好处。那套玩艺儿只会慢慢让人在思想上失去平衡，变得非常褊狭。你可不要因为我的话生气。我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在世界的舞台上，我是坐在最低的一排座位中，除开拿石头扔，我就没有办法和那些坐在极高处的人接触。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可是多得无数的，要是你把他们全丢在后面，只顾自己往上爬，爬到你自己的那个虚无缥缈的世界中去，那你可就要变成无数石头的攻击目标了。”

纳里纳克夏：“是啊，石头也有各式各样的。有些只不过在你身上擦破一点皮，有些就可能留下一个伤疤。说一个人疯了，或者说他幼稚无知，那倒无伤大雅，可要是说一个人患着宗教狂，说他自称是一个先知并且想笼络一帮人，让他们追随在自己的左右，那法院可就不能容你对这件事一笑了之，不管你笑得多响也不行！”

卓健德拉：“哦，我再一次请求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纳里纳先生。在你自己的屋顶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没有权利反对。我的意思只是，一个人要始终在一般习俗的范围之内行事，别人也就

无话可说了。以我个人说，叫我永远走在别人行走的道路上，我也觉得很舒服。你只要一步跨出了大路的边界，马上就会有一大群人围了上来。他们咒骂也好，赞扬也好，那都无关紧要。问题是长期在一大群人的包围中讨生活，可真叫人难以忍受！”

纳里纳克夏：“嗨，你要上哪儿去，卓健先生？你把我从最高的屋顶上猛地一下抛到单调乏味的地面上来，这会儿你却想跑开，那可绝对不行！”

卓健德拉：“今儿个话已经说够了。我要出去散散步。”

汉娜丽妮在她哥哥出去以后，一直就低着头坐在那里，心神不安地摸弄着桌布的流苏。这时要有人站在她的跟前，就会看到细微的泪滴在她的睫毛上跳动。因为每天和纳里纳克夏接触，她越来越看清了自己性格上的缺点，因而极力想按照他所指出的道路走去。正当她感到痛苦不堪，正当她竭尽努力也始终未能从自己的内心或外界找到一种精神上的支持的时候，纳里纳克夏却让她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新的一面；现在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她越来越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一样，热中于进行严厉的自我克制，因为这种克制本身就可以变成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再说，悲愁这种感情原也不可能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长期存在。它一定要从进行某种艰巨工作的活动中去寻找出路。过去汉娜丽妮一直都未能鼓起勇气去进行这类活动，而且由于她离群索居，她更是把她的悲伤深深埋进了内心的密室。因此，当她下定决心要追随纳里纳克夏所走的道路，严守各种教条，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的时候，她立即感到说不出的轻松愉快。为了便于按照自己的决心做去，她取消了房间里的一切陈设。毯子和地毯都卷好收了起来，床也移到一面屏风后去。每天，她亲自浇些水，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现在留在她房里的惟一陈设就是一盆花了。每在洗浴之后，她就穿上一身雪白的衣服坐在地板上，让日光从敞开的窗口毫无阻拦地遍照室内，让自己的心灵和这阳光，和自天空吹来的清风交融在一起。

安那达先生虽并未染上和他女儿一样的宗教热情，但老头儿却很高兴，汉娜丽妮在做了一番自我克制的工夫之后，脸色确已渐渐好多了。现在，纳里纳克夏如果到他们家来拜望，这三个人就总在汉娜

丽妮房里的地板上坐下来，相聚闲谈。

卓健德拉却不免大声吵嚷着表示反对。"我真不知道你们是碰上什么鬼了，"他气愤地说。"你们三个人差不多把这幢房子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圣地；像我这样的人在这儿几乎就找不到一块踏脚的地方了。"

过去有一段时间，汉娜丽妮听到她哥哥的这类讥讽话，常会感到非常生气，但现在，虽然安那达先生的耐性有时都经不住卓健德拉的嘲弄，汉娜丽妮却学着纳里纳克夏的态度，始终只是柔和地一笑了事。她现在终于找到了一种可靠的、坚定的、全面的精神寄托，深深感到羞愧的感情实不过是一种可鄙的怯懦。她完全知道，朋友们都在讥笑她，说她的那些清规戒律完全出于一种反常心理，但她对纳里纳克夏的信任和对他那些理想的崇敬已使她具有敢于和全人类对抗的力量，她现在站在任何人的面前也毫无羞怯之感了。

一天早晨，她洗完澡、做完祷告之后，打开房里的窗子，独自坐在窗前沉思，忽然间，安那达先生领着纳里纳克夏走了进来。汉娜丽妮这时简直是兴奋得不能自持了。她立即先后在他们两人的面前匍匐下来，恭行大礼。这种礼节原只宜用来对待有身份的父母或年高有德的师长，因此纳里纳克夏颇有些弄得莫名其妙了。

但安那达先生却立即使他安下心来。"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安的，纳里纳克夏先生，"他说，"她这样做完全是应当的。"

纳里纳克夏从没有这样早到他们家来过，因此汉娜丽妮直拿眼睛看他，听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告诉他们，他刚收到从贝拿勒斯寄来的一封信，说他母亲病了；他今天就得搭夜车离开加尔各答，而因为这一整天他都得忙着做好旅行前的准备工作，他只得一清早来向他们告别。

"听到老太太生病的消息，真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安那达先生说。"但愿上天保佑她早早恢复健康。过去的几个星期，你使我们得到不少教益，我怕是永远也没法报答你了。"

"您这是哪儿的话，我对您倒真是感恩不尽，"纳里纳克夏回答说。"您对我生活上的种种照顾真是充分表现了真诚的邻里之谊。此外，您的诚挚的心使我曾经长久思考的一些比较玄奥的问题忽然

产生了新的意义。您对生活的态度进一步鼓舞了我的思考活动和我的宗教热忱，并且仿佛使它们更增加了灵效。我现在才真正明白，和一些跟自己意趣相同的人交往，真可以使人受益不浅。”

“说来也实在奇怪，”安那达先生接着说，“在我们和你认识以前，我们只觉得急切需要一件什么东西，但究竟是什么，我们也说不上来。正在那个时候，我们忽然遇见了你，我马上就感觉到你的帮助对我们一定是无比的重要。我们一向总是呆在家里，从来不大出去和别人交往，我们从来不像一般人喜欢到处去参加会议，到处去听演说；何况就是我自己要去，要劝汉娜出门走一步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一次的那种情景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一听到卓健说你要做一次演讲，我们丝毫也没有犹豫就马上跑到会场上去了——说实在话，这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纳里纳先生！要不是上天特意指派你来帮助我们，这种事就决不可能发生。我们真是永远对你感恩不尽。”

纳里纳克夏：“我也请您听听我的。关于我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除了您二位之外，我过去从没对任何人讲过。一个人要表现最高的真诚，就必须做到无事不可对人言，而现在完全是在您的帮助下，我才终于能够在这方面做到无愧于心。因此我一定要请您相信，您给我的帮助对我实在是非常重要。”

直到纳里纳克夏临走以前，汉娜丽妮始终也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只是静坐在那里观望着从窗口射进来、照遍她身旁地上的阳光。最后，她也只说了一句，“希望你随时把老太太的病情告诉我们，”但当他起身告辞的时候，她却又匍匐在他的面前行了一次大礼。

第四十四章

阿克谢近来已很少到安那达先生家来了，但在纳里纳克夏回到贝拿勒斯去以后，卓健德拉又把他领到他们家来吃茶。阿克谢很希望从汉娜丽妮的举止言谈上，看看她现在对罗梅西究竟还有多少怀

念之情，结果他只看到她的态度非常安详。

“近来我们可很少见到你了，”她并非虚意地热情地说。

“我这样一个人，你认为还配每天叫人瞧瞧吗？”他回答说。

“哦，”汉娜丽妮大笑了，“你要真是认为一个人除非自己配给人瞧，就不应该到别人家去拜访，那咱们大多数恐怕都只能独自关在屋子里度过一生了！”

卓健德拉：“阿克谢本想夺得谦虚的锦标，没想到汉娜比他更高一着，她简直是要在这种道德品质上把世人都压倒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有一点意见。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大都很适合于经常和别人交往，可那些特殊的人物你就只能偶尔跟他们见见面；要是常和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常常会跑到山林中，跑到没有人迹的洞窟中去游荡的原因。如果他们老住在一般人住的屋子里，那像卓健德拉和阿克谢这一类卑贱的人就只得要躲到森林里去了。”

卓健德拉的这种带刺儿的话，汉娜丽妮当然完全理解，但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拿起茶壶来，给他们三人每人倒了一杯茶。

“你自己不喝一杯吗？”她哥哥问道。

汉娜丽妮明知道她的话一定会引起卓健德拉的责难，但她却仍然神色安定地回答说，“不喝，我已经戒掉茶了。”

卓健德拉：“那你是真变成一个苦行主义者了。茶叶里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气味，是不是？那东西大概只有苦行主义者所吃的呵黎勒干果里面才有吧。我真是看够了！求你看在上天的面上别来这一套了吧，汉娜！就算喝下一杯茶真会搅扰了你的忏悔的心情，那也没什么关系的。世界上最耐久的东西能存在的日子也有限，你又何必拿这些小事儿当真哩。”说完，他就倒出一杯茶来放在汉娜丽妮面前。

她根本没有伸手接茶，却大声叫着说，“嗨，爹，你怎么白口吃起茶来！你不吃点什么吗？”

安那达先生的声音和他的手一样发着抖，他回答说：“你听我说，亲爱的，我这会儿要勉强吃下点儿什么，就会给噎死的。很久以来，对卓健的无礼我一直都隐忍着，什么话也没说，弄到这会儿，我只要一开口，就一定会因为压不住心头的愤怒，说出许多我事后又会后悔

的话来的。”

汉娜丽妮立刻站起来走到她父亲的椅子边去。

“不要生气，爹，”她温和地说。“卓健给我倒杯茶也完全是好心，我一点儿也没有不高兴的意思。来吧，你一定得吃点儿什么。我知道你要是不吃东西白口喝茶，马上就会觉得不舒服的，”她拿过一盘饼干来放在他的面前。

安那达开始很慢地吃着。

汉娜丽妮回到她自己的坐处，准备把卓健德拉给她倒的那杯茶端起来喝，但这时阿克谢却忽然站起来叫着说：

“对不起，让我喝那杯茶吧！我这一杯已经喝完了。”

卓健德拉立刻站起身来把那杯茶从汉娜丽妮的面前挪开，接着转身对他父亲说，“实在抱歉得很，求爹原谅我。”

安那达那时眼泪汪汪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儿，卓健德拉和阿克谢只好一声不响溜了出去。安那达先生在略为又吃了几口饼干之后也就站起身来，扶着他女儿的一只胳臂，摇摇晃晃地上楼去了。

那天夜晚，他忽然感到浑身发痛。医生来诊断后，说病人内脏有发炎现象；若能到内地气候温和的地方呆上一年或至少半年，也许就可以完全复原了。

“汉娜，亲爱的，”医生走后，老头儿说；他这时感到痛苦已稍为减轻了一些。“咱们到贝拿勒斯去呆一阵子吧。”

汉娜丽妮这时也恰好正在想这件事。

自纳里纳克夏走后，她感到自己的宗教热忱已逐渐减退。有他在她身边，她觉得清苦的生活对她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他脸上透露出来的那种虔诚而不虚夸、仁慈而不浮躁的神采随时都能增强她的信心。

他离开以后，她虽曾竭力和自己的惰性斗争，决定加倍勤谨地严守他的教义，但因为他已不在身边，她那股热情不知为什么又仿佛蒙上了一层乌云。百无聊赖的情绪终于不可避免地又涌上心头，由此而生的一种绝望心情，使她不由得终日以泪洗面了。

刚才在茶桌边，她一再强打精神，殷勤待人，但她却始终感到仿

佛有一块石头压在心上,往事的伤痛变本加厉陡地又涌上心来。她现在一如从前又禁不住痛感前途茫茫,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她父亲的提议正合她的心意,她立即热烈地表示赞同。

“对,咱们就到那里去吧,爹!”她大声说。

第二天,卓健德拉见他们匆匆准备行装,就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父亲告诉他说,他和汉娜丽妮决定到内地去呆一阵。

“到什么地方去?”卓健德拉问道。

“我们打算先各处跑一跑,然后再找一个地方呆下来,”安那达回答说,他不愿意对他儿子承认,他们的目的地是贝拿勒斯。

“真抱歉,我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去了,”卓健德拉说,“我已经去信申请一个小学校长的职位,我得在这儿等待回信。”

第四十五章

罗梅西一早从阿拉哈巴德回到了加希波尔来。这时,街道上几乎还空无一人,大路两旁的树木,在刺骨的寒风中,仿佛为了避寒缩身在自己如盖的枝叶下。每一个村落上空都聚有一团状似羊毛的浓雾,那情景真像一只天鹅在坐窝孵卵。罗梅西身上裹着一件宽大的外衣,坐在一辆马车上穿过行人稀少的大道,向他租下的那所平房驶去。他除了感到激动的心正急遽跳动以外,已不再有任何其他的感觉。

马车在门口停下,他立即走下车来;卡玛娜一定已听到车声,站在阳台上等待和他相见了。他从阿拉哈巴德买来一条贵重的项链,早打算要亲自给她戴上,这时他就从外衣口袋里掏出那装着项链的匣子来捏在手中。可是,走进院里一看,只看到所有的门都关闭着,只有用人彼襄安静地在阳台上睡觉。他难堪地愣了一下,接着就大声叫着彼襄的名字,希望自己的声音能穿房入户,惊醒另一个高卧的人。夜来只以感情激动他曾经半宿不眠,如此冷淡的接待也未免太令人难堪了!

一再叫喊也仍不能把彼襄叫醒，罗梅西只得跑过去推他。最后，用人终于坐起身来，莫名其妙地四处乱望。

“太太在家吗?”罗梅西问道。

最初，彼襄仍完全糊里糊涂，但过了一会儿，他总算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嗯，太太在家，”他含含糊糊地回答说，说完马上又倒头去睡他的大觉。

门轻轻地一推就开了。罗梅西挨房找去，哪里也找不到一个人影。

他叫喊着“卡玛娜!”也始终没有人回答。

他最后跑到花园里，一直找到大楝树那边去，接着更找遍了厨房、仆人的住房、马房，但始终也没找到卡玛娜。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栖息树梢的乌鸦已开始呱呱噪叫，到近处水井边来汲水的二三村姑，头顶着水罐走过来了。

大路那边，在一个农舍的院子里，有几个农妇已开始了磨麦的工作，她们还一边哑着嗓子在那里高声唱歌。

罗梅西仍回到平房里来，他看到彼襄早又沉沉睡去。他止不住弯下腰去使劲推他，而这时，他才发觉他满嘴酒臭。猛烈的摇撼总算使彼襄终于有了几分知觉，他慌慌忙忙地站了起来。

“太太上哪里去了?”罗梅西问道。

“嘿，她当然在屋子里。”

罗梅西:“胡说，她不在里面。”

彼襄:“她昨天明明过来的。”

罗梅西:“后来她又上别的什么地方去过吗?”

彼襄只是张口结舌地望着他，而正在这个时候乌梅希却来了，他因为睡眠不足，两眼通红，身上却花花绿绿穿着卡玛娜的那一身华美的衣服。

“妈妈在哪儿，乌梅希?”他的主人问道。

“从昨天她就一直呆在这儿的。”

“你到什么地方去啦?”

“妈妈让我到赛都先生家看戏去了。”

“我的车钱，先生？”车夫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罗梅西立即跳进马车，直向大叔家赶去。一到那里，他看到那边正乱作一团，因而马上想到卡玛娜一定病倒了，但实际他完全弄错了。前一天晚上，乌米睡着觉忽然大喊大叫起来，而且不一会工夫，就变得脸色铁青，手脚冰凉，弄得一家人都惊慌得不得了。因为忙于照顾她，全家都一夜没有合眼。于是罗梅西立刻又认定卡玛娜准是被他们叫过来，在这儿帮忙照看生病的孩子，他因此就对比宾说：“卡玛娜一定因为小乌米的病感到很不安。”比宾原不甚明白卡玛娜昨天夜晚到底有没有过来，也就随便点点头回答说，“是的，她很喜欢这孩子，她一定非常担心。不过，医生说，她的病并没什么要紧。”

尽管这话已使罗梅西可以安下心来了，但因为他的满怀热望横遭挫折，他仍不禁沮丧万分，觉得仿佛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暗中作梗，不让他和卡玛娜聚首。

乌梅希这时也从那边平房里赶到这边来了。因为赛娜佳很喜欢他，这孩子平时就常随便跑到内室里去。

赛娜佳看到他进大门后，朝着她的房间走来，就匆忙赶到房门口去警告他不要吵醒了孩子，可没想到他竟问她卡玛娜在什么地方，这真使她立即惊呆了。

“你这是怎么说，昨天是你跟她一道儿回那边屋里去的呀！”赛娜佳说。“我本来还想让拉希米尼亚过去给她做伴儿的，可后来因为乌米病了，她就没有去。”

“她这会儿不在这儿吗？”乌梅希着急地问。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赛娜佳急躁地说。“你昨天一夜跑到哪儿去啦？”

乌梅希：“妈妈不要我陪她。我们一块儿到了那边，她就让我到赛都先生家看戏去了。”

赛娜佳：“你倒真不错！彼襄呢，他又上哪儿去啦？”

乌梅希：“彼襄什么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吃酒吃醉了。”

赛娜佳：“快去把比宾先生叫来，赶快去。”

“天啦！”比宾一来她就大叫着说，“这可真不得了！”

比宾的脸立刻变了颜色。“啊，什么事？”他非常不安地问。

赛娜佳："卡玛娜昨天就回到那边平房里去，可他们这会儿找不着她了！"

比宾："她昨儿夜里没过来吗？"

赛娜佳："当然没有！乌米闹病的时候，我本来想找她过来帮帮忙，可那会儿谁也腾不出手来接她去。罗梅西先生回来了吗？"

比宾："我想他因为在那边找不到她，就以为她一定在咱们这儿。是呀，他这会儿还在前面哩。"

赛娜佳："赶快跟他一道儿去找她！乌米已经睡着了，她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比宾同罗梅西立刻坐上罗梅西坐来的马车赶到那边平房里去再次追问彼襄。他们两人费尽唇舌，才终于从他嘴里问出了下面的这一点极不全面的情况：

昨天傍晚时候卡玛娜独自向河岸边走去。彼襄曾提出要陪她同去，但她拒绝要他陪送，却给了他一个卢比。他于是就在门口坐下来看守屋子，不料那时有一个卖酒的人提着一壶新开坛的连泡花都还没散的威士忌酒到门口来叫卖。至于那以后的事情，彼襄就完全记不清了！

他给他们指出了卡玛娜去恒河边时所走的道路。

于是罗梅西、比宾和乌梅希就沿着那条路，穿过满是露水的庄稼地，前去寻找卡玛娜，乌梅希更像一头失儿的母虎，圆睁双眼如痴如狂地四处张望。

来到河岸边以后，三个人都停住了；在晨曦下闪闪发光的整个沙滩，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哪里也看不见半个人影。

乌梅希大声叫喊着："哦妈妈，你在哪儿呀？"但除了对河高岸上的丛林响起一阵回声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反响。

乌梅希望来望去，忽然看到远处有一件白色的东西，他立即匆忙向那边跑去，却找到了用手巾包着的一串钥匙。钥匙所在的地方已是近在水边了。

"嗨，那是什么？"罗梅西叫喊着问他，同时也赶了过来。

这的确是卡玛娜的一串钥匙。离钥匙不远的河水边，聚有一团淤泥，而在那松软的泥土上他们更看到了向河心去的一双小脚的足

印。同时在浅滩边的水中，乌梅希的滴溜溜张望不停的眼睛又发现了一件金光闪闪的东西。他走过去摸起来一看，却是一根金质的珐琅胸针，那正是罗梅西送给卡玛娜的一件礼物。

看到一切都明白表示卡玛娜已走向恒河的中流，乌梅希马上就嚎啕大哭起来。

他一纵身跳进浅滩边的河水中，大声叫喊着，“妈妈，哦妈妈！”并疯狂地一次又一次钻下水去，用手在河底摸索，直到浅滩边的河水都被他全搅混了。

罗梅西只顾站在那里发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还是比宾大声叫喊着对乌梅希说：

“你这是干什么？快上来吧！”

“我总也不上来了，”乌梅希啜泣着说。“哦，妈妈，你怎么能够就这样丢下我走了呢？”

比宾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因为这孩子在水里简直就像一头鱼一样，即使他想让自己淹死，也很难办到。他在水里乱窜了好一阵，最后终于疲劳不堪地爬上岸来，倒在沙滩上悲痛地号哭。

比宾摇着罗梅西的肩膀，把他从痴迷状态中唤醒过来。

“走吧，罗梅西先生，”他说，“咱们呆在这儿也只是白磨时间。咱们得先到警察局去报告一下，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帮忙到各处去寻找的。”

那一天，在赛娜佳周围的那些人，谁也没有吃一点东西或合一下眼皮，整个院儿里都充满了悲泣之声。

他们雇了几个渔人把那一段河整个都摸遍了，警察局更派人搜索了那一带的农村。车站上也特别派人去探询过，但谁也没看见一个类似卡玛娜的孟加拉姑娘走上火车去。

大叔那天午后也回来了，他听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以及卡玛娜失踪前的种种离奇举动，完全相信她准定是投河自尽了。

“我这会儿才明白，”拉希米尼亚说，“昨天夜里乌米为什么那么大哭大叫，一下儿病得那么厉害！咱们一定得找个人来好好给她驱驱邪吧！”

罗梅西因这不幸事件已弄得失魂落魄一般，他连一滴眼泪也流

不出来了。

“真想不到，”他心中暗想，“原由恒河送交给我的卡玛娜，现在竟又会像是献给这条河流的一朵纯洁的鲜花，被它吞噬了！”

日落后，他又跑到河边去，站在原来找到钥匙的地方再一次呆呆地观望河滩上的足印。接着，他脱掉脚上的鞋，挽起衣服蹚着浅滩走过去，拿出他从阿拉哈巴德带来的那根项链来直向河心抛去。

他很快就离开了加希波尔，大叔家里的人因为正为这悲惨事件搅得心神不宁，谁也没有对他的去留在意。

第四十六章

罗梅西这时真感到四顾茫茫。他已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一定的工作，也失去了固定的住所。但我们确也不能认为他对汉娜丽妮已完全忘怀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暂时抛开了对她的思念。

“命运之神对我的残酷打击已使我永远不应该再混迹人世了，”他对自己说。“一株横遭雷殛的树就不配再在葱翠的丛林中占据一席之地。”

他于是决定到旅行中去寻找安慰，不停地从一地到一地四处漫游。他在沿恒河漂行的小舟上观赏了贝拿勒斯浴场上的盛况。他到德里攀登了顾特布石塔；从那里他又跑到亚格拉，月夜拜访了妲姬陵。接着他在阿木利则瞻仰了金殿以后，又转道到拉其普他拿，并上阿布山去进了一次香。但是，就在他这样四处漫游的时候，他的身心也始终并没有片刻的安宁。

最后，无限乡愁终于占据了他的心，他想起了家——想起了他曾在那里度过童年，而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恬静的家，更想到了过去曾在他想象中存在的理想的家。思家的念头终于渐渐无法抑止，他原想借以解愁的游荡生活因而也不得不立即告一结束。他买到一张开往加尔各答的特别快车的车票后，长叹一声就在车厢里的座位上坐下了。

罗梅西来到加尔各答以后，好些天也没敢跨进卡鲁托那一步。但有一天，他终于走进了他从前住过的那条胡同，第二天晚上，他更鼓起勇气一直走到安那达先生的家门口去。所有的门窗都紧紧关闭着，任何地方也看不出有人出入的迹象。但他忽然想到用人撒克汉可能还留在这里看守房子，于是就走过去敲门，但敲了半天并且喊叫了一阵，屋子里也始终没有人答应。住在隔壁的章德拉·莫汉这时却正坐在门前抽着水烟，他走过来招呼他说："嗨，罗梅西先生，真是你吗？你好哇？安那达先生一家子全出门去了。"

"你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吗，先生？"罗梅西问道。

章德拉·莫汉："那我可说不上来。我只知道他们到内地什么地方去了。"

罗梅西："哪些人一道去的？"

章德拉："安那达先生和他的小姐。"

罗梅西："你准知道没别人跟他们一块儿吗？"

章德拉："没错儿，这我可知道；我看着他们走的。"

罗梅西现在实在忍耐不住了。

"有人告诉我，"他接着说，"有一位纳里纳先生同他们一道走的。"

章德拉："说这话的人准是弄错了。纳里纳先生在你从前住的那所房子里住过一阵，可在安那达先生离开加尔各答的前几天，他早动身到贝拿勒斯去了。"

罗梅西接着就向章德拉·莫汉打听纳里纳先生的情形，知道了纳里纳全名是纳里纳克夏·卡托巴底亚；据说他过去是在润波耳行医，但现下却跟他母亲一起住在贝拿勒斯。

停了一会儿之后，罗梅西又问章德拉·莫汉知不知道卓健这会儿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卓健德拉早已到麦门辛那边一个叫什么彼赛波尔的地方去了，那里有个地主办了一所中学，他在那儿当校长。

接着章德拉·莫汉又问了罗梅西一些问题。

"我很久没见到你了，罗梅西先生，"他说。"你这一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罗梅西觉得现在已没有理由再隐瞒自己的行踪了。

"我在加希波尔那边作律师,"他回答说。

"你打算在那边住家吗?"

"不,我到了儿还是不想在那边住下。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会儿还没决定。"

罗梅西离开不久,阿克谢就来了。卓健德拉离开加尔各答的时候,曾托付阿克谢,在他家的人没回来以前,常过来照看照看。

阿克谢答应别人的事,倒是从不马虎的,他现在偶有闲暇,总要跑来看看留下看房子的那两个仆人有没有什么不尽职的地方。

章德拉·莫汉一见到阿克谢就对他说,"罗梅西先生刚才来过;他才走了不一会儿。"

阿克谢:"真的吗?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章德拉:"那我可不知道;他跟我打听安那达先生家里的情形,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他的气色可非常不好,乍一看我差点儿都认不出来了。后来还是听到他喊叫用人的名字,我才听出是他的声音。"

阿克谢:"你问没问他这会儿住在哪儿?"

章德拉:"他这些时一直住在加希波尔。前不久才刚刚离开那儿,这会儿还没打定主意到底上哪儿去住。"

"哦,"阿克谢说完,就自去干他的事。

罗梅西在回到住处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心里想:

"命运之神仍然毫不留情地在拿我开玩笑!我和卡玛娜的纠葛再加上纳里纳克夏和汉娜丽妮的关系倒真是一篇小说材料——一份杂乱无章的材料!可也只有像命运之神一样毫无顾忌的作家才会想到利用这种纠结不清的故事!这种极端离奇的事只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事情,即使世界上最有胆量的小说家,也不敢拿它去作为自己的创作公之于世!"但无论怎样,他现在却感到自己已不像从前那样深陷在纠缠不清的烦恼中了。当命运之神要为他的变化多端的生活史写下最后一章的时候,她一定不会对他过于无情的。

卓健德拉住在那地主住宅旁边的一所平房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正看报纸的时候,忽有人从市场给他带来一封信。他一再擦亮眼睛细看,封皮上的字的确是罗梅西的笔迹。拆开一看,他知道罗梅

西正在彼赛波尔一家商店里等着他，并且说有要紧的事要跟他谈谈。

卓健德拉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上次他本是在一场剧烈的争吵之后生着气和罗梅西分手的，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既然这儿时的朋友又忽然到这个荒野地方来拜望，他自然也不能拒人太甚。另一方面，想到现在又可以见到罗梅西，卓健德拉心里也不由得感到一阵兴奋，何况对罗梅西的事他始终也不无好奇之心。汉娜丽妮现在既然不在这里，前去见见他又有何妨哩。

卓健德拉立刻和那送信人一道儿前去寻找罗梅西。他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家油盐店门前，独自在一个倒扣的空油桶上坐着。油盐店老板曾拿出他专为招待婆罗门的水烟袋装好烟奉给他，可没想到这位戴眼镜的先生根本不抽烟，于是，店老板认为他是染上城市恶习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也就无意进一步去寻根问底，和他攀谈。

卓健德拉一看到他，就立刻赶过去一把抓着他的手把他拉了起来。

"我真拿你毫无办法！"他大声叫着说，"你还跟从前一样一点儿也不脱俗。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到我住的地方去，却偏要半道儿上呆在一家油盐店门口等着呢？别人也许还以为你是爱闻糖浆的气味和烤饭的香味哩！"

他的热烈的欢迎多少有些出乎罗梅西的意料之外，他因此也只好以微笑作答。卓健德拉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一边立刻拉着他向回走。

"不管神学家们怎么说，"他说道，"在我看来，上天的安排实在不是凡人所能理解的。你就说我吧！我是一个在城市里生长的彻头彻尾的城里人，而现在却会跑到这个鬼哭狼嚎的荒野里来，在一群庄稼汉中间过着这种孤独的生活！"

"这倒也不是一个很坏的地方，"罗梅西向四面望望说。

卓健德拉："你是说——？"

罗梅西："我是说这儿很清静——"

卓健德拉："是呀，为了叫这个地方更清静得彻底一些，这儿惟一的一个可以跟我谈得来的人，我也正想方设法要把他赶走！"

罗梅西："那也没有关系，要是那能够使你得到心境上的安

宁——”

卓健德拉："别跟我谈那些了！有一个时候，这儿的这种过度的安静压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没有多久，我就找到了我最喜欢的一种打破沉寂的消遣方法。目前校委会的秘书正跟我闹得不可开交，我已经让他们看到了我发起威风来的样子，那地主暂时怕也不敢再向我进攻了。他想利用我在英文报纸上替他作一个扬声筒，可我明白地告诉他谁也别想左右我。我所以还能够在这儿呆下去，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高尚的品德。副县长对我很关怀，那个地主所以也不敢随便请我走路。可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报纸上看到，副县长已被调到别的区域去了。那时候，我就会知道，我的太阳已经快落下去，我在彼赛波尔做校长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这会儿能和我交谈的只有一个人——我的狗，庞西。其他的人对我的脸色，看起来可真不像什么吉祥玩艺儿！”

他们走进卓健德拉的住处以后，罗梅西立即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先别忙着坐下，”卓健德拉说。“我还没有忘记你是喜欢早上洗澡的。马上去洗个澡吧。我这儿先给你把茶熬上，借你的光我还可以再痛饮一顿。”

整个那一天就那么在吃喝谈笑中度过，卓健德拉始终也不让罗梅西有机会提起他特地跑到彼赛波尔来跟他谈的那件要紧的事。

晚饭之后，他们总算在一盏油灯前面安坐下来；这时，远处的狼群嗥叫着，蟋蟀的鸣叫声振荡着深浓的黑暗，罗梅西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说出了他的来意。

“你听我说，卓健，”他说，“凭你的本能，你大概也已经想到我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你从前问过我一个问题，那会儿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现在可再没有任何东西阻挠我来给你一个答复了。”

罗梅西说完这几句话又忽然沉默下来。但过了一会儿之后，他终于慢慢把他和卡玛娜的关系，原原本本讲了出来。有时他不免悲伤得语不成声，有时他甚至哽咽着，半晌无言。卓健德拉始终一言不发地静听着。

听他讲完之后，卓健德拉深深叹了一口气。

“要是那一天你对我讲这些话，我准定不会相信！”

“这事儿在今天也仍和那会儿一样叫人没法相信。我现在要你跟我一块儿到我结婚的那个村子里去一趟；然后我再领你到卡玛娜的舅父家里去。”

“我什么地方也不要去。就坐在这把椅子上一动不动，我也完全相信你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从前我对你差不多一直是盲目的信任，你得原谅我偶尔一次违反了我自己的本性。”

卓健德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两个老朋友热烈地拥抱着。

罗梅西情绪略定之后，又对卓健德拉说：“那时候，命运之神已用一面无法解脱的形同虚诈的罗网套住了我，使我觉得除了索性尽量藏身网里之外，实在也没有任何其他解救的办法。现在，我可已经完全脱出了那面罗网，再没有任何事情必须对人隐瞒，我也终于又能够自由呼吸了。可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始终不明白，将来恐怕也永远不会明白，卡玛娜究竟为什么会走上自杀的道路。自然，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使她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惟一办法。我们俩既已那样莫名其妙地纠结在一起了，如果她不这样快刀斩乱麻割开这不解之缘，最后我们两人将走上什么样的一条可怕的道路，我真是连想都不敢想。那时她是突然地、意外地逃出了死神的巨口，而现在她却同样又突然地、意外地被死神吞噬了！”

“你倒不必假定卡玛娜一定自杀了。可不管怎样，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在你这方面已不存在任何障碍了。现在剩下的，就只是纳里纳克夏的问题，”卓健德拉接着就谈到了纳里纳克夏。“他那种人我根本不理解，”他说，“而凡我所不理解的，我全都不喜欢；可是有许多人，他们的想法却和我完全相反——越是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对他们的诱惑力就越大。这正是我对汉娜非常担心的原因。她最初戒掉茶，不再吃鱼吃肉，我就觉得情况有些不妙。没有多久，她的眼睛完全失去了旧日的神光，即使有人对她说一句极挖苦的话，她也只是和气地微微一笑了事。不过，尽管这样，只要你能帮我的忙，咱们还一定能够很快把她抢救过来的，这一点你完全可以相信。所以你现在赶快作好战斗准备，让咱们俩联合起来和那个苦行主义者战斗一场。”

罗梅西止不住大笑了。

“打仗我可一向不在行,不过我总尽力吧。”

卓健德拉:“咱们且等到圣诞节放假的时候再动手。”

罗梅西:“现在离圣诞节还有好些天。我一个人先去不好吗?”

卓健德拉:“不,不,那可决不行!你们的婚姻是我给拆散的,现在一定得由我出力来重结起这一段姻缘。我不能让你去作前哨,从我手里夺走这件快意的工作。”

罗梅西:“既然那样,那我现在最好——”

卓健德拉:“不相干!你先在我这儿做上十天客再说。这儿常和我吵闹的那些人都被我一个个赶走了,我需要有个朋友陪伴我,让我改变一下生活情调。晚上我除了听听外面的狼嗥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我目前的处境是如此险恶,你的声音在我听来就会是天下最美的音乐。”

第四十七章

阿克谢听到章德拉·莫汉的那一番话,真弄得满腹狐疑了。

“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他自言自语地说。“那么,罗梅西是一直在加希波尔当律师!真奇怪?他的行踪倒真是很机密!可又是什么事情让他丢下那边的业务,厚着脸皮跑到这条街上来了呢?早晚他一定能打听到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现在是住在贝拿勒斯;那他就敢一直跑到那儿去找他们。”

阿克谢决定立即到加希波尔去,尽可能搜集各方面的材料;然后,他就上贝拿勒斯去,直接找安那达先生谈谈。

不久后,在十二月里的一个下午,阿克谢在加希波尔下车了,手里提着自己的行囊。

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跑到市场上各个店铺里去打听,有没有人知道一位名叫罗梅西先生的孟加拉律师的住址;但问到最后他只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当地的商人根本不知道这儿有这么一个律师。

接着他又到法院去询问，那时法院里的人都正好下班要走了。碰巧有一个包着头巾的孟加拉律师正预备上车，阿克谢于是就赶过去对他说，“对不起，先生。我要找一位罗梅西·章德拉·乔杜瑞先生，他是新到这儿不久的一位孟加拉律师；您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么？”

那律师告诉他，罗梅西过去是住在大叔家里，但现在他是不是还在那儿，他可不知道了；他并且告诉阿克谢，罗梅西的妻子有一天忽然失踪，大家都相信她是投河自杀了。

阿克谢于是直向大叔家里奔去。

“我可完全明白罗梅西是在闹什么鬼了，”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暗想；“这会儿他太太一死，他一定会跑去找汉娜丽妮编上一套话，让她相信他压根儿也没讨过老婆。以汉娜丽妮这阵儿的心情，那还不是不管罗梅西讲什么她都会完全相信。这些外表看起来非常正直的家伙，要是摸透了他们的底儿，你才知道他们真叫可怕哩！”想到这里，阿克谢不禁因为自己立身端正而私自庆幸。

大叔因阿克谢问到罗梅西和卡玛娜的事，一时情感控制不住，竟扑簌簌落下泪来。

“你既是罗梅西先生的极要好的朋友，”他说，“你跟那个可爱的姑娘卡玛娜也一定很熟悉；所以，我要是对你说，我跟她相识了不到两天，就马上完全拿她当我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你一定也不会觉得奇怪的。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只那么几天就弄得我一心向着她，可谁想到她会忽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呢？”

“这事儿我实在有些不明白，”阿克谢装出一副很同情的样子说。“显然是罗梅西对她不很好呀。”

“罗梅西是你的朋友，你可别因为我多话见我的怪；说实在的，他那个人我一直就弄不懂。跟他谈谈讲讲，你也觉得他很逗人喜欢，可你就是没法知道他脑子里到底成天在转些什么念头。他准有些神经不正常，要不你实在没法说清楚，像卡玛娜那么漂亮的一位太太，他怎么会对她那么冷淡哩。她对他可真是实心眼呀，虽说她跟我女儿好得像亲姐妹一样，她可从来也没在我女儿面前说过一句埋怨丈夫的话。有时候我女儿明明看出来卡玛娜一定有什么心事，可到了儿她也没能够从那孩子的嘴里掏出一句话来。你也可以想到，我只要

一想起，像她那样一个女孩子，不知是怎么伤透了心，才会走上那样的一条道儿，我真感到是万箭钻心一般。说起来最叫人受不了的，是那会儿我恰好到阿拉哈巴德去了。要是我在这儿，我就不相信她能那样狠心地丢开我。”

第二天早晨，大叔把阿克谢领到罗梅西租下的那所平房里去走了一走，他们并且还一同去观看了卡玛娜跳河的地点。

阿克谢一直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直到回到卡克拉巴蒂的家里来以后，他才对老人说，“你知道，老先生，我可不像你一样，相信卡玛娜真是跳在恒河里自杀了。”

大叔：“那么你的意思怎么讲呢？”

阿克谢：“我倒是相信她很可能是逃跑了。咱们应该到各处去多找一找。”大叔立刻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的话可能不错！”他大叫着说，“这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阿克谢：“贝拿勒斯离这里并不很远。那边有一家人和我和罗梅西都非常要好。很可能卡玛娜躲到他们那儿去了。”

“嗨，这个罗梅西先生可从没跟我说起过！”大叔说，他一向乐观的天性又被激发起来。“我要是知道，一定早到那边去打听过了。”

阿克谢：“那么，咱们一块儿上贝拿勒斯去一趟怎么样？这一带的情况你是非常熟悉的，你可以到各处去仔细探访一番。”

大叔对这个提议立即表示赞同。如果阿克谢独自去见汉娜丽妮，无凭无据，他很难希望她相信他的话，现在有大叔去作个见证，他想准可以使她相信罗梅西的为人是如何地卑鄙。就为让这位心地朴实的老人去替他作证，他于是把他带到贝拿勒斯去。

第四十八章

在贝拿勒斯城外一个很清静的区域，安那达先生租下了一所住房。

他一来到贝拿勒斯，就知道纳里纳克夏的母亲克西曼卡瑞原来

虽只不过有点发烧、咳嗽，现在却转成了肺炎。由于那地方气温很低，更由于她始终不肯放弃每天早晨下恒河洗浴的习惯，热度愈来愈高，病情竟变得非常严重。后来，经汉娜丽妮日夜不停的照顾，她总算脱出了险境，但因这一次病，老太太已闹得虚弱不堪了。还有一件事，又是汉娜丽妮完全无能为力的。克西曼卡瑞严守着宗教仪式上的各种清规，她决计不肯让一个梵社的姑娘来替她按照大夫的吩咐安排饮食和特殊的营养品。平日她总是自己做饭，现在就只得由纳里纳克夏来给病人预备饭食，并且亲自端来侍候，这却又使妈妈心里感到非常痛苦。

“我实在应该让开这条道儿了，”她悲伤地说。“上天为什么还偏让我守着这条命，拖累你呢？”

克西曼卡瑞在个人生活和衣着方面，虽力求简朴，但周围的环境，她却务使清爽、雅净；这一点汉娜丽妮早已听纳里纳克夏讲起过。因此这姑娘特别当心随时都尽可能保持屋里的整洁，不容有一丝凌乱，每次去看望老太太的时候，她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衣着。安那达先生租下的住房前面有一个花园，他经常摘些花送到老太太那里去，汉娜丽妮总能十分得体地把花枝陈设在她的病榻左右。

纳里纳克夏一遇有机会，总劝他母亲雇下一个贴身服侍的女用人，但她始终不能同意让下人侍候。他们家当然也有几个雇来做粗活的仆人，男女都有，但一切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贴身事务，老太太可决不肯让一个雇来的人替她做。自从她的老保姆死了以后，即使病倒了，她也从没肯让一个女仆来替她打过扇或捶过腿。

漂亮的孩子，不论男女，她都喜欢得不得了。她每天清晨在恒河洗完澡回来，总要恭敬地给沿途所见的湿婆像撒鲜花、洒圣水，这时她常会挑选一个漂亮的村童或一个肤色鲜洁的婆罗门小姑娘，带到自己家里来。孩子们的美打动了她的心，而她用一些玩具、铜钱和糖果一类的礼物也使得附近好些孩子都对她十分敬爱。

有时，孩子们成群结队地爬到她的屋顶上去，满屋子里乱闹，老太太看到也总只是从心里感到高兴。她另外还有一种癖好。一见到什么精巧的玩艺儿，她总止不住要买，倒并不是她自己要收集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她知道有人真喜欢这些东西，而她能拿它当件礼物送

去，就会使她感到无穷快乐。所以，极远的亲戚或偶尔认识的一些朋友们的家里就常常会忽然收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邮包，感到惊诧不已。她有一口极大的红木箱子，里面装着许多漂亮的脚镯和丝质的衣服。这些东西是专为纳里纳克夏早晚要娶到家来的新娘子预备的。在她的想象中，她的儿媳是一个既年轻而又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的活泼的性情和逗人怜爱的举止将使她的死气沉沉的家顿时改观，而看到她穿上她所珍藏的华服，那就将更使她感到无限乐趣。老太太一直都是依靠这一类假想的材料编织着她的许多美好的白日梦。

克西曼卡瑞自己的生活习惯完全和苦行主义者相似，她差不多一天就只是做做祷告，谨慎奉行各种宗教仪式，一天只吃一餐以牛奶和水果为主的饭食，但是，对纳里纳克夏的那种清苦的生活，她却极不赞同。过分严格的宗教生活她认为对男人是不适宜的。她始终只把男人看成是一些身量高大的孩子，因而如果他们在饮食问题上不知节制或不加选择，她总抱着仁慈宽厚的态度加以宽容。

"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刻苦呢?"她常会纵容地说。真正亵渎神明的事她是不能容忍的，但她确切地相信，一切宗教规章都非为男人而设。只要纳里纳克夏不打搅她的祷告，只要他在身体不洁不宜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避免和她接触，那他如果约略表示出一些一般男人都具有的鲁莽和自私，她就只会感到高兴。

克西曼卡瑞从病榻上爬起来的时候，立即看到了一件使她觉得非常可笑的事：不仅汉娜丽妮已变成了纳里纳克夏的热忱的信徒，连那头发灰白的安那达先生也静坐在他的脚边听他讲道，那副毕恭毕敬的神情简直像是在倾听一位先知传达着神的启示。

有一天她把汉娜丽妮私自拉到一边笑着对她说："亲爱的，我看你们父女俩简直是在帮着纳里纳克夏瞎胡闹。你们干嘛要拿他那些胡言乱语当真呢？像你这么大的姑娘只应该尽量享受生活；你关心的事应该是穿着和娱乐，不是宗教。你也许要问，我既然那么说，为什么自己不也那么做。可你知道，我不那样做是有原因的。我的父母一向都严守教规，我们家男男女女的孩子全都是在极浓厚的宗教气氛中教养出来的。要是现在叫我们改变向日的习惯，我们就会感到不知该怎么生活下去了。可你受的教养跟我完全不同。我很清楚

你是在什么样一种空气中长大的，你现在如果一定要另换一种生活方式，那就违反了你的本性。勉强改变自己的意趣，亲爱的，那可决没有任何好处。我的意思是说，在这类问题上，应该让每一个人顺从自己的天性。你这样是不行的，亲爱的；你一定得马上放下那一套。吃斋和祷告都是跟你的天性不相合的。把纳里纳看成是一个得到神的启示的宗教家，这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儿；实在说，他对这类问题是什么也不懂。就在不久以前，他也还是顺着自己的天性行事的，谁要当着他念一段经文，他马上就会愁眉苦脸。这会儿他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我高兴，我真担心不要多久他真会变成一个完全逃出红尘的高僧了。我常常对他说，'决不要放弃了你从小养成的信念，我对那个是决不会反对的，而且事实上也只有那样才真能让我高兴，'可他听到我的话总也不过笑笑；他就是这么个人。不管你对他讲什么，他总从不开口。甚至你骂他一顿，他也连哼都不哼一声！"

这话是一天傍晚老太太给汉娜丽妮梳头的时候说的。她对那姑娘头上原来的简单发式深为不满。

"你也许以为我是个老古派儿，"她说，"完全不懂得时髦的打扮。可是，我想我可以大胆讲一句，对于头发的式样我知道的远比你多。我从前认识一位高雅的英国太太。她常来教我缝纫，可她也教了我许多新的头发式样的梳法。当然，每次她走后，我总一定得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我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也许对，也许不对，可我的确习性如此。我一向对你也非常挑剔，你可千万别介意，亲爱的；你知道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厌恶的意思，只不过是习惯使然。我丈夫和他家的人脱离了正统的印度教，那对我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可我也并没有任何抱怨。我只对他说：'顺从你自己的良心吧；至于我，却只不过是一个无知的女人，我不能放弃我已经多年习惯的生活方式，'"说着，克西曼卡瑞止不住擦了擦眼泪。

老太太满心高兴地把汉娜丽妮的长发打开，重给她梳成一种极时髦的式样。她甚至打开她那口红木箱子，拿出她最心爱的鲜艳的衣服来给这姑娘装扮。给人梳妆打扮是使她感到无限快乐的一种消遣。汉娜丽妮几乎每天都把她的针线活拿过来，跟老太太学习一些新的缝纫方法，借以消磨晚上的时光。

克西曼卡瑞也非常喜欢阅读孟加拉文的小说，汉娜丽妮于是把她的一些书和杂志都拿来给她看。老太太在评论某一部小说或一篇文章时所表现的智慧，常使汉娜钦佩不置；过去，她总误以为这种鉴别能力只有受过英国教育的人才有。总之，由于谈吐的风雅和持身的虔诚，纳里纳克夏的母亲在汉娜丽妮的心目中已变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女人。她通身没有一丝伧俗气或油滑气，在和她交往的整个过程中，汉娜丽妮随时都感到无限惊喜。

第四十九章

不久以后，克西曼卡瑞又发了一次烧，但这次时间没有上次那么长。在她的病体渐就平复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纳里纳克夏来看她；这个孝顺的儿子恭敬地伏在她的脚前行过礼之后，就借机劝导她好好将养病体。他对她说，素常的那种清苦生活对她目前的情况颇不相宜。

"你是说，在你正打算完全弃绝人世的时候，我倒该抛弃我旧日的老习惯了？"老太太大声嚷嚷着说。"我亲爱的纳里纳，你这一出滑稽戏也该有个收场了。求你听从你妈妈的吩咐，赶快结婚吧！"

纳里纳克夏默然不语，克西曼卡瑞于是又接着说："你应该早已看到，我亲爱的孩子，我这把老骨头也不会拖得太久了。要是不能先看到你成家，我是死了也不能安心的。从前有一个时候，我常盼望你能跟一个经我亲手调理出来的姑娘结婚。我梦想着要把她调理得完全适合我的心意。可是，上次的病擦亮了我的眼睛。谁也不知道我还可以活多久，我自己也实在没有理由想着我这风中残烛还可以长久不熄。要是现在还让你去跟一个完全不懂事的毛丫头打交道，那是不近情理的。顶好是找一个跟你年岁相仿的人结了婚吧。那几天发着烧的时候，我是一夜接一夜睁眼躺着思想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这是我对你应尽的最后一个责任，一定得趁我还有口气儿了却这件事，要不然，我真是会死不瞑目的。"

“可我哪儿去找个姑娘，她会愿意跟我在一起过活呢？”纳里纳克夏问道。

“那个你不用操心。一切都由我来替你安排，等有点儿眉目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克西曼卡瑞自己还一直没和安那达先生见过面，因为每当他到她家来拜望的时候，她总仍躲在她的幽静的内室里。但这一天，那位老先生晚间散步，顺便到她家来看看，她却马上叫人去告诉他说，她希望和他谈谈；而且一见他被人领进来，她立刻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你女儿，”她说，“是一个极逗人爱的姑娘，我对她非常喜欢。你们爷儿俩跟我儿子纳里纳都很熟悉。他的性格可真是没什么可说的，在他干的那一行里，他的声望也很高。你也许不同意我的话，可我说你要想给你女儿找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丈夫恐怕也很不容易吧？”

“您真有这个意思吗？”安那达先生高兴地说。“啊，我可从来也没敢抱这种奢望。要能有纳里纳克夏这样一个女婿，我只会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但只是他本人——？”

“哦，纳里纳一定会同意的，他跟现今的许多年轻人可完全不一样，任什么事，他总听从妈妈的吩咐。再说，这件事却也用不着别人多劝！谁看见那姑娘也禁不住会爱上她的。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尽快正式订下婚，因为我能活的日子也许不很多了。”

安那达先生喜气洋洋地赶回家去，一进门就叫人去把汉娜找来。

“我亲爱的孩子，”他对她说，“我年纪已经老了，身体也非常不好，要是不能先了结你的终身大事，死后我也是不能心安的。你不要怪我把话说得太直了，汉娜。你已经没了妈妈，我不能不觉得对你的事我应该完全负责。”

汉娜丽妮呆呆地望着她父亲，完全不明白这话从何说起。

“一听到提起这头亲事，亲爱的，”他接着说，“我真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我现在惟一担心的，是只怕中途又会出什么乱子。事情是这样的，亲爱的：纳里纳克夏的老太太刚才已提出替他的儿子向你求婚。”

汉娜丽妮的脸马上绯红了，她惊慌地说，“嗄，那是怎么说，爹！

这是决不可能的事。”

她父亲这样贸然提起这件婚事，实在弄得她有些神思瞀乱了，因为她从来也没想到纳里纳克夏可能会变成她的丈夫。

“为什么不可能？”安那达先生问道。

“纳里纳克夏！”汉娜丽妮大声说，“那怎么可能呢？”

这很难说是一个合理的回答，但它却比任何道理都更令人难以置辩。情况已闹得很僵了，汉娜丽妮只得躲到阳台上去。

安那达先生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女儿的反对可是他完全料想不到的事。他满以为，他女儿听说能和纳里纳克夏结婚一定会非常高兴。意外的失望，不禁使老人嗒然若失，他悲伤地望着一盏闪闪发光的油灯，一面感到对女性的脾性困惑不解，一面再次为汉娜丽妮的母亲的死感到万分悲伤。

这时候，汉娜独自坐在外面没有灯光的阳台上，已不知过去了多少时辰。最后，她偶然抬头向屋里望了一眼，一看到父亲的充满悲愁的脸，立刻感到无限内疚。于是她连忙走进屋子，站在她的椅子后面，一边轻抚着他的头，一边低声说道，“走吧，爸爸，你的晚饭早就摆上；现在恐怕都已经凉了。”

安那达先生机械地站起来向饭厅走去，但他实在毫无食欲。相信这件婚事一定能驱散笼罩在汉娜丽妮生活上的乌云，他因而对未来已抱着无限希望，她的拒绝实在使他太伤心失望了。“很显然，汉娜对罗梅西还仍然不能忘怀，”他心里想着，不禁发出一声长叹。

他一向的习惯是晚饭后立即上床的，但今天晚上他却一再迟延。他不回卧室，却在阳台前一张躺椅上坐下来，呆呆地对着花园那边的荒村古道出神。

汉娜丽妮看到他坐在那里，就跑过去半玩笑地责备他。“你快上床去睡吧，爹；外边太冷，你会冻着的。”

“你自己最好先去睡吧，亲爱的。我一会儿也就进去了。”

但汉娜丽妮却不是那么容易给支使开的。她略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这样一定会着凉的，爹。至少到起坐间去吧。”

安那达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声不响地走进卧室去了。

惟恐对罗梅西的思念搅扰了自己的宗教热忱，汉娜丽妮早已下

定决心要把他完全从自己的思想中排除出去，这种艰苦的自我克制，已使她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痛苦不堪的内心搏斗。现在真是只欠缺一次外来的惊恐，来重新撕开旧有的伤痕了！一直来，她始终也想不出自己将来究竟该怎么办。因此她也就只顾想方设法保持住自己已下定的决心。

当她最后把纳里纳克夏看成自己精神生活的导师并按照他的训示安排生活的时候，她以为她所要追求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突然听说到这一段婚事，她于是试着要从她心底的密室挖掘掉一直在那里隐伏着的旧日种下的情根，但结果她只发现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仅是迫使她割断旧情的这种威胁，就足以使汉娜丽妮比过去更坚决地死命抱住了它。

第五十章

克西曼卡瑞也就在这个时候把纳里纳克夏找来了，她告诉他她已经为他提出了求婚的事，并且已得到了对方的同意。

纳里纳克夏笑了一笑。“这会儿就完全谈定了吗?”他问道；“你可真叫快!”

克西曼卡瑞：“当然得快。你也知道，我总不能老活着不死呀。你明白，我对汉娜丽妮一直都非常喜欢。她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姑娘。当然，要说到她的外貌——她的皮色可不算很好，不过——”

纳里纳克夏：“求求你吧，妈妈！我这会儿还想不到她的皮色上去，我是在想我根本不可能跟汉娜丽妮结婚。我实在不能那样做。”

克西曼卡瑞：“别胡说了！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纳里纳克夏一时也很难明白说出他所以反对的理由来，但他心里未便明言的意思实际是：自从和汉娜丽妮交往以来，他一直对她明确地以教父身份自居；现在忽然又转过头去向她求婚，那实在似乎是无理之极的事。

误以纳里纳克夏的沉默为默许，他妈妈接着又说：“这一回，不管

你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都不要听了。为了我，你仿佛是决心断绝尘缘，真要在贝拿勒斯作个隐士了。像你这样年岁，那可真叫荒唐，我决不能再任你胡闹下去了。现在你听着，不要再错过了这个机会。尽快挑定一个吉祥的日子，把这事儿给办了。”

纳里纳克夏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有一件事，我这会儿是一定得说出来了，妈妈，”他最后终于开口说，“不过，首先我得求你千万不能因这件事感到难过。我要讲的这件不幸的事早已过去了十来个月，这会儿再去为它悲伤那可真是太不必要了。可是，我知道你的性情就是这样，妈妈，一件可悲的事哪怕早已完结，根本无法挽回了，你听到后也总会惊恐不安。就因为这个缘故，我虽然好些次打算告诉你，却总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现在，你可以采用任何方法来禳除我命中注定的灾星，只是千万别因这个早已无法挽救的事徒自悲伤。”

但克西曼卡瑞立刻就感到非常不安起来。

“我不知道你要对我讲的是什么，孩子，”她说，“可你这段开场白先就叫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只要还有一口气儿，我是怎么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情感的。我有意尽量避开尘世的纷扰，也完全无用。你用不着到处去寻找不幸；不幸的遭遇毫没来由就自会落到你的头上来。现在，管它好消息也罢，坏消息也罢，你马上把你说的那件事告诉我吧。”

“今年二月，”纳里纳克夏于是开始讲道，“我到润波耳去卖掉房地产，找好了一个看守园子的人，就动身到加尔各答去。走到赛拉过河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放弃火车，走一段水路也好；因此我就在赛拉雇下一条大木船，又接着向前进发。在水上走了两天之后，船在一个沙滩边停了下来，我顺便上岸去洗个澡，却无意中碰到咱们的老朋友布邦，背着一支枪走来了。他一看见我，就一步跳过来高兴地大叫着说，‘我这可算是找到了一只大鸟！’他在那边做副县长，看样子那会儿是出来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作巡回视察。我们已经多年没见面了，他说什么也不放我走，一定要我陪他到各处去看看。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名叫都巴拍克尔的村子边搭起营帐住了下来，天晚的时候，我们出去在附近随便走走。那个村子很小。在我们信步闲走的时候，布

邦忽然把我领进了一家有围墙的院子里，院后是一所瓦房，建筑在一溜水田旁边。这家子的主人立刻搬出两把藤椅来，请我们坐。那时廊子底下正有一班学生在上着课。一位村塾教师脚蹬着廊子上的柱子，坐在一把木椅子上，学童们就都蹲在地上，手里拿着石板，一起念诵着老师教给他们的功课。主人的名字叫塔瑞尼·卡杜瑞亚。他没完没了地向布邦打听我的情况，最后差不多把我的历史全都给背下来了。后来，在我们回营帐去的路上，布邦就对我说，'你今天运气可不坏；马上就会有人来向你求亲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对我说：'塔瑞尼·卡杜瑞亚那家伙专门靠放债为生，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守财奴。有一次，一位新县长到任的时候，他为了急于表示自己非常热心公益，就答应把学校办在他家里。事实上，他除了给教师预备两餐饭，其余什么事都不管，而那可怜的教师因为吃了塔瑞尼家的饭，每天就得给他算账，一直要忙到夜晚十点；教员的薪水还是靠学生的学费和政府的津贴支付。塔瑞尼有一个寡妇姐姐，她丈夫死的时候一个钱也没有留下，他因而只得把她弄到家里来住。他姐姐那时已经有了身孕，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她自己却在生产的时候死去了。她所以会死，实际完全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医药照顾。他另外还有一个寡妇妹妹也住在他家，全部家务活儿都由她去干，倒替他省下了一笔雇用人的花销。这个可怜的寡妇只好负责来喂养那个孤儿，可没过几年她也死去了。自那以后，那女孩儿就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一天到晚像奴隶一样替她的舅父舅母做家务，可除了挨骂受气之外，就不用想得到任何其他报酬。她差不多已超过了应该结婚的年龄，可要给一个从不和人交往的孤儿找个丈夫，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村子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她父母究竟是谁。她又是一个遗腹子，村子里那些爱说闲话的人更嘀嘀咕咕说她的出身如何可疑。塔瑞尼·卡杜瑞亚是个一钱如命的大财主，他们所以也就故意把那女孩子说得很不堪，希望谁要讨她的时候，可以从他手里挤出一大笔嫁资来。在最近四年中，他一直说她还只十岁，就照他说的来算，她至少已经是十四岁了。可你知道，她真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非常可爱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卡玛娜，这是随着女神拉克什米叫的，而她也的确在哪一方面都可以算得是那位女神的完美的化身。每逢有一个年轻的婆罗门生客来

到这村儿，塔瑞尼总恨不得对他磕头求他把他的外甥女儿娶去，但只是，纵使那个年轻人真愿意讨她，村子里的人也会变出法儿来把他吓跑，拆散她的婚姻。现在毫无疑问是轮到你头上来了。'可你知道，妈妈，当时我心里实在是气恼万分，所以就毫不思索地对他说，'好的，我一定跟这姑娘结婚。'从前我一直都想给你领一个信奉正统印度教的年轻儿媳妇回来，好让你大吃一惊——我完全知道，我要是跟一个已成年的梵社姑娘结婚，咱们两人是谁都不会快乐的。布邦一听到我的话可惊呆了。'你可别这么说！'他大声嚷嚷着。'我真要跟她结婚，'我说；'我的主意已经定了。''你是说真话吗？'布邦问我。我向他保证我说的完全是真话。塔瑞尼·卡杜瑞亚当天晚上就到我们营帐里来了，他双手握着他那根表示婆罗门身份的圣线①，向我提出了他的请求。'我求你救救我的命，'他说。'你自己去看看我们姑娘，要是你压根儿不喜欢她——那么，这事儿当然也就算吹了，可不管怎样，请你千万别听信我的仇人们诬蔑她的那些话。'我当时就回答说，'我根本不要去看，你现在赶快挑定一个结婚的日子就得了。''后天就很好，'塔瑞尼说；'咱们就在后天办这件事吧。'当然，他为什么要那样热切地恳求，并且要那样违反常情地匆忙，那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希望免除一大笔办喜事的花销。不管怎样吧，婚礼反正是按期举行了。"

"举行了婚礼！"克西曼卡瑞惊愕地问道；"你不是开玩笑吗，纳里纳？"

纳里纳克夏："一点儿也不开玩笑，妈妈。我带着新娘子上了船。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动身了——你得记住，那会儿才不过是三月天儿，谁都毫不怀疑天气一定会很好的——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在我们上船不过两三个钟头之后，忽然一阵火热的狂风向我们吹过来，就那么莫名其妙地把船打翻，最后打得连影儿都没有了。"

"我的天哪！"克西曼卡瑞惊恐万状地叫喊着。

纳里纳克夏："过了一阵，等我恢复知觉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正在

---

① 印度婆罗门种姓的男人，在八岁到十二岁之间要举行一种仪式，把一条三股头的棉线打成结，套在左肩上和右腋下。这条线就叫圣线。

深水中挣扎，河上已看不见那条船或船上的人的任何痕迹。我通知警察局，他们派人打捞了一番，可什么结果也没有。”

克西曼卡瑞的脸立刻完全变色了。

“求上天保佑吧，”她说；“过去的事已是无法挽回，不过你从此再也别跟我提这件事了。我想想都感到心惊肉跳。”

纳里纳克夏：“要不是你这会儿这么坚决，一定让我结婚，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对你谈起这件事的。”

克西曼卡瑞：“怎么，就为这件不幸的事，你就总也不结婚了吗？”

纳里纳克夏：“那女孩子也可能还没有死；这就是我对再结婚为什么踌躇的原因。”

克西曼卡瑞：“你这不是说疯话吗？她要是还活着，你还不早就听到她的信儿了。”

纳里纳克夏：“她对我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她对我就像对任何一个天南地北的人一样完全陌生。我甚至还不敢说她一定看见过我的脸。回到贝拿勒斯以后，我给塔瑞尼·卡杜瑞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的地址，可是他显然并没有见到，因为那封信邮局注明无法投递又给退回来了。”

克西曼卡瑞：“那又怎样呢？”

纳里纳克夏：“我打定主意，至少等上一年，我才能真相信她是死了。”

克西曼卡瑞：“你一向总是顾虑太多！为什么要等上一年呢？”

纳里纳克夏：“这眼看也就快过去了，妈妈。这会儿已经是十二月；下个月是不宜举行婚礼的。剩下的也就是个二月，到三月一年就满期了。”

克西曼卡瑞：“那也好。可你一定得记住这头亲事就算定下来了。我已经正式向汉娜丽妮的父亲提出了求婚的事。”

纳里纳克夏：“谋事在人，成事还在天哩；这件事我只能留待上天决定吧。”

克西曼卡瑞：“确实是这样；可是，亲爱的孩子，你刚才讲的那件事实在太可怕了！我一想起来还禁不住浑身发抖。”

纳里纳克夏：“那正是我所担心的事，妈妈，我真怕得要很长一段

时间，你的心才能慢慢恢复平静。你每次受到一点惊恐，往往很久不容易使自己的精神恢复常态。现在你总明白了我为什么总也不愿意告诉你那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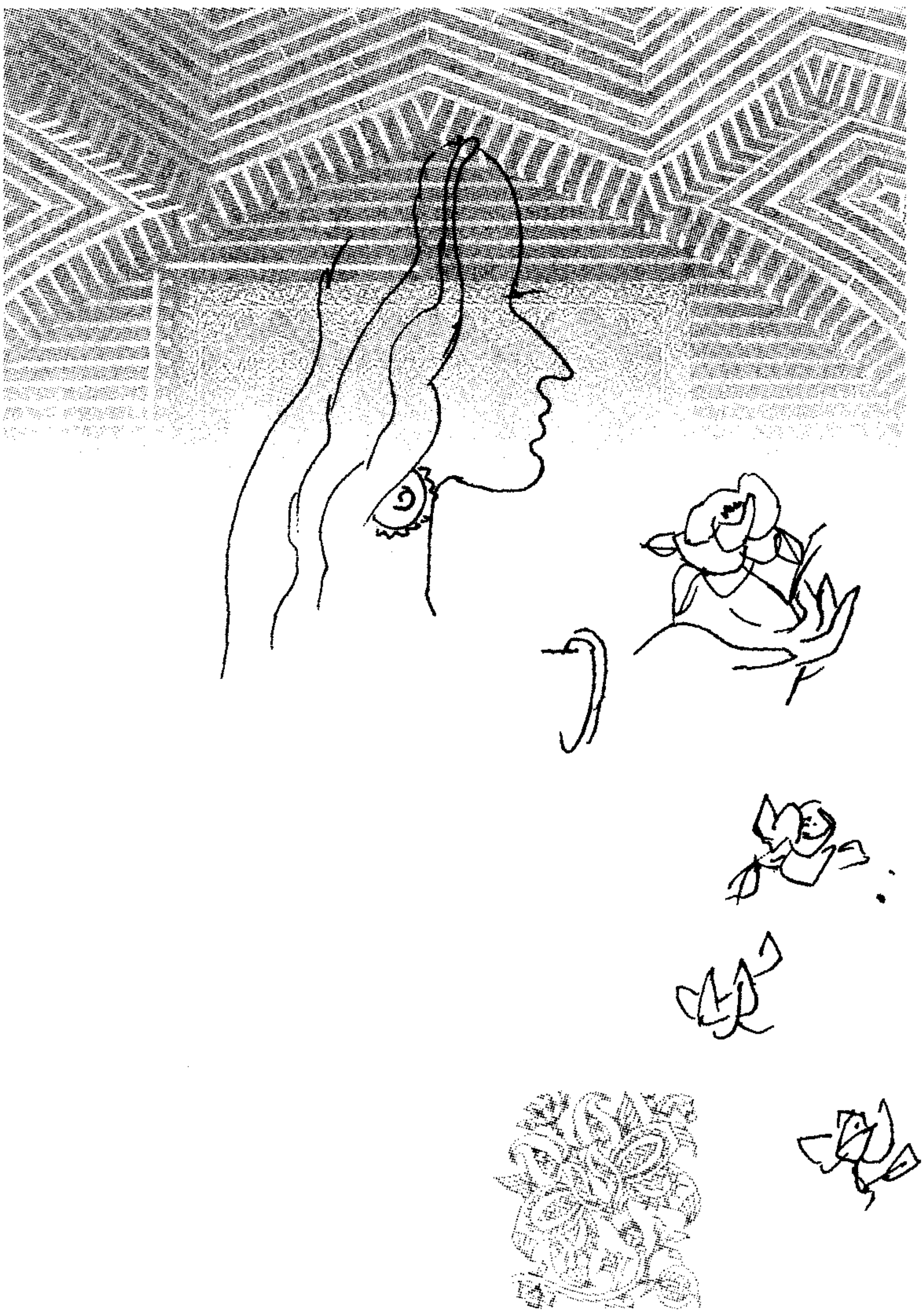
克西曼卡瑞：“你做得很对，我的孩子。近些年来我不知怎么，听到一点儿不幸的事，心里总老不能忘掉那可怕的情景。我常常因为怕听到什么不幸的消息，别人寄给我的信我几乎都没有勇气拆开。你也知道，我甚至还嘱咐过你有许多事不要对我讲。我怕我真的是已经活过份儿了，要不怎么会老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呢？”

第五十一章

卡玛娜走到恒河岸边的时候，十二月的短促的太阳已离开一片苍茫的天空即将隐去。在渐次临近的黑暗的前面，卡玛娜向行将离去的太阳神行了一次礼。她在自己头上洒了几滴圣水，然后走下河去掬起一捧水来向圣河致奠，并向河中流抛撒鲜花恭行祭礼。

她开始虔心俯首向天上的一切神灵致敬。而最后，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忽然记起了还有一个人也应该受到她的顶礼。过去她一直也没有抬头看过他的脸。在她睡在他身边的那惟一的一个夜晚，她连他的脚都没有看一眼。在新房中，他也曾对她的女伴们讲过一两句话，但他的声音却几乎未能透过面纱的障碍进入她的紧锁着的心怀。现在站在这河滩上，她用尽一切努力也无法回忆起他说话的声调了。

那天，一切婚礼仪式结束时，夜已很深。她因为实在困倦不堪，自己也说不清在什么时候一倒头就昏昏睡去。等她再睁开眼的时候，只看到一个已婚的年轻邻女正站在她面前大笑着，使劲推她醒来。而那时床上已只有她一个人了。现在，在她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她竟不能回想起任何一点具体的形迹，使她可以约略记起主宰她生命的那个人的形象。他的出身种种她是根本不知道的。面容、声音、服饰等等她也毫无记忆。甚至连新郎在举行婚礼时用来扎结上衣的



她在自己头上洒了几滴圣水，然后走下河去掬起一捧水来向圣河致奠，并向河中流抛撒鲜花恭行祭礼。

那一根红丝带——卡玛娜以前并没有见到过那根带子,那是塔瑞尼·卡杜瑞亚用最便宜的价钱买来的——她也不耐烦保存,早给丢弃了。

罗梅西写给汉娜丽妮的那封信,她现在还带在身上。她把它拿出来,坐在沙滩上,借着薄暮的微光,重读了那封信中的一页。这正好是信中提到她丈夫的那一段——情况写得并不详细,只提到他的名字是纳里纳克夏·卡托巴底亚,说到他曾在润波耳行医,但后来罗梅西跑到那里去就已经没法找到他了。她还想找出另外的几页信,可已经找不到了。

纳里纳克夏!这名字就是可以医治她的灵魂的创伤的药膏。它仿佛使她空虚的心立刻充实起来,仿佛已变成一种有形的东西渗入了她全身的血液。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溶解了她坚定的决心,减轻了压在心头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在她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叫喊着说:"空虚已经填补起来了,黑暗已经被驱散了;现在我知道了我也是活着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她于是更放声大哭了,"如果我愿意做一个忠心于他的妻子,我必须活下去,以便能有一天拜倒在他的脚下。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止我获得这种权利。只要能活下去,我总有一天能得到他。上天保存下我的生命正是为了要让我作他的恭顺的妻子!"

她把她用手绢包着的一串钥匙拿出来向沙滩上抛去。接着她记起了她用来别衣服的一根胸针是罗梅西给她的,于是也把它匆匆取下投入了河水。然后,她回过头来举步向西方走去。至于走向何处以及如何去探询他的消息,她这时都还来不及细想。她只知道她必须向前走,这个地方她是一刻也不能停留了。

冬日黄昏的余照很快便从天空消失了。沿河的沙滩在无边的黑暗中闪着微光,好像一幅被抹去的颜色鲜艳的山水,只剩下了一片模糊的墨迹。满布寒星的无月的天空对着荒凉的河岸发出了微弱的叹息。

向前望去,卡玛娜只看到一片仿佛永无止境的、荒无人烟的空虚,但她知道她必须向前走去,至于此去前途如何,目前情况已使她无暇考虑。不过,她已经打定主意沿河前进。这样她既可以免去向人问路的麻烦,同时如有任何遭受危险的威胁,她更可以立即在恒河母亲的怀抱里找到藏身之所。

高空中没有一丝云雾，黑暗虽把卡玛娜包围起来，却也并未使她完全迷失方向。夜深以后，隐伏在麦地中的豺狼都走出了自己的窟穴，发出刺耳的嗥叫。几个钟头之后，卡玛娜已从一带平原走上一片高地，从沙滩走到了一片经过耕耘的田野。忽然，一个村庄出现在眼前了，但当她心噗噗跳着走近村子的时候，她发现所有的村民显然都还在熟睡中。于是她屏声静息绕着村边走过去，但这时她已感到有些精力不支了，而最后，当她爬到一个看来一片空旷的土坡顶上的时候，她终于在一株榕树下躺下来，由于过度疲乏而沉沉睡去。

等到她拂晓醒来，朦胧的下弦月已升入天空，向地面的黑暗撒下一片惨淡的微光。一个已过中年的妇人站在她的身边，用她自己的方言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是什么人？这么大冷天儿，你却睡在这棵树底下，你这是干什么？”

卡玛娜惊慌地坐了起来。向四面望去，她看到不远处是一个码头，那里正停着两只大木船。这位太太是船上的客人，她很早起来，要趁别人还没起床以前先到河里洗一次澡。

“看样子你好像是孟加拉人，”她接着说。

“我是孟加拉人，”卡玛娜说。

“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打算到贝拿勒斯去。昨儿夜里很晚的时候，我实在困得很，就在这儿躺下了。”

“这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儿！从这儿步行到贝拿勒斯去！你最好到那只木船上去吧。我洗完澡马上就来。”

那位太太洗完澡后，就立刻找着卡玛娜，跟她谈讲起她自己的一些事情和她这一次出门的原因。在加希波尔最近热闹非凡地办过一场喜事的赛都先生，正是她的亲戚。她自己名叫纳宾加丽，她丈夫的名字是墨刚达拉·达塔；他们属于卡亚沙种姓，生长在孟加拉，但最近一个时期一直住在贝拿勒斯。这次赛都先生家办喜事并没有邀请他们，但他们仍坐船来到了加希波尔，满以为赛都先生仍然会对他们殷勤款待。却不料赛都太太竟向他们再三抱歉，说她实在无法款留他们。“你知道，亲爱的，”她曾对纳宾加丽说，“我丈夫体质太弱；从孩子时候起，每天的饭食都得另给他做。我们家养着一头奶牛，从牛奶

里提出黄油来，从黄油里炼出清油来，然后才拿这种清油做煎饼给他吃。这样一头奶牛可不是随便拿什么草料都能喂养的——"等等，等等。

"你叫什么名字？"她在追述了上面一段谈话之后问道。

"卡玛娜。"

纳宾加丽："我瞧你戴的脚镯可是铁的；你丈夫还活着吗？"

"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天他就不知上哪儿去了。"

纳宾加丽："真是没听说过的事！看样子你还很年轻哩！我看你只不过十五岁，"说完，她对卡玛娜上下打量了一番。

"我的年岁我自己也弄不清，不过大概总差不多十五岁了。"

纳宾加丽："你是婆罗门，对不对？"

"是的。"

"你家里的人住在什么地方？"

卡玛娜："我从没到我丈夫的家乡去过；我父亲是比苏卡里人。"（虽然卡玛娜从没到过那地方，她却肯定知道她父亲的出生地是比苏卡里。）

纳宾加丽："那么你的爹妈——？"

卡玛娜："我爹和我妈都已经死了。"

纳宾加丽："我的天哪！那你可怎么办呢？"

卡玛娜："我这会儿只盼望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一天能混到两顿饭吃。我要是能在贝拿勒斯找到一个规矩人家，他只要愿意管我吃住，我就可以给他家干活儿。做菜做饭我都会。"

纳宾加丽立刻想到她也许可以弄到一个不必花工钱的婆罗门女厨，心里暗暗高兴。但表面上她却竭力忍住，丝毫不露声色。

"我们家并不需要你这样一个人，"她说，"我们已经从内地带来了几个家里原有的婆罗门仆人。再说，我们雇人也不能不看别的条件，单凭他是个婆罗门就把他雇下呀。自然，我丈夫每天的两餐饭是总得有人侍候的。雇一个像样子的男仆人，一个月少不得花上十四个卢比，另外他还要吃、要穿。不管怎么说吧，你是一个婆罗门姑娘，又的确有困难，我也不能看着不管；所以也许你最好还是跟着我们一道去吧。我们一家子那么多人吃饭，每天糟蹋的东西也不知多少，添

你一个人倒也算不了什么。你的活儿大概也绝不会叫你累着。家里这会儿就只有我丈夫和我两个人。几个女儿我早都打发出去了，她们可都是嫁的好人家。我们就一个儿子，他这会儿在赛拉根做县长。两个月以前我们收到了省长委他差事的一封信。我那会儿就跟我丈夫说，‘咱们的罗多——那是我儿子的名字——不愁吃，不愁穿，干嘛要让他去受那份罪呢？我也知道这么个好职位多少人谋都谋不到，可让这可怜的孩子独自个儿跑到离家老远的地方去过活，可实在太不好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我丈夫可跟我说，‘我的老天爷，你这些话全叫不相干！这些事儿你们女人是不懂的。你想我让罗多去做县长是为了混生活吗？咱们倒还没穷到那个份儿上！可你知道，像他那样年纪轻轻的，总得有个差事混着，要不然他就会干出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来的。’”

船顺着风沿河上行，没几个钟头就到了贝拿勒斯。这家人一起来到了城郊的一所带花园的小楼房。但在那里却根本看不见什么十四个卢比一个月的婆罗门厨师。有一个仆人倒的确是婆罗门，但他却是从奥利萨来的。在印度的东北部，乌瑞亚一向是以劳动力低贱出名的。而且，在卡玛娜来到不几天之后，纳宾加丽忽然不知因什么大发脾气，工钱也不付就把他辞退了。要她再去找一个十四个卢比一个月的厨师显然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于是卡玛娜就不得不把厨房里的活儿全部包下来了。

纳宾加丽对规劝的言辞可真是毫不吝惜的。

“你知道，亲爱的，”她常会劝导卡玛娜说，“对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来说，贝拿勒斯可不是个好地方。你可永远也别独自走出这院子一步。我要是到恒河去洗澡或者到比斯威斯瓦去敬神的时候，我一定带着你跟我一道儿去。”

她随时提防着，惟恐卡玛娜逃出了她的手心。这姑娘事实上连跟一个同性朋友或其他的女仆见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家里的许多繁杂事务占去了整个白天，到了晚上她还得去听纳宾加丽的叨唠，她有多少金银首饰和珠宝，多少金碗银盘和贵重的绸缎，而只是因为怕被强盗偷去，她才没带到贝拿勒斯来。“我丈夫可从来不惯使这些粗家伙吃饭，一开头他简直是成天到晚抱怨。他还说，‘那些东西就算是

叫人偷掉几件又值什么呢？咱们不随时可以再买吗？'可像这样随便糟蹋钱，我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我宁愿暂时吃点儿苦。你知道，在我们自己家，我们有非常大的一所宅子，仆人是一群一群的，一共多少我自己也说不清，可我们总不能拖上三五十个下人跟我们一道出门啦。我丈夫的意思要在这所房子附近再另外租上一所，可我说'不行'，那我可受不了。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在这儿略为过几天安静日子。要是再弄上一大堆的仆人和住房要我去照顾，那我就会日夜不得安宁了，"等等令人闻之欲呕的谈话。

第五十二章

卡玛娜在纳宾加丽家的生活简直像是困在浅泥塘里的一条鱼。她现在惟一能采取的自救办法是逃跑，可是在她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可以投奔的地点以前，这一着是干脆不用提了。上次的逃跑已使她明白，黑夜里屋子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可怕，她实在没有勇气再一次投身到那不可知的世界中去了。

纳宾加丽，就她自己说，也算很喜爱卡玛娜了，但她那种喜爱的方式，却实在叫人厌恶。论说，她也算曾经救卡玛娜于危难之中，但现在她却弄得这女孩根本不可能对她怀着感激之情。卡玛娜真是宁愿多做一千倍的活儿，也不愿在闲暇时候被迫陪纳宾加丽闲坐，去忍受那种无聊的折磨。

一天早晨，这位太太又把她叫去唠唠叨叨地讲了下面的一段话："你听我说，小奶奶，我丈夫今天身体不很舒服，他不能吃平常的饭食，一定要吃一点煎饼。可尽管这样，你也千万别没死没活地使上那么多清油。我承认你手艺不错，可我实在不明白你干嘛非要使上那么多清油。那个从乌瑞亚来的婆罗门厨师在这方面可比你强多了。他自然也使清油，可他做的东西简直就尝不出清油的味道来。"

卡玛娜是向来不回嘴的；挨一顿骂之后，她仍然安静地去干她的活儿，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般。但今天早晨，她却真有些恼火了，直

到她坐下来切菜的时候，心里还在想着刚才受到的侮辱。最后，她更进而想到人生实在毫无趣味，生活本身不过只是一个负担；而不料正在这时她却无意中听到几句话，引起了她极大的注意。纳宾加丽把一个男仆人叫到她的房里去，吩咐他去办一件事，卡玛娜听到她在说：

"你听着，杜尔西，赶快去把纳里纳克夏大夫给我请来；告诉他老板病得很厉害。"

纳里纳克夏大夫！日光像被无形的手指拨弄着的金琴弦一样在卡玛娜的眼前跳动起来。她立即丢下手中的菜跑到厨房门口去，等待着杜尔西下来。他一走过来，她马上就问他要上哪里去。

"去请纳里纳克夏大夫，"杜尔西说。

"他是个什么人？"

"嗨，他是这一带最有名的一位大夫就是啦。"

"他住在什么地方？"卡玛娜问道。

"住在城里头，离这儿大概有一英里多路。"

卡玛娜自来这里后，常常把主人吃剩的少量食物分给其他的仆人们。尽管常常挨骂，她也始终不改，而她所以这样坚决，也的确因为在纳宾加丽严厉的管制之下，下人们经常都吃不大饱。再加上男主人和女主人从来吃饭不按时间，而所有的仆人又总得等他们吃完之后才能吃。因此卡玛娜每天都会被仆人们包围起来，祈求她给他们一点东西挡挡饿，在这种情况下，她真是也不忍心拒绝。她这种仁慈的举动很快就使得所有的仆人都极愿为她效劳。

"你们在厨房门口商量些什么鬼事情？你，杜尔西？"忽然从楼梯口传来了一阵尖厉的呼喝声。"你们以为我是瞎子，看不见你们在捣些什么鬼吗？叫你进城去一趟，你还非得先跟做饭的老妈子商量商量？难怪这些天我发现丢了好些东西！还有你，小奶奶，请你别忘了你是我从路上捡来养在家里的。你就这样儿对我报恩吗？"

纳宾加丽始终坚决认定屋里所有的人都共同商量着要想偷盗她的东西。她相信如果她拿一张弓随便四处乱射，那至少也会有百分之五十的箭射中目标，同时她更认为有必要让仆人们了解，她已经在随时提防，要想欺骗她可不是很容易的。

但这一次，就卡玛娜来说，她这番牢骚可算是完全白费了。这姑娘像一个机器人似的又回去接着干她的活儿，但她的心却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杜尔西快回来的时候，她又到厨房门口去等待着。他很快就回来了，但只是他一个人。

“大夫来了吗，杜尔西？”卡玛娜问道。

杜尔西：“没有，他不能来。”

卡玛娜：“为什么不能来？”

杜尔西：“他妈妈病了。”

卡玛娜：“他妈妈？难道他家没别的人侍候她吗？”

杜尔西：“没有，他还没有结婚。”

卡玛娜：“你怎么知道他没结婚？”

杜尔西：“我听他家的伙计说他没有太太。”

卡玛娜：“没准儿他太太死了。”

杜尔西：“也许吧；可他的用人布拉加告诉我，从前他在涧波耳那边行医的时候，也没看见他有过太太。”

“杜尔西！”女主人站在楼梯口尖声叫着。

卡玛娜立刻跑进厨房里去，杜尔西也就匆忙地赶到他女主人那边去了。

纳里纳克夏——在涧波耳行过医——卡玛娜心中的疑团现在是完全解开了。杜尔西出来的时候，她又向他探问了一些情况。

“我跟你说，杜尔西，我有个亲戚，他的名字跟那大夫完全一样——他是个婆罗门，是不是？”

杜尔西：“哦，是的，他是婆罗门，是查杜瑞亚种姓。”

杜尔西担心女主人又看见他呆在厨房门口和卡玛娜谈话，说到这儿就匆忙走开了。

卡玛娜马上自己去找纳宾加丽，对她说，活儿已经做完了，她要到达沙斯瓦梅德码头去洗个澡。

纳宾加丽：“哟！那可太不是时候了。我丈夫正病着，谁拿得准他一会儿会不会要吃些什么。你干嘛单挑今儿个出门呢？”

“我刚刚听说我一直没找着的一个亲戚这会儿正在贝拿勒斯。”

纳宾加丽："那可不成，谢谢你吧！别把我看得那么傻！是谁告诉你的？杜尔西，对不对？咱们一定得请他走路。你得明白，小奶奶，只要你还在我家呆一天，你就别想自己个儿出去洗什么澡，或者到城里去找什么亲戚。那是办不到的，我决不答应。"

她告诉了看门的，马上请杜尔西另行高就，并且永远也不许他在她家门口露面，同时她还严厉地戒饬其他的仆人从此决不许再跟卡玛娜说东道西。

在没有得到纳里纳克夏的确切消息以前，卡玛娜一直都安心地忍耐着，但现在她可是一时一刻也静不下心来了。既然自己的丈夫就住在本城，她又如何能够再这样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家呆下去哩。她的工作效率越来越差，纳宾加丽当然免不了要对她进行斥责。

"你听我说，小奶奶，"她说，"你现在这个调调儿我可真看不上眼。你是在跟谁使气吗？你自己要愿意饿着肚子，完全可以听你的便，可你别想把我们都给饿死呀。近些天来，你做的东西干脆就没法吃。"

"我不能再在你们家帮你了，"卡玛娜回答说。"我实在受不了啦。求你让我走吧。"

"哦，你说什么？"纳宾加丽气呼呼地说。"这可真是现如今做好事的报应啊！你且想想吧，就为了安插你，我们辞退了在我们家多年的一个非常好的老婆罗门厨师，这会儿只有天知道他上哪儿去啦。亏你还说自己是个真正的婆罗门哩！别打量你这么跑来说一声，'求你让我走吧！'就成了！你等着吧，你要敢私自逃跑，看我会不会向警察局去报告。我儿子是县长，不知多少人因他一句话就送掉了脑袋。你那些花招趁早儿给我收起来吧。加达的事你许也听说过吧？他做了对不起主人的事咱们就得给他点儿颜色看看；他这会儿还坐在监牢里哩！你想拿我们逗着玩儿那可是在做梦！"

关于仆人加达的那几句话可是一点也不假的。主人硬说他偷去了一只表，那可怜的人就这样被关进了监牢。

卡玛娜现在真是智穷力竭了。无限幸福的日子仿佛一伸手便可以取得，但她的手却被捆得不能动弹了。命运之神真是跟她开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玩笑。被囚禁在四面墙壁中的罪犯式的劳役生活，她

现在实在无法忍受了。因而每在干完晚上的活儿以后，她总戴上头巾，独自匆忙地跑进寒冷而黑暗的花园里去。在那里，她静立在院墙边，凝望着通向城里的大道。她的急于曲尽妇道的热忱迫使她在自己的想象中沿着那条黑暗的孤寂的大路向前飞去，四处寻找着一所她从来也没见到过的房屋。她常常就这样一连几小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而最后，在她要回到自己卧房去以前，她还总要怀着无限崇敬向远方行一次礼。

但没有多久，连这么一点可怜的安慰、这么一点微小的自由，也被剥夺掉了。有一天晚上，在她一天的活儿干完之后，纳宾加丽特地派人去找她。而那个仆人去了一阵却回来告诉她说，他哪里也找不到那位婆罗门姑娘了。

"你是说她逃跑了吗？"纳宾加丽叫喊着说；她随手拿过一盏油灯来就亲自楼上楼下满屋子去搜寻，但结果仍连卡玛娜的影子也没找到。

她最后找到她丈夫墨刚达拉先生——他正半闭着眼在抽水烟——告诉他，看样子卡玛娜已经逃跑掉了。墨刚达拉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态度倒十分沉静。"我告诉过她，叫她千万别那样儿的，"他昏昏欲睡似的咕噜着说；"这丫头太不懂事了。偷走了什么东西吗？"

"因为天太冷我给她包头的那条头巾——我在她房间里就没有找到。别的东西有没有丢失这会儿还不知道。"

"派人到警察局去报告，"她丈夫煞有其事地吩咐说。于是一个仆人打着灯立即去办这件事。不久，卡玛娜回到屋子里来，却碰上纳宾加丽要查点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偷掉，正在她房间里翻箱倒笼。

"嗨，你这是在捣什么鬼？你上哪儿去了？"她一看见卡玛娜就大喊大叫着说。

"活儿干完了，我到花园里去走了走。"

纳宾加丽不禁恼羞成怒了。她毫无顾忌地对卡玛娜乱骂一通，别的仆人们全都聚到门口来看热闹。

不管纳宾加丽一向如何像凶神恶煞一般，卡玛娜可从来也没在她面前流过一滴眼泪，这一次也并非例外；在她那恶毒的唇枪舌剑的攻击之下，那女孩子始终像一座神像似的毫不畏缩地站在那里，最

后，到纳宾加丽攻击的火力渐渐衰弱的时候，她却毫不客气地说："想必你已经非常多嫌我；那你最好让我走吧。"

"这你不用担心。你以为我还会把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好吃好住地养在家里，那你可是想错了，只不过在我请你走路之前，先得让你认识认识清楚纳宾加丽可是好欺负的。"

卡玛娜从此连门也不敢出了。闲时她只好躲到自己的房里去，聊以自慰地空想着，她现在的苦难已经到了尽头，上天总该要来把她救出火坑了。

第二天晚上，墨刚达拉先生要坐车出去逛逛，他带着两个仆人走了。他走之后，大门便从里面闩上。天黑的时候，门外却忽然有人问主人在不在家。

一听到那声音，纳宾加丽立刻跳了起来。

"天哪，纳里纳克夏大夫来了！布蒂亚！布蒂亚！"但她始终也没听到布蒂亚回答，于是她转向卡玛娜说：

"快下去开门去，你听见没有？告诉大夫我丈夫坐车出去逛逛，一会儿就回来了。你请他进来稍等一等。"

卡玛娜提着一个灯笼走下楼去。她的腿战栗着，心噗噗乱跳，两手发僵，而且不住地冒着冷汗。她这时只担心过于激动的心情会模糊了自己的视线。

她卸下门闩，用面纱遮住脸，然后把门拉开，在门口面对着纳里纳克夏站着。

"墨刚达拉先生在家吗？"他问道。

"没在；请进来吧，"卡玛娜回答说。

纳里纳克夏走到客厅里去，他刚一坐下，布蒂亚就跑来向他说了刚才纳宾加丽吩咐卡玛娜说的那一段话。

卡玛娜只感到自己的心肺仿佛都要爆裂了；她勉力支持着走出客厅，在仍可以看到纳里纳克夏的廊子上停了下来，而因为无法抑止胸中汹涌澎湃的情绪，她更一歪身在台阶上坐下了。这时，兼受着急跳的心和刺骨寒风的内外夹击，她不禁全身抖成一团了。

纳里纳克夏独自坐在一盏油灯照出的光圈中出神，卡玛娜，浑身发着抖，却暗藏在廊子上的黑暗中对他凝望。眼泪不停地涌入眼眶，

遮断了她的视线，而她却随时匆匆用手把它挥去。她把她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这种凝望中，直到它仿佛以一种磁性的引力将纳里纳克夏吸到了她的生命之光的焦点之下。这光在他轩昂的眉宇和安详的面容上闪耀。那里的每一根线条都深深印入卡玛娜的心中，渐至她的整个身躯已完全麻木无知，仿佛已和包围着她的太空融合在一起了。现在她眼前所见到的只有那镶嵌在一圈灯光中的脸。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空虚的假象，在这张脸周围的一切事物仿佛已都慢慢消融，慢慢和它合为一体了。

等到卡玛娜从半昏迷状态中忽然惊醒的时候，她看到纳里纳克夏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正在和墨刚达拉先生谈话。他们两人随时都可能走出廊子来，发现她在那里偷听，她因此只得匆忙地站起来躲到厨房里去了。厨房门前的小院是屋里人出去时必经的道路。

卡玛娜站在那里等待着，浑身从里到外似火烧一般。像她这样一个卑贱的可怜虫如何竟可能有那样一位丈夫！他的面容是那么宁静安详、那么文雅优美，而在那雅静中更显出了一种天神般的气概！想到自己终将有一个苦尽甘来的日子，她一次再次虔敬地向天叩拜，感谢神灵。

卡玛娜一听到楼梯边的脚步声，就立即跑到没有灯光的过道边去。布蒂亚提着一盏灯走过去了，纳里纳克夏跟在她的后面也走过了前面的小院。卡玛娜这时竟听到自己用诗人的语句在暗暗向他祝祷说：

"天主啊，你的女仆此刻正在一个陌生人家为奴；你从她身边走过，却全然不知。"

一看到墨刚达拉先生离开会客室到后面吃晚饭去了，她立刻偷偷跑进那间空屋子里去，俯身在纳里纳克夏坐过的那张椅子前面，以额叩地，亲吻着地上的尘土。啊！她竟被剥夺掉了侍奉他的权利！无法宣泄的满腹热忱真使她悲不自胜了。

第二天卡玛娜听说，大夫劝墨刚达拉先生到贝拿勒斯以西数百英里一个气候温和的地区去居住一段较长的时间；出门的准备工作已开始在进行了。

卡玛娜立即去见她的女主人。

"我恐怕，我是决不能离开贝拿勒斯的，"她对女主人说。

"我们都能，你为什么不能？你一下儿工夫就变得那么虔诚了吗？"纳宾加丽说，她认为卡玛娜是因为根本不愿离开这个圣城，却故意拿宗教来作掩饰。

卡玛娜："不管你怎么说，我是决定留在这儿了。"

纳宾加丽："很好，咱们走着瞧吧。"

卡玛娜："我求你不要把我带走。"

纳宾加丽："你这人实在叫人生气！我们把什么都准备好，马上就要动身了，你倒忽然发疯似的来上这么一着。时间这么紧促，你叫我一下子哪儿找厨子去？这会儿我们可不能让你走。"

卡玛娜百般请求也属无效；最后她只得跑到自己的房里去关起门来，一会儿祷告一阵，一会儿又哭一阵。

第五十三章

安那达先生在和女儿谈话后的第二天晚上，在加尔各答犯过一次的腰痛病忽然又发了。整夜他都感到痛苦万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略略见好。他叫人搬了一把椅子到花园里去，坐在十二月的柔和的太阳光下，观看着大路边的景致，汉娜丽妮却在一旁忙着给他沏茶。他脸色苍白，两眼下陷，夜来肉体痛苦的折磨还深印在他的脸上，一夜之间他仿佛已老了许多。

汉娜丽妮一看到她父亲的憔悴的面容，就不禁悲悔交集。她认为他所以犯病，全由于她拒绝那头亲事使他感到了莫大的失望；一想到是精神上的烦恼加重了老人肉体上的病痛，她立即感到深受良心的谴责。这时，如何设法减轻他的痛苦已变成了她的整个思想的中心，但她却始终也想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突然，阿克谢和大叔来临了，这真使她不禁大吃一惊，她打算马上躲出去，但阿克谢却拦住她说：

"请不要走。这位老先生是加希波尔的卡克拉巴蒂，他是我国极

有声望的人，在西部各省许多人都很熟悉他的名字。现在他有一件极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谈谈。”

两位客人在安那达先生椅子边一个石台上坐了下来，大叔立即开始说出了他们的来意。

“我听说，”他说道，“你们跟罗梅西先生是老朋友，所以我特地来打听打听，你们知不知道他太太的消息。”

这几句开场白马上使安那达先生惊愕万分，他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罗梅西的太太！”他在喘息略定后大叫着说。

汉娜丽妮立刻低下头去，卡克拉巴蒂却又接着说：“你们说不定会觉得我这人真有些古怪，而且也太不懂礼，可要是你们能耐着性子听我把话讲完，你们就会明白我从加希波尔老远跑到这儿来，决不是无缘无故专为别人的事情找你们闲谈来了！我第一次见到罗梅西先生是今年杜尔伽大祭节的时候；他那会儿正跟他太太坐船上西边去，我就跟他们在轮船上彼此结识了。你们当然也知道，卡玛娜的形容态度谁见了也不能不喜欢。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多少悲哀痛苦的经历应该使我的心早已麻木了，可是，直到这会儿我还总不能忘掉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在船上的时候罗梅西先生还没有拿定主意上什么地方去，可我们相识了才不过一两天，卡玛娜就怎么也不愿意再离开我这个老头子，她一个劲儿劝她丈夫在加希波尔下船，跟我们一道去住。我的二女儿赛娜更是跟她比跟自己的亲姐妹还要好。讲到以后的事情我这会儿真不忍心再去说它。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到底为什么会不管我们一家人多么伤心，就那么忽然丢下我们走了，我到这会儿也完全摸不清。自打她走后，赛娜的眼泪就一天也没有干过；”一回想起过去的事，大叔已是语不成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呀？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安那达先生十分关切地问。

“阿克谢先生，”大叔说，“情况你是全知道的；你来讲吧。一想起那些事，我的心都要裂了。”

阿克谢把以往的事详细地讲了一遍。他自己虽没有加任何评语，却也仍能够把罗梅西的种种作为描绘得丑恶不堪。

在他的话讲完之后，安那达先生极其郑重地说，“我告诉你吧，这

些事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自从罗梅西离开加尔各答以后,直到如今我们也从没得到过他的半个字的消息。"

"那可不,"阿克谢附和着说,"咱们是一直完全给蒙在鼓里,咱们都不十分清楚他跟卡玛娜结婚了。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老先生。你能断定卡玛娜准是他太太吗?她会不会是他的一个姊妹或什么亲戚?"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阿克谢先生?"大叔嚷嚷着说。"她当然是他太太,而且真是天下少有的一位最贤良的太太。"

"这可真是件怪事,"阿克谢感叹地说,"做太太的越是贤良,她受到的待遇就会越是难堪。愿上天重重地惩罚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吧!"说完他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这真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安那达先生搔搔稀松的头发感慨地说,"可这会儿也完全无法挽回了,咱们又何必再作无谓的悲伤呢?"

"可是,说实在的,"阿克谢回答说,"我压根儿也不十分相信卡玛娜真是自杀了。我倒认为她很可能是逃走了,正因为这样,这位先生所以才跟我一道儿跑到贝拿勒斯来,打算到各处去仔细寻找一番。现在很显然,你们对这事儿也完全不摸底。可不管怎样,我们仍打算在这儿花费几天工夫去寻访寻访。"

"罗梅西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安那达先生问道。

"他走的时候也没给我们留下一个地址,"大叔回答道;而这时阿克谢却插嘴说,"我可并没有见到他,不过我听说他又回到加尔各答去了,我看没准儿他还打算再去参加阿里波的律师公会哩。一个人,特别在罗梅西那个年岁,绝不会因为一件事情老那么悲伤的。(对卡克拉巴蒂)走吧,老先生,咱们一定得把全城都给查遍了。"

"你不到我们这儿来住吗,阿克谢?"安那达先生问道。

"我恐怕这会儿还没法儿给您一个肯定的答复,"阿克谢说;"为这事儿我心里可难受了,安那达先生。我在贝拿勒斯能呆一天就得出去查访一天。想想那个娇生惯养的小姑娘当时所处的境地吧;咱们可以想到她一定是感到家里的生活实在没法忍耐了才被迫逃出去的呀!这会儿谁也不知道她正受着什么样的罪哩。罗梅西也许能够

对她的遭遇完全漠不关心，可我的天性就不容许我那样。”

阿克谢和大叔走后，安那达先生只急得不住地拿眼睛看他的女儿。而在汉娜丽妮方面，她因为明知道父亲一定会为她担忧，一直都竭力挣扎着使自己保持镇静。

“爹，”她终于开口说，“我想你很应该马上请个大夫来把身体彻底检查检查。近些日子来，一点儿小事情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很显然你实在需要好好治一治。”

听到这话，安那达先生立刻感到心安了许多。在听到别人对罗梅西的行为百般指责之后，汉娜丽妮居然还能这样关心到他的健康，这自然使他的心不再似先前那么沉重了。要在平常的情况下，他一定会用几句简单的话撇开这个问题，但这时他却回答说：“你说得很对，我要是早检查检查，那岂不更好。我这会儿马上就派人去把纳里纳克夏大夫请来，你觉得怎样？”

汉娜丽妮早感到自己很怕听人提起纳里纳克夏的名字。现在，再要她跟从前一样在她父亲面前和他见面，那是颇需要一番挣扎的。然而，她仍极为高兴地回答说，“那再好不过了。我马上派个人去请他来。”

汉娜丽妮表面上的镇静竟增加了安那达先生的勇气，他止不住提出了那个刺心的问题。

“说到这里，汉娜，”他说，“关于罗梅西的那些事——”但汉娜丽妮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这儿太阳太大了，爹；你得马上进屋里去；”说完，不等他有机会提出反对的意见，她就扶着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拉到屋子里边去。她让他在一张躺椅上坐下来，拿毯子给他围上，递给他一张报纸，亲自替他把眼镜从匣子里拿出来给他戴上，然后吩咐他说，“你这儿先看会儿报，我出去一下马上就来，”说完她就走了出去。

安那达先生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一心想尽量听从汉娜丽妮的吩咐，但女儿的事在他心中引起的纷扰，实在使他无法集中心思去阅读报纸。最后，他终于把报纸放下，起身去找寻他的女儿。那时虽然天还很早，他却看到她已把房门关上了，他只得一声不响走到阳台上去，在那里来回踱着步，后来，他实在忍耐不住了，又一次跑到她的房

门口去。可是，那门仍然紧紧关闭着。他于是只好仍退回到阳台上，疲惫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心烦意乱地搔抓着自己的稀薄的头发，一直到纳里纳克夏来到的时候。

纳里纳克夏大夫先给安那达先生检查了一番，并给他开下了一纸药方，接着他转身问汉娜，病人是否因什么事心里很不安。

对这个问题汉娜只作了一个不十分肯定的回答。

"只要可能，"纳里纳克夏说，"一定得尽量想法儿别让他心烦。我妈妈的情况也同样使我感到很为难。常常一点儿点儿小事就能让她日夜不安，所以也就很难保持她身体的健康。任何一点烦恼——比方说昨天白天发生了一点儿什么事——她就会昨天夜里一夜也睡不着。当然，我一直总尽量不让她听到任何使她激动的消息，可是人世就是这么个样子，你要想完全做到这一点，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今天的脸色也不很好，"汉娜丽妮说。

纳里纳克夏："哦，我的身体好得很！我几乎从来也不大生病。昨天夜晚我睡得少一些，也许就因为那个我的脸色就显得不如平常了。"

汉娜丽妮："你妈妈要能经常有个女人在身边侍候，那情况就要好得多了。靠你自己去服侍她，总难照顾得很周到，再说你也还有你自己的事。"

汉娜丽妮讲这段话的时候丝毫也没想到她自己，再说这话本身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当，但刚一出口，她却忽然想到纳里纳克夏可能会从她的话里想到另外一些事，不禁立刻羞得满面通红了。而纳里纳克夏一看到她那种娇羞的态度，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想起了他妈妈说起的那头亲事。

汉娜丽妮为掩盖自己的失言，连忙补充说，"她不可以找一个年轻的女仆侍候她吗？"

"我一直劝她雇下一个女用人，"纳里纳克夏说，"可直到现在她总也不肯。她对各种宗教仪式一丝一毫都不肯马虎，当然决不相信一个花钱雇来的用人能跟她一样事事都那么留心。再说，要让一个并非完全心甘情愿的人去服侍她，她天生就受不了。"

汉娜丽妮没有就这问题再发表什么意见，停了半晌，她又开口

说:“一直来我都竭力在按照你所讲的那些道理做去,可我总经常不断遇到许多阻扰,常常禁不住让那些东西打断了我的进程。这情况我觉得非常可怕,慢慢更使我感到有些绝望了。你想我总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心坚定下来吗? 外界的一些刺激总会这样弄得我没法专心一志吗?”

听到汉娜丽妮的这种可怜的呼号,纳里纳克夏不禁低头沉思起来。

“你得明白,”他略停了一会儿之后说,“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我们的心志,才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你决不能因此就丧失了勇气。”

“明天早晨你能过来坐一会儿吗?”汉娜丽妮说。“想到你能给我一些帮助,我马上就感到自己的力量增强了许多。”

从纳里纳克夏的安详而坚强的音容神态中,汉娜丽妮得到了她所需要的心灵的抚慰。甚至在他走了以后,她的心还可以明白感到经他安抚触摸过的余温。她静立在卧房前面的阳台上,眺望着浸浴在日光中的野景。在正午时的这种辉煌壮丽的景象中,她看到万有世界既在那里运转不息,又完全平稳若定;既现出万钧气势,又是那样文静安和;于是,她也以同样强劲而从容的姿态,带着她的烦恼的心投入了浩瀚无边的天地的怀抱。而就在这物我两忘的一瞬间,日光和闪亮的蓝天,已在她的心灵深处注入了无限永恒的福祉。

汉娜丽妮想到了纳里纳克夏的母亲。老太太所以心情不安、彻夜不眠的原因她是完全明白的。同时,那件婚事最初提出时使她感到的惊恐,现在已慢慢消失,她已经不再是那样本能地感到厌恶了。现在,她只觉得自己已比过去更不能离开纳里纳克夏,更对他怀着无比崇敬,只不过她心中仍完全感觉不出爱情的不安和苦闷而已。在他那清心寡欲、一意舍己为人的生活中,他当然并不需要女人的爱情,然而他总完全和其他的人一样,应该有人照顾服侍。他妈妈年老多病,他身边就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纳里纳克夏的生命应该是一件不容轻视的财富。前去侍候他那样的人实际是一种宗教事业。

今天早上关于罗梅西的那段谈话,她听来的确是一个可怕的闷

雷，一直来她都不得不竭尽全力闪躲那残酷的震击。但在她这时的心境中，她却感到自己完全没有理由再因罗梅西的事心怀悔恨。她既无意评论他，也无意对他加以审判。尽管地球上的无数生灵一直进行着好好坏坏、千奇百怪的活动，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却始终不停按照自己的轨道在那里运转，所以她，汉娜丽妮，又有什么必要去担任评判者的角色？现在她的本能的要求只是从自己的心中完全清除有关罗梅西的一切思想。当她一想到卡玛娜的遭遇的时候，她心里也不禁一抖，可是，不管怎么说，她向自己问道，她和那个不幸的自杀事件又究竟有什么关系？然而这时，羞愧、厌恶和怜悯之情终于又占据了她的心，她于是合掌当胸暗暗祷告说："啊，上天，我自己并没有任何过失，为什么偏有这么多思想老让我苦恼不安？我求你把我救出这尘世的纷扰吧。让我从此割断一切尘缘。我没有更大的奢望，只求让我能在你的世界上安静地生活下去！"

尽管安那达先生急于想知道罗梅西和卡玛娜的那段公案在汉娜丽妮心中引起的反响，他却实在没有勇气再对她公开提起这件事了。当她坐在阳台上默然沉思做着针线活的时候，他曾想走过去跟她谈谈，但一看到她那怅惘的神情，他立刻又吓得跑开了。直到黄昏以后，他把大夫给他开下的药粉调在一杯牛奶中，坐在她身边慢慢喝着的时候，他才找到了一个开口的机会。他先让汉娜丽妮拉下窗帘来遮住了强烈的阳光，这时，屋子里的光线已阴暗得使他感到很满意了，他于是慢慢搭讪着说，"他好像还是个好人，我说早晨来看咱们的那个老人。"但这话却并没有引起汉娜丽妮的评论，而他又因为一时再想不出别的话头作引，也就只得直截了当地说：

"罗梅西的那些行为真使我感到非常吃惊。过去虽然也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闲话，可直到今天我一直都还不十分相信。可是现在——"

"不要谈这些事，爹，"汉娜丽妮恳求说。

"我也不愿意谈论这些事，亲爱的，"安那达先生说，"可是，在上天的安排下，咱们的幸福和悲哀总不是和这个就是和那个人纠缠在一起，咱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他们的行为完全不闻不问。"

"不，不，那是没有的事！"汉娜丽妮争辩说。"咱们决不能让任何

个人来决定咱们的祸福。我现在心情很好,爹。你如果一定要这样不必要地为我的事悲痛,那就只会让我感到羞愧不安。”

“汉娜,亲爱的,你爹已经老了,你的事情不定,我是怎么也不能安心的。我怎么能够不在我死去以前对你的事情有个安排!”

汉娜丽妮没有回答,她父亲于是又接着说:“你得明白,亲爱的,咱们决不能因为一件伤心失望的事,就从此摒弃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你也许由于过于悲痛,一时还不能理解应该怎样才能使自己生活幸福,使自己不会完全虚度一生;可你一定得记着,除了求得你的幸福之外,我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望。我明白什么地方有你的幸福和快乐,所以,我求你千万不要拒绝我对你说起的那头亲事。”

汉娜丽妮一边使劲地眨着眼睛,一边大声叫着说:“请你不要再谈这些了!只要你同意,不管什么人来提亲我也决不拒绝。任什么事,我总一定听从你的吩咐。我这会儿只求你给一个机会,让我能清除掉心中的疑虑,让我先有一番心理上的准备。”

安那达先生在黑暗中伸手摸到了他女儿的被泪水浸湿的脸,然后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他再没有对她讲任何话。

第二天早晨,他们父女俩坐在树阴下喝茶的时候,阿克谢又来了。

“连她的影子都还没找到,”他看到安那达先生未说出口的疑问的眼神,于是回答说;然后,他接下主人捧给他的一杯茶,就在桌子边坐了下来。

“罗梅西先生和卡玛娜的一些零星东西,”他接着说,“这会儿还存在卡克拉巴蒂的家里,他不知道该送到什么地方去。要是罗梅西先生知道了你们这儿的住处,他一定会直接找来的,所以也许你们——”

“我还从没想到你是这么个糊涂人,阿克谢!”安那达先生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罗梅西做什么会跑到这儿来,我们为什么要替他照看东西?”

“可是,不管罗梅西先生犯了什么过错,不管他有多少不是,他这会儿一定实心实意地悔悟了,再说,不管怎样,他的老朋友们总应该对他表示一点同情才对呀。您认为咱们都应该跟他一刀两断吗?”

“你老提这些只不过是有意要招我们烦恼，阿克谢。我请你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再也别对我提起这件事了。”

“你用不着生气，爹，”汉娜丽妮安抚地说，“要不，一会儿准弄得自己又不舒服了。阿克谢先生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吧，这话也没有什么说不得的。”

“我决不再提这些事了！”阿克谢说。“求您原谅；我刚才实在不了解情况。”

第五十四章

墨刚达拉先生的米路特之行已到了出发前夕。全家人明天都得陪他同去，一切东西都已收拾停当了。卡玛娜这时除渴望意外之变来阻止住这次旅行外，更一再虔诚默祷，只求纳里纳克夏大夫至少能再来病家做最后一次拜访，然而，这两种希望显然全都落空了。

纳宾加丽惟恐女厨在大家忙着收拾东西的时候乘乱逃走，几天来一直让卡玛娜时刻不离左右，逼着她整天忙着收拾箱笼。

在万分绝望中，卡玛娜只盼望自己会忽然害下重病，迫使纳宾加丽把她留下。她甚至想到很可能他们会把某大夫请来给她医治。那病也许就是一种不治之症，但她仍闭上眼睛，假想自己将如何怀着无限崇敬匍匐在大夫的脚前含笑死去。

当天夜晚，纳宾加丽让卡玛娜跟她睡在一起，第二天一早，她就带着她坐上马车往火车站赶去。墨刚达拉先生坐的是二等车，纳宾加丽和卡玛娜却坐在专供妇女乘坐的经济二等① 车厢里。

火车准时离开了贝拿勒斯。汽笛的吼声恰似一头恨不能踏平世界的发疯的大象发出的鸣叫，卡玛娜更感到这疯狂的野兽正张开利齿在撕咬她的灵魂。她满怀着依恋之情痴痴地望着窗外，一直到纳宾加丽忽然跑来向她要蒟酱匣子，才把她从迷梦中惊醒。

① 介于二三等之间的客车。

卡玛娜把匣子递给她，但她接过去刚一打开马上就怒吼起来。

"哼！我早就料到了！你把柠檬精给丢下了！你这会儿叫我可怎么办？任什么事情，我只要不亲自动手，就准会出岔子。你全是有意这么做，存心要叫我生气！你是安心跟我过不去！今天菜里忘了放盐，明天牛奶里又忽然会有了土腥味儿！你以为你这么捣鬼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行，咱们走着瞧吧，等到了米路特以后，我得叫你认识清楚我是什么人！"

当火车开过城外大桥的时候，卡玛娜从车厢的窗口探出身去，对卧伏在恒河岸边的圣城尽情地看了最后一眼。

她根本不知道纳里纳克夏住在哪个区域，但当火车急驰而去，到处点缀着小山、房舍和尖顶神庙的如画景色在眼前飘过的时候，她感到一切都因他的存在已变得无比圣洁了。

"天哪，你倒是伸着脖子在那儿瞅些什么？"纳宾加丽大叫着说。"你莫非以为你可以像只鸟儿，一展翅膀就飞出去了吗？"

贝拿勒斯已从眼前消失了。卡玛娜只得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痴对着窗外空旷的田野出神。

火车终于到达了马哈尔赛瑞，但车站上的喧扰和拥挤的人群在卡玛娜的眼中都空虚得像梦中的幻景。她失魂落魄地从一个车厢走到另一个车厢。

这一列开往米路特的火车又快要开动了，而就在这时，完全出乎卡玛娜的意料之外，她却听到一个极熟悉的声音叫了一声"妈妈！"她转过头去一看，却看到乌梅希站在月台上！她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无限的欢欣。

"你在这儿，乌梅希！"她叫道。

乌梅希拉开了车厢的门，一转眼，卡玛娜便已和他一起站在月台上了。他伏身在她的面前，向她行了一次最尊敬的大礼——用手粘起她脚上的尘土来擦在自己的头上。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她一下车，车上的服务员立刻就又把门关上。

"你在那儿干什么？"纳宾加丽对卡玛娜尖声狂喊着。"车要开了！快上来！快上来！"但卡玛娜对她的喊叫连理都没理。

汽笛发出一声鸣叫，那火车便突突地喷着气缓缓开出车站去了。

“你从什么地方跑到这儿来的，乌梅希?”卡玛娜问道。

“从加希波尔。”

“那儿的那些人都很好吗？大叔近来怎么样?”

“他很好。”

“我大姐赛娜佳好吗?”

“她差点儿把眼睛都哭瞎了，妈妈。”

卡玛娜的眼睛里立刻充满了眼泪。

“乌米可好?”她接着又问。“她还记得她姨吗?”

乌梅希：“你没走的那会儿送给她的那双小手镯，他们要不给她戴上，她就说什么也不肯喝奶。可要一给她戴上，她又老是那么摇着一双小胳膊，满口乱叫着，‘姨走了，姨走了，再见!’她妈妈一听那声儿就止不住又要掉眼泪了。”

卡玛娜：“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乌梅希：“我在加希波尔实在呆腻了，所以就跑出来了。”

卡玛娜：“你打算上什么地方去呢?”

乌梅希：“我打算跟你一道儿去，妈妈。”

卡玛娜：“可我身上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

乌梅希：“不要紧。我有钱。”

卡玛娜：“你哪儿来的钱?”

乌梅希：“你给我的那五个卢比我一直还留着没花，”说着他就把钱拿出来给她看。

卡玛娜：“那么咱们走吧，乌梅希，咱们到贝拿勒斯去；你说好不好？你能去买两张火车票吗?”

“当然能，”他立刻就去把车票买来了。

火车已停在车站上。他看着卡玛娜坐定以后，就告诉她，他要去坐在后面的一节车里。

“咱们可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在贝拿勒斯下车的时候，卡玛娜问道。

“不用发愁，妈妈！我一定把你带到一个好地方去。”

“好地方，哪怕不!”卡玛娜大声叫着我。“在贝拿勒斯这地方你知道个东西南北吗?”

“这儿我可熟极了。你等着瞧，看我把你领去的是个什么地方。”

他领着卡玛娜雇好一辆马车，他自己爬上驾驶台坐了下来。不多久，车子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下了，乌梅希马上叫喊着说，“咱们得下车了，妈妈。”

卡玛娜下得车来，随着乌梅希走进了那家院子，这时他却向屋子里面的什么人打招呼说：“嘿，老爹，你在家吗？”

从厢屋里传出来一个人答话的声音，“是你来了吗，乌梅希？你从什么地方跑来的？”

紧接着卡克拉巴蒂大叔手里拿着一根水烟袋走了出来，乌梅希立刻满脸都是笑了。

在万分惊愕中，卡玛娜痴痴地向卡克拉巴蒂行了一次礼。卡克拉巴蒂最初也完全愣住，及至开口的时候，他还胡里胡涂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连手里的烟袋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后，他摸着她的下巴，扳起她的瘦削的脸来说，“我的小姑娘总算回来了。快跟我上楼去吧，亲爱的，”接着他就叫喊着，“赛娜！赛娜！快来看是谁来了！”

赛娜佳跑出房来，站在楼上过道边的楼梯口，卡玛娜立即在她的面前伏下身去，抚足行礼。而这时，赛娜佳却连忙拉起这逃后归来的小姑娘，拥抱着她，亲吻着她的额头。

她满脸流泪激动地叫喊着，“哦亲爱的！哦亲爱的！就那么丢下我们走了！你想不到我们会多么难过吗？”

“不要再谈那些了，赛娜，”大叔说；“你先去给她预备早饭去吧。”

就在这时，乌米也跑来了，她挥动着胳膊高兴地大叫着：

“姨！姨！”

卡玛娜把她一把抱起来，紧搂在自己的怀中，没头没脑地在她脸上乱吻。这时，赛娜佳看到卡玛娜的凌乱的头发和破旧不堪的衣服心里真感到难过极了，她立即把她拉到房里去梳洗，让她洗了一个澡，把自己的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给她穿上了。

“我想你昨天夜里准定没睡好，”她说。“你瞧你的眼睛都眍下去了。我去给你预备早饭，你这会儿最好先去躺一会儿。”

“不啦，谢谢你，大姐。我愿意跟你一道儿到厨房里去，”于是这

两个朋友就一同到厨房做饭去了。

当初，大叔决定听从阿克谢的建议动身到贝拿勒斯来的时候，赛娜佳也坚持要同他一道儿来。

“可这会儿还不到比宾休假的时候呀，”大叔反驳说。

“那没什么关系；我自己一人儿去。有妈妈在家里，自然会把他照顾得很好。”——这还是赛娜佳第一次自愿和她丈夫暂时分离。

大叔被迫同意了，于是他女儿就一路陪他前来。可是，当他们在贝拿勒斯下车的时候，却看到乌梅希也从火车里走了出来，他们当时就问他为什么也跟着跑来了。他的动机看样子是和他们完全一样的，但因为现在乌梅希已变成大叔家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他忽然不见了，女主人一定会感到非常气恼，父女俩于是只得竭力劝他回去，最后总算得到了他的同意。至于那以后的事，读者已经知道了。自从卡玛娜一走，乌梅希就感到加希波尔的生活简直无法忍耐，因而，有一天早晨，当他被派到市场上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趁机逃跑了。他拿着交给他买东西的钱，渡过恒河，一直跑到火车站去。大叔听到他逃跑的事曾经非常愤怒，但照现在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小罪犯倒是不应该受到责罚的。

第五十五章

就在那天，阿克谢曾到卡克拉巴蒂的住处来拜望过，但关于卡玛娜已经回来的事大叔却一字没有提起，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罗梅西和阿克谢并没有什么交情。

这一家子谁也没有向卡玛娜问起，她到底为什么逃跑，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事实上，按照他们每个人的举止来看，就好像卡玛娜原是和他们一道儿上贝拿勒斯游玩来了。只有乌米的保姆拉希米尼亚意思想指责她几句，但大叔立刻把她拉到一边去，警告她永远也别再提起那件事。

当天晚上，赛娜佳让卡玛娜和她睡在一起。她一只胳膊挽住卡

玛娜的脖子，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然后用另外一只手轻轻在她的身上摩挲。这种抚摸实际是一种无言的请求，希望卡玛娜倾泻出她的悲惨的心事。

“你们大伙儿是怎么个想法呢，大姐?”卡玛娜问道;“你们不生我的气吗?”

“我们要对你生气，那可真是太没心肝了，”赛娜佳回答说。“我们明知道，但凡有旁的路可走，你也决不会那样弄得人人吓掉魂的。我们感到难过的只是，上天为什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遭到那么可怕的苦难。想想你会有什么罪过，凭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惩罚!”

“你愿意听我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你吗，大姐?”卡玛娜问道。

“当然愿意，亲爱的，”赛娜佳极温和地说。

“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没有对你讲;不过那会儿的情况也的确不容我有时间去想这些事。事情的发生简直像一个晴天霹雳，我只觉得自己从此再也没脸见人了。我自己没有妈妈也没有姐妹，大姐，只有你，既是我的妈妈又是我的姐姐，所以我现在愿意把这些事告诉你;要不然的话，我是对什么人也不会讲的。”

卡玛娜感到自己实在无法再躺卧着了，她于是就坐了起来。赛娜佳因此也爬起来和她相对坐着;这样坐定之后，卡玛娜就开始讲说了自己自结婚以后的全部生活情况。

卡玛娜讲到自己在结婚以前，甚至在新婚的夜晚，都一直没抬头看过新郎一眼，赛娜佳打断她说:

“像你这样的傻丫头，我可真没见过!我结婚的那会儿比你年岁小多了。你可别以为我会那么害臊，连看都不敢看我丈夫一眼!”

“倒不是因为害臊，大姐，”卡玛娜接着说。“你想一想，我那会儿差不多早过了结婚的年龄，突然之间，别人替我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就让我结婚，村儿里的姑娘们当然全都没命地拿我逗趣儿。就为让她们瞧瞧，我并不以为在我那年岁能嫁到个丈夫是件什么了不得的大喜事，我总也没肯看他一眼。说实话，我那会儿甚至想到要是对他有一点点儿兴趣，哪怕只是在自己心里，都是很不应该，很可耻的事。到这会儿这可真叫是自作自受了。”

卡玛娜讲到这里略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她又说："从前我已经对你讲过，在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的船被大风打翻了，我们碰巧儿没有给淹死；可在我跟你讲那些话的时候，我还压根儿不知道，我落到他手里的那个人，那个救我的人，我原以为是我的丈夫，实际却根本不是我的丈夫！"

赛娜佳听到这话真感到惊愕万分；她立刻向卡玛娜身边移过去，用胳膊搂住了她的脖子。"啊，可怜的孩子——竟会有这种事情！现在我可完全明白了。这事儿够多么可怕啊！"

"一点不错，大姐，"卡玛娜说，"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当时要是被水淹死了，倒也可以躲过了后来的这些灾难！"

"可难道罗梅西先生也一直胡里胡涂没弄清吗？"赛娜佳问。

"有一天，在我们结婚以后不多久，"卡玛娜接着说，"因为听他喊我'撒西娜'，我就向他说，'我的名字叫卡玛娜，你干嘛老叫我撒西娜呢？'我现在才完全明白，他那会儿一定已经看出了这里面的错误；可是大姐，只要一想到那些日子的情景，我真觉得自己没脸见人了啊！"卡玛娜说到这里又沉默了下来。

最后，赛娜佳终于一点一点从她嘴里问明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她听她把话讲完以后，就对卡玛娜说，"这事可真是太可怕了，亲爱的，可话说回来，你天幸遇上了个罗梅西先生，并没落在别人手里，还不能不说真是你的运气。不管你说什么，我这会儿倒真替可怜的罗梅西先生感到非常难过！

"好啦，这会儿已经很晚，卡玛娜，你一定得赶快睡下了。好多天来你老是整夜地哭泣，睡不好觉，脸色都难看极了。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咱们明天再慢慢商量吧。"

卡玛娜一直还把罗梅西写给汉娜丽妮的信带在身边。第二天一早，赛娜佳独自去见她父亲，把那封信给他看。

大叔戴上眼镜，仔细把信读了一遍；接着他仍把信装回封套里，摘下眼镜来对他女儿说，"你说，这事可该怎么办呢？"

"乌米好几天来都有点伤风，还有些咳嗽，爹，"赛娜佳说，"我倒想把纳里纳克夏大夫请来给她看看。在贝拿勒斯大家都常常谈到他和他的妈妈，可咱们从来也没见到过他。"

大夫来给孩子看病了,赛娜佳忙忙叨叨地急于想见他一面。

“快去吧,卡玛娜,”她叫喊着。但卡玛娜在纳宾加丽家里的时候虽是那样急不可待地要想见到纳里纳克夏,这时却羞得连脚都抬不起来了。

“卡玛娜,你这死丫头,”赛娜佳嚷嚷着说,“别让我在这儿白磨工夫了;乌米并没什么大病,大夫在这儿呆不了一会儿就该走了。要让我再在这儿劝你半天,我也就别想见到他了,”说着她就拉着卡玛娜一直把她拖到房门口去。

纳里纳克夏前前后后仔细把乌米的肺部检查了一番,然后开下药方就起身走了。

“不管你已经受过了多少磨难,卡玛娜,”赛娜佳说,“现在你可是交了好运了。你且安心地再等待一两天吧,亲爱的。我们自然会来替你安排。这几天,咱们短不了常把纳里纳克夏大夫请来看看乌米,决不能让你连他的一点信儿都听不到!”

有一天,大叔特别挑了个纳里纳克夏不在家的时候,前去请他。仆人告诉他,主人不在家。“哦,”大叔说,“你们老太太在家吗?请你进去告诉一声,说我想见见她,行吗?你就说有一个老婆罗门特意拜望她来了。”

他马上被领了进去见到了克西曼卡瑞,他自己介绍说:

“在贝拿勒斯常听到人们谈起您老人家,老妈妈,能够见您一面,真让我增添了不少光彩。我来打扰您也不是为了什么别的事。我有一个小孙女儿病了,我是来求您少爷去给看看的,可他这会儿又偏没在家。我觉得既来了就一定得进来给您请个安才是。”

“纳里纳一会儿也就该会回来了,”克西曼卡瑞说;“你请坐下来等一会儿不好吗?天已经不早了;我叫他们给你预备点吃的去。”

“我早就知道,”大叔说,“您决不会让我空着肚子回去的。许多人一见到我就看出我非常贪嘴,可他们又总纵容我的这点毛病。”

克西曼卡瑞极高兴地请大叔吃了一顿。“你明天中午一定来吃午饭,”她说。“今天没想到你来,我们也没预备多少东西请你。”

“啊,到时候您千万别忘了我老头子就是,”大叔说。“我就住在这跟前儿。只要您吩咐一声,我可以马上带您的仆人去,让他认清我

住的地方。”

经过了这样几次拜会之后，大叔已在纳里纳克夏家变成了极受欢迎的客人。

有一天，克西曼卡瑞特意把她儿子叫来，对他说，“纳里纳，你可决不要向咱们的朋友卡克拉巴蒂收费！”

大叔大笑了。“妈妈的命令还没下，他就早已照令执行了。他从来也没收过我一个钱。慷慨的人见到穷人，一眼就认得出来。”

父女两人为执行他们的计划又忙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早晨，大叔对卡玛娜说，“走吧，姑娘，咱们得洗个澡去；今天是达沙斯瓦梅德节。”

“你也得跟我们一道儿去，大姐，”卡玛娜对赛娜佳说。

“我不能去，亲爱的，”赛娜佳说，“乌米的病还没好哩。”

从浴场回来的时候，大叔不走去时的原路，却领着卡玛娜从另一条路上走。

路上他们追上了一位刚刚洗完澡向家走的老太太，她穿着一身绸衣服，手里提着一罐从恒河打来的水。大叔把卡玛娜推到她的面前去，对她说，“这是大夫先生的老太太，亲爱的；你快行礼吧。”这话使卡玛娜不禁大吃一惊，她立即在克西曼卡瑞的面前伏下身去，恭敬地触摸了她脚上的尘土。

“啊呀，这是谁？”克西曼卡瑞惊问道。“多漂亮的姑娘！简直就是一位小拉克什米，”她说着更拉开卡玛娜的面纱仔细端详她的阴沉的脸。“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她问道。

卡玛娜还没来得及回答，大叔就插嘴说：“她的名字叫哈瑞达西，是我的一位堂兄的女儿。她已没了爹娘，所以就一直跟着我在过。”

“走吧，老爹！”克西曼卡瑞说，“你们俩最好都跟我一道儿上我家去吧。”

克西曼卡瑞把他们领到家以后，就叫纳里纳克夏，可不巧他没有在家。大叔于是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卡玛娜也在下面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大叔马上就谈讲开了。“不瞒您说，我这侄女儿可真是苦命的人啊。在她刚结婚的第二天，她丈夫就立志要作一个苦行主义者丢下

她走了，自打那以后，她就再也没见到过他。她这会儿只希望能找一个圣洁的地方去过她的宗教生活；只有在宗教里她还可以找到一点安慰。可是我的家并不住在这里，我又不能丢下加希波尔那边的差事。我得靠那个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当然决不能同她一块儿留在这儿。所以我现在要想求您给我帮个忙。要能让她留在您这儿，给您做个女儿，那可真是去了我的一块大心病。多早晚您不想要她再呆在您家里了，您只要把她送到加希波尔去交给我就行了；可我敢说，您只要跟她在一块儿处上个三两天，您就会看出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保管一时也离不开她了。"

"嗯，你这个建议实在很不错，"克西曼卡瑞说；"我要能有这么个姑娘常在我身边，那可是再好不过了。好些回我在大路上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高高兴兴地把她们带到家里来，给她们吃的东西和穿的衣服，可我就总也不能让她们愿意在我这儿呆下。现在你既愿意把哈瑞达西交托给我，往后的事情你就不必担心了。我儿子纳里纳克夏，你一定常听人谈起过——他是个很好的孩子；这儿除了我们母子俩之外也再没有别人。"

"纳里纳克夏的名字可是谁都很熟悉的，"大叔说，"知道他跟您住在一块儿，我更是从心眼儿里感到高兴。我听说他太太在他们结婚后没多久就淹死了，从那以后，他就差不多变成一个苦行主义者了。"

"这也是天意如此，"克西曼卡瑞说，"不过我请你别谈那些事了吧。一想起来我就禁不住毛骨悚然。"

"您要是愿意的话，"大叔说，"我这会儿就可以把哈瑞达西给您留下，可我短不了要常来看看她。还有她的堂姐；她也要过来给您请安。"

大叔走了之后，克西曼卡瑞马上就把卡玛娜拉到自己的身边来，对她说，"来吧，亲爱的，让我仔细看看你。你还只不过是个孩子哩。丢下你走开的那个人够多胡涂！世界上哪儿会有这样的人！愿上天保佑他早晚会回来。命运之神决不能让你这样一个漂亮姑娘永远过着冷落的日子的。"说着，她用手指轻轻抚摸了一下卡玛娜的下巴。"这儿可没有个和你年岁相仿的姑娘跟你做伴儿，"她接着说，"老跟

我这个老婆子在一起,你不会感到腻味吗?”

“不会的,妈妈,”卡玛娜说,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透露着万分恭顺的神色。

“我只担心让你一天干些什么呢?”

“我帮您做家务。”

“你这个小丫头!你也是这一套!你瞧瞧我那个儿子——他可真算得是个苦行主义者啊——他只要偶尔说一句,‘妈妈,我想要点那个,’‘我想吃点这个,’或者‘什么什么东西我很喜欢,’那我就会感到多么高兴,可是他从来也不说这种话。他赚的钱很多,可他一个钱也不存着,还总也不让人知道他拿那些钱做了些什么善事。哦,听我告诉你,亲爱的,要是你真打算一天从早到晚都跟我在一起过日子,我最好先把话说给你,你听到我成天价夸奖我儿子一定会非常腻烦的,那我只好请你多多忍耐一些了。”

卡玛娜虽然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她心里其实真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我在想有什么活儿可以让你做呢,”克西曼卡瑞接着说。“你会做针线吗?”

“做得不好,”卡玛娜说。

“嗯,我可以慢慢教你。你识字吗?”

“识字的,我能看看书,”卡玛娜说。

“那真太好了,”克西曼卡瑞说。“如今要没有眼镜我就没法看书了,你可以念书给我听。”

“我会做菜,也能做一些家务,”卡玛娜自告奋勇地说。

“嗯,”克西曼卡瑞说,“瞧你这样子,你要说不会做菜,那也是撒谎。以往那些日子,纳里纳的饭食一直常常都是我给他做,我病倒的时候,他宁愿自己动手,也不愿意吃别人给他做的东西。往后,有了你的帮助,我就可以不叫他自己做饭了。要遇上我精神实在不济的时候,你能给我简简单单地做点吃的,我自然也非常乐意。来吧,亲爱的,先让我领你去瞧瞧咱们的什物间和厨房,”她说着,就领卡玛娜去参观了她这个小家庭的内幕。

卡玛娜认为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她表白自己的心愿,

于是就低声说,“今天就让我做饭吧,妈妈。”

克西曼卡瑞微笑了。“什物间和厨房就是当家妇的王国。尘世的生活,一大半儿我都已经不得不放弃了,可只有这些,我一直还一天也不能丢开。很好,今天你就做饭吧,亲爱的,你要愿意,还可以再多做几天;我看不要多久,你就会看到所有的家务事全都要堆在你头上了。那我倒可以有时间专心到神前去虔心礼拜。家事是一种总也没法儿交卸的责任,我自然很高兴能够暂时偷几天懒。当家妇的宝座坐上去可并不那么舒服的啊!”

克西曼卡瑞把厨事的全部秘密都向卡玛娜指点清楚以后,自己就到祷告间去了,让那女孩子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她的做当家妇的才能。

卡玛娜和平常一样极认真地做好了做饭前的准备工作。她把衣服的下摆撩起来系在腰里,头发也用手巾扎结起来,然后才开始动手。

纳里纳克夏每次从外面回来,不管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头一样总要先去看他母亲,因为她的健康是他时刻都放不下心的一件事。这天早晨,他一进门凭着自己的嗅觉和听觉,知道厨房里已有人在做饭了。想到自然是妈妈下厨房去了,他于是向那边走去,但一到门口他就愣住了。

卡玛娜听到一阵脚步声,禁不住微微一惊回过头来,却不料自己的目光竟正好落在纳里纳克夏的脸上。她放下铲子,急急忙忙想把面纱拉起来,却忘了她已把它和衣服一起捆在腰里。她还没来得及解开它,把它蒙到脸上去,纳里纳克夏,原也同她一样感到一惊,却早已转身走了。

卡玛娜再拿起铲子来的时候,止不住两手乱抖。

克西曼卡瑞做完祷告,时间还很早;她跑到厨房一看,都已经做好了。卡玛娜已经把厨房收拾停当;地上没有一点儿柴渣儿或菜叶,到处都打扫得无比干净。

“啊,亲爱的,你真是一个道地的婆罗门姑娘,没错儿!”克西曼卡瑞极高兴地叫喊着。

纳里纳克夏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他妈妈在他对面坐了下来,而

这时却还有一个心情十分紧张的小姑娘站在门外偷听。她简直鼓不起勇气来向屋子里偷望一眼，因为担心自己的菜做得不合口味，她心里早已七上八下地不安了。

"今天的菜做得怎么样，纳里纳?"克西曼卡瑞问道。

纳里纳克夏向来不甚注重吃喝，因此他妈妈也从来不大和他谈论菜肴的问题，但这一次她的声调显然表示她是十分认真的。她还不知道，纳里纳克夏已经瞧见了厨房里的那个不知来历的陌生人。自从妈妈渐渐年老力衰以后，他一直都极力劝她雇下一个厨娘，但始终也不能得到她的同意。现在他看到厨房里新来了一个人，心里当然感到非常高兴，因此，听他妈妈那样问他，他虽然实在并没十分留意肉的味道，而他却非常热情地回答说，"做得好极了，妈妈!"

卡玛娜听到她所做的菜受到这样一句赞扬，立即兴奋得无法再偷听下去了，她连忙跑进另一个房间去，交抱起双臂来抑压住自己的起伏不定的胸膛。

早饭后，纳里纳克夏仍和平常一样自去安静地看一会儿书。下午，克西曼卡瑞却把卡玛娜叫到身边来，亲自替她把头发梳好，在发缝里涂上朱砂，然后更不停地转动着她的头来回端详。

她这番举动可弄得卡玛娜羞答答的连头也不敢抬了。

"啊!"克西曼卡瑞叹息着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有这么个儿媳妇该多好!"

当天晚上，老太太忽然又发起烧来，纳里纳克夏真感到痛苦万分。

"妈妈，"他说，"咱们最好一块儿上别的什么地方去换换空气。贝拿勒斯这地方对你实在太不相宜了。"

"不成，我的孩子，"克西曼卡瑞说，"就算在这儿我已活不了几天了，我也不能离开贝拿勒斯；我断不能让自己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对卡玛娜)"快去吧，亲爱的。不要在门外站着了。快去睡觉吧。你可不能耽误了瞌睡。三两天里我恐怕还不能起来，家里好些事情都得你去料理，我不能让你整夜坐在这儿守着我。你也去吧，纳里纳；回你自己的屋子里去吧。"

纳里纳克夏退到隔壁屋子里去了，卡玛娜就在克西曼卡瑞的床

边坐下来，给她捶腿。

“从前不知哪世里，你一定是我的妈妈，亲爱的！”老太太说，“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凭空得到你这样一个人呢？你知道，由于我的天性，我向来不能容一个生人来侍候我，可现在你的抚摸就让我马上感到畅快了许多。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可我的确觉得我仿佛多年前就认识你，完全不可能拿你当外人看待。现在，你得听从我的吩咐，亲爱的，快回屋睡觉去吧。纳里纳在隔壁屋子里——他从也不肯让别人来侍候他妈妈的。已经不知多少次我不叫他侍候我，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可你总也拿他没有办法！他还有一个本领，饶你让他坐在这儿守上一整夜，不管吃多少苦，他脸上可从来也不会挂出相来。这都因为他向来对什么事都逆来顺受。这一点，我可和他正好相反。啊，我包准你这会儿一定在心里暗暗好笑，亲爱的。你在想，我只要一提起纳里纳克夏，就总也没完啦。这是因为我就只有他这么个儿子，亲爱的，而且怕也没有多少妈妈的儿子能赶得上纳里纳。你也许不知道，我心里就常想他是我的父亲，等他老了的时候，我也一定能像他现在待我一样去待他！啊，我这是又在谈他了；够了，今天我也该谈得够了！你快去睡觉吧，亲爱的。不成，这可决不行的；你一定得去睡觉。你呆在这儿，我是怎么也睡不着的。上了年岁的人，只要有个人在身边，他就总禁不住要叨叨咕咕的。”

第二天卡玛娜就开始把全部家务负担起来。纳里纳克夏早已把廊子东头的一小段用板壁隔起来，在地上铺上石块，算作他自己的起坐间，每天下午在里面坐坐或看看书。这天早晨他又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却看到屋里已打扫得非常干净；到处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他平常烧香的一只铜香炉擦得金光闪亮；书架上的书籍和杂志也都已掸去尘土理得齐齐整整的了。早晨的阳光从敞开的门口照进来，更使得这间小屋里显出了一派明净无尘的气象；纳里纳克夏那时是刚洗完澡回来，看到一切都这样整洁干净，真感到不胜惊喜。

卡玛娜一大早就提了一罐恒河里的水送到克西曼卡瑞的床边来。老太太一看到她的脸已经洗过，就大声问着说，“啊，亲爱的，你独自个儿跑到河边去了吗？我清早一醒来，就一直在这儿嘀咕，我这会儿躺下了，可让谁领你到河边去哩。你年岁太小，要让你一人儿

去——”

“妈妈，”卡玛娜说，“我叔叔家的一个用人来看我，昨儿晚上就来了。我让他陪我到河边去了一趟。”

“啊，”克西曼卡瑞说，“那准是你婶儿对你放不下心，所以派他来看你；那也很好，就让他留在咱们家吧；他还可以帮你做些活儿。他这会儿在哪儿？叫他进来我问他几句话。”

卡玛娜把乌梅希领了进来，他立即向克西曼卡瑞深深鞠了一躬。

“你好？他们都叫你什么？”老太太问他。

乌梅希在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先咧开大嘴笑了。

“这么漂亮的衣服是谁给你的，乌梅希？”克西曼卡瑞笑问道。

“是‘妈妈’给我的，”乌梅希指着卡玛娜说。

克西曼卡瑞眼望着卡玛娜，微笑着说，“我还认作是乌梅希的丈母娘送他的礼物哩！”

乌梅希很快就得到克西曼卡瑞的欢心，在她家长住下来了。

有了他的帮助，卡玛娜不一会儿工夫就把一天的活儿都干完了。她亲自把纳里纳克夏的卧房打扫干净，被褥拿到太阳地里去晒着，屋子里的东西也全都给整理好了。纳里纳克夏的脏衣服全堆在一个墙角里；卡玛娜拿出去洗干净后，又一件件都晾干、叠好，挂到衣架上去。即使一点尘土也没有的东西，只要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也要把它从原地方拿下来看看，然后再恭恭敬敬地放回去。床头的墙边立着一口衣柜。她打开柜一看，里面是空的，只有最低层的架子上放着纳里纳克夏的一双木板鞋。卡玛娜立即拿起那双鞋来放在自己的头顶上；她像抱孩子似的抱着它，然后又用自己的衣襟把它拂拭干净。

那天下午，卡玛娜正坐在克西曼卡瑞的床边给老太太捶腿，汉娜丽妮却拿着一束鲜花走进来，伏身对克西曼卡瑞行礼。

“快来，汉娜，”老太太说，一边在床上坐起来，“快过来坐下。安那达先生很好吗？”

“昨天他觉得有些不很舒服；所以也就没来看您。不过今天已经好些了。”

克西曼卡瑞接着就给她介绍卡玛娜。“你知道，亲爱的，”她说，“我妈死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没料到过了这么多年，她又活回来

了,昨儿个我在路上又忽然碰到了她。我妈妈的名字是哈瑞巴基尼,她现在却改名叫哈瑞达西了。不管怎样说,汉娜,你多咱见到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你且说说!”

卡玛娜立刻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很久都觉得坐在汉娜丽妮的前面颇为不安。

接着,汉娜丽妮问起了克西曼卡瑞的病。

“人到了我这年岁,”老太太说,“你光是关心她的病是没有用的。我这会儿还能活着,就应该感到很满意了,可我总不能老这么蒙哄着时间之神混下去呀。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你这会儿提起了这个话头儿。好久来我一直都想跟你谈谈,可总也没个机会。昨儿夜晚我这老病又发作了,我就打定主意断不让这事再拖延下去了。你知道,亲爱的,在我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谁要跟我谈起我的亲事,我马上就会羞死,可这会儿你们这些女孩子已经完全不同了。你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已经不是个小孩子,我应该可以随便跟你谈谈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想跟你谈谈这件事,你也不必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且告诉我,亲爱的,前几天我跟你父亲提亲的事,他对你说过吗?”

“是的,他说过,”汉娜丽妮低着头回答说。

“那么,显然是你不同意这头亲事,亲爱的,”克西曼卡瑞接着说;“要是你同意了,安那达先生准会马上到这儿来告诉我的。你想着纳里纳差不多是个苦行主义者,整天整夜总在各种宗教仪式中消磨掉他的时间,所以你觉得你不可能跟他结婚。尽管他是我儿子,我也不得不谈谈这个问题。要只是从外表来看他,有人是会觉得他这样一个人决不可能有什么爱情,可你们这种想法恰恰错了。我看着他从小儿长大,什么事我全清楚,你一定得相信我的话。他也懂得爱,而且他那强烈的爱情让他自己都感到害怕,弄得他不能不严厉地控制住自己的情感。谁要能打破那苦行主义的外壳,接触到他的心,就马上会发现那颗心实际非常多情,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汉娜,亲爱的,你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你曾经受过高等教育,而你又极愿意听纳里纳的话。我要能看到你跟他一起成了家,我也就可以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了。我所以要亲眼看到你们结婚是因为我明明知道,我

死后他自己是永远也不会结婚的。这情况我一想起来都觉得可怕!他一定会孤苦无依地漂荡一生。我知道,你对纳里纳非常尊敬;可你告诉我,亲爱的,他到底什么地方让你不满意呢?"

"您要认为我适合做他的妻子,妈妈,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汉娜丽妮眼望着地回答说。

克西曼卡瑞一听这话,立即把汉娜丽妮拉过来,在她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此后,他们也就没再接着谈这个问题了。

"哈瑞达西,来把这些花拿去——"老太太回过头一看,发现"哈瑞达西"已不在房里了;她在她们谈话的时候,已悄悄溜了出去。

在上面那段谈话结束后,汉娜丽妮很快就坠入沉思中,克西曼卡瑞也露出了倦容。因此,汉娜丽妮也就及早结束了这次拜访,她站起身来说,"我今天得早点儿回去,妈妈。爹还病着。"

"再见,亲爱的,再见,"克西曼卡瑞抚摸着这姑娘的头说。

汉娜丽妮一走,克西曼卡瑞马上叫人找纳里纳克夏,他一进门,她就大声对他说,"纳里纳,我可实在不能再等待了!"

"等待什么?"纳里纳克夏问道。

"我刚才已经跟汉娜谈过,"他母亲说,"她完全同意了,所以,你再有任何反对的话我也不要听了。你明白我是怎样关心这件事。你们的婚事一天不正式订下来,我心里也就一天不能坦然。我常为了想这件事半夜不能睡觉。"

"很好,妈妈,"纳里纳克夏说,"安稳地睡觉吧,别再为这事儿烦心了。你愿意怎么我就怎么办。"

他出去以后,克西曼卡瑞喊叫"哈瑞达西",卡玛娜立刻从隔壁的一间屋子里走过来。午后的阳光已渐渐暗下去,屋子里几乎都快黑了。"把这些花拿去放在水里养着,亲爱的,"克西曼卡瑞说,"各个房间里都放一点儿。"她摘下了一朵玫瑰,然后把其余的一大把花都交给卡玛娜了。

卡玛娜拿几枝花放在一个小碗里,摆在纳里纳克夏的书桌上。另拿些插在花瓶里,摆在他卧室里的一张桌子上。然后她打开那靠墙立着的衣柜,把剩下的花都撒在那双木板鞋上,同时伏下身去,对那双鞋行了一次礼。这时候,她想到这是在这个世界上她所仅有的

东西，想到此后她要想对他的鞋子表示一点敬意都将不可能了，两眼里立刻充满了眼泪。

忽然，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使卡玛娜大吃一惊。她匆忙地关上柜门，转过头来一看——纳里纳克夏！这时要想跑出去已经不可能了，在万分惊惶中，她真希望自己能消融在即将来临的黑夜中。而纳里纳克夏因看到卡玛娜在屋里，立即就转身走开了。

卡玛娜趁这个机会走了出去，纳里纳克夏也就又回到屋子里来。他奇怪那女孩子究竟在他屋里干些什么，为什么一见他来就匆忙地关上衣柜，不禁走过去把柜门打开一看，却只见他的木板鞋上撒满了新摘来的鲜花。他仍关上柜门，向窗口走去。他站在那里注视着窗外的天空，这时，黑夜已渐渐来临，很快就将落日的最后一线光亮吞没了。

第五十六章

现在，汉娜丽妮既已决意同纳里纳克夏结婚，她于是就竭力想象自己是如何幸福；她一再对自己说："旧的婚约已对我失去约束；弥漫在我眼前的挟带风暴的乌云已全部消散了。我现在已完全自由，不必再为过去的事悔恨终身了。"她这样反复寻思，渐渐真感到从彻底弃绝过去中得到了欢乐。火葬场停止冒烟的时候，错综复杂的人世纷扰会被人暂时抛在脑后，哭丧的人——几乎会像在放学时忽然看到校门大开的小学生——暂感到一阵轻松；汉娜丽妮这时的心境也正是如此。一个人生活中的一章已告一结束，这随之而来的宁静正使她感到无比轻快。

那天晚上，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她心里想，"我妈妈要还活着，她听到我这会儿要对她讲的话，该会多么高兴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对爹说明这个消息。"

安那达先生因近来身心交瘁，那天晚上很早就上床了；汉娜丽妮于是躲进自己的卧室去，拿出日记来，直到很晚还坐在那里抒写心中的感触。"我早已割断尘缘，弃绝人世，"她写道；"几曾想到而今竟重



卡玛娜拿几枝花放在一个小碗里，摆在纳里纳克夏的书桌上。

蒙上天救拔，更赋我以新生。我这里在上天的神坛前虔心顶礼，革面洗心以备即日走上自己责任所在的新的生活路途。命运之神已赐我以远非分所当享的殊恩。但愿上天赐我力量使我能终身无愧于此。我深信不疑，以卑微的此身与他契合后，他将使我的生命顿形充实而丰富。我此刻只祈求上天使我能亦如所受充实与丰富他的生命！”

她关上日记本后，又独自跑到花园里去。在深冬布满繁星的晶莹夜空下，她漫步在碎石铺砌的小道上，默然沉思，直到夜深时分；深夜中，无垠苍穹的悄然私语，更使她烦恼的心灵得到了宁静的安抚。

第二天午后，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正打算上纳里纳克夏家去，却忽有一辆马车在他们的门口停了下来；纳里纳克夏的一个仆人先下车来告诉他们说，他家老太太来了。安那达先生立即赶出去迎接克西曼卡瑞，她那时正走下车来，安那达先生一见到她就大声欢呼，“这真是我们的莫大光荣。”

“我是来向你女儿祝福的，”老太太一边向屋里走一边说。安那达先生把她领到起坐间，让她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后，就请她等着他去叫汉娜丽妮。

汉娜丽妮那时已经快收拾完了，但一听说克西曼卡瑞到她家来了，她立刻就赶出去行礼。

“愿你福寿连绵！”克西曼卡瑞说。“伸出手来，亲爱的，”她拿出一副大金镯子来戴在汉娜丽妮的手腕上；镯子过大，女孩子的清瘦的胳臂几乎都戴不住了。

汉娜丽妮又一次伏下身去预备向克西曼卡瑞行礼，克西曼卡瑞却双手捧住她的脸，亲吻着她的额头。她对她的祝福以及对她所表示的热爱已使汉娜丽妮的幸福之杯几乎要外溢了。

“听我说，亲家，”克西曼卡瑞用一般人对儿媳妇父亲的称谓叫着安那达先生说，“你们爷儿俩明天一定上我家去吃早饭。”

第二天早晨，父女俩，按照他们来到贝拿勒斯以后的习惯，一同在花园里吃茶。汉娜丽妮的新的婚约已使安那达先生憔悴的面容恢复了旧日的光彩，他不时抬眼窥视汉娜丽妮的安详的脸，不禁想到他亡妻的英灵已降临在女儿身上；而他那眉宇间的脉脉哀愁却略为冲淡了女儿的过度的欢欣。

安那达先生时刻念叨着说，要到克西曼卡瑞家去赴约，马上就该准备起来了，如果再延迟一会儿，他们准会去得太晚。虽然汉娜丽妮一再告诉他时间还充裕得很——事实上那时还不到八点——他却仍坚持说，准备还颇需要一些时间，宁可早一些也别晚了。

正在这时，一辆马车，顶篷上载着行李，来到他们家门前停了下来。“卓健来啦！”汉娜丽妮叫喊一声，就向门口跑去。走出车来的果然是卓健德拉；他显得颇为高兴的样子，极热情地走过来和他妹妹招呼。

“车里还有别人跟你一块儿吗？”汉娜丽妮问道。

“那可不，”卓健德拉大叫着说；“圣诞节就要到了，我给爹带来了一份重礼。”

这时，罗梅西从车厢里走了出来，但汉娜丽妮一见到他就匆忙转过身退了回去。

“不要走，汉娜；我有话跟你讲，”卓健德拉在她身后喊叫着。她连理也没理，只仿佛忽然遇见一个可怕的鬼怪急于逃命似地跑开了。

罗梅西不禁惊愕地愣住了，他不知是跟在她身后走进门去，还是转身上车好。

“来吧，罗梅西，”卓健德拉叫着说，“爹在外面坐着哩；”他挽着罗梅西的一只胳膊，把他领到安那达先生的面前去。

安那达先生早看到罗梅西来了，但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无可如何地搔着头皮嘟囔着说，“这头亲事眼看又要出岔子了！”

罗梅西对他深深鞠了一躬。

安那达先生挥挥手让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就转身对卓健德拉说：“啊，卓健，你来得正好。我正想给你打电报哩。”

“有什么事情？”卓健德拉问道。

“我们正在安排汉娜丽妮和纳里纳克夏的婚事。他妈妈昨天到这儿来看过她，已经对她祝福过了。”

卓健德拉：“你是说他们已经正式订婚了吗，爹？你们事先就不跟我商量一声？”

安那达先生：“谁也没法知道你心里的事，卓健德拉。你总还记得，在我还没认识纳里纳克夏以前，你就希望能把这头亲事说成了。”

卓健德拉："我承认是那样儿，不过你先别谈那个；这会儿也还不算太晚。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讲。你且先听我说了，然后再决定到底该怎么办才对。"

安那达先生："等我哪天空了的时候再听你讲吧；今天我可没工夫。我马上就得出去。"

卓健德拉："上什么地方去？"

安那达先生："纳里纳克夏的母亲请汉娜跟我上她家去吃早饭。你们俩最好就在这儿吃饭，回头——"

卓健德拉："不，不，你不用管我们。我跟罗梅西可以在附近饭馆子里去吃一顿。我想到天晚的时候你们总该回来了吧。呆会儿我们再来好了。"

安那达先生简直不愿抬头看罗梅西一眼，更不用说对他讲什么表示欢迎的话了。

在罗梅西方面，他也不便开口讲什么，因此他只是沉默地坐着；直到该告辞的时候，他才站起来对安那达先生鞠了一躬就走了。

第五十七章

前一天，克西曼卡瑞曾对卡玛娜说，"我已经邀请了汉娜丽妮和她父亲明天到咱们家吃早饭，亲爱的。咱们可请他们吃些什么呢？咱们一定得让安那达先生吃个心满意足，那他以后就不会担心他女儿到咱们家是挨饿来了；你说我这话对不对，亲爱的？自然，你确是个做菜的能手，我知道你决不会给我丢人的。从前，我就没听见我儿子发表过对吃食的意见，可昨天对你做的那些菜，他就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赞扬才好了！你今天好像很不高兴，亲爱的；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我很好，谢谢您，妈妈，"卡玛娜勉强微笑着说。

克西曼卡瑞摇了摇头。"我恐怕你准定有什么心事。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你不用害怕对我讲。千万别把我看做外人，亲爱的；我

一直都拿你当我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你在这儿要有什么地方过不惯，或是你想去看看你的什么亲戚朋友，你尽可以对我说。”

“除了给您做事情，妈妈，我什么都不想！”卡玛娜急切地叫着说。

克西曼卡瑞完全没注意到卡玛娜的话，她一口气接着说，“也许你最好先上你叔叔家去呆一阵子，等你多会儿想来的时候再回来。”

“妈妈！”卡玛娜惊愕地叫着说，“我只要能跟您在一块儿，世上的人我谁也不要见。我要有什么事情做错了，您愿意怎么惩罚我都可以，可千万求您多会儿也别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

克西曼卡瑞轻轻抚摸着小姑娘的脸回答说，“你这么说，更让我相信你从前不知哪一世准定是我妈妈。要不然，咱们俩为什么乍一见面就这么合得来呢？现在，快早点儿睡觉去吧。今儿个一天你一时也没歇着。”

卡玛娜回到自己的卧室去，锁上门，把灯灭掉，然后在黑暗中坐在地板上沉思。在想了很久之后，她的思想慢慢归结成了这样几句话：“老天既然不容我再去服侍他，我也就不应该再那么做了。我得安心完全跟他断绝关系。现在，我只能碰上有机会去侍候侍候他，我可一定得尽我的力量，总也别错过了这种机会。求老天保佑我总能够带着笑脸去做我分内该做的事，总也别再有别的什么想头儿！就为得到这些，我已经受够了苦了。要是我不能高高兴兴地去做我应该做的活儿，要是我在做活儿的时候老那么愁眉苦脸的，那我就会弄得什么都得不到了的。”

她这样把自己目前的处境前后思量了一番之后，就警告自己必须抱定决心这样做去：“从明儿起，我决不让自己心里感到懊恼；我决不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我决不为明明想不到的东西唉声叹气。我一定要心甘情愿在这儿做一辈子下人。我一定永远、永远、永远不再有什么别的想头。”

她上床睡下了，在翻来覆去折腾了一阵之后，她终于睡去。夜里她又醒过两三次，每次醒来的时候，她总像背诵一段神诰似地对自己说，“我一定永远、永远、永远不再有什么别的想头；”早晨起身的时候，她更交抱着双臂集中全部意志力重申自己的决心，“我一定一直到死都在这儿做下人，而且永远、永远、永远不再有什么别的想头。”

她匆匆梳洗后就到纳里纳克夏的书房里去。她用自己的衣服把那间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拂拭干净，把草席铺好，然后就匆忙地赶到恒河边去洗澡。

由于纳里纳克夏一再劝说，克西曼卡瑞已改变了在日出前下河洗澡的习惯；因此，卡玛娜要冒着黎明的清寒上河边去，就只得由乌梅希陪着她了。

洗完澡回来，她满脸堆笑去向克西曼卡瑞请安。

老太太这时候也正准备动身到河边去。“你怎么去得那么早？”她向卡玛娜问道；“你应该等着我，跟我一块儿去的。”

“今儿个我可真没法儿等着您，妈妈，”卡玛娜说，“我有好些事儿要做。昨儿晚上买来的那些青菜得要先收拾出来，还缺些什么，我得派乌梅希赶一早儿到市场上去买回来。”

“什么事你全都想到了，亲爱的。咱们的客人一到，就准会看到早饭都已全给他预备好了。”

这时纳里纳克夏从屋里走了出来，卡玛娜于是立即拉起面纱来蒙着她的湿淋淋的头发赶忙进屋去了。

“又要出去洗澡了吗，妈妈？”纳里纳克夏说。“最好等身体更健壮一些了再去吧。”

“别老想着你自己是个大夫，纳里纳，”克西曼卡瑞回答说。“长生的法门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天早晨到恒河去洗澡。你又要出门去了吗？今天可记着别回来晚了。”

“为什么，妈妈？”

克西曼卡瑞：“我昨儿忘了跟你说，安那达先生今儿个要过来给你祝福的。”

纳里纳克夏：“过来给我祝福？他干嘛忽然变得那么客气了？我哪天都跟他见面的。”

克西曼卡瑞：“我昨儿上那边去过了，送了汉娜丽妮一对镯子，也给她祝福过了；现在该轮到安那达先生到咱们家来对你祝福。好啦，你反正早点儿回来吧。他们要到这儿来吃早饭的，”说完，老太太就洗澡去了。

纳里纳克夏低头沉思着，也慢慢走了。

第五十八章

汉娜丽妮逃开罗梅西后，就躲到自己的房里去，她关起门坐下来，让自己先定了定神。在一时激动的感情过去之后，接着来的却是难堪的羞愧。“我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去和罗梅西先生相见呢?”她想道。“就说那会儿最意外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不也并没有现出这么一副窘相吗？这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还说得上有什么控制情感的能力。往后决不能再显得这么六神无主了;”她于是鼓足勇气，站起身，打开门，挺身出去再去和罗梅西先生相见，她同时对自己说，“这次我绝对不再逃跑;我一定要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接着，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立刻又回到卧室里来。她从箱子里拿出克西曼卡瑞送她的一对手镯，把它戴在手上;这样武装起来以后，她鼓足应战的勇气，扬着头大踏步地向花园走去。

她头一个见到的是她父亲。“你要上哪儿去，汉娜?”他问道。

“怎么，罗梅西先生不是来了吗？卓健不是回来了吗?”她问道。

“是的，可他们都已经走了。”

汉娜丽妮立刻感到松了一口气，她的自制能力终不致真正受到考验了。

“那么咱们——”安那达先生接着说。

“对，爹;我马上同你一块儿走，”汉娜丽妮说。“我只要一会儿工夫就洗完澡了。你这会儿就可以派人叫马车去。”

汉娜丽妮的态度的突然改变和她恨不得马上上克西曼卡瑞家去的过分急切的心情，当然不会不引起安那达先生的注意，而这些却只更增加了他内心的不安。

汉娜丽妮匆匆洗完澡，穿好衣服之后，就跑出来问马车来了没有。

“还没有来，”她父亲回答说，于是她就一直不停地在花园里来回走着，让安那达先生独自坐在阳台上无可如何地抓着头皮。

不过十点半光景，他们就到纳里纳克夏家来了，这时纳里纳克夏

大夫在外面看病还没回来，克西曼卡瑞只好自己出来招待客人。她一边滔滔不绝地和安那达先生谈讲着他的健康情况，和他家里的一些事，一边却不时拿眼睛看看汉娜丽妮。使她感到惊奇的是，那姑娘并没显得比平日更高兴一些。眼看一件大喜事即将来临，论说她的脸应该像旭日将升的天边一样闪着红光；而现在那里却倒像遮上了一片愁云。

克西曼卡瑞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汉娜丽妮的不快意的表情使她立刻感到极不舒服。“一般的姑娘们，”她心里想道，“要能找到像纳里纳这样一个丈夫，准会觉得自己真好福气，可显然这位受教育过多的姑娘并不那么想，她倒许认为他压根儿配不上她哩；要不是那样，我就不懂她干嘛会摆出这么一副满面愁容、心神不定的样子。这的确也全是我的错；自己年岁大了一些，遇事就不免急躁；我简直是恨不得马上就能满足自己的心愿。我只想到让纳里纳娶下一个年岁已不太小的姑娘，就全没想到应该对她的性格多作一些考查。最不幸的是，我实在没有很多时间去慢慢跟她相处呀；啊！要我尽快了结尘世俗务的警钟早已都响过了。”克西曼卡瑞和安那达先生说着话的时候，这些思想不停地扰乱着她的心，使她愈来愈觉得很难再和他谈下去了。直到最后，她心里的话终于从她嘴里吐露出来。“话说回来，”她说，“婚礼倒也不必太忙。他们俩都已经成年了，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主见；咱们硬逼着他们也是没用的。当然，我不知道汉娜心里怎么想，可纳里纳的情形我是知道的，他直到这会儿对这事儿也还不十分热心。”她这话主要是对汉娜丽妮说的；这姑娘既然显出三心二意的样子，克西曼卡瑞也就不愿让她的客人得出一个印象，认为她儿子一定对这婚事高兴得了不得。

汉娜丽妮那天早晨出来的时候，原决心要强作笑脸，而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她那为时不久的欢欣立刻就变作了难堪的悲愁。她一走进克西曼卡瑞的屋子就忽然感到一阵恐怖，在自己的想象中，她看到自己即将踏上的那条新的生活道路竟是那样坎坷、陡峻和漫长无边。在两个老人还正彼此寒暄的时候，汉娜丽妮便已深深为自己是否缺乏忠贞的思想所苦；因此克西曼卡瑞对婚事所表现的冷淡态度立即就使得两种不同的感情在她心中冲突起来。一方面，如果很快

结婚她就可以及早脱出目前这种犹豫徘徊的苦境，因而她也希望这头亲事能够立刻确定下来；但另一方面，老太太意欲放弃这头亲事的暗示又使她不禁感到能暂时松口气也好。

克西曼卡瑞在说完上面那段语气强硬的话之后，立刻拿眼睛瞟着汉娜丽妮，要看她有什么反响。结果却发现那女孩子的脸色似乎反更安详了一些，她止不住顿时对汉娜丽妮产生了一种怨恨之心。"我真打算把我的纳里纳便宜打发掉哩，"她想道，同时很高兴纳里纳克夏迟迟没有回来。

"他从来总是这样的！"她接着对汉娜丽妮说。"他完全知道你们爷儿俩今天要来，可直到这会儿还连个影儿都不见。不管有什么要紧的事，他也该放下先回来才对呀。每逢我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他总放下看病的事呆在家里——不管有多大金钱上的损失，他也全不理会！"

接着，她借故去看饭预备得怎样了，走了出去。但她的目的是想要把汉娜丽妮交托给卡玛娜，以便单独和安那达老先生谈谈。

她走进厨房，看到饭菜已全都做好，放在小火上温着，卡玛娜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出神；克西曼卡瑞冷不防地走来倒使她不禁一惊，她连忙站起身来，面带着微感惶惑的微笑迎了过来。

"啊，亲爱的'，你可真像是专心一意地在做饭哩，"老太太说。

"什么都准备好了，妈妈，"卡玛娜回答说。

"那，你干嘛这么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儿呢，亲爱的？安那达先生年纪已经那么大了，你有什么不好见得的。汉娜也来了，我想你可以把她领到你房里，你们去闲谈一会儿。我可没意思硬要她陪着我这么个老婆子，叫她感到腻烦。"

汉娜丽妮明露着的冷淡态度只使得克西曼卡瑞对卡玛娜的爱更为加深了。

"我可没法儿跟她谈话，"卡玛娜带着央求的口气说；"人家是一肚子的学问，我可什么也不懂。"

"你这是什么话？"克西曼卡瑞说；"你比谁也不差什么。别管她们怎么卖弄自己的学问，她们有几个能像你这么漂亮！谁都能够从书本上学到一点儿知识，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生得这么逗

人喜欢。快走吧，亲爱的。不过你先还得打扮一番。今天我得拿出几件最漂亮的衣服来让你穿上。”

克西曼卡瑞决心要拿这个无知识的女孩子的鲜花般的娇艳去压下汉娜丽妮的已渐凋谢的美；她要从各个方面去打下汉娜丽妮的倔傲。

卡玛娜根本没有反对的机会。克西曼卡瑞立刻用她的灵巧的手给她打扮起来。她让她穿上一身乳红色的丝绸袍子，给她把头发梳成最时兴的式样。她从各个角度对着卡玛娜的脸端详了好一阵。最后，她在她的脸上亲吻了一下，高兴地叫着说，“凭你这漂亮可以进宫做得皇后了。”

打扮的时候，卡玛娜曾一再叫着说：“妈妈，前面就他们俩坐着；时间也已经不早了。”

“不管这会儿多晚了，”克西曼卡瑞回答说，“我也得要给你打扮好了才出去。”

卡玛娜完全收拾打扮停当以后，克西曼卡瑞说，“来，跟我一道儿出去，亲爱的；你一定得大方一些。那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人儿见到了你，只会感到害臊的。你在他们那些人前面完全用不着低头，”说着她就把卡玛娜拖到她安顿客人的那间屋子里去；纳里纳克夏这时已经回来，正陪他们闲谈着。

卡玛娜一看见他就转身要跑，但克西曼卡瑞却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亲爱的，”她说，“这儿全都不是外人。”

这姑娘的天生的美，和她依靠借来的盛装衬显出的无比的丰姿都使克西曼卡瑞感到十分骄傲，她希望在座的人全都会为之一惊。汉娜丽妮对她的纳里纳克夏完全不以为意的情状，激发了她心中的母性的感情，因此她现在惟愿纳里纳克夏感到自己的未婚妻在相形之下远不如人。

卡玛娜的仪容的确使在场的人大为惊异。汉娜丽妮在克西曼卡瑞的床边遇到卡玛娜的时候，卡玛娜没有穿漂亮的衣服；她那时总露着一副不敢见人的寒伧相，躲在屋子的角落里，而且往往汉娜丽妮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面容，她就又溜出去了。现在她在目瞪口呆愣了一阵之后，就拉着还想逃避的卡玛娜的手，让她在自己的身边坐了下

来。

克西曼卡瑞感到自己是完全胜利了;任何人看到这个在她家寄养的姑娘也不得不在心里承认,她这种美是很少人能从上天得到的殊恩。她对卡玛娜说,"把汉娜领到你房里去,你们在一块儿谈一会儿去吧,亲爱的。安排早饭的事等我去弄。"

卡玛娜因一时弄不清汉娜丽妮对她的印象怎样,心里颇有些不安。不久后,汉娜丽妮就将以纳里纳克夏的新娘子的身份到这里来了,那时她就是这家子的女主人,因此卡玛娜不能不关心她对她的看法。至于她自己原有权做这屋子里的主人,她是连这个念头都完全抛开了。她已决心不容自己怀有丝毫嫉妒之心,更不打算要求任何权利。

她走出那间屋子的时候,四肢都在发抖了。

"你的那些事我从妈妈那里都听说过了,"汉娜丽妮温和地说。"你一定得拿我当姊妹看待,亲爱的。你自己有亲姐妹吗?"

"我没有亲姐妹,只有一个堂姐——我叔父的女儿,"听到汉娜丽妮的声调很和蔼,卡玛娜鼓起勇气来回答说。

"我也没个姐姐妹妹的,亲爱的,"另外那个女孩子说,"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妈妈就死了。我常常想,'我虽没了妈妈,要是能有一个可以谈谈心里话的姊妹那也好啊!'每逢我因什么事感到非常快乐或者非常难过的时候,我总免不了会有那种痴想。从很小的时候起,自己的事总一直是闷在心里,到这会儿差不多变成了一种习惯,我对谁也讲不出一句体己话。许多人都认为我看不起人,我希望你可千万别那么想,亲爱的。我实在是真没办法对人讲出我心里的话。"

卡玛娜的保留态度马上就完全被打破了。"难道你真的跟我一样吗,大姐?"她问道。"我原是一个无知无识的人。"

汉娜丽妮微笑了。"你慢慢跟我熟了,就会看到我也一样是非常愚蠢无知的。除了从书本上学到的一点东西,我是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要是我将来到这边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永远跟我在一起。一想到我得一个人来承担这一份儿家务,心里真害怕极了。"

"什么事都让我来做,"卡玛娜说,天真得像孩子似的。"从小儿我就开始做家务。这些事我可不怕。让咱俩像两姐妹一样一起来料

理家里事。你尽量让他幸福，我尽我的力量服侍你们俩。”

“告诉我，亲爱的，”汉娜丽妮说，“你自然从没仔细看过你丈夫的脸，可你就完全不记得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吗？”

对这个问题卡玛娜没有直接回答。“我那会儿还不知道我应该记住他的模样儿，大姐。后来，我住到我叔叔家里，我的堂姐赛娜大姐和我非常要好。我亲眼看到她是那样一个劲儿爱她的丈夫，这才慢慢睁开了眼睛。你也可以说我从来也没见到过我丈夫，可不知怎么，我这会儿真是一个心眼儿地爱着他。老天爷可也并没有让我这种死心眼儿完全落空，因为现在，在我的心中，我倒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了。他从没把我看做是他的妻子，可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丈夫。”

卡玛娜这一段矢志忠贞的谈话立即在汉娜丽妮心中引起了共鸣。“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她略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只有通过那种方式得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获得。其余那些全都是空幻的、不能持久的。”

汉娜丽妮的这几句话很难说卡玛娜是否完全了解。她呆呆地对汉娜丽妮望了一眼之后说，“你既这么说，大姐，那准就真是那样儿。我从来也没让自己为这事儿难过；我心里一直都非常快活。已得到的这些就让我很满意了。”

汉娜丽妮握住了卡玛娜的手。“我的老师曾对我说，一个人到了忘怀得失的时候，他实际是已真有所得。这话可一点儿也不假，亲爱的，我要能和你一样，从毫无顾忌的自我牺牲中得到那么丰富的收获，那我也就会觉得自己是非常幸福了。”

听到这话，卡玛娜不禁又睁大了眼睛。“你这话什么意思，大姐？你什么事都称心如意；你还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

“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汉娜丽妮说，“我就十分满足了。超过了那个限度只会使人感到腻烦、感到悲伤。你听我讲这些话一定很吃惊，可我觉得我的确是受到了上天的启示。你知道，亲爱的，今天一早我就觉得心里非常沉重，可一见到你，马上就轻松了许多，而且仿佛自己的劲头儿也来了。所以我才讲了这么一大堆话。在以往我可是从来不会讲话的。你是怎么引得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

呢，亲爱的？”

第五十九章

汉娜丽妮从克西曼卡瑞那边回来的时候，在起坐间的桌上看到一封极厚的信。一看封套上的笔迹，她知道这是罗梅西写给她的；她的心立刻突突地跳起来。她拿着那封信回到卧室去，关上门，拆开来阅读。

罗梅西毫无保留地把他和卡玛娜的关系原原本本全都告诉了她。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不幸险恶的环境拆散了你我间天定的良缘。今你已属意他人，我不敢以一语见责，惟望亦勿怪罪于我。前与卡玛娜数月相处，固曾无一日居如夫妇，然我于彼之情爱日增，实非所敢讳。欲询我此时心中究作何感，即我亦自懵然。倘你尚未我弃，此心当可于你之爱情深港中求得逃避烦恼风波之所，只以心存此想，是故于万分悲痛中匆匆前来也。及见你已对我了无情意，避我惟恐不及，并闻你已决意别缔良缘，一切悲痛疑虑之感自不免复聚心头！

“我深感至今仍未能对卡玛娜全然忘怀。然不论我于彼忘怀与否，我之外，世上亦决无一人更为此事伤悲。且退而思之，即我亦何用悲为？自有生以来，得我心者惟此二女，对彼等终身怀念之情，于我已属非分之福也。

“晨间匆匆一面，不免有感于心，回寓后竟至为此生不幸深自悲悯；然此一时之感触当不复再。今临书言别，此心实已宁静无波，甚或亦可云深自欣慰；敢望容以至诚之心敬相告别！敬谢你俩，敬谢上天，使我得于此临别之际殊无伤痛之感。祝你们幸福康乐。请勿我怨，以自问实无致怨之由也。”

安那达先生正坐着看书的时候，汉娜丽妮忽然走了进来。

“你没什么不舒服吧，汉娜？”他问道。

“没有，爹，我很好；我收到了罗梅西先生的一封信。请你拿去看看，看完了再还给我；”她把信交给他之后就走了出去。

安那达先生戴上眼镜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然后他叫仆人把信送还给汉娜丽妮，自己却仍坐在那里寻思。他的最后的结论是："论说这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但和纳里纳克夏对亲的确要比罗梅西好得多。罗梅西要不再搅和进来其实也很好。"

没多一会儿，用人领着纳里纳克夏进来了。安那达先生一见到他多少有点奇怪，他们不过几个钟头前还在一起畅谈了很久，他这会儿却又干什么来了呢。他最后想到纳里纳克夏准是真对汉娜丽妮发生了爱情，心里不禁暗喜。

他正盘算着如何设法让两个年轻人呆在一起，然后自己借故走出去，不料纳里纳克夏却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安那达先生，我妈妈已对您提起了我和您小姐的亲事。可是在这事再进一步发展之前，有些情况是应该让您知道的，我得向您说明一声。"

"很好；既然是那样，你当然应该对我讲一讲。"

"您不知道我是已经结过婚的！"

"不，那我知道，可是——"

纳里纳克夏："真没想到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可不管怎样，您准认定我的第一个妻子已经死了；这个可是完全不能作准儿的。事实上我自己就相信她还活着。"

"上天保佑，但愿真是这样。汉娜！汉娜！"

"什么事，爹？"汉娜丽妮说着，走了进来。

安那达先生："罗梅西给你的那封信里，有些情况——"

汉娜丽妮立刻把那封信递给纳里纳克夏。"应该让他知道这里面的全部情况，"她说完立刻就又退了出去。

纳里纳克夏读完了那封信。无比的惊愕已使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也无法表示任何意见了。

"这真是谁都想象不到的一件极悲惨的事，"安那达先生接着说。"你读到这封信当然一定觉得非常难过；可我们要对你瞒着这件事，那可就太不对了。"

纳里纳克夏默然不语地又坐了一会儿，就站起来向安那达先生告别了。他走出那间屋子的时候，看到汉娜丽妮站在离他不远靠北



安那达先生正坐着看书的时候，汉娜丽妮忽然走了进来。

的廊子上。一看到她，他心里真不禁一惊。她这时一定是心乱如麻了，可他实在奇怪，她为什么还能那样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脸色也竟是那么宁静安详。她面部的表情丝毫也没有透露出她的烦乱的心境。他没有勇气走过去，问她要不要和他谈谈什么，他知道这时要想得到她的回答是非常困难的。“我能不能给她一点什么安慰呢？”他在自己的烦乱的心中自问自答地说，“不可能，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心灵之间的壁垒是永远也没法破除的。人的心灵原是如何可怕的孤独啊！”

纳里纳克夏想到她也许会有什么话要讲，于是决定绕着道儿从她那边走出去上车；但当他走到那边廊子上去的时候，她已经进屋里去了。“要让心灵和心灵相见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想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他终于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上马车去。

纳里纳克夏走了不久，卓健德拉就来了。

“就你一个人，卓健！”他父亲说。

“你还希望见到谁呢？”卓健德拉问道。

“我是说罗梅西，”安那达先生说。

卓健德拉：“你早晨对待他的那种神情，任何一个正派人受上一次也就够了！我不知道他这会儿怎样了，说不定他已经在这贝拿勒斯跳进恒河，走进了极乐世界哩。我后来也没再见到他，他倒是给我留下了个条子，不过就写了‘我走了，你的朋友罗梅西’几个字。这套戏文我可说什么也弄不懂。我马上就得走了；目前的这个工作对我很合适。做一个中学校长，什么事都简单明白、直截了当；绝不会遇上这种无头无尾的公案！”

“可汉娜怎么办？咱们一定得决定——”安那达先生说。

卓健德拉：“可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再闹下去也仍不过是我一而再地作出决定，你们两人却一而再地否决。这套玩艺儿我实在不感兴趣了。求你们别再把我搅在里面吧。凡我不理解的东西我全讨厌。汉娜也会忽然变得那么叫人莫名其妙，她这份儿出奇的能耐真叫我觉得毫无办法。我明天一早就上火车走了；路上我还得在邦基波尔停一阵，”说完，他就匆匆走了出去。

安那达先生除了坐在那里摸摸头、默然沉思之外，什么主意也没有了；他又一次感到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不解之谜。

第 六 十 章

又过了一两天之后，赛娜佳跟她父亲到纳里纳克夏家来拜望。赛娜跟卡玛娜两人躲在厢房里唧唧哝哝地低语，克西曼卡瑞却陪着卡克拉巴蒂闲谈。

卡克拉巴蒂："我的假期已经满了。明天我就得回加希波尔去。要是哈瑞达西在这儿给您添麻烦，或者要是您——"

克西曼卡瑞："又是这一套！我的亲爱的先生，你在要什么把戏呢？你是想用个计谋骗回你侄女儿去吗？"

卡克拉巴蒂："不，我可不是那种人；已经送人的礼物我是决不肯收回的；可要是她在这儿对您很不方便的话——"

克西曼卡瑞："你对我说话可太不老实了。谁有像哈瑞达西这样一个年轻的管家婆，也只会感到再方便不过了；这一点你和我一样清楚，所以——"

卡克拉巴蒂："得，得，这话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您已经看透了我的心。我不过是特意使个小招儿好听您对哈瑞达西夸奖几句罢了。我现在就只担心，说不定纳里纳克夏先生会看着她讨厌。我们那丫头的性情可非常高傲，她从来就是那样儿；要是纳里纳克夏稍为露出一点儿讨厌她的意思，她心里就会非常难过的。"

克西曼卡瑞："真真是没有的话！纳里纳会厌恶她！他天生不是那种人。"

卡克拉巴蒂："您的话自然很对！可您知道我真是非常喜欢哈瑞达西，所以关于她的事我总不免顾虑多一些。您说的那些当然很好，纳里纳不会讨厌她，他根本不会把她放在心上，可在我看来光是那样儿是还很不够的。除非我知道她住在他家能和他完全像一家人一样，我就总会对她有些放心不下。她并不是一件家具；她是一个人。

要是她在这儿，他对她既无所谓厌恶也无所谓喜欢，他们俩就只这么个关系，那我——”

克西曼卡瑞："这个你用不着担心了，我的亲爱的先生。依照纳里纳的性格，他决不会不愿意拿她当一家人看待。许多事不是从表面看得见的，可我就敢断定纳里纳准早就在想着她在这儿的地位，早就在为她的幸福和快乐打算了。很可能他已经为她做了许多事情，咱们还不知道哩。”

卡克拉巴蒂："听您这样讲我可真高兴极了。不过，在我走之前我还想和纳里纳克夏先生细细谈谈。世上真愿意对一个女人的幸福负责的男人可是不很多的。要是上天真让纳里纳克夏先生具有那种高贵的男子品德，那我就要对他说，千万别守着不必要的虚礼老对她那么疏远；他应该完全把她看作是他家的一个人，而且一点儿也不勉强地那么待她。”

卡克拉巴蒂对她儿子的信任，使得克西曼卡瑞的心里充满了做母亲的骄傲。

“我是怕你不乐意，”她说，“所以每回纳里纳克夏在家的时候，我总不叫哈瑞达西露面，实在说我对我儿子知道得很清楚，我是完全能够信任他的。”

卡克拉巴蒂："这么说，我倒可以把我心里的话实对您说了吧。我听说纳里纳克夏先生不久就要娶亲了，还听说新娘子已经成年，又受过我们一般人没受过的教育。所以我想也许哈瑞达西——”

克西曼卡瑞："我懂了，当然是的。要真是那样，你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放心。可那头亲事是不可能成的。”

卡克拉巴蒂："已经退了亲吗？”

克西曼卡瑞："压根儿也没有定亲，自然也就说不上退亲。纳里纳到了儿也不很愿意；是我一个劲儿在催他赶快结婚，可这会儿我也决定不再逼迫他了。别人不愿意，硬掐着脖子去做，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只是，说不定我赶不上看到他成亲就该死了。咱们谁也没法预先知道上天的安排。”

卡克拉巴蒂："您可别那么说。您的这些朋友都是干什么的？作个媒人可以吃一席酒还可以得到一份礼物，那对我可是一个很大的

诱惑！”

克西曼卡瑞："愿你的好心得到好报！你瞧，纳里纳年岁不小了，再说，他所以没有赶早些就办了这件大事，完全是因为我，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难过极了。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连情况也没弄清楚就匆匆忙忙替他去向人求婚。那头亲事我这会儿已不作指望了，所以你们倒是可以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路子；不过，千万可别又白白浪费时间，我能活的日子眼看不多了。”

卡克拉巴蒂："我可不能听您讲这种话。您很快就准能看到您儿子娶下了媳妇。我知道什么样的儿媳妇才能合您的意思——不能太年轻，可她一定得对您非常关心，非常孝顺；不是这样儿的，咱们就决不要。行，这件事您不用烦心了。只求上天成全，这件事就算定了。现在，您要同意的话，我得去跟哈瑞达西谈几句话，教教她往后在这儿该怎么做人，我去叫赛娜来陪着您；自从上次和您见面以后，她一直都常常念着您的。”

“最好你们爷儿仨在一块儿谈谈吧，”克西曼卡瑞说；“我得去有点儿事情。”

卡克拉巴蒂大笑了。“世上有像您这样的人，那真是像我这样的人的福气！”他说。“那‘事情’是什么，呆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的。我真希望您这是去准备糖果，招待那个幸运的、替纳里纳克夏先生找到一位新娘子的婆罗门！”

卡克拉巴蒂走去找赛娜佳和卡玛娜，只看到卡玛娜眼泪汪汪的。他一句话没说，望了卡玛娜一眼就在他女儿的身边坐了下来。

赛娜佳先开口了，“爹，我刚才正跟卡玛娜说，这会儿已到时候，该把真情实话全告诉纳里纳克夏先生了，可你的这个傻到家的哈瑞达西还一个劲儿死命和我争论。”

“不成，大姐，”卡玛娜争辩说，“我求你千万别再提这件事。那可是决不行的。”

“你真是傻透了！”赛娜佳说。“你的意思是打算坐在这儿一句话不说，甘让纳里纳克夏先生去跟汉娜丽妮成亲吗？自从你们结婚的那天以后，你已经受过了多少磨难，连命都差点儿送掉了，可这会儿你还甘心再受这个罪。”

“过去的那些事说什么我也不能告诉人，大姐，”卡玛娜说。“除了那种羞辱之外我什么都能忍受。眼下的情况对我来说已经就很好了。我现在很快乐，可你要是把那些事一张扬出去，我马上在这屋子里就没法抬起头来了；那简直会叫我马上羞死。”

这话赛娜佳也不知该如何反驳，但无论如何，干坐在这儿眼看着纳里纳克夏去和汉娜丽妮结婚，她可觉得实在是一件叫人不能想象的事。

“你们说的那头亲事准能成吗？”卡克拉巴蒂问道。

赛娜佳：“当然会成啦，爹！纳里纳克夏先生的老太太已经去给新娘祝福过了。”

卡克拉巴蒂：“啊，天可怜见，那祝福是不作数的了。卡玛娜，亲爱的，你完全不用担心。行得其正，自有善果。”

卡玛娜不很了解这话是什么意思，她于是圆睁着一双眼睛望着大叔。

“那亲事已经退了，”他解释说。“不光是因为纳里纳克夏对这事儿到了儿也不同意，他妈妈这会儿也醒悟过来了。”

赛娜佳一听这话真是惊喜万分。“咱们这场灾难总算躲过来了，爹！”她大叫着说。“昨儿夜晚，听到说他们要定亲，我就一夜都没睡。可不管怎么说，这个家原是卡玛娜的，能让她老这么像个外人似的住在这儿吗？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一把乱头发理清呢？”

卡克拉巴蒂：“不要着忙，赛娜。到时候事情自会有个头绪的。”

卡玛娜：“可是眼下这样子就完全没有什么不好！我不希望有什么改变。我这会儿就非常快乐，你们要想让我更快乐一些，结果就只会弄得我更苦恼的。亲爱的大叔，我的事求您千万对谁也别讲。只要这儿有个屋角落让我呆下，你们就完全忘掉我吧。我这会儿就已经幸福不过了，”说着，她止不住簌簌地掉下泪来。

卡克拉巴蒂看着她，心里难过极了。“这是怎么说，亲爱的？不要哭！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当然我们决不会弄得你反而不能安身的。命运之神有她的一套办法，她向来都不慌不忙；咱们决不能那么傻，硬插进手去把事情反而给弄糟！我这么大年岁了，自然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是不能多事的。”

正在这时,乌梅希进屋子里来了,他仍和平常一样满脸含笑。

"嗨,什么事,乌梅希?"大叔问道。

"罗梅西先生在楼下,要见大夫先生,"乌梅希说。

卡玛娜的脸立刻变了颜色。大叔一跳脚站起来,大声叫着说,"你不用担心,亲爱的。我自有办法。"他走下楼去,一见面就拉住了罗梅西的一只手。

"和我出去走走,罗梅西先生,"他说。"我要和你谈几句话。"

"您从什么地方来的,大叔?"罗梅西惊奇地问道。

"我是为你的事到这儿来的,"大叔说,"见到你我真高兴。快来,时间不多;有一件事咱们得先谈清楚了,"这时他已经把罗梅西拉着向大路上走去。"你到纳里纳克夏家里干什么来了,罗梅西先生?"他们刚走出去不远,他就这样问道。

"我是特意来拜望纳里纳克夏先生的,"罗梅西回答说。"我决定要把关于卡玛娜的一切情况全向他说个明白。我一直认为她这会儿恐怕还活着。"

"嗯,可是假定她真还活着,而且纳里纳克夏已经见到她了,那你想由你去对他讲那些情况,合适吗?他还有一个老妈妈,她要知道了这里面的真情,那卡玛娜的日子怕真就很难过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会有什么影响,"罗梅西说,"可我一定得让纳里纳克夏明白,卡玛娜是完全没有过错的。她要是真的已经死了,我这样对他讲明了也可以让他对她的英灵怀着几分崇敬。"

"我真不明白如今你们这些年轻人脑袋是怎么长的,"大叔说。"卡玛娜要真死了,我就不懂要你拿她的英灵去麻烦他干嘛;不管怎么说,他们只不过做过一夜夫妻哩。你看见那边那所房子吗?我就住在那儿。你明儿早晨要能来,我可以把各方面的情况全告诉你。可这会儿,我求你千万别先去见纳里纳先生。"

罗梅西同意了,大叔回来就对卡玛娜说,"我要你明儿早晨到我那边去,亲爱的。我想来想去你还得自己去对罗梅西讲清楚目前的情况。"

卡玛娜低下头去,没有作任何回答。

“我看咱们实在就只有这一个办法，”大叔接着说。“这些时髦儿青年对老一套做人的道理压根儿就不理会。千万不要胆怯，亲爱的。咱们决不能睁着眼让别人夺去你的权利；这是你自己的责任，没法叫别人替代。我们不论想什么办法都不及你自己去顶事。”

但卡玛娜仍然低着头，一语不发。

“路我们差不多已经替你打开了，”他接着又说；“剩下让你去清除的绊脚石也已经不多，你实在不应该再犹豫了。”

这时候，卡玛娜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她抬头一看，纳里纳克夏已站在门口。他们两人的眼光相遇了；这一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即掉过头去匆匆走开。他对卡玛娜注视的时间仍然很短，但只是这匆匆一瞥仿佛使他已真正有所感触，决非像过去，因自觉无权细看卡玛娜的脸，只是无所谓地偷看一眼。

接着，他看到赛娜佳也在屋子里，于是就转身准备走开，但大叔却立刻叫住了他。“别走，纳里纳克夏先生；我们从来都把你看做自家人。这是我女儿赛娜，她的小女儿病的时候还麻烦你去看过的。”

赛娜佳向纳里纳克夏鞠了一个躬。

“小姑娘现在好了吧？”他一边还礼一边问道。

“她已经完全好了，”赛娜佳说。

“你从来都不让我有机会跟你畅快地谈一阵，”卡克拉巴蒂接着说。“你这会儿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陪我们坐一会儿吧。”

大叔请他坐下后，抬头一看，卡玛娜已经溜出去了。纳里纳克夏的眼神在她心中引起的惊喜的感情已使她万分兴奋，她不得不躲出去让自己能慢慢平静下来。

这时克西曼卡瑞却进来了。“我得麻烦你劳步到后面去坐一会儿，”她对卡克拉巴蒂说。

“您一说有事去了，我的嘴早就流着涎在等着这点儿‘麻烦’啦，”大叔回答说。

饱餐一顿之后，他又回到起坐间来了。“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他对纳里纳克夏和他母亲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于是又跑出去，几分钟之后，就把卡玛娜领了进来；赛娜佳跟在他们后面。

“纳里纳克夏先生，”卡克拉巴蒂说，“你可不能拿咱们的哈瑞达西当外人看待。我马上就要把这可怜的孩子留在你们家了，我要你和你们老太太，不论在哪方面都把她看做自己家的人。她对你们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只盼望她总能够尽心尽力地服侍你们两位。明知道错误的事，她是断不会做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担保。”

“我的老先生，”克西曼卡瑞说，“你用不着担心了。我们早就拿哈瑞达西当我们家的一个女儿。直到如今我们从来也没有费过心思找点儿什么活儿给她做。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归我掌管的厨房和什物房，这会儿就算没我的事了。仆人们已经都不认为我是他们的女主人。不管是由于什么缘故吧，我反正是越来越打靠后了。钥匙本一向是我自己管着，哈瑞达西却想方设法儿连那个也给我偷去了。你倒说说，你还要替你这个小强盗儿要求些什么呢？你说来说去，不过是想借故把她带走吧？要果真那样，那可真是一件大劫案！”

“就是我要她走，她也决不会理我的，这一点您尽管放心吧，”卡克拉巴蒂回答说。“你们家的人已经把她完全迷住，以外的人，她早都全忘了。可怜的孩子，从前，她也实在受够了磨难啊，如今在你们这儿她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只求老天爷保佑她能永远这样安安静静地过下去，永远也不会失去你们的欢心；这就是我在临别时候对她的祝福！”说着，他止不住要流下泪来了。

纳里纳克夏一直是呆呆地坐在那里静听着。

客人散了以后，他慢慢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十二月的太阳已渐渐西沉，满屋子里一片红光，那颜色简直像新娘子脸上的红晕。那血红的光更仿佛从他毛孔里照进去，布遍了他的全身。

当天早晨，有一个印度斯坦的朋友给他送来一篮玫瑰花，克西曼卡瑞把它交给卡玛娜去整理；她就把那些花插进花瓶放在纳里纳克夏的卧房里了。现在这花的香味一阵阵迎鼻扑来。在这宁静的气氛中，红色的落日配合着玫瑰花香竟搅得他神魂迷乱了。在以往那些年里，他一直是寄身于一个严酷的、一味克制情欲的毫无情趣的世界；而现在他却仿佛听到由一支多弦琴奏出的乐曲正四处洋溢，感觉到一群无形的舞蹈者的脚步声和铃铛鼓声正在整个宇宙中回荡。

纳里纳克夏从窗口边转过身来，看到了放在他床头一个角落里

的玫瑰花。那些花像一只只小眼睛似的望着他,好像都等在他的心房的门前,要向他提出某种无言的申诉。

他走过去拈起一支玫瑰花。那只是一颗含苞未放的蓓蕾,淡淡的金黄的颜色,却无限量地散放着浓郁的香味。他拿着它的时候,他的手似乎感觉到了另一个人的手指的余泽,不禁为之周身震颤。他把那娇嫩的花苞放在唇边亲吻着,在自己的眼睛上轻轻抚弄。

这时,落日余晖的返照正使薄暮的天空一派通明。纳里纳克夏预备走出房间去,他先到自己的床边,弯下腰揭起被单来,把那颗玫瑰花苞放在自己的枕头上。但不料在他再抬起头的时候,却看到一个人缩成一团,躲藏在床的那一端。那是卡玛娜,她脸上遮着面纱,羞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啊!现在已不再是羞怯的时候了。

原来卡玛娜给纳里纳克夏铺好床,在床头把玫瑰花安置好后就预备走出去,可正在那时,她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于是就只得匆忙地躲藏起来。现在正在她感到跑也不是、躲着也不是的时候,他却在这么个离奇的隐身的地方发现了她,弄得她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

因为急于要使她脱出为难的境地,纳里纳克夏很快就举步向门边走去,但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心里忽然一动,又不禁犹犹豫豫地站住了。最后,他终于转过身来,低下头对卡玛娜说,“请你站起来吧。你完全用不着躲避我!”

第六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卡玛娜到大叔住的地方来了。一抓到机会,她就把赛娜佳拉到一边去,热烈地拥抱着她。

“你今天为什么忽然这么高兴呢,亲爱的?”赛娜佳一边在她身上抚摸着,一边问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姐;我只觉得我的苦难的日子好像就快完结了。”

赛娜佳:“来,你一定得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昨天一直到很晚的

时候咱们都还在一块儿，我走了之后，你又有了什么喜事儿？”

卡玛娜：“实在也没什么说得上口的，不过我这会儿的确觉得我已经得到了他。大概是老天爷对我动了怜悯之心了。”

赛娜佳：“那真是太好了，亲爱的；不过你可千万别有什么事瞒着不肯对我说。”

卡玛娜：“我的确没什么要瞒着你的，大姐；就只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今天早晨，我一起来的时候，就仿佛觉得自己活得更有意思了。心里一高兴，手边的活儿也变得说不出有多轻松。只要能这样儿我就完全满足了。我现在就只担心，已经得到的东西我不一定保得住。我不敢相信上天会老对我那么仁慈，就让我一生都这么快乐。”

赛娜佳：“我想你现在的确是已经转运了，是你的东西别人决骗不去。凡你应该享的福，到头来你一定会连本带利收回来的。”

卡玛娜：“不，你可别那么说，大姐。我已经把所有的利息全都收回来了。对我自己的命运我真没什么抱怨的。我也再没什么要求了。”

这时大叔走进来了。

“你得跟我去一趟，亲爱的，”他对卡玛娜说；“罗梅西先生已经来了。”

在大叔进来之前，他自己已先和罗梅西谈过一阵。

“你和卡玛娜之间的真实情况我是完全知道的，”他曾对他说，“现在我劝你从新去开始你自己的生活，对她完全丢开手吧。你和她之间要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留给老天爷去解决吧；你自己千万别再多事了。”

罗梅西回答说，“在我最后和卡玛娜完全断绝关系之前，我一定得对纳里纳克夏把全部情况讲清楚；不然的话，良心上的不安就不会容我去开始新的生活。咱们这会儿还在这儿讨论卡玛娜的问题，也许必要，也许不必要。但尽管完全不必要，我要是不把应该说的话全部说清楚，我就总会感到良心不安的。”

“很好，”大叔说，“你且先等一等。我马上就回来。”

罗梅西走到窗前，冷漠地望着街头的行人，直到他忽然听到一阵

脚步声，一回过头来却看到一个女孩子正站在那里对他深深地鞠躬行礼。而在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他止不住抢上前去惊愕地叫道，“卡玛娜！”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的确就是卡玛娜，她一言不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谢谢上天，罗梅西先生，”大叔说，他这时已经跟着她一道走了进来，“卡玛娜的厄运眼看就要结束，光明的前途已经摆在眼前了。在她遇到极大的危险的时候，你曾经救过她，而这件事却给你带来了许多不幸。现在是你们该分手的时候了，她既然受过你的恩，在这分手的时候，她当然不能一句话也没有。她今天是来向你告别并希望得到你的祝福的。”

罗梅西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了。

“愿上天保佑你，卡玛娜，”他最后说道。“不管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不管那些事是我有意还是无意做出来的，都求你原谅吧。”

卡玛娜靠墙支撑着自己的身子，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

略过了一会儿之后，罗梅西又接着说，“你要是有什么话要我传给什么人，或者别人对你还有什么误会需要我解释的，你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

卡玛娜紧紧地交抱着两手。

“我求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一个字。”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你的事我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谈过，”罗梅西说。“尽管这种沉默给我招来了无限折磨，我也仍始终保持沉默。一直到不几天前，我相信你已经不会为人世的纷扰所苦的时候，才把你的事说了出去，但那也仍只限于一个家庭里的几个人。我想那决不会对你的事有什么妨害；说实在的，也许倒可能还会对你有些帮助。这些情况大叔显然全都知道。说起来，就是那个安那达先生，他的女儿——”

“你当然是说汉娜丽妮，”大叔插嘴说。“他们这会儿已经知道了卡玛娜的事吗？”

“是的，”罗梅西说，“你们这会儿要还有什么话希望我去告诉他们，我也一定照办。至于我自己，我现在已不再抱任何希望；除开别

的许多东西，连我的生命也已经遭受了莫大的损失。我现在只求落个无牵无挂；我盼望能够马上偿清孽债，还我个自由身。”

大叔极热情地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不，罗梅西先生，我们再没什么事要麻烦你。你遭受的苦难也实在够了，但愿上天保佑，从今以后，你能够永远过着自由、幸福和毫无烦恼的日子。”

“现在我得向你告别了，”罗梅西转过脸去对卡玛娜说。她仍然没有开口，只又一次对他深深鞠了一躬。

罗梅西如在梦境中一般走到门外的大街上来，他暗暗对自己说，“我很高兴终于能见到了卡玛娜；这一次的会见也算是这一段生活插曲的一个很好的收场。我虽然没法弄清楚她究竟为什么会离开了我们在加希波尔租下的房子，但有一点绝对不容怀疑——我对她是十分多余的。现在除了我自己谁也不会需要我；让我到茫茫的世界中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吧。以往的事已经没有回顾的必要了。”

第六十二章

卡玛娜回家来的时候，看到安那达先生和汉娜丽妮正跟克西曼卡瑞坐在一起谈话。

“哈瑞达西回来了！”克西曼卡瑞一看到她就大声叫着说。“你把你的朋友带到你房里去坐一会儿好不好，亲爱的？我在这儿陪安那达先生吃茶。”

汉娜丽妮一走进卡玛娜的房间，就双手搂着她的脖子叫道，“卡玛娜！”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卡玛娜问道，并没有显出十分惊奇的样子。

“有人已经把你过去的事全都告诉我了。我也说不出是因为什么，我一听到那些话，就断定你准就是卡玛娜。”

“我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名字，”卡玛娜说；“我的真名字已

经变成了我的一种耻辱。”

“是的，可这个名字现在却会帮助你收回你的权利。”

卡玛娜摇了摇头。

“我可不那么想。我没有什么权利要收回，也不希望收回什么权利。”

“可你到底有什么理由要一直对你丈夫瞒着那些事情呢？你为什么不能不管结果好也罢，坏也罢，把自己完全交给他呢？你对他有任何隐瞒都是不应该的。”

卡玛娜的脸立刻变色了。她痴痴地望着汉娜丽妮，想找几句话来回答，但始终也不知说什么好；最后她终于一歪身在床上躺下了。

“我实在并没有任何过错，只有天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老这么觉得没脸见人！我既然什么罪也没犯，凭什么该受到这种惩罚？我怎么能够把那些事情讲给他听呢？”

汉娜丽妮握住了她的一只手。

“这说不上是什么惩罚，这只不过是给自己消除罪孽。你一开始不肯说真话，就好比是给自己做下了一个圈套，现在你要再对你的丈夫还有任何隐瞒，那你就总也别想挣脱出来了。一切相信上天，快挣断那个套索吧。”

“就只因为我害怕最后什么都落空了，所以才弄得这么畏畏缩缩的，可我明白你的话的意思。我一定得不管将来自己的结果怎样，把一切事全告诉他。我决不能再对他有任何隐瞒了，”说到这儿，她把两手紧紧地交抱起来。

“那么，你觉得怎么好？”汉娜丽妮安抚地问道。“你愿意让别人替你去对他讲吗？”

卡玛娜连连摇头。“不，不，我决不能让别人去对他讲这些事。我一定要亲自去告诉他；你不要以为我做不到。”

“那是再好不过了，”汉娜丽妮说。“我不知道咱们将来还有没有见面的日子；我现在是来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到加尔各答。别让我再耽搁你了；一早晨你还有许多活儿要做。我最好这就走吧，亲爱的。以后可别忘了你的大姐姐。”

“你走后一定得给我写信，你愿意吗？”卡玛娜握住她的一只手说。

汉娜丽妮答应一定写。

“你得写信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知道你的信一定能给我增加勇气的。”

汉娜丽妮禁不住微笑了。

“哦，那没问题。你将来准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参谋。”

虽没在脸上露出来，卡玛娜心里其实颇为汉娜丽妮不安。尽管汉娜丽妮表面上似乎很平静，从她神情之间透露出来的内心的悲愁却使卡玛娜不能不对她感到几分怜悯；但因为汉娜丽妮究竟有一种令人难于亲近的气派，她也就不愿和她多谈，更不用说探问她的心事了。

那天早晨，虽然卡玛娜对汉娜丽妮尽情吐露了自己的心事，汉娜丽妮对自己的事却始终守口如瓶。在离开的时候，一种极其忧郁和绝望的神情，像一片永远不会消散的阴影挂在她的脸上。

整个那一天，卡玛娜在操劳之余偶有闲暇的时候，总仿佛又听到了汉娜丽妮所讲的那一段话，又看到了她的那柔和恬静的眼神。除了汉娜丽妮和纳里纳克夏的婚约已经解除这件事情外，她对汉娜丽妮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

汉娜丽妮早晨来的时候曾带来一篮从她家花园摘来的鲜花，卡玛娜在下午洗完澡之后，就坐下来拿那些花来编织花环。她编的时候，克西曼卡瑞也一直陪着她坐着。

“啊，亲爱的，”她对卡玛娜说，“刚才汉娜丽妮来向我告别，我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不管别人怎么说，她的确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我心里一直在想，有她那么个儿媳妇，我一定会非常快乐的。这头亲事本来差不多都快成了，可我实在弄不清我儿子怀着什么主意。除了他自己，谁也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忽然又不愿意了。”

克西曼卡瑞不肯承认，到后来她自己也反对那头亲事的。

这时她听到外面一阵脚步声，就叫着问道，“是纳里纳吗？”

卡玛娜连忙把那些花和花环拿衣襟兜起来，戴上了面纱。

纳里纳克夏进屋以后，他妈妈对他说，“汉娜和她爹刚刚才离开

这儿;你见到他们了吗?”

“见到的,路上碰到他们,我用车把他们送回去了。”

“不管你怎么说,孩子,”他妈妈接着说,“像汉娜这样的姑娘可实在是并不多的。”语气之间仿佛纳里纳克夏一向就反对这种说法;但他这时也只笑了一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你觉得好笑吗?”他妈妈又说。“我都让你跟汉娜订了婚,最后连祝福都给她祝福过了;就不知道你忽然犯了什么毛病,好好儿的事情全都给搅乱了。这会儿你对这件事就一点儿也不觉得过意不去吗?”

纳里纳克夏似乎要开口了,他先看看卡玛娜,发现她正睁着两眼直愣愣地望着他。而在他们两人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卡玛娜却羞得无地自容,连忙低下头去。

“可是,妈妈,”纳里纳克夏说,“你凭什么总以为谁都看上了你的儿子,要给他定亲准定一说就成呢?像我这么个老古板,别人不会一见钟情的!”

听到这话卡玛娜又抬起头来了;但这时,纳里纳克夏又一次转过头来,满脸含笑对她望了一眼,弄得卡玛娜感到除了立即逃跑出去之外,再没别的路可走了。

“快给我一边去,别在这儿胡说了,”克西曼卡瑞对她儿子说。“你越说越叫我生气了。”

他们都走了以后,卡玛娜独自坐着把汉娜丽妮送来的花全部编成了一个大花环;她把它放在花篮里,洒上水之后,就摆在纳里纳克夏的书房里了。想到这个大花环是汉娜丽妮临别时送来的礼物,她止不住一阵心酸。

卡玛娜回房以后,独自沉思了很久;她不懂纳里纳克夏为什么老拿眼睛看她,也不甚了解他对她究竟是怎么个想法。在他的目光下,她的全部心事似乎都已暴露无遗了。过去,每当他一露面,她总立即躲避起来,那倒也没有什么,现在这情景却常常弄得她非常窘;这真是因自己隐瞒身份招来的一种惩罚。

她暗暗对自己说,“纳里纳克夏一定在想,‘妈妈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哈瑞达西这么个姑娘?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没规矩的女人。’他要

是对我存着这么个想法，那我可真该羞死了。”

她那天晚上上床的时候，打定主意第二天一有机会就把她藏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儿全讲出来，不管结果怎样她也都认了。

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起身去洗过了澡；她从恒河带回一小罐水，预备和平常一样，在动手干别的活儿之前，先去打扫纳里纳克夏的书房；但今天早晨她却看到他，违反他素常的习惯，早已在书房里坐着了。

因为不能照常进行她的工作，卡玛娜心里多少有点儿不舒服，她转过身去慢慢向回走；但走了不远，她心里忽然一动，于是她停住脚，呆呆地站住了。

她慢慢又走回来站立在他的书房门外了。她究竟为什么这么失魂落魄似的，她自己也全不知道；整个世界好像在一片浓雾里浮动，在她的意识中时间也已停止前进了。

突然间，她觉察到纳里纳克夏已走出书房来站立在她的面前。就在那一瞬间，卡玛娜立即抢上一步对他拜倒下去，让自己的头直碰到了他的脚尖；她的浴后未干的蓬松的头发披散开来，掩住了他的脚背。行完礼之后，她就直起身来，像一座石像似的站立在他的面前；她完全忘掉她的面纱已经滑落下来，也根本没有注意到纳里纳克夏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的脸。这时，外界的一切对她已完全失去存在了，她仿佛忽然受到了上天的启示，立刻用一种略无畏怯的声音大声说，“我是卡玛娜。”

但话刚一出口，她自己的声音似乎立刻打破了她的迷梦，冲乱了她的凝定的心神。她止不住浑身战栗着低下头去；虽然她这时一心只希望赶快逃开，但她已完全无力挪动自己的脚步。在说出“我是卡玛娜”几个字和在向纳里纳克夏行礼的时候，她已经使尽了全部精力，放进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已再没有任何东西留下让她可以用来掩盖自己的羞怯。她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纳里纳克夏了。

他慢慢把她的双手拉到自己的唇边，喃喃地说，“我知道！你就是我的卡玛娜！快同我来吧。”

他领她进屋里去，把她编的那个花环拿起来戴在她的脖子上了。

“来，让咱们向上天谢恩吧；”当他们两人肩并肩磕下头去，把头

触在雪白的大理石地板上的时候，朝阳从窗口照进来，轻抚着他们的俯伏的头颈。

卡玛娜站起来后，立即又怀着无限崇敬向纳里纳克夏行了一次礼。这一次再站起身来，她就完全没有那种使她痛苦不堪的羞怯之感了。她这时并没有欣喜若狂的感觉，却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欣慰，像晨间的清光一样，烘暖了她的全身；一种甘愿舍身的热忱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已化作了她燃在神前的线香的青烟。

不知来自何处的热泪无限量地涌出她的眼睛，一大滴一大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这眼泪洗去了一直弥漫在她的孤独生活中的愁云。

纳里纳克夏没有再对她说什么。他用手掠开搭在她前额上的潮湿的头发，就走了出去。

卡玛娜还没有尽情倾泻出心中的热情；未尽的热情在她胸中澎湃起伏，使她急于想立即一泻无余。她走进纳里纳克夏的卧室里去，从脖子上取下花环来，把它套在那双旧木板鞋上；她把木板鞋拿起来按在自己的额上，然后又把它恭敬地放了回去。

接着，她仿佛是在为神灵服役似的开始去做她一天应做的工作；而她每做一件事，都好像靠着欢乐的翅膀向上天送去了一段祷辞。

"你这是在干什么，亲爱的？"克西曼卡瑞叫喊着说。"瞧你收拾打扫的这个劲儿，别人会以为你是要在一天之内把整个屋子翻个过儿哩。"

活干完了以后，卡玛娜完全无意去做针线，她关上门躲在自己的卧室里了；纳里纳克夏提着一篮白星海芋，一直到她卧室里找到了她。

"卡玛娜，"他说，"把这些花放在水里养着。今天晚上咱们俩得去求妈妈给咱们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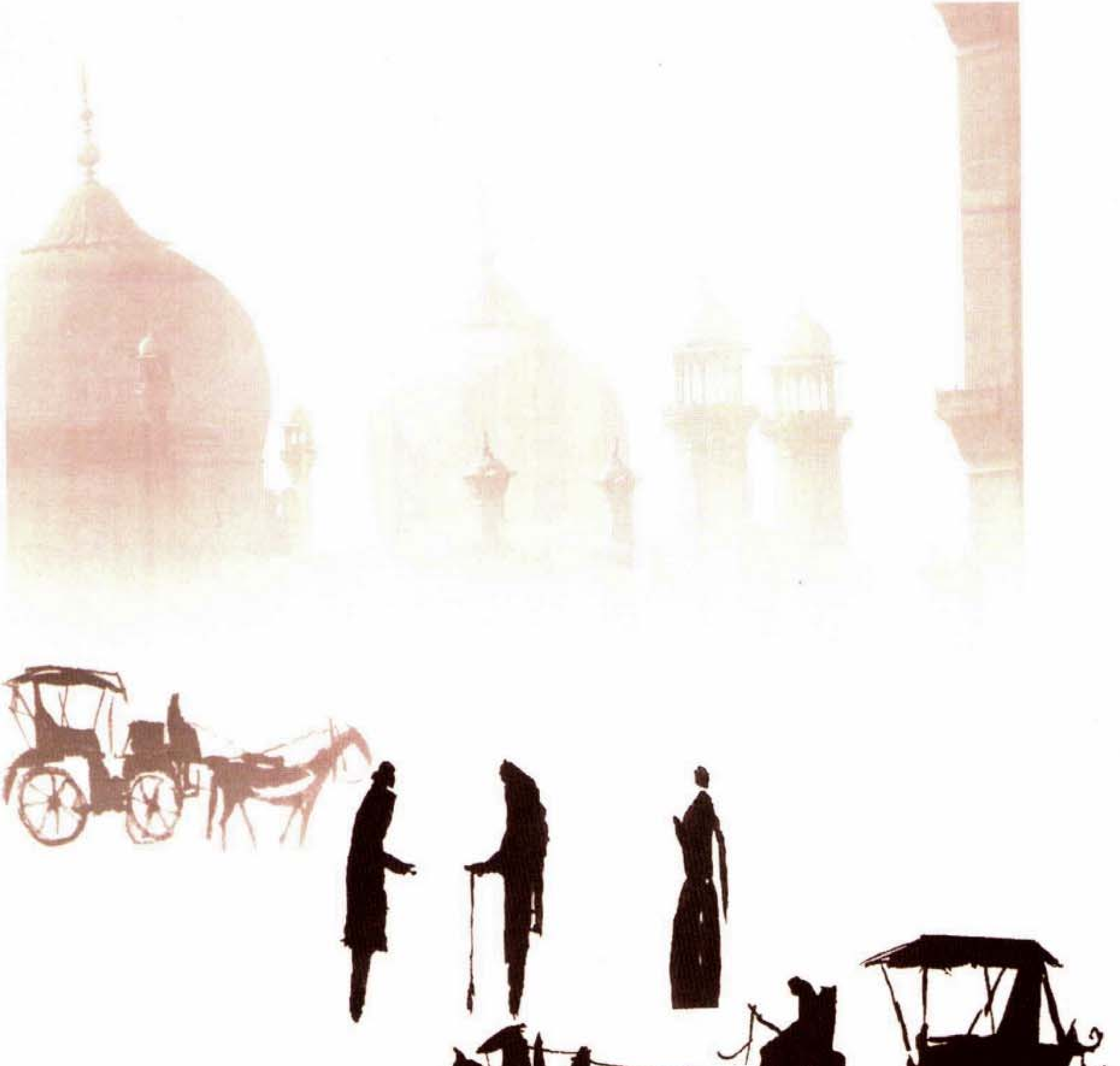
"可是我还没有把整个情况讲给你听哩，"卡玛娜低下头去说。

"再没什么需要你告诉我的；我全知道了，"纳里纳克夏说。

卡玛娜拉起面纱来遮住了脸。

"可是妈妈——"她说，但自己又说不下去了。

纳里纳克夏拉开了她的面纱。"妈妈一生已宽容了许多人的罪恶。你根本没有罪，她当然一定能宽恕你！"



ISBN 7-02-004378-X/I・3320　定价 14.00元